

著錄學朝

近五十年 本回

64

大東書局印行

先

代序

本書的內容，是敘述：由「九·一八」前夜至「無條件投降」之日本的秘密史。牠所根據的資料：第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提出的文件；第二、在該法庭上證人和犯人的供詞；第三、木戶幸一侯爵與近衛文麿公爵的日記；第四、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的「日美交涉的回顧」；第五、著者親見「滿鐵」的祕密文件和私人的有關作品。寫作的方法，是多用資料，少加個人的意見。除了第一章略帶理論的性質外，其餘依重要事變發展的次序，敘述：侵略中國，訂立三國同盟，圖謀攻蘇，日美祕密談判，突襲珍珠港，投降的內爭，和戰犯的審判。閱完本書的人，當會同意：內中引述的事，都是研究近十五年來中日關係史和日本史的人所必需知道的史實。無需說，那些史實，如沒有舉行戰犯審判，是永久不會公開的。

在戰犯審判尚未判決的時日，這本書，對於曾受日本帝國主義侮辱的中國人，和曾受她殺戮者的後代，算是國恥家仇的記錄。正爲着這一原因，著者暫時放下他的主要工作——日本史，先寫明治王朝衰落的史實。

學稼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寫於上海

目錄

代序

第一章 由明治維新到昭和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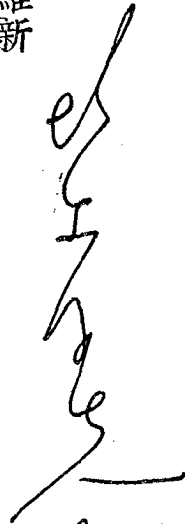
- 一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一
- 二 明治維新的成功.....六
- 三 由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九
- 四 由戰勝俄國到大正.....一四
- 五 昭和維新及其悲劇.....一九

第二章 侵略中國

- 一 張作霖橫死與田中奏摺.....二五
- 二 三月事件與櫻會.....三一
- 三 「九·一八」秘史.....三九
- 四 「九·一八」與政黨內閣.....四八

目錄

一



1950.11.27.

五 偽滿洲國的建立.....	五五
六 兒皇帝的生活.....	六二
七 華北自治的陰謀.....	七〇
八 「七·七」事變前後.....	七五
九 南京大屠殺.....	八六

第三章 三國同盟

一 防共協定與調停中日戰爭.....	九三
二 三國軍事同盟的初步談判.....	九八
三 三國軍事同盟的成立.....	一〇五
四 松岡與軸心.....	一一一

第四章 攻蘇的圖謀

一 蘇聯的控訴.....	一一一
二 張鼓峯與諾門罕.....	一二六
三 「關特演」.....	一三二

第五章 日美的祕密談判

- 一 野村倭美與「日美諒解案」……………一三九
- 二 松岡的阻礙……………一四七
- 三 東條的強硬反對……………一五四
- 四 談判失敗了……………一六三

第六章 突襲珍珠港

- 一 突襲前的外交……………一七一
- 二 突襲的計劃及執行……………一七八
- 三 突襲的情況……………一八六

第七章 投降與審判戰犯

- 一 東條下臺……………一九九
- 二 小磯米內聯合內閣……………二〇九
- 三 投降！……………二一五
- 四 戰犯及其牢獄生活……………二二四
- 五 戰犯法庭及其工作……………二三五

第一章 由明治維新到昭和維新

一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

偉大的黑格爾曾說過這句話：「歷史上人物常扮演喜劇和悲劇。」牠的眞理性，實際上還適用於民族。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固決定於牠的主客觀條件，但在她適應和配合那些條件中，却正似舞臺上的演員，扮演着喜悲劇。任何民族都要演那兩個性質相反的戲。所不同的在此：有的民族，迅速地結束悲劇，而改演喜劇；有的民族，演完冗長的喜劇後，再演短幕的悲劇；有的民族，在演完一幕短喜劇後，馬上就演悲劇，而且爲着她適合那種角色，人類歷史的導演者——他又稱爲「上帝」——永久地追她演出，一直至她老死而止。

依上述，人們會問：日本民族將屬於那一類型呢？這雖是一個富於推測性的歷史問題，但具有歷史眼光者，却可答復。從無數事實和歷史教訓，我們敢大膽地說：日本民族的命運，是屬於最後的類型。她似閃電地演一幕使人驚奇的喜劇，又將冗長地演出使人酸鼻的悲劇。喜劇的名稱，叫做「明治維新」，悲劇的第一幕，是已演完的「昭和維新」。又由於日本民族，只有演劇的天才，缺乏排演的本領，必須聘請——自然那是不自覺的——導演。依史實，那兩幕短長劇的導演者，都是美國人。他們的大名，叫做彼理（Perry）提督和麥克阿瑟元帥。

一個民族，能够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扮演喜悲劇，決非偶然，那決定於一串的歷史條件。現在先就

「明治維新」說明她。

孤立海中的日本民族，有權利使世人觀賞她的歷史性表演，要遲至十九世紀中葉。人們知道有這一民族，在西方，那始自十六世紀中葉。至於和她近鄰的中華民族，不僅早知道她，而且教導她開化她。她在這大陸的偉大民族——即中華民族眼中的地位，並不比四鄰的蠻族，或半開化的民族，或落後的民族稍高些。

中華民族早在二世紀初，經過朝鮮半島人民的媒介，已知道半島之南，有一個文身斷髮的落後民族，她就是日本。當時，曹操威震遼東，不僅朝鮮受他的支配，就是日本九州北端的邪馬台國女王，也間接地把命運交給他。但他却不希罕她的國土，任她過着混亂的生活。在此後約兩個世紀間，她的王國和她近鄰的各島，一直在吸收大陸民族的文化，可是却未留下文字的記錄；因為她還缺乏牠。這種吸收，逐漸地發生效力，結果產生了以本州島大和為中心的王朝——她自稱為神武天皇的後裔，天照大神の子孫。這一王朝，於七世紀初，正式地派遣參觀「上國」文物的使者小野妹子，此後隋唐的高度文明，不斷地輸入，使她於六四五年開始新的變革，牠叫做「大化革新」。自這時起，日本各島展開歷史上第一次的統一，並採用中國文字，和隋唐政制。本來她是落後的，沒有希望在人類面前爭取扮演悲喜劇角色的民族，經過中華民族的導演後，她居然有了後日登上舞臺的權利。

「大化革新」促進並完成日本的統一，不到兩個世紀，開始內在的變化。統一的王朝，因土地國有轉變為封主的「莊園」，逐漸分化。最後，中央的王權，落入最大封主藤原氏手中，「天孫之子」——即效法唐高宗的稱號，自稱為「天皇」者，不過是藤原氏的統治工具。藤原氏自良房以攝政名義號令全國起，至他的代替者平清盛上臺止，約經過三百年。但平氏的政權，不及四分之一世紀，也化為塵灰。

接着的，是東部莊園主和他的奴僕——他們稱爲「武士」，掌握實權。那些莊園主的首領，叫做源朝。他發明天皇垂拱而治，政權交給征夷大將軍的政制——即幕府制度。因爲賴朝的開府地，在本州東部的鎌倉，日本歷史家，稱由一一九二至一三三六間的時期，爲鎌倉幕府時代。

鎌倉幕府給日本歷史的點綴品，是與莊園經濟有關的武士制。武士與主人的君臣之分，使日本依莊園的分佈，無形中劃爲許多後日可釀成割據的區域。其次是幕府政制，使京都的名義上統治者——天皇，得保留不廢。第三，是寺院莊園化，產生僧兵制度。上述的武士、莊園和僧兵，創造鎌倉全期的歷史；但她却有值得提及的一點，即在幕府行將衰落時，恰遭元軍的征伐（一二八一）。外難使割據的分化，暫時中止，可是元軍退後，因賞賜不均等糾紛，反促速幕府的潰亡。首先是，企望恢復大化時代的京都天皇，與寺院勾結，接着由於倒幕有利於割據，若干不滿幕府的大莊園主也站在天皇的一邊，結果，鎌倉幕府滅亡，而由足利尊氏的室町幕府代替牠。天皇曾因不滿幕府的政制，與尊氏發生衝突，雙方各拉攏有勢力的莊園主，最後醍醐天皇以京都南部僧兵之助，得在吉野設立小朝廷。牠叫做南朝，與足利氏傀儡光明院的北朝相對立。這次對立，延長半個世紀以上，到底足利氏以獨佔對明貿易（並因之對明稱臣）致富，勢力雄厚，吞併了南朝。統一的幕府政權，到十二代義晴時，開始衰落。割據者乘機蹶起，最後，傳世三百二十餘載的室町幕府滅亡，牠的代替者是織田信長。

自大化革新起，至室町幕府末葉止，日本的文化，完全是中國隋唐宋文化的縮影。牠促速日本迅速地離開未開化民族的陣營，並傳入文字及文物政制。但支配日本民族的九個世紀半的中國文化，到十六世紀中葉，也開始失去牠的獨佔性，因爲那時有拉了文明的輸入。

與明朝貿易的葡萄牙人，於一五四三被暴風吹至九州南部的種子島。這次偶然的歷史作用，是傳入

槍砲。此後，由於葡人的續至，大砲與天主教也繼續傳日。我們應知道一點，在這種新武器沒有傳入前，日本人還不知建立城堡，為抵抗猛烈的火力，自那時起，大莊園主方造居城——目前殘留的東京天皇皇宮，建築期還要遲些。同時，槍砲的價昂，小莊園主無法添置或製造，這促速割據的統一，據有富庶區域尾張——今名古屋——的織田氏，以得到那些條件之賜而掃蕩羣雄。

織田信長的統一事業，還未完成，被部下明智光秀刺死（一五八二），由部屬木下秀吉繼承。木下的才智，加上葡人的槍砲和天主教的協助，迅速地征服反抗者，並割去成為世俗領主的毒瘤——僧兵制。統一全國的他，不效法前雄，建立幕府，却挾天皇而令諸侯。這一政策，使平民出身的他，賜姓豐臣氏，並為「太閤」。得志的他，逗起征服大陸中國的奢望，於一五九二年遣兵侵韓，並致書威脅印度、菲律賓各地的統治者。這個野心勃勃者，不幸在用兵期間，死於一五九八年。他的死亡，給當時地位與勢力僅次於他的德川家康以便利，德川氏於他死後五年恢復賴朝所創的幕府制度，並屠殺居大坂城的豐臣氏後代——秀賴。

德川家康和源賴朝一樣，將幕府設在本州的東部。牠的所在地叫做江戶（今東京），因此，日本歷史家將這最後一個幕府，稱為江戶幕府。由馬上取天下的家康，却採用儒生林道春等的獻策，創立各種定霸的法令。第一，他將全國劃分為許多防區，以要衝之地，封自己親信的部屬，那些駐防者，稱為「譜代大名」，有別於異己的「外樣大名」。這種封同姓功臣的辦法，便於後日幕府的統治。第二，任何「大名」（即諸侯或藩主），定期至江戶拜謁將軍，同時又將家屬寄居江戶。這些制度，既使「大名」浪費錢財，又不敢輕易謀反。第三，時常課各「大名」以土木工事。第四，京都的天皇，明文規定以讀書為要務，不許過問政治。他和皇族公卿的領地收入，不及二十萬石的「大名」。第五，「大名」

之進謁天皇，要得到幕府的同意。第六，爲消弭過去僧兵的騷亂，規定各種寺僧制度。上述各政策定立後，幕府以太平無事，歷代各將軍便提倡文藝。

江戶幕府由一六〇三至一八六五止，約分爲三個時期：第一爲發展期，在這期間的主要文化，是調和西洋與中國的文明，但却以重刑禁止天主教的傳播。他的盛世是元祿時代（一六八八至一七〇三）。元祿過後，約至一七八六年，轉入第二期，即衰頹期。在這期間，由於商業資本的發達，產生城市與農村的矛盾。當穀價低時，農民破產，武士因祿米賤，無以爲生；當穀價貴時，物價高騰，貧人與武士亦難度日。這可使幕府的基礎動搖。正當內在危機行將暴發時，外族侵入，這是第三期，即衰亡期的開始。首先窺伺日本的，是越西伯利亞而至東方的俄羅斯人。他們的足跡由庫頁島經千島羣島抵達北海道。一七九二年，俄女皇更派拉西曼（Laxman）以送回漂民爲名，探察日本的國情。到一八〇四年，俄使者李森諾夫（Resanof）繼至，雖然擁有十萬騎「旗本」（幕府的親兵）的將軍家齊，尙能禮遣而去，但執政者却自明白：一旦發生戰爭，難有勝算。這是一個好刺激，他似元軍征日的情況，引起日本朝野注意列國的動態。於是，過去被禁止之繼葡人在這島國負着傳播西歐文化的荷蘭人的教育工作，發生了效力。許多被賤視的通達西歐文化者——他們稱爲「蘭學者」，自然地擠出人們的面前。歐洲的戰術、兵制、醫學等等的著作，逐漸公刊，甚至爲防俄人的南下，幕府還設鎮守北海道的松前奉行。

這些振作，不能由行將衰亡的幕府之手，收到效果。丹麥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隨俄人之後，繼續地來日。昧於世界大勢的幕府，頒佈「打退異船令」。不許他們靠近日本的海岸，已進入被指定停泊地長崎的，也設法驅之而去，那些手段，擋不過開關的洪潮，他的最好反證，是一八五三年的「黑船事件」，這事件是明治維新的楔子，又是日本帝國主義產生的信號。

二 明治維新的成功

新興的美國，自一八四八年加里福尼亞金礦發現後，開始西部的經營。有遠大眼光的總統斐爾摩亞（M. Fillmore），感覺美國人欲爭取太平洋的霸權，不能沒有輪船的停泊所。依當日捕鯨船的需要，美國理想添煤加水的停泊站，是琉球羣島和小笠原羣島。有了牠，美國的商業，就可以直達中國的大陸。爲着上述的要求斐爾摩亞非常厭惡夜郎自大的日本幕府，他決定用武力侵服這半開化的民族，命富有處理殖民地經驗的彼理提督率艦完成那一任務。

彼理提督的艦隊，只有兩艘是汽船。當他出發前，英國給他以航圖，荷人也答應幫他忙。他經好望角、印度洋而至香港。在這地方，他會合等待他的船艦，並開往上海。在上海，他以保護僑民名義，與太平軍對抗。後來率艦赴琉球，事實上等於佔領這島嶼後，他的艦隊才堂堂開入幕府列爲禁地的浦賀，並拋錨於橫濱附近。

深知日本民族弱點的彼理提督，拒絕幕吏的會見，要求與將軍談判。接着當地報告書的幕閣，帶着驚訝與信疑參半的態度，討論鐵船（他們稱爲「黑船」）在海上自由行走是否可能。最後，參考「蘭學者」與長崎荷蘭甲必丹的報告，他們決定接待他。這次接待，雖然免去當時的危機，但由約定明年（一八五四）訂立條約的諾言，却使幕府遭遇許多內政上問題。

自北畠親房著「神皇正統記」（南北朝時代）起，日本人已有尊皇（本稱爲尊王）的觀念，牠經過反動「國學者」如本居宣長等的宣傳，至「大日本史」脫稿時，若干失意的知識份子，已因不滿幕府，發生「尊皇倒幕」的思想。「尊皇」對於「外樣大名」不生何等的興趣，中間如受德川氏欺壓的薩摩、

長門兩藩，却滿足倒幕的行爲。於是那些自稱爲倒幕「志士」者，受兩藩的鼓勵。這些人，當彼理來日前，已洩露不平的主張——僅限於名義上統治者天皇在京都的窮困與無力——現在因幕府接受彼理的開國要求，爭起抗議。他們說：怎能讓「神國」給異族踐踏？怎能讓異族與神的子孫雜居？到一八五四年訂立日美和親條約時，他們更加憤怒，不必說繼美國之後的俄、英、法等國的相同條約，益引起尊皇者倒幕的決心。本來他們爲着尊皇而倒幕，現在却加上爲攘夷而倒幕。尊皇已足煽動起許多無祿的武士（又稱爲「浪人」，卽失業的知識份子），攘夷的口號更加動人。於是歷史家所稱的尊攘派，在薩長兩藩支持下，與京都窮困的公卿聯合起來，豎起倒幕的大旗。

就當時的情況說來，幕閣的開國主張，是合乎潮流。雖然昧於世界大勢的幕吏，在「和親條約」中，承認外人各種的特權——如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等，但日本却賴着牠免去中國史上悲慘的一頁，卽雅片戰爭與義和團事件。依尊攘者的主張，日本要馬上攘夷，攘夷需要實力，而日本却缺乏牠，不知道這一點的人馬上體驗實行攘夷的教訓，那就是「一八六三年英艦砲轟薩藩的鹿兒島，與翌年英美法荷四國艦隊砲轟長藩的下關。這兩次血的教訓，使薩長兩藩當局明白：攘夷是號召人民反幕的口號，只許口裏說，不能實行。同時，他們又明白，要收反幕的效果，不能攘夷，反要與「夷人」勾結。於是經過留英浪士井上聞多，伊藤俊輔（博文）等的奔走，長薩二藩，不自覺地充當英國的工具。

當英國協助長藩編練陸軍，與協助薩藩擴充海軍（爲着這一歷史的原因，維新後，日本陸軍由長人把持，海軍由薩人獨佔。）時，法國也與幕府勾結。拿破崙第三以邀將軍代表參加巴黎博覽會爲名，使許多幕吏的子弟，接受法國的教育。正似英國之支配薩長，法國也操縱幕府。法國這一政策的效果，是培育後日民權運動時許多民主的鬥士！

就日本的歷史要求來說，不管尊皇——攘夷——倒幕，或尊皇——攘夷——擁幕，有何種理論上的差別，而真正的目的，是日本民族避免外族的欺凌，建立統一的政府。這工作需要一個領導的力量。她如不是擁幕者的幕府，便是倒幕者所提的天皇。幕府溺於數百年的專制，已無朝氣，京都的朝廷，由於一無所有的關係，却易改革——那就是「五條誓文」（詳後）。自然，還有人的因素，倒幕者中有無數人才，易於完成大業。牠就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王政復古」，或稱維新。

所謂「王政復古」，是指復現「大化革新」的局面，由天皇親政。因此，當時京都朝廷的設施，大半抄襲古制。所不同的，「大化革新」由留學隋唐的學生推動，而明治維新却由薩長土肥四藩支持。維新的對象，即幕府，迅速地敗降，明治政府花極小的代價，改江戶為東京，並作為維新政府的首都。

明治維新是人類歷史中重要的節目，同時又是日本民族所可稱誇的一幕。何以日本民族能够那麼容易地完成這一維新呢？又就是說，何以日本民族能够在困苦環境中，達到統一與建國的目的呢？（至少在與戊戌變法對比中，許我們這樣地說。）這需要一個解答。

依上面的敘述，我們有一暗示，即明治維新是由於彼理提督毅然率艦進入浦賀要求開國的刺激。多難興邦，古例已多，日本因外族壓迫而興起，也不足為奇。但我們應該知道，一個民族的興起，和外力的壓迫，所發生的關係，並不相同。雅片戰爭前後的中國，受外人的欺凌壓迫，至五四運動止，不只一次，而中國不因之而強，反因之而愈弱。從這一對比中，我們明白：一個民族受外力壓迫，能否興起，決定於該民族當時的內在實況。中國於上述期間，所以多難不能興邦，為着她不是統一的國家，不是有統一前途的國家，而是農民暴動正在展開的國家。一個民族，如忙於內戰，罕能抵抗外力，更罕能在外力壓迫下建國。日本的情況則和中國不同。她的農民暴動浪潮，在彼理降臨前，早已低落，內在的實力

却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因為幕府不能完成那一任務，所以假乎京都的朝廷，外力的壓迫，恰促速幕府的倒亡，與引起革新者的警惕。歷史上類似這種情形的，除日本明治維新之外，還有普魯士的統一北德，與薩丁尼亞的統一意大利。

明治維新的歷史任務，在當時參加維新者看來，是「王政復古」，事實上却是全國的統一。只有這一統一，日本民族在強有力中央政府下，才能建立民族自由的國家。歷史有無數例子，告訴人們，沒有統一的民族，永無建國之望，所不同的，日普意三國的統一，以皇室為中心，而英法的統一運動，却各會殺死國王。所謂以皇室為中心，是含有維持皇室，和由他分給若干權利給人民的意義。但皇室要握那特權，却須先放棄自己的若干特權，換句時髦來說，須先頒佈民主。就明治維新說來，那一舉動，就是該年依木戶孝允的建議，發表天皇「五條誓文」，內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叫做「萬機決於公論」。後日板垣退助們發揮牠，要求成立民選議院。

所謂建立統一國家的最終目的，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牠是可咒罵的名詞，又是任何民族必經的發展過程。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明白：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提，是國家的真正統一。明治維新後的局面却非如此。一部份有功的浪人注目於「復古」，反對接受西歐的文化，同時，他們以為維新後，就有實力向外發展，要求侵略朝鮮。聰明的維新政府執政者，如木戶孝允，反對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奉西鄉隆盛為首領，盤據鹿兒島。西鄉們在那區域，擅自設立學校，訓練武士，到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開始叛變，但為明治政府所鎮壓。經過這一血的洗禮後，明治維新——即統一建國的任務才告完成。

三 由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

我們再看維新後的建國工作。

充滿光明前途的明治政府，深知欲立國於世界，應廢除數百年的陋習，澈底地改革。牠，換句話說，就是歐化。正似「大化革新」者要使整個日本接受隋唐的文化，明治維新者也努力使日本接受西歐的文化。這過程的開始，是斷然廢除等級的制度。在等級顯然地嚴格地區分的社會，永久不會出現以發展資本主義為任務的政權，因為資本主義須有「自由勞動」的前提。要供給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自由勞動者，新政府不能不除藩制，牠就是令藩主奉還版籍，並廢藩置縣。人民既非藩主的私奴，而是國民，那就不能允許還有過去無姓的陋習，於是許庶民稱氏，不許「武士」（牠也取消了）佩刀。廢止「穢多非人」，和徵兵制度等，相繼頒佈。

與「自由勞動」同時存在，並應促進及保護其發展的，是資本。適應這一要求，明治政府頒佈股份公司條例，改革幣制，許土地買賣，改物租為錢租。資本的積累，不能缺乏投放所，為牠，明治政府保護民族工業，並許人民建築鐵路。不難想像，上述的設施，在西鄉隆盛派未壓服前，在不平等條約未取消前，不會有顯明的效果。事實也是如此，明治初期的資本主義化運動，只便宜了三種人，那就是：協助維新的舊財閥（加三井），有維新之功的官僚，和與官僚相勾結者（如三菱）。另外，無需說還有皇室。窮困的天皇，由沒收幕府的財產，變為大地主，並準備充當新日本的大資本家。

這種障礙日本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需要掃除。掃除的唯一手段，是建立民主政府。當維新開始時，京都的天皇已許「萬機決於公論」，到遷都東京，還頒佈新聞紙條例，許言論自由。如果日本當時就有大政治家，和民間有遠見者，那很容易使明治政府逐漸走上民主的道路，但事實却非如此。反對西化的頑固派，在西鄉隆盛領導下，企圖以武力改造政府，沒有以言論或別的民主方式糾正政府錯誤的遠

見。造成西鄉派那一行為的動力，明治政府也應負大部份的責任。因為西鄉派的行為雖背反歷史的要求，但他們個人的人格，與典型武士的生活，恰與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們之奢侈貪污相對照。明治初期政權的貪污腐化，雖然根源於過去的陋習，並將變為黑格爾所說：「如嬰孩時代的鞋子」，但他的拋除，決非短時間所能實現。

自西鄉派以武力糾正明治政府的工作失敗後，反大久保政權者，突然有這感覺，不能再以武力為政爭的工具，因為日本需要統一。我們不滿當局的目的，既不是他們所推行的政制，而是他們在推行中的工作，並未完善，那我們應設法糾正牠。糾正的手段，依一般歷史的指示，叫做民主運動。明白這一點的反大久保派，和留法的擁幕派，以土佐的板垣退助為中心，展開爭取民主的要求。他們設立「國會期成同盟會」，到處演說，刊行小冊子，介紹民權主義的著作，並上書天皇。儘管警官隨時阻止，但他們的運動却如火燎原，終迫使明治於一八八一年召集廟議，決定「開設國會」的日期。

為什麼開設國會，須經過準備的階段呢？日本當日的情況，確有這需要。她不是共和國家，而是如軍人勅令所示：「兵馬大權朕親掌之，不與臣下」的君主專制政府。這類政府怎樣民主化，首先要規定君主的地位，即制定憲法。因此，所謂準備工作，即制憲。負這巨大任務的人是伊藤博文。他率隨員赴歐，親受教於普魯士憲法學者斯泰因。伊藤氏對這個工作的功罪，目前已十分明白。為着日普統一運動都是「由上而下」，制憲以普魯本，以斯泰因為師，這是他的眼光，也是他的功勞，但在憲法上規定牠的「欽定」性，並為着天皇的統帥權，允許武人的「帷幄上奏」，這是他的罪。「帝國憲法」，頒佈於一八八九年，各式政黨也於同年產生，到翌年十一月，舉行第一屆國會會議。

日本民主運動的時間前後計十年。雖然，民主運動者所爭到的，僅是「欽定憲法」，但依日本客觀

情況，那已够了。這種憲法，儘管本質上不够民主，而由於日本的民主目的，在於監督政府，促進政權的廉潔，與資本主義秩序的建立，牠却可以滿足了許多人。

民主運動的終止，使明治政府無內顧之憂地向各方面發展。可以如此說，到十九世紀行將結束時，日本民族在軍制、教育、工業各部門，均以最大的速度，接受西化。牠使明治政權日益強大，牠使日本民族增長了自信心。這種環境必然發生對外的糾紛。牠的客觀目的，是解除彼理提督強迫開國後所訂之不平等的條約。一個民族要求與壓迫牠的其他民族處於平等的地位，不是靠懇求與卑恭，而是依賴自己的實力。當時日本的最好表現是對外戰爭。牠的對手，自然是中國。

說到中國，她是日本民族的恩人，又是亞洲的大國。就道義說來，日本民族對她應感恩圖報的，但事實上却非如此。自第七世紀起，日本會和她發生過多次戰爭。同時，中國有多次侵略日本的機會，爲着她的寬大，而任日本恢復實力。這兩個命運上註定要爲東亞主人資格而鬥爭的民族，彼此間的關係，從千餘年的史實，可以歸納爲一個規律：當中國強大時，她的勢力，常擴張至朝鮮半島。她不是征服那半島，而是充當朝鮮民族的保護者。保護的目的，即避免日本民族的武力侵略。日本能否向外發展，係決定於內部是否統一。一旦統一，馬上以半島爲侵略的對象。每次侵略之能否成功的尺度，又不是日本的實力，而是中國的強弱與朝鮮內部是否分裂。若使當日本用武半島時，適逢半島統一，那她的侵略不會成功。反之，當日本侵略半島時，半島民族正忙於內戰，那她的武力就可深入，可是這種深入期間的長短，要看中國的力量。如果，中國的國勢正向上發展，那日本民族的北進就受阻遏；反之，就可以充當朝鮮的主人。

第一次中日的戰爭始於唐初。受隋唐文化影響而統一的日本，於第七世紀半，不斷侵略朝鮮。那時

半島分爲百濟、新羅、高麗三國。一個民族當陷於內爭時，常有一部份人倚賴外族，因此，百濟以日本爲後盾，與高麗聯合攻擊新羅，新羅則求援於中國。中國這時候，正當唐朝強盛的時期，不僅有力量平定半島，還有實力懲戒那文化上的背叛者——即日本。六六三年，中日兩軍決戰於半島的白村江，日本海軍全部覆沒，陸軍亦爲劉仁軌軍所殲滅。這次大懲戒，使日本放棄北進的念頭，達數百年之久。第二次中日戰爭，即十二世紀八十年代，元師征日無功。第三次戰爭在第十七世紀。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利用西洋傳入的槍砲，深入朝鮮。中國應朝鮮的請求，派軍馳援，由於時當明朝中衰，無力一舉驅逐日寇，但却使日本民族知難而退。第四次即現在所要論述的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的歷史目的，是日本向中國爭取亞洲的霸權，爭取的第一對象，自然是朝鮮。陷於崩潰的李氏朝鮮，本身無力抵禦日本的進攻，只靠中國，因爲她是中國的藩屬。雖然，自一八四二年起，中國的四境藩屬逐漸爲人吞併，但在當時統治者——即滿清的皇族眼中，却無新起日本染指的機會。日本如沒有強大的武力，或經過武力的使用，要追隨英法俄之後，割取滿清王朝的藩屬，那是不可能的。

日本在當時確有那實力。她的海陸軍，在數量上，雖不及中國，却經過新式的訓練，尤其是受英國教育的海軍戰術家東鄉平八郎，有以劣勢艦隊取得戰果的把握。此外，她的輕工業已經蓬勃，人民亦知愛國。更重要的，他們上下一心，明白如無朝鮮半島，維新的鴻業，即將曇花一現。返觀中國，在滿清統治下，大多數人民抱着不滿的情緒，那裏沒有工業，只有若干官辦的工廠，政治的腐化，徒擁有中興之名。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雖被鎮壓，而農民的叛變浪潮，並未平伏。這一點，已够說明中國的失敗。因爲，在對外戰爭中，有內部分化或潛伏分化作用的民族，絕不能獲勝。果然，自高陞號被東鄉艦隊擊沈起，中國海陸軍節節失敗。北洋艦隊，事實上等於消滅，陸軍幾乎退至山海關以東。

日本戰勝了，並報復六六三年的恥辱。是否利用戰勝之感，迫北京，使滿清作城下之盟呢？抑完成豐臣秀吉的志願，使明治天皇充當中國的統治者呢？日本的政治家們，十分聰明，並有眼光。他們自知沒有那實力，和理解國際的條件，接受滿清的求和，訂立馬關條約。牠的內容，是中國割讓臺灣，放棄朝鮮的宗主權，和許日本勢力深入滿洲，即佔有遼東半島。後一戰利品，到俄法德三國起而干涉時，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家如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能够在大本營中，力排衆議，忍辱地自動放棄。因為他們都明白：日本民族能否獨霸東亞，甲午之戰，算是一串史劇的開始。雖然中國退出競爭的舞臺，却另有大力者即俄國在北滿。沒有打倒她，就佔有遼東半島，也不能取得歷史的成果。一個民族，常因缺乏偉大的政治指導者，失去歷史給與的果實。若使日本反對三國的干涉，那她很難有一九〇五年的良機。

勝利給日本的作用，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如此說：明治維新的成功，等於告訴世人，在東亞有一國家，叫做日本。甲午戰後，那三島的日本，却有資格稱為遠東的強國——可是還要經過一次試驗。她所以因戰爭而強大，爲着中國退出朝鮮和割讓臺灣，刺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中國巨額的賠款，使日本改爲金本位，亦可促進資本主義的發達。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市場的獲得，解除農村破產的威脅，並迅速地使日本民族，適應牠而作種種的改革。牠就是政治修明和文化發達。

四 由戰勝俄國到大正

日本民族的向外發展，必須貫澈一個殘酷的信念，即犧牲中國。因此，中國的災難愈多，日本的利益愈大。本來，滿清王朝已經危機四伏，自被三島之大的小國打敗後，內在的矛盾更加劇烈。對於這一點，康有爲們頗爲明白。目擊膠州灣（德國強佔）、旅順大連（俄國計取）、威海衛（英國強租）和廣

州灣（法國強租）的陸續被佔，他們有這認識：外力的壓迫，可以鼓勵內部的分化。分化的結果，並促外力的深入。只有一個補救的辦法，即改造中央王權，使牠適應新時勢的要求。這辦法，即後來的「戊戌變法」。可惜腐化的滿清，不能使光緒皇帝充當「第二大彼得」，而推動變法的六君子，却以灑染菜市草原的血，塗寫由上而下改革之不可能。

如果中國在當時不能有由上而下的改革，那就要採取由下而上的革命。這是民主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所定的道路。當他爲牠而奮鬥時，滿清王朝又發生因帝國主義商品破壞作用而釀成破產農民仇外的運動——即義和團事件。淫蕩老嫗（西太后）不是看中了這個運動的內容，而是陶醉於牠的形式。對她的幻想，即以符咒趕走「洋人」的第一個教訓者，不是「洋人」，而是此後不斷唱着「同種同文」調子的日本。日本利用這一良機，以書記生杉山彬被殺爲口實，派福島安正和山口素臣兩將，率軍攻擊北京。「皇軍」的「武威」，迅速地宣揚於滿清的京城。這不僅使她們用劫掠方式，奪得許多戰利品，而且獲得英國的寵愛，助她解除神奈川條約的所有束縛，並於一九〇二年訂立第一次日英同盟。

庚子之後的中國，確不足爲日本患。這一點，日本的政治家十分明白，但中國陷於瓜分豆剖的危地，就當時情況說來，不一定就有利於日本。因爲她的實力，才及於朝鮮的南部，要進一步收獲蠶食的效果，還須與朝鮮北部事實上的主人，即俄國從事鬥爭。

理解這一歷史前途的日本政治家，開始利用英俄在遠東對立的局面，訂立日英同盟。此外，又利用俄人虐待猶太人的機會，拉攏在美國的猶太資本家。俄國政治家中很少知道日本的潛在力。更糟的是俄皇左右的人物，既昧於世界情況，又極其輕視日本。俄皇的寵臣巴梭布拉速夫既忽略國內工農的反亂運動，又不顧西比利亞鐵道未完工的不利條件，鼓勵俄皇獨佔遠東。聽信巴梭布拉速夫話的尼古拉，拒絕

山縣有朋劃分朝鮮勢力的建議，並目中無人地在答復日本公文上寫道：「我們已是滿洲的主人翁，朝鮮吧，容我們再看看。」

爲什麼俄國的統治者敢說自己是中國滿洲的主人呢？因爲利用義和團的事件，俄軍的鐵蹄已踐踏中華民族稱爲「白山黑水」的區域。他們企圖永久地佔據這一地方，完成大彼得在東方開一「窗子」的宿願。

日本明白俄國獨佔滿洲的行動，爲英法所不滿。她就慷慨地充當「英國在遠東的看門狗」。但在二十世紀初，有反抗俄國的實力嗎？有的。她的陸軍自甲午戰後，由七個師團增至十三個師團，海軍由五萬噸增至二十萬噸。關於內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稱爲「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指導下，極爲可觀。有了上述的力量，她方敢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對俄宣戰，時距明治維新不過三十七年。

日俄戰爭的區域，不在各自的國土，而在中國的滿洲。開始，日本的海軍在東鄉平八郎統率下，於朝鮮打一勝仗，接着又封鎖俄海軍根據地旅順。海軍的勝利，便於陸軍的活動，日本的陸軍也迅速地由半島而進入滿洲，到當年十二月，俄國軍事家誇爲「難攻不破」的旅順，入於乃木希典之手。翌年三月，奉天會戰，俄將克魯巴特金向日帥大山巖低首。現在，俄國只有最後的一張王牌，即遠道東航的麥羅的艦隊。牠於一九〇五年五月，也在日本海爲東鄉所殲滅。

日本勝利了，但不是絕對的勝利，因爲她的國力已消耗了大半。明白這危機的日本政治家，力排國民的情感，決定接受美總統羅斯福（T. Roosevelt）的和平請帖。結果，訂立樸資茅斯條約。依這條約，日本只取得南庫頁島，南滿鐵道和旅大。我們應該知道，若使日本當局依一部份國民的意志，繼續戰爭，那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蘇維埃運動結束後，不會有更大軍事上的勝利。其結果，恐怕連樸資茅

斯條約所給與的利益都沒有。在這裏，可以看出政治家對一個民族的關係。

戰勝俄國後，日本在國際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她不僅是東亞的強國，而且是世界的強國。這新興的國家，到一九一〇年正式吞併朝鮮時，她的發展，已達於最高峯。也就是說：日本民族由於完成明治維新的鴻業，演出為東亞各民族所羨慕的喜劇。

現在日本民族的前進目標有二：第一，以關東州為根據地繼續「北進」，與俄國鬥爭；第二，逐漸以臺灣為根據地而南進，與歐美列強爭奪南洋羣島。但無論走那一條路，正在發展的日本資本主義，却須侵略中國。因為侵略中國愈成功，日本資本主義生產力，由於商品之固定大市場的獲得，愈加發展，亦即愈有實力完成「南進」的圖謀。

受侵略的中國，雖於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的統治，建立共和國，實際的情況，却是繼續分化，而不是統一。當中央政權崩潰後，地方政權逐漸獨立。尤其是袁世凱稱帝的失敗，更加促進獨立。我們應該知道，中國這一不幸局面，對日本特別有利。開始是利用袁氏稱帝的機會，迫他承認獨佔中國的方案，即「二十一條」。接着，又暗中利用可以利用的軍閥，從事內戰。可惜這些圖謀，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因為，受了四分之一世紀災難的中華民族，已能起來，高唱日本帝國主義的喪歌。

我們早知道：明治維新的歷史工作，自吞併朝鮮後，已經結束。明治大帝也於併韓後兩年駕崩。繼統的天皇，於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改元大正。大正在位不過十五年，却洩露日本民族的各種危機。可以如此說：自大正元年起，日本民族走着下坡路。雖然她還因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於巴黎和會中獲得若干權利——如佔領青島及散處太平洋的島嶼，但不因那些獲得，而挽回歷史注定的厄運，反由之潛伏後日促進民族沒落的禍根。沒有太平洋的委任島嶼，日本的海軍，也許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向美國挑戰；沒有青島的奪取，中華民族的興起，也許缺少一個刺激。

非常有趣的歷史論題，被我們如此提出來：明治維新，是在中國受鴉片戰爭災難之後，也就是，中國的衰落，促進日本的興起。現在，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完成，開始下坡，中國却漸漸地蘇醒，牠，促進日本的沒落。

中華民族之能蘇醒，靠着 一九一四至一八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要曉得：一個民族之能否近代化，即能否成爲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決定於該民族能否取得發展或完成「民族國家」所需之資本主義生產力。日本由於明治維新，滿足了那一慾望，而且十分順利。中國呢？他爲着 一九一四年後的大戰，國內市場突然缺乏外人的競爭，民族工業開始發達。這一發達，必然地以日本爲競爭的對象。於是，利用反對「二十一條件」，及「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展開抵貨潮，並高調提倡國貨(一九一九)。這是一串歷史工作的開始。真正地，自覺地，提出此後的歷史要求，則從反日運動中產生。後日歷史家把這一偉大的運動，稱爲「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目的，如當時領導者們所說，是「民主」與「科學」。中華民族爲這目的而奮鬥，要經歷艱難困苦途徑，要支付巨大的代價。因爲，牠的建立「民族國家」，與明治維新，有這一不同之點：日本以「攘夷」爲口號，真正的在於「倒幕」。中國爲完成內在的「統一」，要先「抗日」。因此，有眼光的政治家或歷史家，都會明白：中日兩國要經過一個血戰的階段。

日本政治家，是否有上述的自覺，我們還缺乏證明的文獻，但中國的興起，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日本的執政者，却頗爲明白。所以當中華民族揭起覺醒運動的旗幟時，東京政府千謀百計，暗中設法阻止。首先她協助北洋軍閥，希望撲滅北伐，到北伐軍抵達濟南時，她立即出兵山東，並演出「濟南

慘案」(一九二七)。

爲什麼日本那樣地懼怕中國國民革命的完成呢？誰如明白大正期間的情況，誰便理解那是必然的。日本資本主義，早自明治末期，顯露內在的矛盾，牠不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緩和。雖然，她的輕工業，在一九一四後，有長足的發展，但却不能轉變爲重工業，除非有挑動另一次戰爭的刺激。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需要市場，一九一八年的國際局勢，却限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行動，尤其是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使她只能於經濟侵略原則下，向外——即向中國活動。這一活動，既因中華民族的統一運動而受阻止，那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從事內部的改革，即澈底地改造農村，給農民以土地，容納過剩的人口。第二，不顧國際的信義，破壞已有條約，冒險地以武力侵略中國，即破壞中國的統一運動。

那是大正期間歷史的課題，日本政治的情性，却限制她的政治家，作驚人的改革。土地問題，關涉整個統治階級(因爲牠已成爲資本購買的對象物。)不敢着手，固不必說，即對中國問題，雖有加藤高明們，企圖以「二十一條件」，作澈底的解決，但輕工業家和大多數政治家，却指斥他。由於上述的原因，大正時期的日本，陷於一籌莫展。這新興的民族，爲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所束縛，失去明治期間的活力。

五 昭和維新及其悲劇

歷史迅速地，進入昭和時代。那是一九二六年，即中華民族向世界宣告建立「民族國家」的一年。雖然，這一民族的建國工作，須走艱苦的路程，但她却有光明的前途。日本則非如此，正忙於鎮壓國內的工人運動，實無餘力向外活躍。

這一苦悶情況，激起日本內部的政爭，那是必然的。既成的政黨，即政友會和民政黨，所注意的是各自主人即三井與三菱的私益，因為牠們是這兩大財閥的僱兵。許多政治家，既缺乏明治時期政治人物的眼光與威望，又沒有擁護他們的羣衆。所謂元老，即西園寺公望，遠在興津指揮東京的政治，實際上，也沒有新的方案。這老人，只有這一本領，即維持明治大帝手創的帝國於不墮。他知道祖先創業的艱難，與繼承的不易，謹慎地選擇首相，但他不明白：明治期以後的日本，要保持已得的權利，不能缺乏內在改革（土地問題），與向外發展的政策。

上層的領導人物，對於日本的危機，既無法解決，勢之所至，必然迫下層的人物，出來活動。這種人物，在日本，是如過江之鱗。他們只怕無出頭的機會，一得到了牠，就會以豪賭者的姿態，將日本帝國的國運，作孤注一擲。

所謂「下層人物」，是何等人呢？他們叫做「受教育的流氓」。我們可以概括地說：一個民族的興衰，在主觀條件方面，即是知識份子的作用。這類人，可以興邦，也可以喪邦。當一個民族有容納和收羅他們的條件時，他們就參加建國的工作；當一個民族沒有容納和收羅他們的條件時，他們就成爲內亂的幹部，或成爲指導國家向外冒險的中心層。這類人，如法國浪漫主義時代的「浪子」，「一無所有，而生活於其所有。」有頂天立地的大志，常缺少歷史的眼光，如沒有政治家善導他們，每成爲民族的禍根。日本近代史上，這一類人，在幕末，爲各藩勤王倒幕的「浪士」；在明治初期，爲西鄉隆盛的羣衆；在昭和時代，則爲右傾份子與少壯軍人。

這一羣「受教育的流氓」，怎會取得過問政治的權力呢？因爲他們出身於被壓迫階級。體受財閥榨取的他們，目擊政黨腐敗的他們，眼看歷任內閣無力打開難關的他們，確有權利提出自己階級所應解決

的難題。他們問元老、重臣和政黨領袖：如不能澈底解除農村的痛苦，怎能不向外發展？他們又警告那些人：你們簽訂軍縮條約，你們懼怕英美，怎能解除「皇國」的危機？同時，他們又提出方案，即進一步侵略中國。不顧「九國公約」，破壞「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的諾言，日本的上層人物，是不敢冒昧幹去的。這一羣「受教育的流氓」，在執政者不接受他們的對策時，就開始向國民呼號。他們有這系統的理論：「皇國」已遭逢有史以來的第二次難關了——第一次是幕末。江戶末期，解決那難題，是用「攘夷」「倒幕」的手段，昭和時代，又同樣地受那難題的重現。排斥英美在東亞的勢力，就是「攘夷」，打倒腐敗無力之元老重臣的政治，就是「倒幕」。幕末攘夷倒幕的成功，叫做「明治維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攘夷倒幕的使命，他們有理由稱為「昭和維新」。十九世紀末葉維新的動力，為少壯公卿與下級武士，二十世紀中葉維新的動力，則為有朝氣的華族與少壯軍人。在這一理論鼓勵下，華族中「最高貴」血統的近衛文麿，有資格與軍部的人物合作。人的要素具備了，現在只等待實施。

正似幕末「回天大業」的鬥士，用血塗寫維新的歷史，「昭和維新」的鬥士，也由少壯軍人發動血的鬥爭。他們暗中組織團體，訓練死士。一九三〇年，他們槍擊首相濱口雄幸。這是一個信號，到翌年，他們就發動「九·一八」，佔領中國的奉天。

這種急進的冒險驚駭了元老重臣。這一羣政治家急忙地設法阻止，並向列強宣佈決無佔領中國領土野心，希望化為局部問題。「昭和維新者」知道僅僅向外冒險不足完成自己的理想，還須解決內在的阻力。於是他們重用利器，於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間刺死井上準之助與三井財閥統帥團琢磨，這還不夠，又於五月十五日射殺首相犬養毅（即五·一五事件），大帝國的首都變為暴徒橫行的場所。這可說是昭和維新的特點。

「五·一五」事件，是元老重臣政治沒落的開始。雖然西園寺還有勇氣提出齋藤實海軍大將組閣，但「政黨政治」却已關門。新內閣和此後許多內閣一樣，是過渡到「軍部內閣」的橋樑。政治的實力逐漸地移於「昭和維新派」之手。維新派堅決地主張佔領滿洲，否認李頓報告書，並建立「滿洲國」。不僅如此，還由關東軍發動，不斷地向關內侵略。

這種冒險，在國內收到效果。即過剩人口與資本移向東北四省。大正和昭和初期的不景氣，因軍備擴張，逐漸解除。使大多數日本人相信軍部的政策，是挽回「皇國」的唯一救藥。這增加「昭和維新派」的威望。有了牠，維新派人物便大膽地向元老重臣進攻。最有效的攻勢，即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件。少壯軍人明目張膽地，以暴力佔據帝都，屠殺大臣及長官。可以說，「昭和維新」運動達於最高潮，同時也距成功的路程不遠了。

經過「二·二六」的屠殺，反對「昭和維新」的人物，完全退居幕後。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是近衛與少壯軍人。他們認為「倒幕」的工作，已經結束，剩下的，只是「攘夷」。他們又認為，要排斥英美，只有加速地獨佔中國，於是在軍部領導下，從事侵略大陸的戰爭。

被侵略的中國呢？她已不是「二十一條件」時代的中國。儘管自一九二七年後，她的統一運動，會因內戰而受阻遏，但這一歷史浪潮，還是前進。到西安事變後，每個有教養的中國國民，都知道統一的必需，和鞏固中央政權的必要。這給日本參謀部，以很大的打擊。當他們明白，中國的民族統一有完成之望時，中國已展開遼大的前途。要毀滅她，只有武力，於是開始了「七·七」事變。出乎日本軍部料想之外的，是中華民族英勇地拾起昭和維新者所擲的武器。於是第五次，也許就是歷史上最後一次的中日戰爭開始了。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問題，已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也不是中日間的問題，因為牠已列入世界的政治日程，日本的武力侵略，不僅引起中華民族的抵抗，還造成國際的糾紛。當「九·一八」發生時，日本政治家，稍有世界政治知識者，都明白這一點，只有高調「攘夷」的「昭和維新派」忽略牠——就在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發表後，他們也不以為意。可是中國抗戰的力量終使他們感覺，中國以外的壓力。

我們不必論述，因中國權益而引起英美等強國對日本武力侵略的不滿。事實指示我們，自中國抗戰起，日本在遠東已經孤立。日本要打破這一難局，只有武力。使用牠，不能不經過一番論戰與商議。重臣反對牠，軍部却要使用牠。因此自「七·七」後，不斷地更迭內閣。最後昭和維新派為貫滯「攘夷」，推東條英機組閣。這一內閣勇敢地冒險地向英美挑戰，牠就是珍珠港事變。

日本對英美戰爭，就她必需向外發展說來，是難於倖免。因為明治維新結束後，留下兩個難題。第一，是「北進」，驅逐俄人於西伯利亞以西；第二，是「南進」，奪取白人的殖民地。同時，南北進的成功，又可以獨佔中國。這種歷史的使命，是昭和維新派的最後目的。這一派主持者，因軍部內在海陸軍對立的傳統，有不同的意見。陸軍當局，以為「北進」，是日本作戰的必需，所以冒險地先佔領中國的東北；但海軍却要「南進」。可以說，自「九·一八」後，這一分歧，並沒有統一。海軍由於東鄉元帥的存在，及在東鄉死後，齋藤實與岡田啓介兩大將的領導，較為接近元老重臣，不能堅決地貫滯主張，陸軍却勇敢地與德意勾結，並迫內閣訂立三國同盟的條約。但戰爭是全部國力的動員，砲火終使日本海陸軍趨於一致。所以，當英美荷等國家，公佈凍結日本資金時，陸軍不能不支持海軍的政策。就當日的實況，日本無法南北併進，因為陸軍已為中國英勇的抗戰所困，不克自拔。結果，陸軍放棄「征俄」的主張，為「結束中國事變」，決定與英美戰爭。

由於戰爭是在德國勝利之後，和美國正在擴張，日本迅速地取得戰果。山本五十六更由之誇口，美國行將求降。我們不必說，這種大言壯語，是不能兌現，但在初期，日本却席捲歐人殖民地。西自印度洋，東除夏威夷與澳洲外，幾全部列入日本帝國的版圖。有史以來，除迦太基海上王國外，只有日本，堪與比擬。這比擬，不僅是表面的而且含有豐富的內容。因為，正似迦太基之亡於羅馬，日本也因羅馬——即中國的抵抗，而無力收取最後的戰果。

以印度洋與東太平洋為內湖的日本帝國，自覺地充當東亞的主人。這使她，有理由自稱是東亞民族的解放者，又如昭和維新派的口吻，稱戰爭為「大東亞戰爭」。但他們却忘記一點：日本要取得那一歷史的資格，須有一大前提，即中國已為她所征服；否則，一切都是暫時的。

究竟東條們的行為，有否錯誤，後日歷史家，當有公平的估計。但有一點，我們却敢斷言，即日本在無力解決中國的抗戰後，不應冒險。日本參謀部的謬誤，在於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估度美國的力量。他們不能預知美國資本主義潛力的發揮，與高度技術的應用，可以迅速地補充珍珠港突襲的損失。如我們不說日本沒有政治家，對於那些參謀人員，當不能允許其解除對自己國家所負的重責。

到底，日本失敗了。不僅失敗，而且承認無條件地投降。有史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在佔領那麼廣大的土地情況下，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條件，有的，就是日本。這一歷史行為，報告昭和維新的結束。

現在，有明白的對照：日本帝國的興起，由於明治維新，她的沒落，則由於昭和維新，促進前一維新，為美將彼理，結束後一維新，亦為美將麥克阿瑟。彼理的航日，給日本演了七十餘年的歷史喜劇——三島之大的她，能驚動全世界；麥克阿瑟則為懲戒日本民族的侵略行為，而使日本自食其果地演着歷史悲劇。日本人正似做一場夢。她由窮措大，變為東亞的富翁，又迅速地再變為一無所有者。

第二章 侵略中國

一 張作霖橫死與田中奏摺

日本侵略中國的圖謀，早自明治維新後「征韓論」的論爭。到日俄戰爭結束，以關東州為根據地的日本浪人和軍人，傾全力窺伺中國的東北。他們不只一次威脅利誘張作霖，希望被稱為「關外王」的張氏，充當第二的朝鮮王，但受拒絕。老羞成怒的關東軍幹部，就利用張氏入關的失敗，在中途炸死他。這算是大侵略中國的信號。

張作霖橫死的真相，賴日本投降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後簡稱「國際法庭或法庭」）的審判戰犯，而完全洩露。依後面的敘述，有許多史實，都靠那審判而大白於世。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階段最精彩的一幕，是關於滿洲事變的審訊。在審問過程中，意外的收穫，是許多證人提供外人所不知道的史實。

首先是達西檢事的控訴。他指出，由於侵略政策的結果，日本至一九二八年止，已握有滿洲的實權。中間最重要的，是鐵路與鐵路守備兵的駐屯權。日本利用那駐兵權，暗中超過限制，使關東軍擁有強大的兵力。一九二七年，田中（義一）內閣成立，軍部所採取的積極政策，已能左右政府。那政策，就是最高度擴張日本在中國之權利，及確保他。一九二七年五月及二八年四月的兩度出兵，都是政策的結果。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日本發動預定的陰謀。牠的砲兵破壞南滿鐵路，事後把責任推給中國。藉

口牠，日軍砲擊中國兵營，待機的朝鮮軍同時越境，協助關東軍佔領全滿。

一九三二年春，關東軍以溥儀爲傀儡政府的元首，從事所謂滿洲獨立運動，該運動全部受日本人所組織之「自治指導部」的指導。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承認偽滿，此後，一直至投降止，不斷操縱她。（下面進而敘述熱河、察哈爾、內蒙等的侵略行動。）

以上侵略的行動，根據日本政府正式的報告，被告的供認，共同謀議者的承認，以及同時代日本政治家與一般官吏的證言，實爲無可爭辯的罪狀。依那些罪狀，提起控訴的，有下列積極參加者八名：

荒木貞夫（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三四年一月的陸相）

土肥原賢二（一九三一年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繼任奉天市長，關東軍司令附少將）

橋本欣五郎（參謀部附陸軍大佐）

廣田宏毅（齋藤內閣的外相，繼爲首相）

板垣征四郎（關東軍大佐）

松岡洋右（國聯的首席代表，滿鐵總裁）

南次郎（一九二九年朝鮮軍司令官，陸相，繼爲關東司令官）

大川周明（滿鐵東亞調查班總理，佔領滿洲計劃的起草人）

我們應說的，起訴書的內容雖無可擊之處，但對於起訴的戰犯，只有上述八人，似乎太少。這是美中不足的事——就中國人立場，可以如此說。

「九·一八」事變的前奏曲，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張作霖被炸事件。大家都想到，那是日本人幹的。可是，凶手是誰？和誰在幕後佈置與指揮，却成爲懸案。就是「李頓報告書」，也這樣地寫道：

「關於牠的責任，到目前還不能確定。」

首先要探究的，是日本人爲什麼要炸死張作霖。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已有答案，是張作霖在關外的設施，未能滿足日本人的心意。依這次審判所洩露的內情，却如下述：

早在一九二五年，張氏與馮玉祥交戰時，曾有十一月郭松齡倒戈的事件，這時關東軍的立場，是贊助張氏，特地宣佈，鐵路南側劃爲中立地帶，不准中國軍隊通過。郭松齡在這一「中立方針」下，處於逆勢，而得日軍暗助的張作霖，却可召集援軍，反敗爲勝。日本的市恩行爲，是希望張氏給與重大的酬報。可是，張氏的主張，雖與國民黨不同，據云，却抱統一中國，驅逐日俄勢力於滿洲境外的野心。因此，對市恩者，並無感激的報答。同時，日本的田中義一內閣，在郭松齡死後，曾忠告張氏：排脫關內的糾紛，專心在日本指導下統治滿洲，也未得到完滿的答覆。

最初把上面的內幕洩露的（自然，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但那資料却足供歷史家的參考），是岡田啓介。他說：

「田中內閣由於對張的援助及協力，認爲日本在滿洲的權益應相當地擴大。田中常勸張氏回返滿洲，專心滿洲的事。到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張軍敗於國民黨時，又勸告他把軍隊撤回滿洲。」田中這一政策，大概抱着下面的希望：在日本指導下改造滿洲的張氏，一面允許日本擴大權益，另一面握有與國民黨對抗的實力。由於關內力量的消失，勢之所至，張氏只有充當日本的工具。田中在張氏敗北時，以爲有那一局面實現的可能。誰知關東軍却走另一路綫，即炸死張作霖。接到這一消息的田中，會勃然大怒地說：「陸軍幹那樣的事，我們的計劃，不能再進展了。」岡田怎會知道田中的話？依他的證言，當參加七月三十日張氏葬儀的林公使出發前，田中在給與訓令時，曾對林氏面說那句話。那

次訓令，又曾提到繼承亡父統治滿洲之張學良應有的政策：

「如現在的狀況，與南方（指北伐軍）妥協，就日本的立場而言，是極其沒趣的。幸張學良君任保安總司令，責任上自動地打消妥協，那確是一宗好事。今後，一切事如果都自動地幹去，總可得到日本的援助。同時，也就是繼亡大元帥（指張作霖）的遺志。」

岡田的證言，如屬事實，那我們可以明白，後日張學良的「易幟」，必然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滿。這一不滿對「九·一八」事變，多少有密切的關係。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說誰是殺張氏的凶手。岡田陳述道：「該時，本莊繁將軍的部下，對那關於日本權益，須與張氏協力及交涉的田中內閣政策，極爲不滿。他們要不待交涉，而以武力佔領滿洲。這一派人，使本莊繁將軍與情況完全隔離，在通信中斷情況裏，於張氏返滿的路中，安排殺張的陰謀。」

這證言，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依岡田大將的話，殺張的陰謀，連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也不知道。這如果不是指明當日日本軍隊的失去統制力，就是岡田有意爲本莊開脫，但他說那證言時，本莊已經自殺了！第二，他並沒有知道，誰是那謀殺陰謀的兇手。

七月五日檢察官薩克特，把這宗事詢問證人田中隆吉，隆吉是何等人？這值得一述。他現年五十四歲，充當證人時，並無職業。他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畢業陸軍大學，在參謀本部服務。後派駐北京，歷任參謀本部調查班長，上海公使館付，一九三五年三月調東軍參謀，羅南山砲兵二十五聯隊長（赴任前兩月，曾任內蒙古之東條兵團的參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晉陸軍省兵務課長。一九四〇年三月任第一軍參謀長前往山西太原。同年十二月轉本省兵務局長。一九四二年八月，因與東鄉外相聯絡，策動東條首相辭職，事敗退職。美軍登陸後，他曾在東京新聞發表文章指斥戰犯們。就他的經歷而言，東條、板

垣是他的恩人，橋本、長（勇）、大川是他的好友。因此，日人多說他是爲自己解說，而挺身爲證人。七月九日法庭上有大原辯護人，暗示地，問他的動機是否爲自己免罪。他說：『我身爲軍人，歷任至兵務局長，會到蒙古作戰。如有犯罪，當直入巢鴨，喜而不辭。但檢察官方面，至今日止，却未檢舉我有罪，故未入獄。所謂受脅迫，交換條件等，都是不確的。我不是劣等的人。』

由田中隆吉的經歷，尤當告發殺張作霖凶手的證人，那是非常恰當的，他說：

「張作霖之死，是由於實行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的計劃。這事件，對軍司令官，當時參謀長，並無何種的關係。依當時田中內閣對滿洲問題的積極解決方針，關東軍爲呼應那方針，計劃在錦州西大遼河地方，解除由北京、天津退却的奉天軍——張軍的武裝。那目的，是促張下野，使張學良爲滿洲主權者，在滿洲建立與當時南京政府分離之新的王道樂土。但這個計劃，受田中內閣的嚴禁。不捨棄那希望的河本大佐，爲着牠，六月三日，在南滿鐵路與京奉綫的交叉點，爆炸北京開來的列車，張作霖的死，就在翌日。執行這爆炸的，是當時由朝鮮至奉天之京城工兵第二十聯隊的一部將校和數十名下士官兵。此時，河本大佐，命令參謀尾崎大尉，下令緊急地集合關東軍，與列車內發砲之張的衛隊交戰。但這一集合，因參謀長齋藤中將的嚴重阻止命令而中止。……我與河本大佐及尾崎大尉，都是好友。河本大佐曾說那全是他自己的計劃。當時所用的炸藥，是工兵隊之二百枚方形炸藥。那時如真有緊急集合，恐怕滿洲事變，就在當時發生。河本大佐，尙在山西太原省。」

田中的證言，可說是十分詳細，無需我們再說什麼。這裏有一問題：正規軍的參謀，擅自調遣正規軍，暗殺外國的將領——不，張作霖還是當時華北政權的「大元帥」呢！——東京政府應該加以懲戒

的。何以，田中內閣沒有懲辦河本大佐的勳作呢？看岡田大將的口供書：

「關東軍一派所企圖的，而且實行的事件，算是與政府政策相異之軍最初的確然的行爲。內閣知道該事件的發生後，由於事出意外，非常憂慮。田中首相對牠視爲非常遺憾，且知事態不易解決，即進宮詳細地上奏陛下。由宮中返邸，田中即招白川（義則）陸相和我（按岡田係海相）。田中對我們說：陛下告田中：『現在，是對陸軍強硬地加以懲戒處分的時候了。並且期待有充分的措置。』爲守陸軍的軍紀，決心給與適當的措置，白川和我都表明滿腔的支持。但白川陸相當把牠與陸軍相商時，却受參謀本部員與其他將校之猛烈的反對。結果，他無事可爲。陸相對田中和我報告這宗事，並說陸軍的反對，是爲着這一原因：由於對那事件要負責，一加處罰，就把陸軍內在的弱點，暴露於社會。此後，田中即刻招我，說應該怎樣處置呢？因爲陸軍對懲戒處分的反對過於強硬，田中束手無策。該問題既在國外及政界，引起議論，昭和四年七月一日，內閣就不得不辭職了。」

田中內閣的辭職（辭職後不久，就急病而死），依牠的重要閣員的追述原來如此。事實確如岡田所述，那麼，過去歷史家、政論家所謂田中以「長閼寵兒」身份，披上政友會總裁外衣，支配政權的政論，全部發生動搖。因爲到昭和三、四年間，日本陸軍已經洗除過去的傳統，不僅沒有「長閼」首魁山縣有朋的影子，連天皇也都不在他們的眼中。

以上是爲探究「九·一八」而生的問題，並有滿意的解答，與可貴的史料。同時，在法庭上又連帶地述及「田中奏摺」的事。

「田中奏摺」，早在國際著作家中，發生不同的反響。若干外國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指「奏摺」

是僞造，還有人說，那是浪人僞造以騙張學良的錢。可是，多數人却認爲那是千真萬確，而且日本軍人的冒險，都合於「奏摺」所定的路線。如果，「奏摺」是出於田中的手筆，那上面岡田們的話，要打很大的折扣。聰明的戰犯辯護人清瀨因之在七月二日午後以之質問岡田。岡田答道：「大家以爲田中要先發展滿洲，以後，於和平之中。漸漸伸入中國本土。我未見過所謂田中奏摺。我相信沒有那奏摺的事。」同二十四日，林辯護人，對秦德純將軍，也問到那件事。秦將軍答：「我所見的是中國文，原文有無我不知道。」林氏却進一步當庭指出：「奏摺中，說福島安正（按此人是庚子亂時，日軍的統帥）的小姐，以金枝玉葉之身，任蒙古王的顧問，有這宗事嗎？一九二〇年死去的山縣有朋，能够參加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的對策會議嗎？何以對所寫之荒唐無稽的事，都不注意？」秦將軍却用同一的尖銳詞鋒答道：「我對你的非常詳細的說明，表示敬意。但我未曾注意到那內容。」（按上面秦將軍的話，都由日文轉譯，也許與原語有出入之處。）二十五日，法庭的審判長章勃，也問秦氏：「對於所謂田中奏摺的真實性，何以有那確信？對牠沒有任何懷疑的理由嗎？」秦氏答道：「牠之是否真實，不能證明，同時，說是假的，我也不能證明。但後日，日軍在中國之每一舉措事實，我却感到恰如田中奏摺之著者田中的預言。」八月二日午前，九·一八時任奉天領事的森島守人，對反問者涉及田中奏摺時，也這樣答道：「聽人說到那宗事。但牠是僞造的。」

究竟轟動世界的田中奏摺，是真是假，這次大事變，還無法找出確證。

二 三月事件與櫻會

「九·一八」前後，日本會發生多次未成熟的政變。最初的陰謀，是所謂「三月事件」。在日本投

降前，牠是不許公開的。這次賴戰犯的審判，才洩露真相。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即發生「九·一八」那一年，日本的軍人，以陸軍次官杉山元，軍務局長小磯國昭，軍務課長永田鐵山，參謀次長二宮治重爲首，聯絡民間的右翼團體，企圖擁立陸相宇垣一成，用武力解散當時正在開會中的議會，樹立所謂法西斯政權。預定的日期是三月十八日。預定的計劃，是以第一師團的部隊，藉口行軍，與大川周明博士的右翼團體，聯合包圍議會，頒佈戒嚴，擁宇垣組閣。這一計劃，因宇垣不敢充當日本的墨索里尼，和同時，由教育總監部教育課長山岡重孝聽到這陰謀的第一師團長真崎甚三郎，直往陸軍省威壓小磯與永田，化爲泡影。

因爲「三月事件」是軍部企圖支配政權之一串陰謀的第一環節，所以國際法庭特召宇垣大將。他有下面的口供：

「我於大正十三年任陸相，依政府之軍備縮少與節減費用的方針，把二十一個師團裁去四個師團。濱口內閣時我再任陸相。昭和六年一月至二月間，有憲兵隊某將校向我報告：「有名的超國家主義指導者大川周明，計劃於議會開會中，在議事堂附近，從事某種的示威運動。」當時我不大重視這報告。到三月六日，我接大川博士的信。信中，博士懇懇我充當他的「昭和維新確立運動」的首領。閱那封信後，知道牠不是示威運動。想到內中含有別的意義，就召陸軍次官杉山元軍務局長小磯國昭，聽他倆的報告。他倆報告，會與大川博士及其他人們陰謀顛覆政府，並預定擁我爲革命政府的首班。這時他倆陳述大川博士希望陸軍援助陰謀的實現。我馬上命令：使用陸軍進行那革命計劃的計劃即刻中止，且將此意通知共謀者。小磯和杉山對我的中止命令，內心是贊成的。……」宇垣最後一句話是不正確的，因爲那兩人後來和許多次政變，都有關係。他只能說，由於他的反

對，杉山和小磯兩人，改變初衷。

宇垣又接着說：

「濱口內閣和我同於同年四月十三日辭職，我自動地辭去陸軍的軍職（改任朝鮮總督）。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廣田內閣掛冠後，我拜組閣的大命，試組織內閣，請陸軍三長官（寺內壽一陸相，西尾壽造參謀次長，杉山教育總監）推薦具有陸軍大臣的資格者，但三人却拒絕。我不得不上奏陛下：不能奉聖意組閣。軍方反對的原因，是我任陸相時，縮少軍備，和我拒絕與參謀本部的軍國主義派，協力實行三月事件。」

宇垣不能組閣的原因，和「三月事件」有關，那是沒有疑問的。但他對於「三長官」拒絕推薦陸相的內幕，並未明白說出來。依田中隆吉氏在「日本的軍閥」一書中的陳述，有下面的事實：

「……當時的陸相寺內大將，曾於事前向湯淺內府說，組閣大命降給宇垣大將，並無妨礙；並表示同意。但是，這時以曾任軍務局課員的片倉衷中佐爲中心的所謂中堅將校，却掀起了猛烈的反對運動，其理由是當時被拘留在刑務所裏的真崎（甚三郎）大將的罪狀（參加「二·二六」政變的嫌疑）還未決定，就叫反真崎的宇垣大將組閣，這事是以紊亂軍部的統制。由於這一反對運動，宇垣內閣便流產了。」

由牠，反對宇垣的原因，不在於「三月事件」。這裏應明白一點：片倉們的後面指導者，是「二·二六」前被刺死的永田鐵山少將，和東條英機，武藤章們。

我們再回頭說「三月事件」。宇垣所接的信件，是右翼團體的領袖之一，大川周明博士寫的。他那時是與軍部人物有往返的「行地社」總務委員長；荒木貞夫與秦真次等人，却是他的思想共鳴者。由於

這一羣山，他才有那麼大的膽寫信給陸相宇垣。信的內容如下：

肅啓：依巷間傳說，濱口首相以十三日爲期，向閣下乞骸骨。眞僞雖不詳，不能保必無其事。果然，則政界之波瀾重疊，或虞濁浪滔滔，至覆閣下。

恭惟今天下之輿望，翕然聚於閣下。憂君國者，不期皆奉閣下，切願遂昭和維新之大業。

而他方政黨者流，亦擁閣下，圖維持舊勢力。依政局之切迫，策謀必更加激烈。卽奉呈蕪簡，布生之微忱。

此機運於不識之間急轉，國步日加艱難。皇國之政道，遂瀕末路，亂兆已迫。國家之虛榮，失於一朝，疎慢之事業頹衰，分外之報酬俄滅，無並之計劃自亡，而蒼生唯嗟嘆疾苦之增加。旣成政黨之徹底失信於天下，國民口口至於呪詛議會。要望措亂反正之大才，實無過於今日。此時，當儼然雙肩負皇國者，捨閣下其誰耶？今舉國左顧右視，有智謀有策路者雖不少，而據正義斷乎所信者則無也。

信念常成力，而在今日爲最大之力，蓋舉世失自信故也。若夫閣下，立不退轉之信念，托慷慨之心，溫獻已奉公之血，忘眼前之局促而盛大思慮，毅然起而伸君國之大義，則同志所在呼應，大事必成。洵天命降於閣下，並迫於目睫之間也。希堅定充當自任自重大業首座之決心，不受政黨者流所擁戴。嗚呼，吾徒待至今日，實星霜十有三年矣。今見君國之命脈，繫於閣下去就之時，一心轉而悽然。仰願不使生等墮於絕望之深淵。更希望在閣下指麾之下同志互獻其長，各自鞠躬，以負荷應分君國之大義，一新皇國之面目。

皇威宣揚於內外之時，爲轉瞬間事。恐悚頓首。

昭和六年三月六日

宇垣一成先生大人

侍者大川周明

除了宇垣一成的口供與大川的信外，還有與大川同參畫政變的清水行之助。他在國際法庭上，有明白的供述，指出政變之流產，不在於宇垣之反對，而在「軍之變心」。他說：

「大正八年在上海時認識北一輝（按北爲「日本改造法案」的著作者。他後來成爲軍人行動的最高理想。「二·二六」政變時他是指導者，被捕殺。他曾「著中國革命計劃」這一本書。陳述他與譚人鳳等關係——作者），歸國後，以他的介紹認識大川。到昭和六年三月止的期間內，我曾在金龍亭與大川會見，大川與多數陸軍將校都在該地會面的。內中有參謀橋本欣五郎。依大川的話，包括橋本大佐的陸軍將校們，以革新日本政府爲目的企圖革命。爲着那目的，我獻金二千圓給大川博士。我的任務，是於大川們示威運動中，向議事堂投炸彈。大川博士還計劃驅羣衆入議會內，奪取政權。依大川的話，橋本大佐要由陸軍取得炸彈，放在我的家內。不久三百枚炸彈就運存我家。」

這裏所說的橋本大佐，是後來大日本青年黨的首領，淞滬作戰時的砲兵聯隊長，在南京砲轟美艦的兇手。論理似這樣的人物，所運給清水的炸彈，該是真的，但依清水所說，不過是出煙假彈。

炸彈到手後，何以不實行預定的計劃呢？看清水的供詞：

「我和大川同往陸軍省訪宇垣大將。宇垣雖在官邸，却以不在爲詞，辭而不見。不得已離陸相官邸回去，途中偶然與小磯閣下相逢。我倆質問軍究抱何種的心境，難道認爲是時期尚早嗎？並要求同行。小磯閣下以不能不出席議會的緣故，不答應。小磯說：我依上官的命令，難於實行那宗事。由之，計劃一時中止。後來，依德川義親侯爵之請，將炸彈交還新聞班長根本博中佐。」

除了小磯的變心外，依大川告清水的話，還有原因是受奉天憲兵隊隊長甘粕，與關東軍參謀板垣大佐等不妙行爲的影響。所謂「不妙行爲」究是什麼呢？國際法庭上有人追問他。他只說：「由常識可以想得到？」不肯言明。

清水又說，翌年或翌翌年，大川與青年海軍將校，計劃領導茨城縣的農民暴動。他因爲這少數的不合法運動，不能救日本，加以阻止。至於「五·一五」政變，依清水的口供，大川是沒有參加，可是他自已却因與大川的關係，坐二十三天的牢。

因爲清水的供詞，說到德川侯爵，所以國際法庭訊問他。他說：我早就認識大川，並聽到昭和維新的議論。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突有某大佐於夜間來邸，出小磯軍務局長的名片，要我到大川博士家，轉達軍部負責政變不可能，與放棄預定的計劃。數月後，小磯少將又來，對我說：「我現今在參謀本部中，遭遇困境。理由是，三月事件時，約有三百發的炸彈，交給清水行之助，曾數次要他交還，却被清水拒絕。乞卽往會清水，請他交還炸彈，必要時，可給與金錢。」德川侯爵依他的要求，與清水交涉，給清水錢，取回炸彈。事件才告一段落。

三月事件，算是我們所知道之右翼團體與軍人勾結的第一次陰謀——也許還有許多「事件」，尙未洩露。右翼團體，在一九三一年間，如雨後春筍，出現於三島。至於軍人們，在同時也有組織。中間最著名的，而且後來果在「昭和維新」舞臺上演主要角色的，就是「櫻會」。

「櫻會」的內容，當日本投降前，是不許公開的。這次賴國際法庭的訊問，與公佈內務省警保局的記錄，我們才知其內幕。

向法院陳述「櫻會」組織的人，是田中隆吉。他說：

「依我的記憶，櫻會的組織，在一九三一年春。爲組織而召集之第一次會議，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地點是九段偕行社，或富士見軒，我也出席。十月一日集合的將校，如我的記憶無誤，約五、六十名。後來，櫻會成立，陸大的學生，砲工學校的學生們，逐漸加入，人數增加。」

何以要成立這一組織呢？——依國法，軍人是不許有任何政治的團體。依田中的話，是由於滿洲問題。在軍人們眼中，當時政府對滿的態度，如不設法糾正，將使日本滅亡。糾正的方法，就要用「力」。成立軍人的團體，是力的表現。但這種理論，依田中所說，是長勇大尉告訴他的。田中又說，後來他在上海（大概是「一二·八」事變），聽長大尉說：三月事件後，國內革新與滿洲問題的解決，是兩種同時活動的事。

如果田中的供詞是可信，那我們就會有這一問題：五、六十個將校的集會，在日本是一宗不小的事，警察機關應該注意牠，並有記錄。國際法庭的檢察官，果依這一推想，找出警保局的文獻。牠是依「櫻會」中心人物之一田中清中佐日記而寫的：

「昭和五年九月下旬，國內情勢騷然的漩渦中，由參謀本部橋本（欣）砲兵中佐，陸軍省坂田（義）中佐，警備司令部樋口（季）中佐發起，約二十餘人，在偕行社集會，成立關於國內改造的研究會，給與「櫻會」的名稱。牠的綱領宣言，由田中清中佐起草，設立的旨趣，如後：

目的：本會以改造國家爲最後之目的，依牠的需要，不辭使用武力。

會員：限於現役陸軍將校中，中佐以下的階級，關心國家改造及無私心者。

達到目的之準備：（一）用一切的手段，對國軍將校，注入國家改造之必要的意識；（二）強化會員之擴大；（三）應國家改造之需，製成具體方案。

到昭和六年一月，爲起草具體的改造案，選出坂田中佐，根本中佐，橋本中佐，田中中佐，長大尉，田中（彌）大尉爲委員……」

依上面的記錄，我們不難窺知「櫻會」的內容。這一以中佐爲中心的少壯軍人組織，到昭和六年五月間，擁有百零五名會員，並開始行動。他們的領導者，後來有的成爲侵略中國的軍事領導者，如根本博（當北伐軍至南京時，他是那案件的主角），橋本欣五郎等。他們自有「櫻會」組織起，與民間的右翼團體合作，掀起無數次的政變，並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又依同一記錄，「櫻會」中急進的會員十一名，在同年七月十七日，集合偕行社，組織「小櫻會」，牠的領導者，是長、宮崎、寺田各少佐，和野田中尉等，人數約有五十三名。這一組織的宗旨等等，我們還不明白，大概是少佐以下的軍人。由長勇的躁急行爲，許我們這一推想：「小櫻會」是比「櫻會」更急進的團體，和更接近下級軍官。

櫻會成立後，有流產的「三月事件」。不久「九·一八」發生，他們的領導者，橋本大佐，長勇大尉，與大川周明博士，又聯合起來，計劃「十月事件」。牠的內容，依田中降吉的供詞如下：

「一九三四年秋，我與橋本在麴町曙莊的大餐館會面。他說：「滿洲事變是關東軍計劃的。我呼應牠，爲援助事變的發生，要革新日本的國內政治，並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十月事件就是由我與長爲中心爲牠而計劃的，可是失敗了。但滿洲國的獨立，却宣告成功。」一九三二年，我到上海與長大尉會見時，他說到：十月事件，是要對當時思想的以及政治的已走絕路之日本國內政治，施與徹底的革新。實現牠，要暗殺當時的政府首腦，成立新政府，拯救日本國家，同時，促國民一致支持已發生之滿洲事變。」至於大川博士因「五·一五」事件入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釋放的翌日，

我前往慰問他。他說：一九三〇年初，曾與張學良會見，勸他將滿洲獨立，驅逐亞州之外人的勢力，因為張沒有這一意思，所以決心以武力推進事變。到事變起時，由於日本上層部的態度過於軟弱，遂與以橋本中佐長大尉等爲中心之陸軍一派人聯繫，企圖在東京用政變手段，一舉撲滅上層部的勢力，將日本的國論集中於解決滿洲問題。可是這十月事件，因根本中佐的變心而不能實現。」

由這供詞，我們知道，如果根本博不變心，「二·二六」政變，早已出現。這根本中佐，後日以軍部中國通的身份，極爲活躍，原來却是和小磯一樣的投機者。日本自一九三一年春天起，政治的舞臺，逐漸地受那一羣投機者的支配，難怪後日會演出大悲劇。因爲，投機者是冒險的、自私的，決不會冷靜地、大公地想到國族的未來。

三 「九·一八」秘史

「三月事件」失敗後，少壯軍人決定以武力奪取滿洲。果然發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當夜的砲聲，不僅決定日本帝國的命運，而且決定「昭和維新」的途向。

依當時日方發表的消息，說九月十八夜，有中國軍隊炸毀奉天北方柳條溝的滿鐵鐵路綫接軌處，被巡查的河本中尉發現，因之引起戰鬥。爲什麼中國軍隊要炸毀那接軌？說張學良的部隊敢與日軍戰爭嗎？這戰爭爲着什麼？誰如知道當時中國的政治情況，誰便明白。挑釁的責任在於日方。因此，李頓報告書上明白地加這斷語：「僅由鐵路損壞與長春南下列車的停駛，作爲正當的軍事行動，理由並不充分。同夜日本軍的行動，不得認爲合法的自衛的處理。」所謂「日本軍的行動」，即指砲轟中國軍隊所

駐的北大營，並進而佔據奉天。

究竟柳條溝的陰謀，是由誰安排的？七月八日法庭上辯護人山田半造會詢問證人田中隆吉。田中答得妙：「這宗事，不答要好些。而且答覆，很使我良心不安。」審判長促他回答。山田也插入說：「柳條溝事件，依證人的想法，是算做自衛的戰爭嗎？」田中答道：「到太平洋戰爭終止的轉瞬間止，我因為是日本人，所以相信國家所提倡的，算是自衛戰。可是，在這法庭上，我認為那決不是自衛戰爭。」我們明白，山田的質問有兩個目的；第一，使田中不提及柳條溝的正犯是誰？第二，說戰爭是自衛戰，因為田中曾參加「九·一八」以後的多次戰爭。

可是，當法庭詢問田中之前，達西檢察官已依李頓的報告書，指斥「九·一八」是日軍手造的事變。他說：日軍派遣砲兵，裝做掘井，在戰略地點待機行動。至於後來攻擊的大砲，依七月五日田中的答語，當時關東軍參謀副長板垣大佐（即後日陸相板垣）曾告田中：「九一八事件之前，依當時的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大佐的提案，運來二十四生的大砲兩門。先把牠安放於步兵兵營。到預定事變的時間，一門攻北大營，一門攻奉天飛機場。受那兩門大砲的威脅與打擊，中國兵就無抵抗地放棄奉天。由之，事變初期，進行得非常順利。所謂戰爭，是出敵的意外。」這證言引起薩克特檢察官的興趣，有下面的問答：

薩克特：「該大砲的着彈距離呢？」

田中：「最遠約十五英里。」

薩克特：「依證人的知識，由安放大砲的地點，砲彈可打到南滿鐵路那場所嗎？」

田中：「打得到。」

事變的翌日——天明時，奉天日本林總領事，即以「至急極秘」的密電第六二〇號向幣原喜重郎外相報告。電文是：「據報，參謀本部建川（美次）部長，十八日午後一時的火車抵達當地。那大概是真實的事。又依滿鐵木村理事的消息，所傳被中國破壞的鐵路地段，滿鐵爲修理計，曾派遣修路人員前往，但軍不許接近發生的地點。這次的事件，出於軍的計劃行動，那是可以想像的事。」

接着，林總領事又發第六二四號密電，內云：「中國方面曾數次提出圓滿處理事件。本官打電話給板垣參謀，說：『日中兩國，現在並未入交戰狀態，不僅如此，中國方面還聲明採取完全無抵抗主義，此際努力使不必要事件不擴大，是爲主要。應經外交機關，處理事件。』同參謀答道：『由於關涉國家及軍的威信，以及保護外國居民，對攻擊我軍的中國軍，加以徹底的打擊，是爲軍的方針。』對這不易答應的情況，本官曾重覆上面的理由，喚起對方的注意。」

由這一成爲歷史文獻的電文，我們十分明白，「九·一八」的事變，不特日本軍隊與外交機關之間，事前沒有聯絡，而且事後板垣們也堅決拒絕外交官的提議。

二十三日，由上海來的外國記者團到日軍司令部，要求觀察出事場所。那些記者之一，充當證人的「密勒氏評論」兼「芝加哥論壇報」的特派員約翰·鮑威爾氏，八月五日，在法庭上，有下面的陳述：

「一九三一年，爲報道東北事變情形，偕歐美記者團於九月二十三日行抵瀋陽，時瀋陽市已完全爲日軍所佔，並由土肥原出任「代理瀋陽市長」。在本莊軍司令部會見土肥原時，見日軍本部前堆積鐵路破壞物，頗爲觸目。土肥原說明此等鐵路破壞物乃柳條溝鐵路被炸毀時之物，並出示該處照片。後經高梁田到出事地點，見該處業已掃除，破壞處已另易新鐵軌，枕木兩根亦已換新，仔細察看，並無證據可尋。離炸毀處鐵軌五十米至百米，有中國兵屍體三具。用鐵板圍着，頭則朝向爆

發地點。據說，彼等係炸毀鐵路而企圖逃逸者，但記者中之一人，逐一調查屍體，並無血漬。」
 鮑氏又說：「在濟時，曾購得一羣日人身着普通服裝，佩帶臂章持槍而立之照片甚多。臂章上書「在鄉軍人」，即預備兵之意。據美國領事館人員及外國人談：事變前數日，即有多人佩帶此種臂章。美孚火油公司遠東副經理曾將日本兵營及似屬倉庫之房屋指示我，並說房屋內置有重砲及重砲彈，此等軍火係冒稱開礦機器而搬入的。」

出事前的陰謀，事後的掩飾，由上面的電文與證詞，均屬確實。東京政府當局，對於這一大事，究取何等的態度呢？

這裏，我們要說一宗事。自盟軍進駐日本後，發現若干證據。中間最重要的，是戰犯之一，身居要職的木戶幸一侯爵數本日記（據云，東條亦有日記，因空襲焚燬）。內中記載二十餘年來日本的政治內幕（「近衛日記」，已發表的，由於近衛的遺命，內中除日美交涉時，當不能完全可靠，尤其為日皇開脫的敘述）。「日記」中與侵略有關的，曾經法庭宣佈。茲先引「九·一八」前的日本政治實況如下：

「昭和六年七月一日，歸途十時左右訪原田（熊雄男，係元老西園寺秘書——作者）君。聽到關於軍縮問題，尤其是最近大藏省擬案的節約問題，以及陸軍方面這一週間來更加硬化等情報。憂慮着軍部是否至於構背水陣，出上奏的手段。」

七月十三日，正午，在東京俱樂部，與原田、高木、酒井（忠正？——作者）、岡部（長景？——作者）諸君會食。由原田君聽到軍部的情報，依然硬化的事。十四、五日左右，陸軍大臣要奏請朝見，因此，認為應直接報告內大臣，前往鎌倉訪問大臣，傳遞情報。（後略）

八月七日午前八時十九分乘電車上京。立即訪問原田君於其邸。聽到最近的政情，尤其是三月中旬軍部方面所策謀大體如左的事實。近來軍部顯著地採取一種策動，這是國家統制上的遺憾（下列「三月事變」的事——作者）。

九月九日午後六時半起，在近衛邸，加入有馬（賴寧？——作者）、岡部兩君，四人懇談時局。主要由有馬君就三月中旬計劃之軍部與大行社一派的陰謀（當時由於同君經大川氏認識清水，並希望參加），把當時的事情詳細說明。該事件雖已終了，而該計劃的動機：

一、近時共產主義的侵入顯然，仍舊推移下去，國家必至陷於彼等之手。

二、我國無論如何，總要擁戴皇室，否則任何運動不成功。

三、因此，大川派的主張，此際寧戴天皇，用國家社會主義，打倒既成政黨，實行獨裁政治。對之，應有對策。

四、軍部對牠共鳴。其中要實現意國法西斯主義政治者與大川一派攜手。這思想現在不會馬上取消，如有機會，還可出現，對之要籌對策。尤其宮中方面，對這些策動，須有十分理解的必要。這宗事，要講求何等的手段。

那些意見都一致了。又約定，將來必要時再會商。

上面的記述，使我們知道，木戶們當時並不滿少壯軍人的行動，而且自己還以近衛為主體，商籌對策。到「三月事件」發展為「九·一八」後，木戶的日記，有下面可貴的記錄：

「九月十九日，午後一時半總理大臣（按為若槻禮次郎——作者）入朝。時局不應再擴大，在我軍係有優勢之時，就進行解決。……八時半赴宮內大臣官舍，與宮相、侍從長、原田君同席。原

田君說：本日午後六時半左右，應總理大臣之召，聽報告情況。又軍部的態度，十分強硬，閣議決定事項的實施，要使當時軍部，不至於討厭不徹底的方針，因之露憂慮懊惱的狀態。什麼是統制軍部的良策呢？麻煩閣院官的努力，亦爲一法。或且求元老之歸京，等等意見。我主張：際此難局，首相對牠的解決，如取所謂用別人力量的方法，是沒趣的。內閣應花幾次、幾日的時間，反覆閣議，求國論的統一。除內閣自身表示確定的態度外，沒有別的方法。」

這裏非常重要的事，是內閣的閣議不一致（後面會說到的），和軍部態度的強硬，使若槻首相不敢採取壓迫軍部的方針。所謂強硬之一例，即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已死）違背天皇勅，進兵東北。天皇的聖旨，還不值得一顧，內閣議決算得什麼呢？再看木戶「日記」所記要人們的動態：

「九月二十二日，午後一時半起，再訪原田邸。近衛、酒井、岡部、高木諸君亦參加，研究各方面的情況。

一、軍部方面，對滿洲的決意十分強硬，有中央部所發命令不能徹底之虞。

一、首相對於陸相，先宣佈陛下的聖旨「努力使事件不再擴大之政府的方針，誠佳，要十分努力。」這算做側近者的知慧。有軍部憤慨的情報，徵諸這些事，今後非在不得已的場合，不用聖旨，那是應該的方針。又被視爲引起使軍部反感的事，即元老的上京，有使軍部強化之虞。在狀況無變化的範圍內，以不上京爲佳。那些意見，大家一致。

（日時不明）午後二時，在霞山會館新聞記者茶話會上，聽出席之林陸軍省整備局長，報告此次事件的經過。重要的鐵路爆燬的詳細情況不明。質問牠，答還未得到報告，誠奇怪至極也。世上所傳不純動機云云，有意外之多，誠遺憾也。

九月二十（？）日，午前九時，訪問內大臣於官邸。報告以下列各事為中心的時事問題：昨夜由原田君說，聽到參謀總長對首相的話，即今後也許出兵長江方面的事，並非不能預想的。在那場合，要不再惹起統帥權的問題，對於統帥權的發動，政府應不干涉。

十月一日四時，訪問原田君。近衛君、白鳥君亦來訪。就軍部的陰謀會談。陸軍中堅份子團結頗強。如自昭和二年起已計劃之打倒政黨，用一種「政變手段」，處理國政等計劃，實是不容易應付的問題。但如此問題，現在的政治家們，到底不能實現，結果對牠的方策十分困難。總之，我以爲：如此計劃，儘可能內，不害國家的根幹，應加以善導。真是困難也。

十月十七日，七時，原田君來訪，同訪問內田、山口、井上侯。聽陸軍省鈴木中佐等對時局的意向。同氏的運動，並非此際舉行積極的改革。耽心大中少尉們之少壯派的勃發，有萬一的場合，爲收拾時局而畫策的結論，並得到諒解。歸途訪近衛公，傳此間的消息。

十月十四日正午至酒井伯（忠正）邸。會安岡正篤、岡部長景、松本學、吉田茂、後藤文夫諸君，協議時事問題。依安岡氏的意見，最近軍部的策謀愈多，浪人學生等也每月每日繼續參加。不能不講求對策。同氏等因之計劃設立「社稷會」，作爲恆久的對策，大家一致促其實現（按安岡正篤，被稱爲「昭和的由井正雪」——德氏幕府時浪人領袖——一九二二年在酒井忠正的金雞園講孔子學，一九二六改爲「金雞學院」，提倡民族精神，國體及治道。聽講的，有軍人、官吏、工商業家。一九三二年二月學院公開，這大概就是預定「社稷會」的變相。也許同年一月十七日近衛公爵、荒木貞夫等發起的「國維會」，亦爲「社稷會」之一變種——作者）

十月十五日，林局長認爲既有以所謂假定問題爲前提，結局滿洲問題的解決，過於延長，由軍

之統制，規律的觀點看來，是不得策，要早急解決。解決法即以樹立滿洲新政權爲要。今日中央當局如對那樹立運動，與以暗默的諒解，即可實現。依這口氣，軍部暗中依然活動，表示有樹立新政權之意圖。」

木戶「日記」，暗示「九·一八」後政界上層無力拘束軍人的行動，極爲明白。至於身負重責的內閣呢？看八十一歲的老人，當時的首相若槻禮次郎男爵在法庭證人臺上所說的話：

「我是一九三一年四月至同年十二月的總理。繼承濱口內閣所製的預算，是我的內閣的政策。實行這預算，要削減軍所佔的費用。」

九月十八日的奉天事變，十九日曉七時前後，由南陸相的電話方才知道。十時左右開閣議時，南陸相報告中國軍對日本軍發砲，日軍應戰的事。內閣對這事件，認爲本質上包含非常重大的情勢，一致希望陸相即刻結束牠，南陸相也同意。翌日，南陸相報告：由於戰略上的理由，日軍有追中國軍於一定距離內之中國領域的必要。又說那是保護的手段，無論在何種意義上，牠總不擴大。又翌日，再開閣議，南陸相又報告戰域擴大，但不再擴大。同樣的話重覆說到二十二日止。二十二夜，林朝鮮軍司令官（銑十郎）下令他的軍隊渡鴨綠江，侵入滿洲。這事實，由二十三日陸相報告的。陸相對閣議報告：「林大將（按大將是後來晉級的——作者）未得陸下的裁可，內閣、陸相及參謀總長的許可，只應滿洲派遣軍的急迫救援的要求，又自己依其職務上獨斷的實行，認爲刻不容緩的急迫情勢而行動，那是事實的。」閣僚的意見一致，認爲此時，滿洲的那些行動應即刻停止；陸相也同意。但逐日繼續擴大，我與南大將曾有幾次會談。每日展開地圖，南陸相常示及日軍今後應不越過的境界綫。但每日却報告無視那界綫，更加擴大的事。又每次保證那是最後的行動。」

這證言也是極重要的史料——如果沒有這次的無條件投降，外人是無法知道的！由牠，我們明白，自「九·一九」起，若槻內閣逐日開會，而南次郎陸相却一再欺騙閣僚與首相。也由於這一行爲，他後日受關東軍及少壯軍人的擁戴，任駐僑滿大使兼關東軍司令官。這算是南次郎的侵略罪的鐵證。

至於軍部其他負責人與政黨領袖們的態度呢？若槻男爵繼續地說：

「當時的陸軍次官是杉山元大將，參謀總長是金谷半造大將，同次長是二宮治重中將，軍務局長是小磯國昭大將。我會勸他們制止那事態，凡我所能想到的方法都試過，但均不成功。最後的處置，是試與政友會成立聯合內閣。以兩黨合作的力量，希望能統制在滿洲之陸軍的行動。當時的內相安達（謙藏，後離民政黨成立國民同盟，與軍人的行動相呼應——作者），因爲明白政黨的事實，使他打聽反對黨的意見。但成立聯合內閣，必需更動閣僚。暗中摸索是不宜的，因此，使內相打聽反對黨的意向，同時也與一二閣僚說及。他們由之發表這意見：成立聯合內閣，外交方針，財政方針，都起變化。這對國家非常不利，那是不易實行的事。在這場合，細加檢討，由成立聯合內閣而生之政策的變更，非日本之利的意見，認爲是對的。因此，與內相談及停止這問題的進行。並請他中止牠。但內相仍進行與政友會的交涉。這引起世間種種的批評，內閣陷於困境，閣僚一致要求中止，但數次打電話給內相，都不出席，由之，沒有辦法，只有請他單獨辭職，他不肯。內閣既因之不統一，就至於總辭職了。」

原來若槻內閣之倒，是由於安達的叛黨。在那大變臨頭的日子，日本的政客還有心用計謀取政權，這就是「九·一八」後，日本的政黨每况愈下，日本的政治家愈無氣節的反證。最後，因之斷送了有數十年歷史的「政黨政治」，並走上法西斯的路！

諸證人的證言，顯示「九·一八」前後日本的統治層的無能，已成定論。南陸相的縱容部下的政策，產生驚動審判進行中日本輿論界的事，即所謂「建川美次少將的任務」！洩露這内幕的，是田中隆吉。一九三四年任姫路師團長的建川，與野戰重砲一聯隊附中佐的田中會見時說到他自己在奉天的行動。七月五日，田中站在證人臺上把牠供出來：

「建川閣下，預期那事變，而熱心地支持。九月十五、六日間，幣原外相會向當時的南陸相作強硬的抗議。那是得奉天總領事館拍來的電報，內述：由撫順一守備隊長談到近一週內，將發生大事件。由之，經奉天總領事館之手，入幣原外相之耳的那樣所謂怪事的抗議，使南陸相即以建川少將為特使，急赴奉天命令關東軍中止行動。建川道：南陸相說，「無論如何要停止」，我却無停止的意思。十八日夕刻抵達奉天。關東軍以為我是來停止牠的，使我誰也不能會見，即同赴奉天的料理屋。伴往的，是花谷少佐。我既無強要會見的心意，就和他偕往。其時，大砲的聲音，震聳藝妓。我對她說，不要怕，有我在。當晚就宿在藝妓家。一直睡到早上，花谷少佐來迎。由之赴關東軍軍部，而事件却已發生了。我的使命，也宣告失敗。」

南陸相的重大命令的價值，不及藝妓一夜的恩情。「昭和維新運動」，與明治志士艱難創造的帝國，就這樣地葬在風流少將的手裏。

四 「九·一八」與政黨內閣

「九·一八」。民政黨的若槻內閣倒亡，繼牠的，是以犬養毅為首相的政友會內閣。當時，日本的

上層人物，確希望結束滿洲事變，甚至退兵，但少壯軍人們却不受內閣的指揮。國際法庭上，有兩個重要的證人，陳述那些情況。他倆就是犬養毅的兒子健，和幣原喜重郎。

被當日少壯軍人，右翼思想家痛罵的幣原，在數次大政變（「五·一五」、「二·二六」）中，幾遭殺身之禍，想不到會活下來，眼看罵他的人們，充當階下囚。他被罵的理由，在於他的「協和英美」的外交政策。我國若干政論家說幣原外交，是反對軍人侵略中國，那是錯誤。他並不反對侵略中國，他與侵略者們所不同的，是侵略所用的手段，急進或緩進。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統治階級利用幣原被少壯軍人攻擊為「徹底親英美政治家」的身份，出來組閣。那目的有二：第一，緩和盟國的懲罰；第二，保存天皇制。因此，他的證人口供書，一面極力指斥冒險的軍人，另一面却暗中作有利於天皇的陳述。

他的口供書說：「我是濱口內閣的外相。濱口首相認可海陸軍預算的減縮，且促速倫敦海軍條約的批准。由之，使軍部有濱口犯軍令部統帥權的感覺，並惹起軍部之強硬的反對。」

「當濱口首相為無思慮的青年佐鄉屋所刺時，我正在東京車站的月臺。我距離首相一些些地方，想着幫忙，向首相處走去，這年輕刺客的被捕經過，映現眼中。此後，首相的身體不佳，由我代理首相，並嚴密調查濱口首相受狙擊的真相。」

「由這次的調查，明白刺客的動機，是不滿濱口首相的裁減海軍的政策。」

「我希望濱口首相的負傷早日恢復，再繼續積極的參加政治，誰知病狀日壞，濱口首相遂不得不辭職。」

「我依若槻禮次郎男爵之請，為後繼內閣的外相。若槻內閣的外交政策，關於國際問題方面，顯然

地是和平的、協調的。但由滿洲事變的勃發，一九三一年九月，外交政策受非常無理的攻擊。滿洲事變前，我得到機密報告及情報：關東軍結集軍隊，或為軍事的目的，搬運彈藥物資；我又得報告：某種的行動，會受軍閥的指斥。若槻內閣及身任外相的我，滿洲事變後，抑制軍，不再擴張領土之一切努力，都不可能。

「我任外相，受「幣原軟弱外交」，及在報紙上受極端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者們之激烈的攻擊。那些人們要求在滿洲採取「積極政策」，由之，使若槻內閣感到非常苦惱。

「若槻內閣不能抑制軍，又與上述事件相關聯，不能抑壓他們的擴張，結果內閣不得不總辭職。」

針對那口供書，南次郎的辯護人麥可馬克與幣原有如下的問答：

麥 「濱口內閣的成立及總辭職，在何時呢？」

幣原 「記得一九二九年組閣，一九三〇年辭職。」

麥 「當時的藏相是誰呢？」

幣原 「名字忘却，是後來被暗殺的人。」

麥 「當時的陸相，是宇垣呢？南呢？」

幣原 「是南大將。」

麥 「濱口內閣曾削減陸軍的預算嗎？」

幣原 「軍部的要求，大體被削除。」

麥 「當時取消幾個師團呢？」

幣原 「不在濱口內閣時候，以前的內閣，縮減了兩師團。」

答：

麥 「南陸相對師團的取消，演指導的任務嗎？」

幣原 「師團的取消，與濱口內閣無關係。自然南陸相以閣員的身份，對濱口內閣的緊縮政策有所協力。」

麥 「濱口首相被暗殺，若槻內閣成立。自那時起，證人都任外相嗎？」

幣原 「被暗殺的人，記得出來了。先前質問大藏大臣，是井上準之助氏。」
這一供述，引起全庭的笑聲。但上面的問辭，頗有利於南次郎。接着麥氏與幣原又有下面的重要問

麥 「口供書上，所說『得到報告』，牠由何處得來呢？」

幣原 「不是報告，而是傳說。由滿洲回來某日僞那樣說。」

麥 「得到這報告後，怎樣處理呢？」

幣原 「我不取處理的立場。對牠，曾與若槻君，南陸相說過的。」

麥 「對南陸相會說過什麼呢？」

幣原 「只對南大將說，爲保持密切聯絡，請協助。」

麥 「南大將對牠協助嗎？」

幣原 「我相信，在力之所及，是協助的。」

麥 「一般地看來，南陸相對你的所見相同呢？或有何不同呢？」

幣原 「反對的事未聽到，大概是相同的。」

麥 「口供書中某種的行動，受軍閥的指斥，軍閥之中，有南大將嗎？」

幣原 「軍閥之中，是沒有南大將的。」

幣原的證言，顯然爲南次郎解說。但是他在答清瀨的反問中，却說：當時的內閣，依陸相的報告，對美國、國聯等發表聲明，日本政府對滿無領土的野心。所以然，不能履行諾言，由於內閣無權抑制軍部。

重光葵的辯護人花尼司少佐，詢問幣原：「當時駐南京的日使重光，是否你的意中人呢？」幣原肯定地答道，「是的。」不僅如此，他還說：「當我在任中，完全滿意。」花尼司又提出「九·一八」後重光與宋子文交涉的事，問道：「何以交涉不成功呢？」幣原答：「似乎中國內部發生某種的問題，日本方面却無困難的問題。」

狡滑的幣原，顯然處處爲重光辯護，他忘却重光失去一腿，即爲參加侵略的代價。至於說重光與宋的談判，內情雖不明白，而由軍部的專橫說來，幣原認爲日本方面沒有困難，也完全是不符事實。

但聰明的檢察官赫爾姆，却由口供書追詢幣原：「滿洲行動的責任者是誰呢？」

「法制上並無明文。依我的見解。那除由南陸相負責外，沒有別的方法。」幣原這一答詢，等於推翻上面的陳述。

在諸證人的陳述中，洩露驚人內幕之一，是大養毅子健，六月二十七日在法庭上的話。他在大養組閣時，是亡父的祕書。因此，他參與實際的政治。他說：

「滿洲事變勃發後數月，父任內閣總理朝見陛下。決心向陛下進言：用勅旨令軍隊撤離滿洲。父的政策，是反對承認傀儡的國家。因爲他認爲那一承認，是侵害中國的主權。熱心解決滿洲問題的父，暗中祕密地派遣野長知（按爲孫中山的好友）赴南京與蔣委員長交涉。該使者用密電聯絡，

不幸爲軍部所捉而失敗！」

這裏有兩宗值得注意的事：第一，犬養健的證言，陳述天皇是反對佔領滿洲；第二，犬養毅的政策，與田中內閣完全不同，希望與國民政府合作。因爲第一點有利於日皇，所以種種辯護人追問道：「依供述書，雖朝見天皇，而軍隊的撤退並不成功——由那文章，似乎請賜詔勅而不與，因此，使軍隊撤退不成功。天皇應負事變擴大的責任。否則，這一點應明白說出的。」

犬養健答道：「在父拜受大命舉行親任式前，曾與元老西園寺公會談。這是當時的習慣：總理的任命，須與西園寺公會商。公爵傳皇上的心境，即不使有軍支配日本政治的形式。這時，公爵與父的談話內容，報紙及什誌傳說公爵勸父成立聯合內閣，那是錯的。經親任式的任命後，父拜見皇上，皇上還說同樣的話——他如此對我說。這宗事，今日雖無物的證據，而我父對吾說的話，決不會撒謊，算做根據之一。還有一個根據，是元老的祕書原田男爵，後來屢對我說同樣的事。由之有了兩個根據。此後，父會把朝見的情況，與公爵談及。依原田男爵的話，父抱非常的決心，並動容地上奏。由我的印象說來，父有賭命以副皇上的言的決心。如審判長閣下所知的，該時事變相當擴大。擴大的原動力，如屢次說到的，是無力抑壓陸軍者或參謀本部等上層的軍人。事變根本解決的方法有二。其一，朝見皇上，奉勅旨，或換句話說，以皇上自己的命令，停止日本軍超越條約之外的行動。……父每日每晚考慮着。結果認爲除奉勅旨外，沒有別的方法，並曾與犬養內閣的法制專家前田國務相談到牠。

「後來，吾父上奏：不能創造滿洲國，日本軍隊此後應退回既定的駐屯地。前說奉勅旨的事，是直送上奏呢？或是由內大臣上奏呢？或由於與前田國務相會商後，避免直接上奏呢？那是不明白的。可是，無論如何，父的準備，即請賜勅旨的準備，確信已有九成。此時，上對父說：「若使陸軍對卿的意

見，有所反對，聊究取何種的態度呢？」父答道：「全部的陸軍，雖然反對，臣之意見不能退讓。」這是在父下朝後對我說的。

「當那些朝見中，上曾特別說到，早些使滿洲事變限於最少限度，與中國負責人商根本的、永遠的和平政策。這也是父直接對我說的話。這些事，如我的記憶無誤，是在昭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就是在內閣成立後約十日左右。」

犬養健的證言，完全是依他自己的「記憶」。究竟有無那件事，或且是否被他所誇大，那是無從證實的。我們應明白一宗事，日本朝野，曾用盡一切方法，保全天皇制。犬養健的證言，可視為其中之一。

還有萱野長知秘密赴南京的事。依犬養健的話，這是他亡父與中國當局作具體談判的準備。由於萱野是國民黨要人的好友，可以完成那一使命。牠，犬養健說，是日本軍隊退後，中國軍隊也不前進。後來，萱野平安抵達南京，並以密電與健通訊。他說：「依電文，蔣委員長對父的計劃，可以考慮，並擬派當時南京政府的司法院院長居正為特使。但會電詢日本方面的大使是誰呢？（按大使是前往滿洲的——作者）依父的決定，是父的好友山本條太郎（按曾任滿鐵總裁，當時政友會的長老——作者）。這覆電去後，我與萱野的密電突然斷絕。這時，森恪（政友會的要人——作者）喚我去，說：「你與你的父親，不是暗地背我們與蔣介石有所商議嗎？這宗事，陸軍非常地憤慨！」」

上面的陳述，可信的成份極少，縱使是事實，也無補於事。因為當時的軍部，恰似不羈之馬，非犬養及其政友會所能拘束的。也許為着那一原因，後來犬養為少壯軍人刺死（即所謂「五·一五事變」）。若槻的失敗，「十月事件」的中止，並不能阻止關東軍的陰謀——建立偽滿。依犬養健的陳述，一

九三一年十二月間，參謀本部，陸軍省中。還少人主張創立滿洲國。到翌年正月，上述兩機關的人事異動，少壯派得勢，成立滿洲國的意見才佔優勢。何以有那急速的轉變，因為關東軍在東京散佈這一驚人的傳說：如內閣敢出面阻止，關東軍就在滿洲宣佈獨立。

犬養健上面所說的事，田中隆吉有詳細的補充。他說：

「對於十月事件，關東軍的石原（莞爾，後來反對東條，主張趕快解決中國事變——作者）中佐，非常反對。十月事件後，前往華北，路經奉天時，長勇氏受石原中佐的大叱責。十月事件後，國內的輿論，尤其是陸軍的中央部，未必贊成長大尉所主張之滿洲國的獨立。長氏含笑對我說：「我推動陸軍的中央部，為堅決支援關東軍的行動，散佈一個謠言。也就是，若使國內反對關東軍的行動，關東軍就有與日本分離而獨立的圖謀。這謠言，大大地流佈。對這宣傳，陸軍的中央部愕然，遂逐漸傾於支援關東軍。實際上，關東軍却沒有人會這樣想過，完全是我自己一人的創作。」」

這一「創作」者，後來在張鼓峯與蘇俄軍作戰，得到日本右翼刊物的恭維。可惜，他在琉球防禦戰中，以參謀長的資格，因戰敗自殺；不然，作為一個戰犯，當有更多祕史的供述。

五 偽滿洲國的建立

政黨的衰弱，元老重臣的怕事，使專橫的軍部成立偽滿洲國。

依日本的宣傳，偽滿的獨立，是滿洲的民意。這宗事馬坎茲檢察官，七月三十日在法庭上曾引李頓報告書，加以駁斥。李頓調查團根據當日的實況，指出「自治指導部」由日人組織，部長雖為中國人，

而大部份職員則爲日人。內中操全權的，屬關東軍司令部第四課。因此有這一結論：「現在的政權，不能視爲由純真的而且自發的獨立運動而產生。」

證明李頓報告書的人，是行地社社員，滿鐵社員，參加自治指導部工作的人笠木良明（按當時的滿鐵，分爲兩派，上級職員不滿少壯軍人，下級職員多協助關東軍，在佔領滿洲後，從事政治、經濟等工作。笠木氏即其中之一。不必說，他還是行地社的社員，與少壯軍人有政治上的默契。）他說：

「遊說遼寧省獨立，啓蒙各團體的活動，頒發整頓令和指示，又宣言滿洲及熱河全省脫離中國獨立的自治指導部，於九月下旬組成。該團體的主要目的，是給那獨立運動的發展，給與指示與助力。團體的負責人，中國人爲于冲漢，但佔全數九成並居於最負責地位的，却是日本人。……當初，對於獨立的形體，並無一定的計劃。……該團體所需的錢，由關東軍撥付。我們與關東軍保持密切的協力，我們的一切政策與活動，都須得軍的承諾。」

「板垣征四郎大佐主持該部。石原莞爾大佐擔任策略，土肥原賢二大佐在奉天主持特務機關。那一個中國人對我們的計劃，表示好意的情報，多由土肥原大佐的機關供給。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一月初，自治指導部發表聲明，明示：東北諸省，面臨直接發動在滿洲及蒙古建立新獨立國家的大國民運動。又懇請各省的人民，顛覆張學良元帥，參加自治指導部，爲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而協力樹立新政府。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東北諸省，即奉天、黑龍江、吉林省及承德，發表獨立宣言，宣佈與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斷絕關係，樹立新政府。」

「自治指導部在各省中，對獨立運動的構成，演重大的任務。結果，樹立所謂滿洲國的新國家。昭和七年三月九日，立溥儀（亨利）氏爲執政。」

溥儀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廢帝（宣統）。關東軍需要他充當傀儡，如溷木氏答大原辯護人的反訊問，是由於他的祖先爲滿洲人，和滿洲人多尊敬他。這些話與事實不符。因爲遲至四十年代，滿洲的滿洲人佔少數，就民族的條件而言，「滿洲民族」也不成立。不僅如此。參加溥儀的偽滿者，多爲滿洲舊族（如熙洽們），大多數人民，在日軍槍刀下，不得不聽命。這談不到自發的獨立，更談不上成爲一個「民族」的獨立。

溥儀何以願當傀儡？在法庭上也洩露若干的祕密。偽滿亡後，他被蘇軍拘捕，移居伯力。這次，他以證人資格（如在國軍手上，當然是一個戰犯。注意，命運作弄他，他如非將伯力當作黃龍府，也許還有別的好戲！）由伯力乘飛機抵東京作證。八月十二日，季楠檢察官在全體注意與緊張的空氣中，訊問他。他以純粹北京話答覆。他先述生史：「一九〇六年生於北京，名溥儀。依滿洲習慣，名前加姓愛親覺羅。一九〇九年即清帝位。」他又說：

「父姓愛親覺羅。母姓瓜爾佳。一九〇九年即位起，經三年，即一九一一年，國內發生革命，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創建新中國。此年十二月，中華民國成立，我就退位了。」

「我實非愛親覺羅之子，因繼承皇位而爲養子。生母爲隆裕皇太后。母表示非常贊成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自動將宗主權讓與孫先生。中華民國成立後，民國政府對皇太后非常感謝。中華民國成立，皇帝退位，是一九一一年，我五歲的時候。此後，住居北京宮殿。民國政府承認清朝帝室的身份，每年提供四百萬元生活費。宮殿內的一切，前內務府所管。我在宮殿內，住居家庭。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張作霖兩將軍戰爭，戰後，馮玉祥發動政變。命令我清朝王族們於該日離去宮殿。我雖離開紫禁城，却不離北京，寄身生父之處。當時報紙上，對我有不利的宣傳，因此，我的英文教師莊士敦（Johnston），先

伴我入德人的醫院。當時，我依中國習慣是十九歲。莊士敦對我的隱匿場所，曾與英國公使馬克萊，荷蘭公使奧登加相談。因英公使館過狹，勸往日本公使館。和我同伴的人，僅莊士敦與鄭孝胥兩個。

「留日本公使館半年，得段祺瑞執政的許可，前往天津。在天津，由二十歲至二十七歲，計七年。住天津時，日本軍與中國軍之間發生衝突。即「九·一八」事件，日本以武力佔領東三省。當時，在天津有各種不可思議的事，危險的事，相繼發生。其時，一中國人送來果子一籃，內裝炸彈，送的人爲誰，不知。又此時，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椎將軍前來，勸我說，留居天津危險，應赴旅順。因爲受強迫，不得不赴旅順。在天津，與妻父一起，赴旅順，家族不同伴，是以後來的。同行的人，爲鄭孝胥及其子。約半歲中，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大將派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到我的住處。」

現在說到本題了。我們應注意的，溥儀之赴旅順——是受香椎的強迫，一切的「不可思議」的事，當然也由日本軍部造成。因爲那時，關東軍中早有一派人，主張以溥儀爲元首。後來所以經了若干挫折，因爲在漢奸中，有若干人反對帝政（這宗事，此處不述）。

季楠檢察官問他：「板垣大佐說什麼呢？」

溥儀答道：「大概會談二點半鐘。他說到在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因爲對人民施惡政加壓迫，所以陸續發生各種事件。這對日本的既得權，也有惡影響。由之，把舊軍閥逐離東三省，闖人民的幸福，樹立新政權。」

「這是板垣的獨斷呢？還是奉上官的命令呢？」檢察官問他。

「說是奉本莊司令官的命令。」

「會說到要你幹什麼嗎？」

「說，我是滿洲人，請爲新政權的領袖。日本則表示對東三省全無領土的野心，要樹立完全獨立的政權。」

「你答應了嗎？」

此時，突有李維恩辯護人插入說：「這是誘導的訊問。」季楠答道：我自己也知道是誘導訊問。但用中英三國語言，求那些複雜歷史的事實的答覆，不能不用那樣訊問的方法。」審判長韋勃也拒絕那抗議。

薄儀說：「拒絕的。板垣要求成立新政權，應採用日人官吏，與滿洲人同爲官吏。」

「當板垣要求前，日本軍在滿洲幹着什麼呢？」

「日軍佔領東三省，同時在奉天由日方之手組織地方治安維持會。土肥原是牠的主要人物。對留在奉天的中國官吏，日軍會加以壓迫。」

「板垣說那話的日期？」

「我抵達旅順是在一九三一年冬，約距此後半年。」

「拒絕後還和板垣會見嗎？」

「還會見過一次。」

「拒絕時，板垣的態度？」

「看去非常不滿。」

「與板垣第一次會見後，曾與顧問相議嗎？」

「曾與顧問鄭孝胥，萬繩杖會議。聽到顧問說：板垣也和那兩人會見過。如拒絕關東軍的既定方

針，關東軍就用斷然的手段。」

「顧問與板垣的話，是後來聽到的嗎？」

「是的。依顧問的話，板垣曾用這脅迫：如拒絕所請，就有生命的危險。那兩人與另一顧問羅振三，勸我接受板垣的要求。」

「板垣對於顧問的態度怎樣呢？」

「顧問說：板垣非常嚴厲地加以強制的壓迫。」

「推爲滿洲國元首，是誰的主張呢？」

「據云，是本莊關東司令官。」

「當時顧問的姓名？」

「鄭孝胥，萬繩杖，羅振玉，鄭無四人。」

「四人之中，有誰是中國國民政府的官吏呢？」

「都沒有。」

「對板垣的申請，應該拒絕呢還是接受呢？曾與顧問談過嗎？」

「真正的心意，並不拒絕。四人都勸我接受。當時日本軍的壓迫，任何民主國家都阻止不了。我個人也無力抵抗。」這答詞，和以後的許多答詞一樣，都顯露溥儀的聰明。曾拒絕史汀生提議之英國政府的代表們，聽了那答詞，難道沒有感想嗎？」

檢察官接着問：「有抵抗的意志嗎？」

溥儀答道：「我有拒絕之意。但受武力的壓迫，一方又受顧問生命危險勸應該答應的勸告，不得

已就接受了。」

「所說板垣大佐其人就是被告席的板垣嗎？」

溥儀馬上投目被告席，無情地答：「是的。」這引起板垣表示切齒的姿態。

「你有掌握大國家政權的經驗嗎？」

「我幼小就讓出政權，並無政治的經驗。」

這一天的訊問與答語，反證幾宗事：第一，板垣們的手創偽滿，假借滿洲民意自願獨立。第二，用陰謀把溥儀騙到旅順，而後利誘威迫（這一點由謝米諾夫的供詞不確，參閱第四章第二節）其就任傀儡。第三，清朝遺老中鄭孝胥父子是擁溥儀出臺的主角。據云，鄭氏當時有這主張：與其在天津受人鈞壓迫，不如到東北當名義上的皇帝。他自己呢？也嘗宰相的滋味。我們知道，偽滿成立後，孝胥果爲宰相，與駒井德三不斷衝突。駒井是「滿洲國的恩人」（即手創者之一），却因那衝突而離開偽滿的中央政府，就任一個學院的院長。這一勝利的代價，是鄭孝胥之子先被駒井們毒死，後來是鄭氏自己的死亡。以上的事，是當時公開的祕密。也許有歪曲之處，但依筆者所知，情節的骨幹是不會錯的。

偽滿因此成立了。溥儀也先由「執政」變爲「皇帝」。這一國家當然是傀儡政權，而不是獨立的。田中隆吉以服務偽滿兼板垣們友人的身份，有下面的證言：

「滿洲國，依一九三二年九月所訂之日滿共同防衛條約，顯然地，是受日本的統制。根據那條約，關東軍具有滿洲國的內面指導權。本這權利，關東軍經過總務廳，依日本的欲求，又同時爲滿洲國民的幸福，而控制政治經濟。總務廳的主要位置，既悉爲日本人所佔，依日本所欲的統制，是容易的。經濟、政治的根本，是人事。人事異動，以皇帝之名而行，不得關東軍的同意，是不行

的。由之，滿洲國政府所施行之政治、經濟、金融，依日本所欲，又依日本所認的滿洲國民幸福，受總務廳而統制，但，由於內面指揮權握於關東軍，所以可說是受關東軍的統制。說到國防，滿洲國的軍政部，以日本將校為顧問，與關東軍有密切的直接聯繫，取共同的防衛。因之，滿洲國的軍隊行動，依日本的關東軍的希望而行動。」

事實上，我們可由偽滿的文獻，指出無數的證據，證明偽滿的一切設施，都受關東軍的指揮。就經濟建設而言，滿鐵經濟調查機構，曾存下無數「極秘」的文件，指明：偽滿成立前後，早由該機構與關東軍特務部開了無數次會議，決定日本怎樣處於領導地位，和偽滿應如何設施才可刺激日本工業的發展，及防蘇俄。關於這類文件，著者在「東北的工業」一書中，有頗為詳細的引述。

六 兒皇帝的生活

演着悲劇角色的溥儀，自就任偽滿皇帝後，所幹的事，所過的生活，在法庭上有明白的供述。由牠，使人們知道一宗事：兒皇帝不可為。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繼續審問。那天，貴賓席、傍聽席、記者席均坐滿人員。被告們凝目證人，板垣則露不滿的情緒低頭寫字。季楠首席檢察官先詢溥儀：「證人由天津赴旅順時，何種日本人隨行呢？」

「是日本軍部派遣的人。」溥儀答。

「日本方面的宣傳，解放受所謂滿洲軍閥壓迫的人民，其目的是什麼呢？」

「外表與內容不同，宣傳與事實不符。宣傳滿洲爲獨立國，如看十餘年間的歷史事實就會明白。」

「任滿洲國最高主腦者的理由呢？」

「當時我尚年輕，沒有政治的經驗。我的四個顧問說，我如拒絕板垣的要求，就會被殺，我也抱着恐怖之心。又我想到滿洲之將來與人民。我先入滿洲國，訓練軍隊，養人才，適當之時，起與中國相呼應。由之我才入虎穴。」

溥儀說這些話，當然是假的。因爲，這一雙想法，和他的聰明口供，並不符合。因此，季楠們似乎不重視他，接着問：「你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任滿洲國的執政，當時滿洲的指導者是誰呢？」

溥儀答道：「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及其全部幕僚。尤其板垣最有力量。」

「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統治滿洲國民，曾下幾道詔書，記得嗎？」

「我自己任何訓令都未下過。」

「你當時任執政時，板垣會說過有何權限嗎？」

「他說，滿洲建國之際，可完全獨立，依我的意志施政。」

「由見到日滿議定書的條文，而至簽名止的時間雖短，曾徵求你的意見嗎？」

「形式上受我批准的。但滿洲既由日本軍完全佔領，我沒有自由。」

「任執政時，與李頓勳爵會見過嗎？」

「在長春的宮廷，只一九三一年會過一次。」

「對他曾討論過滿洲問題嗎？」

「我的周圍，常有日本的將校與憲兵，以保護爲名，嚴密監視着。我尊崇李頓勳爵，對於滿洲事情

的觀察，完全同感。如有可能，該兩人對話，可惜不能。當然，我應告訴滿洲的實況，但怕說出來，會被殺死。」

此時，被告席上，鈴木以有意義的微笑與板垣說話，板垣沈默地寫他的備忘錄。

「對李頓勳爵無話可說。不久他回去了，你知道在日本軍威脅下，沒有任何的保護嗎？」

「完全那樣的。不僅我自己，其他滿洲人，說話時也都受監視。」

此時，瓦倫辯護人站起來抗議季楠的誘導訊問。審判長接受他。季楠又問：「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爲皇帝前，日本的要人，曾說過什麼呢？」

溥儀答道：「最初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元帥說，將來改爲王政。次年，菱刈（隆）大將說，改爲帝政。尊重滿洲的獨立，全無領土的野心，希望改爲似日本那樣的帝政。天皇的地位與滿洲國皇帝的地位，完全平等。」

「對滿洲帝國之組織法的形式與內容，有關係嗎？」

「依組織法，皇帝享有特權。」

「對政府，允許行使立法權嗎？」

「有的。」

「在政府內，於何種狀態下，行使立法權？」

「依組織法，是有的，事實上，却任何權力都沒有。」

「治安維持及公衆福祉，關於法律實施的聖旨，曾頒佈過嗎？」

「有的。但事實上，何等權力都沒有。不如說，完全沒有要好些。」

「這是法律上不許呢？還是因他人而不許呢？」

薄儀叩臺，用激烈口吻說：「法律是法律，事實是事實。法律不過空文。關東軍不許幹任何事。」

「那麼，國軍的士官任命權呢？」

「法律上完全屬於我的權限，事實上，全然無權。」

「何故呢？」

「如前所說，是依關東軍之意，不是依我的意見。」

「對軍之組織、訓練，也不許發訓令嗎？」

「法律上有那權力，事實上完全沒有。」

「對財政上的問題，也相同嗎？」

「組織法中，皇帝的權限，是有名無實的。」

「雖無實權，對這些問題連談過也沒有嗎？」

「沒有。」

「你爲皇帝時，國家的法律，由誰制定呢？」

「表面上滿洲國是獨立自主之國，事實上是關東軍幹的。」

「大臣或次長，由日本人任命嗎？」

「大臣全爲中國人，次長大概爲日本人。所謂大臣，不過是裝飾品，內中日本人的次長操縱行政。」

這兒，就說行政吧。關東軍司令部之中，有司令官，一切事由參謀長經司令官而行的。參謀部中的第四課，主滿洲之事。滿洲國政權中，權限最大的是日本的總務長官。他的權限，超過總理之上。一切的勅

令或國務院令，全以總務長官爲會議的主席。第四課長，任副主席，與有關的次長，開秘密會議。我們稱之爲「火曜日會議」。該會議之後，各部次長，起草關於擔任的事，要得關東軍的承認。經過承認之案，是不能動的。這樣，得關東軍承認的案，爲決定案，送國務院，名義上經皇帝或部長的批准。其他小事，日本人的次長任意爲之。在會議上，中國人完全不能反對。如有反對，總務長官就說，這是既定方針，連聽也不聽。總之，反對是有生命的危險。由之，滿洲國的中國人，抱着恐怖心，開議與省長會議等，一句也不能說。此後，吉岡中將，又牽關東軍之命來監視我。」

「在皇帝任中，這樣狀態繼續着麼？」

「始終相同。」

「有個人行動的自由嗎？」

「所謂自由這句話，十數年來與我無關。一切都是猴戲嚮？」

以上是上半天的話。下半年，說到他做皇帝後的生活，以及家庭的慘史！

在偽滿「皇宮」內，最高的統治者，不是兒皇帝，而是關東軍司令官所派的吉岡中將。他對溥儀會見的人物，有最後決定權。依兒皇帝的供詞，中國人要見他的，必須是他的家族。就是「滿洲國的司令官」要見他，也須有日本的最高顧問在場，所說的話，也限於「訓令」。至於他的書信，全部經過日本官吏的檢查，要祭祖墓，也只許派人代表。

上述的生活，是可以想像的事。季楠檢察長，特地問他，關於他的夫人的事，他先說出結論「我愛她，而她却被吉岡中將所毒殺！」而後陳述駭人聽聞的慘事！

他說：「我的妻，當時二十三歲（按歲數有誤——筆者），與我感情非常和好。她也是愛中國國家

之一人。她對我常說：「現在事不得已，要忍耐。當自由之日到來，就從日本手中取回滿洲。」可是，她却被日本人所毒殺，下手人即吉岡中將。（此時，他在證人臺上。拍案，引起大家的注目）最初由中國醫生診治，吉岡硬介紹日本醫師。她的病雖重，却不至死。日本醫師診察後，吉岡和他秘密會商三小時。該夜那醫師又來，翌早就死了。本來每小時必須注射葡萄糖，自日本醫師到臨至翌早止，不過注射兩三次。吉岡宿於宮中，等憲兵與看護婦的報告，一聽到死訊，他就即刻回去。此後一月，吉岡說：「和日本女人結婚吧，」給我看許多相片，我表面上不能拒絕，只答道：「結婚以愛情爲本，不問何人，與我有愛者，都可結婚。」後來，我和年輕的中國女子結婚，何以要選年輕的人，因爲她未受日本的教育，我可以教育她。」

說完上面的祕事後，他又憤然地說：「吉岡曾說：滿洲國是似日本的兒子。梅津也同意。那就是，說明日滿要一心一德，把滿洲化爲日本的殖民地。一心一德，即所謂八紘一字。」

什麼是「八紘一字」？他用手勢說明：「八紘一字四字，是日本神話中，太陽女神，即天照大神，教其孫，即日本天皇的話。日本初代的天皇——神武天皇的詔書，及晚近日德意三國同盟的證書中，都用這句話。那意義是以全世界爲家，並統一之。」

說到這裏，斯密司辯護人抗議道：「證人拋開檢察官的質問，把證人臺充當自己的舞臺。」這抗議，被季楠和韋勃所駁斥。

於是，由宗教的問題，洩儀供述到偽滿的宗教政策。他指出，梅津要以滿洲充當神道的試驗地，命令吉岡迫他前往日本會見天皇。「天皇給我看三種神器，即劍、鏡和王，並以劍鏡給我。」這裏，我們要知道一宗事。所謂「三種神器」，依日本考古學的洩示，是古時日本酋長們的共同殉葬品，大概是威

權的象徵。日本皇室強調「三種神器」，始於南北朝時代。當時南朝的忠臣北畠親房在他的「神皇正統記」中，給牠以儒學的粉飾。但這三種東西，除玉外，其他一墮入海中，一焚燬，均有歷史的記錄。明治維新後，皇室爲欺騙人民，一面偽造神器，另一方面又偽造歷史。溥儀所見的，也許全是假的，也許只有「玉」是古代傳來的。天皇把假的劍與鏡賜給他，留下真的，日本人真會演戲喲！

溥儀受劍與鏡的日子，在一九四〇年。他在證人臺上另有見識地說：天照大神賜鏡給皇孫時，說鏡如見我，這暗示，我就是天皇的後代。他最後做這結論：「我自己奉「寶物」回滿。這宗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恥辱。」

至於滿洲國的臣民，在他們的「皇帝」信奉神道後，受何等的拘束呢？溥儀指出：「軍隊、學校、官吏、人民，都被強迫信奉神道。法律上規定，不敬神社的人，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日本政府爲監督這一政策之實施，派橋本虎之助中將爲最高神祇官。我們知道橋本除這一職務外，又兼參議院副議長，關東軍憲兵司令官，關東軍參謀長。

溥儀的供詞，善辯。他用家庭的慘狀引起旁人的同情，再把偽滿的一切設施，歸於日本的侵略，他自己似毫無關係，至多，不過有一「皇帝」稱號而已。不僅如此。在他答季楠的詢問衛兵人數時，還說：「我去旅順入滿洲，是抱着將來與中國連絡收復失地的目的。」怎樣完成這一驚人的大舉？他又說：「到滿洲後，我知道不能掌握軍隊，想逐漸擴大七八人的衛兵。衛兵增至二百人，多達三百人。我暗中施與軍事教育。用意在於圖與中國軍隊握手。日本方面，特別注意不屬於軍政部的衛隊，不斷找覓他們的缺點。某時，在長春公園，日本人與衛隊衝突，日本方面行使警察權，拘留衛兵們，並加以鞭打灌水等虐待。」

經過三日間的訊問後，二十日午後起，是辯護人的反訊問。他們由溥儀退位起，問到一九二四年馮玉祥驅逐他出宮止。最後，他們接觸正題，問他當時關於滿洲情況及日本侵略的見解。他非難日本的行動，並說：「中國是古國，匪賊屢見，他國亦有。」表示他和「中國人」一樣，也愛中國。無需說，這是非常滑稽的答語。

但日本的辯護人們，不會因他的善辯而放鬆他。他們提出反證，證明溥儀之爲「滿洲國皇帝」，不是被迫，而是自動。那證據就是他會派羅振玉向板垣請求助他復辟。他對這宗事，答事久記不清楚。後來，辯護人又提出一封信，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也就是在「九、一八」後兩個月。信係給陸相南次郎，下印宣統帝的玉璽，並有鄭孝胥副署。信的內容，是他痛指「國民政府暴政」，自請起而拯救國民，圖日滿的合作。溥儀看了那封信後，突然大聲喊道：「這是偽造！日本要負偽造的罪！」

二十二日反訊問繼續下去。南的辯護人岡本，說溥儀的親筆信，是由他的家庭教師遠山猛雄之乎，在東京交給南陸相。不僅這宗事。當一九三四年鄭孝胥赴日時，溥儀亦以「滿洲國皇帝」的身份，親筆寫信給南，那兩信的筆跡是一樣的。

三十日清瀨博士也提出：溥儀氏在就任「執政」前，曾致書本莊繁司令官。內有五項：一、滿洲國之國防及維持治安，委託日本；二、日本軍當國防上必要時，得管理及新設鐵路、港灣、水路、航空綫；三、援助日本軍必需之各種設施；四、以達識名望之日本人，爲滿洲國的參議；五、以上各項，爲後日兩國間正式條約的基礎。溥儀看完了那封信後，冷然地答道：「是我署名，但原文係日本方面的起草。」

還有清瀨的證據，就是「回鑾訓民詔書」，隨員林出賢的「扈從訪日恭紀」，問是否溥儀的本意。

他微笑地答道：「這是關東軍與吉岡中將之言也！」可是清瀨並不放鬆他，又提出他第一次「訪日」的歸途所題的詩兩篇：

(一) 海平似鏡，萬里遼航，兩邦攜手，永固東方。

(二) 萬里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同盟日月昭。

說：「詩由本心流出，這不是本心的吐露嗎？」溥儀答道：「這不過應社交而寫，如說爲本心，那是可笑的。」

總而言之，溥儀不承認他是有心建立偽滿，一切都受日方的擺佈。如果真是這樣，那他要否認給南次郎的親筆信，這一點，他的答覆十分勉強。

，經過八日的訊問與反訊問，可說需要訊問溥儀的工作，告一段落。於是，各國代表法官集議約十分鐘，許他退庭。二十九日午後，法庭派中國的檢察官、岡本等，到溥儀住處對筆跡。牠的結果，尙未公佈。後來，他就回返蘇聯的伯力去了。

七 華北自治的陰謀

一半由於佔領東北的容易——既無統一的中央政權，反抗她的侵入，又無強有力的國際力量，阻礙她的向外侵略——一半由於關東軍和少壯軍人的野心，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就伸到華北來。

依土肥原賢二的預定計劃，爲保證偽滿的安全，使內蒙「自治」和華北獨立。前者，他傾全力於扶植德王，後者，第一步，是先使冀東脫離河北，而後運用各種手段——收買漢奸，扶植親日派，並於緊

要關頭，以武力爲後盾——使華北五省跟着內蒙而宣佈「高度的自治」。

土肥原和日本少壯軍人的陰謀，田中隆吉於七月六日站在證人臺上，會有下面的供述：

「華北的自治運動，始自一九三五年四月間。目的之一，是創造蒙古自治權，另一目的，是創造蒙古地帶外之華北自治政權。創造內蒙古自治政權的目的，是阻止蘇聯勢力下的外蒙古勢力進入華北，這是消極的目的。至於積極的目的，是日本扶植當時在內蒙被認爲有非常人望之德王的內蒙古，與外蒙古合成爲獨立國家。現在，將華北五省成立自治政權的目的，是使不斷喊叫收復滿洲失地之南京政權支配下的華北五省，與南京政府分離，另成自治區域，並使滿洲國西南方的中國，受日本的領導，這可除去滿洲國的威脅。還有一個積極的目的，是減削以抗日爲外交政策之中心的南京政權勢力，減少她對滿洲國與日本的影響。

這個自治運動，自一九四五年六月梅津·何（應欽）協定締結後，急速地發進。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密切聯繫，以華北駐屯軍爲主，擔任五省的獨立運動，內蒙古的任務，則由關東軍負擔，逐漸推動。九月，受南（次郎）司令官之命，土肥原少將依梅津·何應欽協定，派到北平與天津之實權者宋哲元處，該少將是受北京軍多田（駿）司令官的指揮。

土肥原的最初企圖，是以在北平之下野的吳佩孚，成立五省聯盟的自治政府，後又運動山西的閻錫山和山東的韓復榘，都失敗了。爾後賴異常的土肥原的努力，在河北及察哈爾，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產生兩個政權。一個是以殷汝耕爲中心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這政權與南京完全分離。另一個是冀察政權，首領爲宋哲元氏。

特別是冀東自治政權，日本人任軍事與經濟的顧問，一直繼續至七·七事變發生止。內蒙政

權，開始在於綏遠的百靈廟。內蒙古自治委員會，是隨滿洲國獨立作為夥伴而生的自治運動。但綏遠的實權者傅作義，不喜牠的成立，事事每加以壓迫。

土肥原少將以冀察政權顧問的地位而活躍。少將關於那政權，有已經成功的報告。可是，依我的判斷，一半成功，一半失敗。

一九三五年八（？）月，德王知道關東軍的真意，高興地舞屬關東軍南司令官之下，約定提攜，又約定關東軍給與財政的援助。六月，自治委員會移於察哈爾的德化，德王秘密樹立蒙古軍政府。七月，滿洲國與蒙古訂立互助條約。這不是關東軍的壓制，而是應德王之熱心的希望。依那協約，德王着手整備軍隊；以三個騎兵師團，增為九個師團為目標。此後德王的過大要求，屢使關東軍煩惱。」

以上的一段，我們應當留意的，就是田中的證言，不是完全可靠。他和所有陳述一樣，只攻擊無法掩飾的人，而閃避別人的罪過。這裏所攻擊的，就是罪惡昭彰的土肥原，對於其他還未為我們所知道的內幕人物——參加「內蒙古自治運動」的人物，由證詞中，一些也露不出來。我們知道，德王是有野心的，他受日本浪人的包圍、引誘、和鼓動，投到關東軍懷裏那是事實，但說關東軍沒有加以任何「壓制」，未免為欺人之談。

我們只能把上面田中的供詞，作為日本怎樣分化中國內蒙，和展開華北五省「自治」的楔子，事實是那樣的；日本的陰謀家們，在土肥原指揮下的收穫，也確是那樣的。

岡本辯護人，會對田中的話，加以反訊問。在這問答中，洩露我們應注意的事實，那就是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之間，發生了爭權的事。

內容是這樣的：土肥原本是關東軍的將官，奉關東軍司令官的命令，前往北平，施展華北自治運動的陰謀。但華北的日軍最高軍事負責人，爲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少將。就工作的便利而言，土肥原須受多田的指揮。這自然不是土肥原所願意的。但由於多田的強硬要求，日本的軍部答應土肥原隸屬駐屯軍。土肥原因之心裏大不高興，兩人之間，依田中的供詞，便發生磨擦。

若使這磨擦繼續下去，會影響土肥原的任務。恰好有和土肥原負同一任務的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大佐（已在南京以「戰犯」身份槍決），減少了工作的障礙。依田中的話，當時關東軍的方針，是反對宋哲元的軍隊駐紮北平和天津，賴酒井的一再陳說，方使關東軍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後來，成立梅津·何的協定，也是酒井的主張，經梅津於事後承認的。

我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將軍，於七月二十二日，在法庭對土肥原的陰謀，亦有陳述。他說：「一九三五年六月，日本將校二名及下士官二名，乘汽車，由多倫經張北縣，前赴張家口。到張北的北門，不服守兵的檢查，而且並無證明文件，由之發生糾紛。

「此時守衛長官前往城內一三二師趙師長的司令部。趙師長以電話向駐張家口之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報告，並請示，結果許他們通過。

「通過後，張家口的日本領事橋本提出抗議，說：檢查日本將校，並拘留四、五小時，這是對日本軍人的侮辱，要求處罰、道歉，並保證以後不發生該種事件。我受宋軍將命令，和他談判數次。最後，橋本突然說：張北事件，情勢擴大，領事無權解決，應與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交涉。由之，我前往北平，恰好日本的代表土肥原抵平，遂進行交涉。」

交涉的結果，如我們所知道的，有下列條件：

一、守衛的直屬團長，受免職的處分。

二、已拘留的軍法處長，免職。

三、二十九軍移防張北縣以北之寶昌、康保、商都、沽源、德化等地，原防地由地方保安隊維持秩序。

四、以後中國不得在察哈爾省北部，移民屯田。

五、停止國民黨在察哈爾省的活動。

六、取締該省之排日機關及排日行爲。

上述六個條件，都由中國履行。當時，依秦將軍的話，強迫中國的人，就是土肥原賢二。

「張北事件」，是土肥原整套大陰謀的嘗試。他知道，中國的退讓，便於他的冒險。所以，到同年九月，當宋哲元氏負責防衛平津時，土肥原特地赴平策動華北成立自治政府，與中央脫離關係。誘惑方法，依秦將軍所述有二：第一、以宋哲元爲主席；第二、對於軍事、經濟，日本盡力援助。至於實行的步驟，依土肥原的提議，分政治、經濟及軍事三方面：

在政治方面：

一、宋將軍通電成立華北自治政府。

二、撤退中央特務及情報人員。

三、統制平津的言論，禁止反對自治。

經濟方面：

鋪設津石鐵路，改訂天津海關的稅率，增加歐美貨物的關稅，低減日貨的關稅。

至於軍事方面：日本軍事機關，自張北事件起，已決定增加壓力。一九三六年以豐臺事件爲口實，駐屯軍因之增加一大隊。

引誘和壓迫，並未得到宋哲元氏的許可。在那時候，又有戰犯之一，南京的屠夫，松井石根大將來平。依秦將軍的陳述，這位提倡大亞細亞主義的大將，要在華北成立支部。當他和秦將軍會見時，他力陳：「亞細亞，是亞細亞人的亞細亞，應排除歐美的勢力。」秦氏答道：「所謂亞細亞人的亞細亞，是恐怕日本人的亞細亞。若使真能以平等互惠開始，其他的問題也可以談談。」

對土肥原的指斥，引起他的辯護人太田的質問。七月二十三日太田問秦將軍：「當宋哲元與土肥原別離之際，不是會贈土肥原的一幅畫嗎？」說完話，太田把畫給秦氏看。秦氏微笑道：「這是實際上常有的事。」太田氏又問：「宋哲元氏等會請陳博士切望土肥原的滯留，知道這事實嗎？」秦氏激昂的答道：「有無那樣事我不知道，可是，依我所知，當時對於土肥原的壓迫，大家皆有苦痛與怨嗟之聲！」總而言之，土肥原對於分裂中國的陰謀，除了賴漢奸殷汝耕之助，成立冀東防共政府，與賴德王的野心，樹立內蒙自治旗幟外，對於華北五省的自治，毫無效果。正爲着那一原因，才有「七·七」的事變。

八 「七·七」事變前後

關於「七·七」事變發生後，日軍在中國的暴行等罪狀，摩洛檢察官有下面的陳述：

「日軍對中國領土，計進攻四次，又封鎖中國海岸。滿洲衝突，擴張到上海，一九三二年一月

之上海的進攻，是滿洲侵略的派生物。休戰條約實行於五月五日，卅一日日軍退出上海。第二次進攻始於三年後。與第一次相同之七月七日的盧溝橋衝突，急速地進展，數千的日軍，由朝鮮與滿洲開入北平近郊。同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開始第二次的進攻。此次上海近郊戰事結束後並不停止，上海南京之間的肥沃地帶，受無宣戰佈告之侵略戰的蹂躪、掠奪、轟炸而荒廢。這古代城市的住民遭強劫、拷問、暴行和屠殺，成爲俘虜的中國人，被無差別地亂殺，我們都得有實證。松井、畑（俊六）、南（次郎）大將及其他的人們之連續的諸作戰，沿鐵路綫與河岸進行。一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傀儡政府成立止，被俘虜中國人的監禁，並無正式的規定條文。四年之間中國方面生死不明者數達百萬，他們被日軍捕虜而殺害的人數，據估定爲四十萬一千名。又這種侵略，是無視九國公約，凱洛條約，布里安協定等條約的保障。這侵略，被稱爲「事變」。已證明：一百四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三名的中國海陸軍軍人戰死或行蹤不明，與死傷者合計，總數達三百二十萬七千九百四十八名（中國方面的統計），如依日本方面公式的概算，還不止那數目。美國及英國的軍艦，受日本軍艦的砲擊，汽車內的英國大使（按爲許閣森）因射擊而受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海受第三次侵略，此次的目標在公共租界，該地的美國人及英國人被捕禁。英國砲艦卑托列號，被日本砲艦擊沈。對中國非戰鬥員所犯的處罪，以及不合法地使用鴉片與其他麻醉劑的C級犯罪，則如陳眞安（譯名）與薩吞兩人所指。由於他們或服務於在中國領土內進行軍事侵略之歷代日本政府部門，或由於他們在中國領土內個人參加活動，乃至默認；所以，全部被告，對上列罪狀，負有責任。中國代表向檢察官，於指斥松井石根攻下南京後四十餘日的暴行與殺戮之外，強調那些兵士們的行爲，完全得到將校及東京統帥部的諒解與同意。又一「殺人、虐殺、拷問、凌辱、破壞的行爲，不是孤立

的事例，而是典型的。那些暴行所發生的地域，達九萬五千餘處。這些殘暴行爲，就戰爭而言，是日本型。又日本軍，爲擴大侵略，使用鴉片及其他麻醉藥，由之企圖使侵略的反抗變爲無感覺與無能力化。」接着，向氏又指出，傀儡政府，奉日本命令增大種煙苗的面積，大量輸入鴉片及麻醉藥，又設鴉片專賣。

結論是：「日本的目的，是由那些麻醉藥的獎勵政策，使：（1）中國民衆體力的低下，抗戰的意識衰弱化；（2）使軍事的經濟的侵略，有巨大的收入。」

全面抗戰，始於「七·七」。關於「盧溝橋事件」，中國政府派遣的證人，是當時任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將軍，和專員王冷齋氏。茲先摘述兩證人之證言的要點：

在「七·七」發生前，河北、察哈爾兩省及平津的行政機關，爲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任委員長，馮治安與劉汝明分主冀、察的省政，秦德純與張自忠分任平津的市長。這一委員會，每日受日本軍閥的壓迫。關於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各大學學生的集會，軍事的訓練等，當地的日本特務機關時加干涉，但均宣告失敗。因爲那些失敗，遂促速「七·七」的軍事侵略。

抵抗日軍的國軍兵力，以第二十九軍爲主。該軍的馮治安第三十七師，分駐南苑、西苑、北苑、盧溝橋、長辛店及保定一帶；張自忠的三十八師分駐天津、楊村、廊房、大沽、塘沽、津浦沿綫之馬廠、滄州等地；劉汝明的百四十三師分駐張家口、張北、柴溝堡、延慶及南口等地；趙登禹的百三十二師分駐冀南之大名、河間、任邱各地。由上，我們知道，「七·七」發生前後，抵抗日軍侵略的隊伍，不過那四師人。從他們的裝備等等而言，是無法抵擋日本的華北駐屯軍。

盧溝橋的防軍是三十七師的部隊。事前，駐屯豐臺的日軍，一再要求撤返該地與長辛店的駐軍。這一荒謬的要求，被我方嚴拒。一九三六年冬，日本一面增強駐屯軍的實力，另一面要求在盧溝橋與豐臺間地區，擅自建立飛機場。那一要求，是用威嚇利誘，並迫該地區的住民租賃土地。依王冷齋專員的報告，那一壓迫並無效果。因此日駐屯軍橋本參謀長，一再向我方交涉。秦德純將軍以諷刺的口腔回答橋本道：「不管何等國家，任意出租或讓與土地權，是不可能的。譬如，我們要在東京附近租借土地或購買土地，貴政府是許可的嗎？……又你說，當地人民願自動賣斷，有沒有證據呢？」橋本強詞奪理地回問：「那麼，閣下有住民不願的證據嗎？」秦氏馬上把王專員的報告書，及人民反對租賃土地加手印的誓書，交給橋本看。橋本老羞成怒，就以演習爲名，乘我方的不備，佔領宛平城。

關於「七·七」事變的經過，依秦將軍所述是如此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十二時十分，他得冀察外交委員會的報告：「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說：『日本陸軍一中隊，正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中，受駐該城內二十九軍三十七師所屬部隊的射擊，一時混亂，點名結果，有一名兵士失蹤。日本軍今夜要入城檢查』。怎樣應付呢？請以電話指示。」他就給與這訓示：「日本軍任意在我國領土內演習，完全違反國際法。事前毫無通知，又未得許可，對一名兵士的失蹤，我方不能負任何的責任。如確有兵士失蹤之事，可命駐軍協同警察搜索。」不久他又得電話，說：「日本特務機關及部隊，皆表示不滿，要強硬入城檢查。如不答應，就決定用兵包圍該城。」對這無理的威脅，秦將軍回答道：「日本人爲什麼這樣的野蠻，理由是不明白的。我們爲着自衛，專心強硬地抵抗吧！」同時，又命令吉星文團長派人偵察日軍豐臺方面的動態，不久得該團長的電話報告，說：「日軍有步兵一大隊，攜砲六門，正由豐臺向盧溝橋前進，有無後繼部隊，還在待機偵察中。」知道情勢急迫的秦將軍，立即以二十九軍副軍長的資格，對

吉團長下一道使每個中國人民不能忘却的命令：「保守盧溝橋及宛平城，不許日軍一兵一卒入城，雖尺寸的國土，亦不放棄！本守土有責之義，盧溝橋與宛平城，即是我們官兵之最光榮的、最寶貴的墓地，要與城池共存亡！他如不開槍，我們也不還擊。如果他發砲，我們就迎頭痛擊！該團長增兵一營，由自己統率，赴盧溝橋防守！」

又在這時候，王冷齋專員與冀察委員會外交主席魏宗瀚，委員林耕宇，綏靖公署交通處長周永業，同往與松井交涉。正在交涉中，五時前後，日軍已迫城外，強要進城。知道不能不戰而進城的日軍，立即三面包圍，我軍亦登城防守。六時左右，敵人的機關槍向城內射擊，一步步進迫。偉大的民族戰爭就這樣地發生了。

戰事在八、九兩日最爲激烈，敵軍的死傷亦多。通長辛店的鐵橋，八日晨爲敵軍佔領。我軍於該晚派步兵二連，每人執手槍，大刀各一，攜手榴彈四，密行前進，至橋邊殲滅敵兵一中隊。敵人知道戰況不利，翌日，松井們又來交涉，力陳和平之意。後協議三項：

- 一、立即停止雙方的作戰行動。
- 二、雙方軍隊各退原地。
- 三、盧溝橋及宛平城的三十七師，對日敵意太濃，撤退，改由其他部隊接防。今後雙方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但這是日軍的狡計。利用這協定，迅速集中關東軍部隊於平津。我方亦知對方的詭計，立即將駐大名、河間等地的趙師，集中平津。宋委員長十二日返平，至十四日，戰事又復開始，而且更加激烈。此後每日有大砲轟擊盧溝橋與宛平城。二十五日，敵人使用飛機偵察，知道我大軍到達南苑附近。二十六

日就向我方發還通牒：「三十七師，限二十四小時內撤退北平，否則以大兵進攻。」我軍亦急攻盧溝橋附近，給敵人以大打擊，奪回西南兩角，並迫近敵司令部。敵司令官香月清司，亦由通州、天津等地召來配備優良隊伍，並附飛機三十餘架，二十八日拂曉，作空陸聯合的進攻南苑。以後，就是全面戰的各幕的揭開。

負擔「七·七」事變的日軍人物，為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旅團長河邊正三，聯隊長牟田口兼也，駐屯軍前參謀長酒井隆，事變時參謀長橋本。至於土肥原賢二，那不必說是事變的創造者。

(註)

(註)筆者按當時日本方面有這傳說：日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接受我方要求撤兵豐臺等地，但駐當地的日軍某隊長不肯。田代親往視察，在盧溝橋附近被三十七師所殺，故引起大戰。田代確是當時「逝世」，但死因不會如謠言所傳。真有該事，日軍不會放棄那一口實！

七月二十四日，橋本欣五郎的辯護人林逸郎對秦德純將軍作反訊問：

問 七·七事變時，馮治安將軍所率第三十七師的兵力究有若干人？

答 大概為一萬四五百人。

問 三十七師，三十八師，百四十三師，百三十二師等，合計二十九軍的總兵力呢？

答 約六萬。

問 知道七月九日中國發動員令嗎？

答 我未接到那命令。

問 中國於七月二十九日派三十個師大軍北上的事知道嗎？

答 究由何處北上呢？但在保定當時有相當的軍隊。

問 知道蔣主席命令多數軍隊開往盧溝橋那方面的事嗎？

答 未接到那樣的命令。

問 雖未接到命令，蔣主席所幹的事，證人知道嗎？

答 七月二十九日前，那樣事是沒有的，二十九日以後得到這命令：如日本軍佔領北平，則退守保定以南的要衝。

問 證人說依七月九日的協定，約定將守備盧溝橋與宛平城之二十九軍中對日敵意濃厚的三十七師轉移，由其他部隊接防，那協定是誰與誰訂的呢？

答 中國方面，是張自忠與我，日本方面爲松井特務機關長。

問 然則，承認三十七師的對日敵意，比其他的中國軍隊濃厚嗎？

答 二十九軍的對日感情，如日本不侵略，是非常良好的。這宗事，不只三十七師。

問 依該協定，盧溝橋事件，應該解決嗎？

答 該協定雖然成立，日本方面並不實行。日本不僅不實行，七月十一日更出兵華北，再開始戰爭。

問 中國依那協定，立即着手移動三十七師嗎？

答 是的，立即將三十七師他移。

問 這宗事本身，不算是盧溝橋事件已依那協定解決了嗎？

答 請辯護人看那協定。這協定履行一部份，但雙方都有履行的義務。

問 日本方面，七月二十六日實行那協定，曾於和平中要求撤退三十七師嗎？

答 並非和平的行動，而是以最後通牒，通告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平。

問 對這通告，中國是非常憤怒嗎？

答 憤怒的。

問 那麼，中國就開始全綫進攻，猛擊豐臺的日本軍嗎？

答 是的。這是戰爭的繼續，我命令以三團兵攻擊豐臺。

問 那麼中日事變，是九日成立協定，雖有日本軍通告實行那協定，而中國却開始不法的行爲嗎？

答 我認爲辯護人，對於其間的事情，並無認識。那是九日進行交涉，協定成立後，因爲日本方面不

實行，至十四日不得已再開戰，二十六日的攻擊命令，決不是戰爭的開始，而是看做十四日以來的繼續。

這些的答覆，已够完滿了。但林氏却一再以開戰的責任推給中國，並指秦將軍的答非所問。因此秦氏最後給他反駁地答道：「對於你以爲中國應負責任，我的答覆却是日本應當負責。此非答覆而何？」

對於日方辯護人之強詞推諉責任，法庭上却有第三方面的反證，牠就是八月七日當日北平美國武官大衛·洛·巴勒托上校的口供書：

「我的長官，是史迪威上將（當時上校）。七月九日早，我奉命調查情況。我報告，在我的判定範圍內，衝突是小規模，不如「九·一八」衝突的重大。日本的希望，即事件隨時解決，在那期間，我有那確定的信任。前後期間，日本軍對於中國軍的態度，是傲慢的攻勢，在許多場合，那行動，我認爲是對中國主權的侮辱與直接的冒瀆。依我的意見，七月初週宛平附近之日本軍舉行的夜間演習，是故意的挑撥。日本方面應該知道，當時兩國間所存在之緊迫的關係，舉行那演習，

有發生誤會與磨擦的可能性。由滿洲向萬里長城之南地域的日軍大部隊的移動，是在日軍攻擊宛平後二十四小時內開始，這事實，可說是這個暗示：即宛平事件，為日本對中國不宣而戰之第二階段戰爭的用意周到的準備。」

八月七日，法庭召開當時的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這位「七·七」後日本最高作戰計劃的負責人，穿着和服，站在證人臺上說明，日本對上海、南京、漢口三個作戰的經過。他以參謀次長的身份，指出那三次作戰，並非統一的，而是個別的。因此，中日事變突發之前，沒有計劃。沒有考慮到南京的永久佔領，只要目的達到後撤兵，也就是南京陷後，開始講和。此時，又無對太平洋的作戰計劃。說完了那些證言，他和馴羊似的，向法官席、被告席鄭重地一揖而去。

多田駿的話，從某方面說，是可信的。因為，日本的發動大戰爭，雖然參謀部中早有方案，而戰爭之發動日期，却由少壯軍人冒險造成。「七·七」後，近衛內閣似乎希望不擴大事變；但要做到華北的「自治」。由過去冒險成功的經驗，他們全想不到中國會堅決抵抗，和抵抗後，會戰到底。到證明事變的日歷與日本內閣及參謀部的預定日曆完全不符時，他們才逐一地發展戰爭。正為着這一原因，如多田的陳述，三次戰爭不是一貫的，而是個別的。但不管一貫也好，個別也好，指揮戰爭的軍人，與承認侵略戰的近衛內閣，不能不負全責。

七·七事變後，短期內，日軍佔領華北。這一冒險的收穫，引起少壯軍人們的高興，他們就決定成立華北偽組織。關於這一點，筆者找到下面的證據。

滿鐵調查部（這是偽滿經建的主要機構）曾於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四月油印一本題為「未定稿」的祕密書，題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成立過程與現狀」。內中敘述日方扶植偽組織事甚詳，茲摘

要述下：

一、早在八月一日（民國二十六年）平津已成立維持會。天津的偽會委員長爲高逆凌齋，下設偽委會。北平的偽會主席爲江逆朝宗。後來，各漢奸組織羣起活動。八月二十七日成立「華北人民自治會」，以許逆蘭州爲會長。那些團體，到我南京淪陷，於十二月十日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統一各組織——連「冀東自治政府」也在內。

二、日方對這一偽組織的態度，是有多次的演變。開始之時，近衛內閣還未決定與中央政府斷絕關係，只望華北有高度的自治。所以，青木對滿事務局次長，由戰地回東京（當年九月十九日）所攜的「華北根本對策」，是下列六條：

1. 對華北方針，以從來對華方針爲主而不變更。
2. 以華北爲佔領地。
3. 華北的行政，由華人主持機構。
4. 確保華北財政的收入，接收海關。
5. 使浙江財閥加入華北。
6. 爲日滿物資輸入計，設立機構，改正關稅。必要時，對華中華北設立關稅壁壘。

我們不知道，青木的「對策」，是否得到當地軍隊的全面支持。由牠，我們只明白，日本的希望，華北表面上仍屬於中國，而事實上是在日本操縱下的區域。

這一立場，似乎不爲若干軍人所滿意。所以一方面有特務機關於九月廿二日在天津召集會議，決定設立特務部，指導「交通的設施，產業的開發。」等工作，至於是否成立偽組織，決議案是「顧慮第三

國的關係，應有巧妙的實行，另尊重中國方面的自發的實行。『這也就是說，在大局未明朗化前，不妨任漢奸活動，創造既成事實，迫東京內閣承認——這是成立僞滿的經驗。』

到南京將淪陷前，華北的日軍，態度突變，拋棄青木的『對策』，另提出幾個方案：

(1) 板垣、土肥原、磯谷案

他們反對關東軍之片倉大佐的擁清復辟（鄭逆孝胥和遺老們十分贊成），且以為與中央政府完全絕緣，依軍部內的情勢，實現不易。這提案只有這一暗示，如果軍部內反對的意見不強烈，可以成立獨立的政府，但不必扶清復辟。

(2) 中野、茂川案

天津的特務機關長中野大佐、茂川少佐、谷荻中佐一致主張與國民政府絕緣，成立華北獨立政權。

(3) 喜多、根本案

喜多特務機關長、根本（大佐）總務課長（當時兼北京機關長）主張不以地方政權為限，應使浙江財閥與國府右派人員合流，成立一大政權。這一政權，無需說，是比例日軍的進展而擴大。這個主張，是後來汪逆精衛組府的種子。

上述三個方案，經過討論後，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根本大佐攜全案赴東京。該新案內容：

(1) 新政權有外交、產業、交通、關稅、軍事的廣大自主權。

(2) 除上述五項外，其他由各省政府自主。

(3) 新政權採委員制，設委員長。

(4) 與南京政府不斷絕關係，使南京有宗主之名。此舉可使浙江財閥投資華北，並使王克敏等加入

政府（還有述到某兩要人的事，茲略）。

根本的新方案，到東京後，突然又變爲：決定成立新中央政府，採聯省制，不限華北五省。這一定，依文件有海軍一部份的反對；但却得日本五相會議及御前會議的先後批准。

筆者不知道，我們在法庭上有否提出那文件。如有，那麼多的機關長們，何以除了喜多，酒井之外，都逍遙法外？

九 南京大屠殺

國際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是在八月二十九日。由中國政府所提出的證據，和證人的陳述，驚動日本的輿論。因爲在虛偽宣傳下。日本人民從未夢想到，他們所禮讚的「武士」，是這樣滿身鮮血的凶手。依官場的統計，自日軍進入南京後，被屠殺的人民，數達三十四萬人！目擊那慘況的德國駐京大使館，在文件（她由檢察官宣佈）上這樣地寫道：「日軍的焚掠蹂躪，從未如南京之甚！」

站在法庭上，陳述日軍暴行的人，首先是當時金陵大學醫院美國醫生羅勃·威爾生。他說：

「我，一九〇六年生於南京。布林斯吞和哈佛兩大學畢業後，充當金陵大學醫院的外科副主任。時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末。當上海淪陷後，大家知道日軍會侵入南京，醫院的職員們，就要求往長江上游避難。這因爲上海至南京間各城市，尤其是蘇州、鎮江、無錫等地，日軍的殘虐行爲，使職員們感到生命的危險。結果，除我、托列馬和看護婦、僕人數名留下外，約五十名的職員於十二月一日離開南京。」

當南京陷落前，病人減少，只殘留不能移動的重病者五十人。日軍於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在前夜，所有中國軍已停止對敵的行動。

數日之間，醫院擠滿病人。某日，四十歲左右的婦人到醫院來。她的頭部被砍去一塊肉，極爲危險。依人們的話，她受過日兵的殘暴行爲。

又有八歲的少年，腹部貫穿，另一個男子，右肩顯然受槍彈傷。依他的話，多數中國人被日軍驅至江邊射殺後，把屍體拋入江內。他假死，乘隙逃走，而且是唯一的逃走者。

還有一個中國警官，背部受深刻創，被擄至醫院。該警官和多數人一起被驅往城外，用機關槍掃射，內中被用刺刀刺殺。唯一生還者，就是他。他的名字叫倣伍長德。

又某日午後，我在自宅吃飯，知道附近有日兵強姦事。我跑到那宅內，見三個日兵持劍站着，兩人在強姦中國婦人。我就把那女人帶到金陵大學的難民收容所。

又有一男子擄到醫院來。他的顎部受槍彈傷，不能開口。他的身體有三分之二受非常的火傷。據說，他被日兵捕拿，先用槍射擊，後洒汽油放火。兩日後，他就死了。……我對以上所說的事，都留下照片。

有近六十歲的老人，胸傷入院。他本收容於難民收容區，爲訪市街的親戚，離開該區。回來，遇日兵，先用劍刺胸，而後拋入土坑。有六個鐘頭，意識不明。

如那樣的事件，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起，六七週間，有無數人擄至醫院。百八十個病牀，躺滿着病人。

說到前面之八歲少年的事，還憶起兩件事。內中之一，是七、八歲的女童。腕肘的關節脫落，

非常嚴重。依她的話，父母當她面前被日兵所殺，她也同時受傷。

約翰·馬基牧師會同十五歲的女子到院，她據說被強姦。診察結果，證實她。此後兩個月，她又入醫院，這時是第二期的梅毒出現了。」

繼威爾生的，是許傳音博士。他當南京被攻擊時，任紅卍會副會長。到日軍侵入，是國際委員會之一委員，努力救濟難民的工作。這位南京生長者，畢業金陵大學，並得憲林諾大學文學博士。回國後，服務鐵路。一九二八年政府定都南京，他全家住在首都。目擊慘况的他，在法庭之前陳述道：

「日軍佔領南京，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當時市內全無中國軍的抵抗。我服務安全地帶的國際委員會，負責住宅的事。依我的職務，要給安全地帶內，有住宅的，和無住宅的人，以種種的便利。我設收容所二十五處，收容難民，但人數極多。該地帶的中國人，有二三十萬人。

我當時任紅卍會的副會長，國際委員會，希望該會協助。

日軍當時由市的南方侵入。佔領市內的日軍，極為野蠻。見到人，就馬上射殺。日軍佔領後三日間，我以日軍伴隨的條件，巡視市內。中國人的屍體，到處都有，內中還看到受殘酷的刀斬。

某大街，我數橫在街邊的屍體，兩邊約五百餘，因為不能再數，不知詳數。我所見的屍體，男女老幼均有，都是老百姓，沒有一個穿軍服的。

住宅委員會的規則，攜有武器者，絕對不許入安全地帶。十二月十四早，日軍將校到國際委員會的本部來，以區內隱匿兵士為理由，要求搜查，被我拒絕。次日，日軍將校率兵士來，把平民作為兵士，拉去多數人。

某日，我和紅卍會的人員，發糧食給難民，有兩日兵前來，閉門。日兵用繩縛中國市民的兩

手，十五或五十人一隊，被驅去的，數達一千五百人。我馬上報告國際委員會的拉比氏。拉比氏等和我，一同向日本的特務機關司令部抗議，不得要領，但約明朝回話。到明早八時左右，國際委員會和紅卍會的方向，聽到機關槍聲。我們即往探察，所有被驅去的人，悉被射殺。以後日兵每日到收容所來，拉市民而去。前述的拉比氏，是德國人，海員協會會長，國際委員會的理事長。

對於女人，日兵的行動更壞，是文明世界所夢想不到的。日兵對女人的嗜好，是有不可信的程度。

某次，日兵以三輛卡車，運婦女到兵營去，逐一強姦。我阻止他們，無效。這些婦人，由十二、三歲至四、五十歲。我曾目擊日兵的強姦。有時，日兵在沐浴處強姦中國的婦人。後來，我們走進去，我看見沐浴處的裸體女人在哭泣。

某日，我同福田先生——當時南京的日本領事，現任首相祕書——到兵營去，會捕兩個日兵。房內有中國婦人的哭泣聲，我告訴福田先生那日兵強姦的事，福田先生罵他並驅走他。

某時，我同馬基氏到南門東新開路第七號。發現該家十一人被殺，三人被強姦。婦人之中，兩人十四歲，一人十七歲，日軍於強姦後，把東西塞入陰戶中。另一年輕的女子，在桌上強姦，桌上有血。又有一家族，乘船過河。至河中，被日兵發現。日兵檢查船內，發現青年女子，就在老夫之前強姦。夫非常地憤怒，被日兵所殺，老父和女兒，也同投河溺死。

紅卍會雇二百個工人，埋葬中國人的屍體，數達四萬三千。

我目擊日兵放火燒俄使館，時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十二時。此外，青年會等各團體建築物，也逐一被焚。」

上面的暴行，繼續至侵入南京後三個月之久。許博士接着陳述日軍怎樣販賣鴉片，和設「慰安所」。總一句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連羅馬帝國亡後的萬達人，也自愧不如！

還有九死一生的人們，應法庭之召，特地到東京，在日本人民面前，供述他們的遭遇。第一個，是威爾生醫生所說過的伍長德。他說：

「我三十八歲，係南京市的商品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及其以前，我任南京警官。我一直到今日止，並未入中國的軍隊。南京陷落之後，我和三百左右的警官，住在司法院。十二月十五日，突然日本兵前來，命令司法院內的一切人同行。有國際委員會的兩個職員到來，說那些人與軍隊無關。他們不聽他倆的話，把我們帶往西大門。

我們一近那地方，就見到門外和田邊有幾挺機關槍。門外的運河有橋。我們被槍劍迫着，每百人一隊，推往門外。還未出門，就受機關槍的掃射。屍體在坡上輾轉，後來滾入河內。我們當被命令通過門時，我在機關槍還未發射，就先伏地，因此，不受射擊。日本兵走到我面前，用刺刀刺我背部，我忍痛，死人似地倒着。

日兵將屍體洒汽油，放火後走開。時已天黑了，屍體散在河邊，現出悽慘的光景。我後來由屍體中爬出來，隱匿附近的空宅。有十日左右，附近的人，每日給我一碗粥。以後，我潛入市內，到大學醫院，受威爾生醫生的醫治。我在醫院約五十日，後返蘇北鄉間。那次事件，在城門前被射殺的，約二千人。」

其次是尚德義。他住南京上海路革新巷一號。這地方是難民區，但十二月十六日午前十一時，却有日兵（大概是中島的部隊）前來，捕他，和他的兄德仁、德全等人。每兩人反縛，拉到長江江邊的下

關。「那兒，已有千人以上的男子。我們的前面約四、五十碼處，有十餘挺機關槍，面對我們。四時左右，一個日本將校到臨，對日本兵士下令向我們掃射。我在開槍時，仆在地上。以後，我的身上壓着屍體。我被壓得半死。最後由積屍中爬出來，就逃走了。」

還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水夫人，陳述日軍把他們所中意的女生帶走。某夜有女生十一人，被日軍強拉去，九人被強姦後放回，另兩人下落不明。

此外，還有掠奪、放火、販賣雅片等的暴行，爲着篇幅的關係，捨而不述。每個中國人，應永久記着上述的血債！

負着上述屠殺等野蠻行爲的責任者，是當時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參謀長塚田中將，和皇族朝香宮。在審問中，松井爲朝香宮開脫，說他於入南京前十日，才轉到那部隊，因此，並無責任。責任在師團長——谷壽夫因之在雨花臺槍決。如果說，松井可不負南京慘案的責任，那麼，美軍究有何理由，在菲律賓絞死山下奉文大將，和本間雅晴中將？

第三章 二國同盟

一 防共協定與調停中日戰爭

由於明治維新和普魯士統一德國，都是「由上而下」的革命（牠的特性：第一、以皇室爲統一運動的中心；第二、貴族或統治階級的自動改革；第三、不徹底的憲政），所以，東亞的日本，與西歐的德國，在先天上，本有密切結合的可能。如再從日德完成「民族國家」的工作，遲到十九世紀後半葉而言，那她倆爲對付資本主義先進國——英美起見，更有密切結合的必需。可能和必需，促日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站在同一的戰綫。

日德文化上的聯繫，是非常密切的：日本的醫生，用德國的醫典；日本的學校，以德文爲第一外國語；日本的憲法，以普魯士憲法爲藍本；日本的軍人，處處模倣普魯士的軍人；總一句話，就文化而言，日本是接近德國，而疏遠英美，雖然英國曾是她的同盟國。自歷史發展造成日本必需排斥在東亞英美勢力的局勢後，日本的軍部，早就選擇德國爲夥伴。當日，促進日德關係的人物，兩國都有，在日本，公開地活躍的，是大島浩。

這位崇拜納粹的軍人，對於希特勒的一舉一動，都希望模倣。這一希望心，使他和許多壯軍人一樣，企圖把日本變爲東方的「第三德意志帝國」。又由於他有那一熱烈的信念與希求，才被他的同志們推薦爲駐柏林大使館的武官。

到柏林後，大島馬上沈醉於「反共」的空氣中。納粹的「反共」，在當時有兩個意義：第一、以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爲名，取得英法美的諒解，暗中東進，並取消凡爾賽條約；第二、強大的德國，一旦出現，爲爭取歐洲的霸權，必然要消滅另一大陸國——即蘇聯。由於那兩個意義，希特勒從臺下唱反共的調子，一直到臺上止，並未停過。我們不知道，大島是否明白上述的意義，但有一共同的歷史條件，促他追隨納粹之後，高喊「反共」。他就是自一九〇五年起，東亞所造成之日俄對立的局勢；十分明白，日本北進的唯一敵人是俄國，南進的敵人是英美。日本要北進，必須先犧牲中國，至少須擷取中國的東北；日本要南進，必須整個地吞併中國。雖然中國處於日本南進或北進的核心地帶，由於國勢衰弱的關係，却不在軍部的眼中。自偽滿出現後，日本的少壯軍人，對南進抑北進雖不能決定，而聯德的一舉，却是必需。因爲，德國對於俄、英及美，都有不能調和的衝突。

軍部從戰略的觀點，主張聯德，而穩健的政治家們，不斷地耽心聯德會引起對英美的戰爭。這一耽心，是由於他們知道創業的艱難，不願冒險——他們都是目擊「日本帝國」的興起者。那些政治家們，過去會希望軍部接受「李頓報告書」，使日本充當東北的真正主人，而無需名義上的佔領，但被軍部的少壯軍人所拒。這一拒絕，他們並不着急，因爲侵略的對象是中國。到形勢的發展，有產生日德聯盟的可能時，他們便從中阻礙。

爲着上述的原因，一九三五年間，日本的國內政治，顯然有兩個對立的傾向：贊成聯德，和反對聯德。前一派的人物中，在第一綫活躍的，是大島武官。

他怎樣暗中實現聯德的第一步——「防共協定」，看他對法庭的口供：

「最初與德外相李賓托洛甫會見，是在一九三五年。一直至防共協定止，曾經過多次的會談。

一九三五年春，我對波克所說日德對蘇同盟的事，那是李賓托洛甫個人的想法。因爲李氏會說：日德之間，難道沒有對蘇聯成立某種防禦同盟的可能性嗎？

後來，因爲希望與李賓托洛甫會見，十月在波克家初次會面。他說：「希特勒與政府的想法，尙不明白，可是他認爲有十分的可能性。希望確知日本陸軍的意向。」我把這經過，電告參謀本部。參謀本部，在進行這事之前，先派遣若杉中佐赴德。中佐於十二月初旬，抵達柏林。我同中佐，會見李賓托洛甫與布倫堡將軍。

中佐對兩人說：「調查德國政府的意見，係我的任務。」又說：「日本的陸軍，是贊成的，至於牠的實現，要與政府討論。」

依大島的供詞，我們十分明白：最初提出訂立日德對蘇的某種同盟的人，是李賓托洛甫。這位賣香檳酒出身的納粹外交家，已死於絞刑架上，會否是日德防共協定的最初提出者，無從證實。但是相信大島的話的人，要明白一點：日本的陸軍，對德方的示意，是受寵若驚的。因此，有若杉中佐的赴德，並表示陸軍的贊成。依慣例：陸軍贊成的事，日本政府要反對，是不容易的。又在「兩重內閣」與「兩重外交」（日本各大使館的武官，不受外務省的管轄，而受參謀本部的指揮。）之下，陸軍反對的事，政府是無法實行的。

若杉的任務，大概是圓滿的。因爲，知道日本陸軍意向的德國，利用一九三六年四月，蘇聯與蒙古訂立相互援助條約，刺激日本的軍人，表示願意與日本訂立防共協定。由於德國的願意，日德的談判，就由大島武官轉到外務省。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功的談判，表現爲公開的協定。牠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共產國際」勢力的蔓延。

自然這是表面的，實際還有秘密協定。牠規定：「締約國的一方，受攻擊的場合，或且受蘇聯無正當理由攻擊之威脅的場合，另一方締約國，對蘇聯不取有效援助的行動；以及，締約國為保護共同的利益，以必要手段為目的，應迅速協議。」等等。

當時，主持防共的日本政治上負責人，是內閣總理大臣廣田弘毅（任期由一九三六年四月至翌年二月），外務省歐亞局長東鄉茂德，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

「防共協定」成立後，似乎不能滿足軍部少壯派的心意。因為，他們希望手創的偽滿，能得到德國的承認。為着這一希望，大島們又在暗中活動訂立進一步的協定，即軍事同盟。

恰在此時，發生「七·七」事變。日擊日本向中國大陸冒險的納粹政府，十分關懷。因為，日本的國力，一消耗於中國的長期戰爭，便減少德國暗中指定給日本的任務——在東亞與太平洋牽制英美。同時，中國政府對德的友好，使德國也不願站在日本的一邊。由於上述的原因，「七·七」後兩、三週，德國政府通告日本：防共協定的條約關係，不能使德國承認日本軍在中國的侵略行動。由之，德國無援助日軍的責任。這一通告的目的，是拒絕日本政府引用防共協定，要求德國不把軍火賣給中國，和撤退在中國的軍事顧問。

「中日戰爭擴大到上海以後，日本政府曾對中國提出和平的條件。這時，德國充當中日兩國間的「雷翰傳達者」。同時，依國際法庭檢察官所提的文件，德國政府曾勸日本變更武力侵略的政策。無須說，德國這一勸告，是為自己的利益出發；因為，她耽心日本的消耗國力。

依國際法庭的文件，當時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曾命令駐德大使東鄉茂德（任期由一九三七年十月至翌年十月），向德外長芬·諾拉德提出這聲明：「日本政府，早就不承認蔣

介石是中國的代表。關於和平的交涉，今後移與在北平與上海的新中國舉行。」此外，日本又表示已有長期戰爭的決心。

又依在紐倫堡美國所沒收的德國檔案，早在廣田訓令德外長提出前六日（一月十日），東鄉大使已與諾拉德談話，並留下這一記錄：

「奉廣田外相的命令，東鄉對於德國在中日事變中的調停，表示謝意。我（指諾拉德）對東鄉氏指出：「戰爭如長期繼續下去，恐怕日本會發生危險。」東鄉氏說明日本的立場，並說：「日本欲與中國友好，但有斷然的決心完成戰爭。日本政府早不認蔣介石是中國代表者。他如不承認日方的停戰條件，日本就進行對各省主席的和平。」

此外，大使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日本有最大的關心，與德國相提攜；其次又談及承認滿洲國問題。我指出：如意大利也承認，現在我們所有之中日間的通訊活動，就全不可能。大使對這點有諒解的樣子，不要求德國之別的行動。」

由上面的文獻，我們明白：德國中止調停中日戰爭，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而十日德外交已由東鄉大使談話中知道他的駐華大使陶德曼任務的失敗。依法庭所提出的文獻，一月十一日（即與東鄉會見後一日），諾拉德接到駐日德大使蒂克生的秘密電報：

「依可信方面的報告，本日樞密院會議，決定——如日方條件被拒絕，就有下面的行動；佈告宣戰，否認南京政府，北平臨時政府的代替，軍事行動的繼續。又為支持那軍事行動，把所有新的補給船，送往前綫。」

同大使又在十七日（即東鄉傳達廣田訓令後一日），向諾德拉報告：

「一、日方回答提出後舉行的會談，我會向廣田詢問今後的企圖。也就是，日本佈告宣戰嗎？或考慮進兵廣東與海南島嗎？等等，對那各點，廣田說現在沒有那計劃。」

一、對中國政府絕交，及肯定的宣言，經過長時間激烈論爭後，得到的結論，是在這期間，軍當局的一部份，支持繼續交涉，那是無疑。」

蒂克生大使的情報，由後來事實證明，是相當的正確。但自德國調停失敗後，日本在中國長期戰爭，使納粹政府，大為失望，那是必然的。如果沒有新的局勢，可能地日德的往返，會失去以前的熱忱。只爲着西歐新的形勢，希特勒才需要日本。

二 三國軍事同盟的初步談判

「防共協定」成立後，大島浩與納粹要人，往來甚爲密切。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就轉任駐柏林的特命全權大使（至翌年十月止）。在這期間，由希姆拉（希特勒的特務首領）留着的備忘錄，他會有下面的活動：

一、他曾派十個俄人，懷炸彈由高加索入俄境。可是，那些俄人並未達到暗殺史太林的目的，有數人却在俄境附近被射殺。

二、日本某將校，在阿富汗活動，以策動顛覆阿政府的嫌疑，被驅逐出境。

三、大島曾在福爾坎茲，以假名購土地，使用六個俄人從事謀略的宣傳。那兒所印的印刷品，由波蘭利用風向，以小汽球送入俄境，他被俄人熱烈地閱讀。

四、大島由羅馬尼亞越黑海，因欲入克里米亞，買一艘摩托船。但這計劃在秋天失敗。打算明年夏天再來一次。

上面四宗事，都是希姆拉依大島口說記下來的，牠的可信程度很少，因為大島和一般軍部的特務機關人員一樣，喜歡吹牛的。我們只能把那備忘錄，作為大島與納粹特工有密切聯繫的反證。

由於大島的活躍，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就由柏林赴羅馬，與日本駐意大利大使白鳥敏夫，一同會見莫沙里尼。莫沙里尼同意他倆的提議。關於這次談判，「齊亞諾日記」，會有下面的記載：

日本大使，極贊成同盟。由這同盟，似乎有這意圖：為獲得英國「應當交還的許多東西，」而取攻擊的手段（一月七日）。

依波倫的報道，日本政府確然反對三國同盟的簽字。大島欲辭職。他真辭職，內閣就會瓦解。用一封電報，馬上容易發生變化的現在歐洲政界漩渦中，使遙遠的日本捲入，那真是可能的。（三月六日）

齊亞諾後一記載，是根據這事實：取得莫沙里尼同意後的大島和白鳥兩人，對日本政府要求無條件訂立軍事同盟。日本的陸軍，當然支持兩大使的意見，可是海軍却有人反對。經過多次會議之後，平沼騏一郎內閣（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八月），只得到這一妥協案：對條約發生效力與否的決定權，由各締約國保留。

這一保留，引起德意當局的不滿。因此，齊亞諾的三月八日日記上寫道：「會見日本大使。他承認日本的回答，附有若干的保留，條約只附帶着反蘇的性質。由這極不滿意的回答，能否締結同盟，那不能無大疑問的。」

何以日本的答案，具着那有限制的性格，顯然爲着海軍反對與英美戰爭。所以，如果軍事同盟，限於反蘇，日本是贊成的。但希特勒與莫沙里尼的當時要求，却是日本的海軍，有事之秋，應與英美作戰。平沼內閣，因此遭遇陸軍的大壓力。爲求完滿的解決，平沼內閣就派伊藤述史前往柏林與羅馬，從事談判。

伊藤奉平沼內閣的訓令，到歐洲後，會見大島大使和白鳥大使。兩大使不服從閣令，對伊藤說，如不締結軍事同盟，我們就辭職。辭職一定會促進內閣的倒臺。這一威脅，當然發生效力，因爲大島和白鳥的後面，是軍部的少壯軍人。結果，外務省改變方針，指令兩大使：如軍事同盟的對象，是蘇聯以外的國家，日本只能給與非軍事的援助，也不能超過他。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平沼以內閣總理的身份，電告希特勒：德意兩國的一方，受蘇聯以外的國家攻擊時，日本雖有給與軍事援助之堅定的意志，但鑑於日本的現狀，四圍的狀況，是不會有所變化。接到這電文的希特勒，心裏當然不大高興。因爲，納粹的希望，是締結軍事同盟後，日本的海軍，可在太平洋聲援德國的艦隊。

交涉到達這一階段，我們要問：大島的意見怎樣呢？他是三國軍事同盟的活躍人物，依他在國際法庭上的口供，有更詳細的報道：

「一九三七年，中日事變勃發，日本爲處理事變，要利用德國。這時候，我接到東京參謀本部的訓令，努力使德國軍指導者，更接近蔣介石的德人軍事顧問等。約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到莊南堡別墅訪問李賓托洛甫。我對李外長詢問：日德兩國，有無用條約及其他方法，更加緊密合作呢？我會把這次會見的情況，報告東京的參謀本部（按此時大島是該部駐德的武官）。

同年六月，我接參謀本部的公文，他說：軍的一部份，見到日德協調的進展，關於提攜的事，對蘇聯必須有一致行動的約束。

七月初旬，我再與李外長會談。這時候，未提及日本來的公文。我只說：「預先約定，受蘇聯攻擊的場合，在有何等行動之前，應有會商。」李外長說待考慮後回答，我就辭退。數日後，李外長爲着和我會談，特由莊南堡來。他和我所說的話大約如下：

- 一、單是商談程度的條約，因爲沒有力量，德國是不要的。
- 二、不單對蘇條約，應提以全世界爲目標的相互援助條約。可認爲，如日德協定十分有力量，就可確保世界和平。

三、這不是根據希特勒與其他官吏之公開的會談，而是李外長的私見。

我對他的話回答道：因爲日本只有對蘇行動有所準備，至於擴大到以全世界爲目標的相互援助協定，那恐怕是困難的。李外長力說：「對日本，不希望施用實力以上的事。但爲確保和平，強有力的協定，總是必要的。」對於這一點，他要知道日本陸軍的意見。此外，當締結防共協定時，曾有漏洩，此次要求保持絕對的祕密。因此，我不用無綫電通信，特派笠原少將返國。少將乘飛機於同年八月到日本。經過參謀本部，再由牠轉達宇垣外相（按照和十三年近衛內閣，宇垣一成繼廣田任外相）。外相又與其他五閣僚交換意見，結果我接到這電文：參謀本部同意那提案，近衛總理，宇垣外相，池田（成彬）藏相，板垣（征四郎）陸相，米內（光政）海相五閣僚，也有諒解。

依他們的意見，簽字國之一，受無理由侵略的犧牲時，希望約定相互援助的協定。但日本希望：這協定的目標，蘇聯爲第一，其他各國爲第二。

我同年十月任大使。接任後與李外長和高茲法務部長協議，決定條約的大綱，送達東京的外務省。外務省的最初回答：政府在結束對華事變，而且

一、使軍隊可能轉用，要明確俄國的情況；

二、要鞏固日本的國際地位；

三、要得到德國之技術的及經濟的援助。

只有那樣的條約，才同意的。但關於條約之實際的措辭，目下還在研究中。

德國約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九月間，由日本得到非正式的承認，開始與意交涉，要她加入盟約。但未得意大利的回應。因此，德國要求我，把同提案向意交涉，並請我赴意。

十二月中旬，我與莫沙里尼會見。他答道：「這想法是好的，但時機是否成熟，那是疑問。」由外務省派遣大使資格的使節團，即伊藤述史一行人，依路途先至意大利。逗留二、三日後，前來柏林。數日後，白鳥大使也由羅馬到柏林。

伊藤攜帶關於條約之政府的計劃與希望的事項。他就是：同盟條約的第一目的，為蘇聯，其他國家要變為共產主義之時，才成為問題。

日本認為：如德國承認日本的提案，援助條約，對日是有利的。例如，日美戰爭的場合，德國對日不能有何等的援助；反之，德美戰爭的場合，日本却不得不在太平洋使用全力。

白鳥和我却十分明白日本方面的用意。可是，此時如果日本只表明對抗共產主義國家的意圖，交涉就會決裂。因此，把這意思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急報外務省。

外務省的回答，在三月末到達（按這時是平沼內閣，外相為有田八郎），有下述要點：

「關於蘇聯不變更；關於其他各國，條約不限於以共產主義國家爲目標，應再進行交涉。但在這場合所與的援助，不是軍事上的援助。那援助是指情報的交換，燃料的借貸，物資的輸出等參戰以外的一切援助。」

把這回答，移牒李外長和德政府。又對於意大利，由白鳥大使通知。

德政府，不久之後，經過李外長對我說：

「條約目標之第一義的，限定於蘇聯，其他各國爲第二義的，並無何等的異議。至於細目，當然在與日本國代表會見之後決定，可是條約文上，不記載只以蘇聯爲第一目標，希望表示爲一般性。如記載只以蘇聯爲第一義的目標，受其他各國攻擊的場合，限於非軍事的援助，這條約是非常弱化的。」

上面大島浩的供詞，對三國軍事同盟的經過，說得十分明白。我們應注意之點：第一，意大利是被動的，而且莫沙里尼還表示時機未成熟；第二，日本的目的，只限於對蘇，其他是非軍事的援助。何以希特勒答應這樣的「弱化」條約？依筆者的推測，大概由於這些原因：第一，當時德國正欲用兵波蘭，以那軍事同盟威脅美國或英國，以壯聲勢；第二，用對蘇的軍事同盟，討好英美，表示德國的東進；第三，有了那軍事同盟的條約，威脅蘇聯，使蘇聯傾向德國，便於瓜分波蘭，打擊法國，因爲在這時候，蘇德雙方，已有秘密接洽，而且傾向英美的外長李維諾夫辭職，主張對德合作的莫洛托夫繼任（五月三日）。

由許多文獻，指示我們：日本的外交，是非常幼稚的。她開始希望得到軍事同盟的利益，誰知反成爲德國的犧牲者，因爲在當時，希特勒一面由李賓托洛甫出面，允許以蘇聯爲「第一義的」，而暗中却

進行蘇德不侵犯條約（本質上是瓜分波蘭及蘇合併婆羅的海三國）。到八月二十一日，條約成立，二十三日於世人不能相信的情緒中，在莫斯科簽字。

這一條約（德蘇不侵犯條約），給平沼內閣的打擊極大。當一九三六年「防共協定」成立時，是約明大家對抗「共產主義」的蘇聯，現在，高調反共的德國，倒與蘇聯訂立違反「防共協定」的條約；其次，正在談判細則中的三國軍事同盟，暗中約明以對蘇為「第一義的」，只有半年的时间，使過去的談判全無意義；第三，平沼內閣，事前對於德蘇談判毫無所知。綜合那些原因，反對者有理由攻擊內閣。經不起攻擊的平沼內閣，就馬上辭職（繼任組閣的，是阿部信行大將，外相為野村吉三郎）。

阿部內閣，一面以野村大將為外相，希望得到美國的好感；同時，又許寺內壽一犬將（太平洋戰爭時，主持越南馬來亞等地的軍事，日本投降後，病死越南的西貢）訪德。

寺內於當年九月抵柏林，會見希特勒們。依寺內、李賓托洛甫的備忘錄，有下面的記載：

二十夜，晚餐後，與李賓托洛甫外長會談。這次會談，有大島大使及季特爾將軍等參加，大島大使，明示日本有進軍南方的意圖，此點是受注意的。

德外長言及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又說明：德國與日本和蘇聯妥協是必要的，因為日德意協定不成功，所以德國單獨與蘇聯妥協。這妥協，對日本也有好影響。又外長與史太林會談時，史太林會說意義極深的话：「若使日本人要戰爭，就戰爭；若使要妥協，那也可以。」

此外，大島有重大的發言：「這次日本，尤其是海軍，有對東亞的南部及香港進駐之意。」李外相質問道：「日本的手究伸到何處為止呢？」大島答道：「使荷蘭與英國分離，與荷提議訂立不侵犯條約」。這麼一來，對荷印的資源，可依日本方面的所欲，締結條約了。日本如由荷印取錫、

橡皮、石油，如由英印度取棉花，澳洲取羊毛，那就十分自足，力量強大。」

這次寺內大將的訪德，使軍事同盟的談判，不因德蘇不侵犯條約而中斷。反由於德國的勝利，在荷亡法降後，日本爲垂涎荷印的資源，却希望與德意迅速訂立軍事同盟。

這時候，日本的內閣總理，是海軍大將米內光政（一九四〇年一月組閣，至七月近衛繼任），外相是有田八郎。米內不願訂立三國軍事同盟（日本海軍大多是不敢與英美戰爭的），因此過去的柏林談判，毫無進展。爲打倒米內內閣，陸軍就運用特權。那就是畑俊六陸軍大將辭陸相，陸軍三長官拒絕推薦後任的陸相。結果米內辭職了。

七月二十二日，近衛內閣成立，以松岡洋右爲外相，陸軍三長官推薦東條英機爲陸相。這兩個人，都是以反英著名的。因此，三國軍事同盟的舊議，又列於日本外相的桌上。這次爲着日本的反英立場，與德國的要求相一致，所以談判十分順利，並成立條約。

三 三國軍事同盟的成立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近衛內閣，算是「戰犯的內閣」。中間最爲人們熟悉的，是外相松岡洋右，陸相東條英機。因爲在這些人們的腦中，日本必須放棄父代的盟友（英國）和攻擊祖代的敵人（美國），所以在外交上極力設法加入軸心。爲着這一目的，內閣成立（七月二十二日）後一個月（八月二十三日），松岡大變動駐外使節，並召回許多可阻礙其預定工作的參事官、領事們。同時，新內閣又選二十四人爲委員，調整國政，那些人們，大半是軸心國家的鷹派。

因此到九月初旬，近衛首相，松岡外相，東條陸相，和吉田（善吾）海相，特開所謂「四相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強化日德意的合作，認為時機已熟，「應迅速開始談判」，並認為如日本不願使用武力，對德之有效的談判，是不可能的。

又約在同時，松岡會與德駐日特使斯塔瑪，舉行秘密會談。斯塔瑪是德外長的特使，他赴日的主要使命，是聯絡親德派，促進三國軍事同盟的締結，與日本迅速發動對英美的戰爭。由之，他在會談中，強調日美戰爭的不可避免，與戰事一旦發生，勝利的德國，可給與飛機、坦克、軍用器具、裝備等援助日本。松岡外相，不僅接受斯塔瑪的意見，還十分樂觀地自信，如日美一旦開戰，在美的二千萬德國籍的美人，會協助日本。

我們還要明白一點：近衛內閣對德外交的突然轉變，和德國在歐的勝利有關。依他們看來，法國投降後，歐局已經決定。如日本不與德國同盟，那對於荷法的殖民地，雖有攫取特權的機會。這一觀點，不是始於近衛內閣，在米內內閣期中，早已實行進兵越南北部。知道日本政府決意的德駐日大使奧特，會於六月十九日密電外長李賓托洛甫：

「依日本外務省的情報，日本期待德國允許日本在越南的自由行動。對於這一點，已對駐柏林的大使，發了訓令。」

由於吞併越南，在東亞日本的地位提高，這事對德有利，是無疑的。佔領越南，有促進中日事變早期結束的意圖，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與英美兩國的對立深刻化，日本對美英危機，於長期間內不能消除。如果考慮日本的要求，並利用牠，可認為是使日本決定的、無限制的沿我們的路綫走去的方法。」

奧特的估計，非常精確——就日本依德國預定路綫走向對英美戰爭而言。到同月二十四日，他又電告德外長：

「一、依陸軍省武藤章的話，日本陸軍爲結束中日事變，歡迎德國的調停。又言明，日本對越南有所關心。武藤的話，依日本從來的習慣，可認爲是陸軍的正式提案。又關於蘇聯問題，對德大使館武官的質問，言明日本陸軍相信有與蘇聯協調之必要。」

二、拓相小磯（國昭）大將，曾向我質問：德國對於日本之越南及荷印的軍事行動，究取何種態度？我答道：德國關於荷印問題，並不關心。我又補充說：對於越南問題，例如在美國對德宣戰的場合，如日本約定，攻擊菲律賓及夏威夷，承認把美國釘着於太平洋的前提，德國對日本之進駐越南，是無異議的。

又小磯說：日蘇有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可能性。對他，蘇聯會向日本要求中國割讓西北地方與外蒙之某種領土。他又說：對蘇問題的解決，與在越南、荷印之日本獲得殖民地的希望之實現，不僅使日本經濟上脫離美國而獨立，而且是給可能出現之近衛內閣，解決中日事變的出發點。

三、白鳥大使昨日在對「讀賣」（日本的報紙，與警察有關係）的談話中，贊成與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四、我的印象，依賴德國、日本、中國以及蘇聯的太平洋集團的形成，機會到了。這一集團，使美國釘着於太平洋，並麻痺美國對歐的行動自由。」

我們冷靜地閱讀這封電文，非常欽佩奧特對日本情況的判斷——無需說，這和他接近少壯軍人及右翼團體，大有關係。這般人已在暗中，設法推倒米內內閣，並擁近衛上臺——只要這位公爵能答應他們

的聯德要求。如這一推測（可惜還沒有證實的文件）有他的健全性，那我們十分明白：近衛的第二次內閣，以松岡洋右（他是著名反英美的人物，並以退出國聯的行動，獲得少壯軍人的支持）為外相，與締結三國軍事同盟，決不是偶然的事。

決定進兵越南的日本，為取信於德國，當然要迅速批准三國軍事同盟。到九月二十六日，近衛就把那條約，提交樞密院。

這一天的日本政界人物，過着緊張的生活。依不戶侯爵的「日記」，當天近衛首相朝見天皇，天皇有勅語給伏見總長宮。可惜，他沒有記近衛上奏與勅語的內容。至於他自己，與近衛首相，鮫島武官，豐田海軍次官，伊藤公等，先後接談，雖然也沒有留下談話內容，依「日記」隱約的暗示，全天只為兩宗大事：第一，進駐越南的日軍，本來是可以「和平」的，而西村部隊，雖與海軍援護司令有聯絡，却採取「敵前登陸」的戰鬥行動，與轟炸海防。為着這一變動，當地的西原機關長，極為憤慨，天皇也視為「大事」。木戶自己，做這一結論：「不辨大局之前方的處置，真是遺憾。誤大事者，皆此輩也！」第二，是樞密院的會議，由早開起，至午後七時半終了。依法庭公佈的記錄，在會場中，有激烈的辯論。列席的政府人員，是東條陸相，松岡外相兼拓相，星野直樹企畫院總裁，武藤（章）陸軍省軍務局長，及川（古志郎）海相等人。重要的質問與答語，如下：

河合顧問官：對最惡事態的發生，帝國有準備嗎？

東條陸相：對美開戰的場合，陸軍兵力雖只部份使用，却無何等的懸念。在這場合，對蘇關係，由本條約的牽制，却屬有利，而且於日蘇調整無效之外，對蘇的準備，早就未曾怠慢。中國事變之迅速終了，是備最惡事態的必需。

及川海相：現在鑿艇的戰備，已經完成。重油也有相當長期間的準備，因為長期戰有相當的困難，應增強人造汽油的生產。

星野企畫院總裁：物資的自足自給，尙未完成。就在今年物資動員計劃內，所要物資五十億圓中，有二十六億圓，仰給於外國，內十九億圓，有不得不求於英美的狀態。汽油、航空汽油有相當的貯藏。如有長期戰，則打算取之於庫頁島與荷印。

由上面海陸軍負責人的答語，我們知道：無論那一方面，對可引起之日美戰爭！日本都沒有萬全的準備。對於長期戰爭，海軍以爲缺乏汽油，陸軍要以結束「中日事變」爲前提，這兩個難題，就當時情況說來，是無法解決的。

在外交方面，窪田顧問官，會問：「可否由本條約引起美蘇的提攜？」松岡外相答非所問地說：「美蘇提攜，一直至今日止還沒有，今後注意牠，並努力日蘇國交的調整。」他又在答南顧問官的詢問有無引起德美關係改善的可能性中說：「日本與德意結合，與蘇調整國交，導入有利的國際環境，極力避免日美的開戰。若使不幸有日美戰爭，結果，美國也應和親。在美國國內，佔有有力地位之二千萬左右的德籍美人，如加以利用，那對日本是非常有利的。又若使今後不對德結合，將來英德媾和，歐洲產生新事態，對南洋及其他，日本就不能有新的要求。」由松岡這幾句話，我們知道：近衛內閣與德結合之前提，是估計英國必然屈服，日本當預先安排好攫取英荷的殖民地或其資源的步驟，否則有遲乎其來之感。第二，對美戰爭，由於二千萬德籍美人的利用，可迫美國與日和好。至於如何利用，有無實效，沒有人追問，難道在他們腦中，這是無可疑問的事嗎？在日本帝國興起前，每次戰爭都有詳細的估計，與萬全的打算，這次的粗忽與蠢動，也許是該帝國沒落的必有之事！

當時有林顧問官，問松岡：「德蘇協定成立後，史太林訓示黨員道：德英疲乏之時，赤化之，次進而赤化日華。由之，日蘇國交的調整，難道沒有困難嗎？」松岡答道：「依我的見解，樂觀悲觀各半。但可以利用德國。蘇爲恐德，要請德斡旋。」

在場的顧問官們，多看到三國軍事同盟，必促速日美的戰爭。石井菊次郎，是著名石井・藍辛協定的人物，他站起來用老外交家的口吻，教訓他們道：

「考察德意兩國的國情，值得注目這事實：與德國及其前身普魯士的結合之國，不能由同盟得到利益。反之，却由之蒙不慮的災難，遂至於滅亡。德首相俾斯麥會說這些話：「國際同盟，必娶一位騎馬武士，與一匹驢子。而德國必需常爲騎馬武士。」依牠，在第一次大戰中，德對自己同盟國，奧大利與土耳其的態度，簡直是騎馬武士，以鞭打着驢子。想到牠，不覺戰慄。也許新興的納粹，和帝制的德國，並不同一，但納粹德國的大總統希特勒，難道不是危險的人物嗎？他私淑馬基維列，把馬氏的「論君主」，置於座右。由之，公言：「國際同盟，是一時的便利，如時勢到來，就無躊躇地把它扯碎。」去年八月，與日本結成之防共協定，明白地相矛盾的蘇德協定，滿不在乎地縮結，那是不足怪的。」

又，他早就研究東洋，不認日本是強國，他曾對側近者說過牠。無論從那一點想來，希特勒大總統所率的納粹德國，不能認爲是日本的永久忠誠之友。

說到意大利，她比德更不如，更難信賴的。」

石井不愧為外交家，他的論述，與歷史的未來發展，全相融合。但這種教訓，對於東條們是無用的。因此，雖有當夜九時半的會議，到底批准政府的提案。

翌日——九月二十七日，「德、日、意三國軍事同盟」，就由之成立。日本自這一天起，不斷地向日美戰爭之途走去，希特勒的外交，完全勝利。這一勝利者，如石井所說的騎馬武士，不時以鞭子打着充當驢子的日本！（註）

（註）田中隆吉在他的「日本的軍閥」一書中，對三國同盟，有其他值得引述的記載：日本陸軍最初倡議三國同盟，是在一九三九年春天。那時，辭去外相的宇垣大將表示反對。理由是，「以德國的國力，對英美是絕無勝算的。希特勒是一個無賴漢，他的話充滿矛盾。締結防共協定，或許沒有什麼不可，但要把防共協定推進為三國同盟，為國家着想，是危險的事。」到平沼內閣時代，陸軍中最熱心三國同盟的人，是板垣征四郎陸相，反對最厲害的，是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將。但依田中的話，板垣之親德，是要託德國斡旋中日的和平。到當年（一九三九）五月初，農林大臣櫻內幸雄，告訴田中：「三國同盟，結果也許要變成一面以中國為敵，另一面又以英美蘇為敵，從日本的前途着想，是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事。」六月中，陸軍內部主張締結三國同盟，更加熱烈，由於海軍的反對，不斷閣議均無結論。陸軍這一堅決的立場，依田中的話，是德特使斯塔瑪活動的結果。他說：「日本的右翼「革新」團體，幾乎沒有一個不被他的魔手所播弄的。平沼內閣時代，陸軍主張三國同盟時，曾有報紙，諷斥責有末軍務課長，是「意大利軍人」，到近衛內閣締結三國同盟時，由於斯塔瑪特使的活躍，差不多完全看不見反對者。」

四 松岡與軸心

我們知道：德國把日本充當驢子的目的，是要利用日本的海軍牽制英美，和利用日本的陸軍，攻擊蘇聯。當三國同盟成立後，希特勒尚未攻擊他的朋友史太林，唯一的陰謀，是引誘日本攻擊新加坡，削弱英海軍的力量，那特的美國，正在擴軍。

斯塔瑪爲着「元首」的陰謀，在日本活躍。被德國在歐洲勝利所迷惑的少壯軍人，都接受斯氏的主張。因此，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德駐日大使和武官，對德政府調查日本有無攻擊新加坡可能性的訓令，以非常樂觀的語氣，報告道：

「日本攻擊新加坡的勝算，是有望的。先由西貢與馬來半島，實行攻擊。在這期間，如美國太平洋艦隊出動，妨礙日軍的進擊，由於夏威夷至馬來間的長距離，在接近的途上，將被日本軍所擊滅。」

這種論斷，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科學，那是正確的。用這些話鼓動日本陸軍，一定會得到好成績，因爲在英國可能投降的前提下，日本趁機推翻英國在東亞的勢力，就日本陸軍首腦部看來，是輕而易舉的事。

斯塔瑪們活躍的成績，到同年三月，還不能滿足李賓托洛甫們的希望，因爲日本並沒有行動。李外長訓令德大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促日本攻擊新加坡。接着德軍最高司令部，也發關於「日德共同」的第二十四號命令：「使日本迅速在遠東，採取積極的行動。佔領新加坡，對軸心三大強國，有決定成功的意義。」對這道命令所得的回報，是：「海軍軍令部長近藤大將，言明：海軍對攻擊新加坡，已在活躍的準備中。參謀總長杉山大將，也說：陸軍正在攻擊準備中。」

「準備中」這句話，是希特勒們所不願聽的，因爲他們要日本馬上行動。怎樣實現牠？恰好有日本

外相松岡的西行。

依木戶「日記」，早在當年（一九四一）二月一日，松岡已決定訪問俄國和歐洲。他的任務，依他對木戶的話，訪德後，就希特勒、李賓托洛甫等探詢對英策戰的真相，與蘇調整國交，和四月起對中國全面和平，然後，舉全力南進。南進就是攻擊英國。何以要攻英？松岡說：「南方的問題不解決，中國事變之真意義的解決，是不會的。南方問題，真是賭國運的大問題，因此，應舉全國之力以當之。」

三月，松岡洋右抵達柏林，二十七日由奧特與大島兩大使的陪伴，謁見希特勒，並舉行密談。這次會談的內容，依法庭公佈的記錄：

希特勒總統：本國有三策：第一、是美國自己武裝呢，還是援助英國呢？若使美國援英，自國武裝就不可能；若使美國無結英國，英國被打倒，美國自身對於三國同盟便孤立了。但是，美國在其他地方開戰，任何場合總不會有。由之，現在是三國起而共同行動的絕好機會。英國被拘束於歐洲，美國尚在軍備的初期。又蘇聯在西部國境，被德軍百五十個師的大軍所牽制。那麼，這對日本，難道不是歷史上未曾有的絕好機會嗎？如果錯過這好機，歐戰萬一妥協地結束，英法在兩三年中就可復原。又美國是日本的第三敵人，與英法相結合，日本早晚總會面臨對那三國的戰爭吧。我對日的態度，不始於今日。日本與德國之間，任何利害的衝突不存在，是特別友好的。德國對非洲不能沒有殖民地的要求，日本對歐洲，大概也無利害的關係。此外，同樣地，德國對東亞，大概也沒有利害的關係。由之，日德間的協力，有最好的基礎。

松岡外相：日本與其他國家同樣地，有了相信只用強力才可抑壓的知識階級。這種知識階級，出現於二人皇族出席的軍令會議，和躡小的親英美政治家之中。但我就在軍令會議中，也主張我的

意見，使他們承服。我自歐洲大戰勃發之前起，就主張同盟，並有大努力，但不成功。歐戰勃發以來，日本對打倒英國的戰爭，無何等的貢獻，却認為牠的代價，該是日本強化攻擊新加坡的計劃。但是，我所遺憾的，是不處支配日本的地位，當然要努力使支配者們轉換到我的意見，對這，確信會成功的。

細閱上述的對話。在希特勒，是極盡引誘之能事，而「日本的希特勒」（這是退出國聯後，日本人給松岡的綽號）却也以同一的誇大口氣，傾吐自己的抱負。就私人的利益而言，松岡的誇大，也許是對的，而就國家的利益而言，松岡之自獻「代價」，主張攻擊新加坡，那表示他是一個最壞的外交家。外交家的鐵則，是取而後與，而他却與而不取。

松岡對希特勒表示，有方法使反對者承服。那些反對者，當然指閣僚們。松岡要使他們承服，能取何種的手段呢？並沒有說出來。這一點，是富有推測性的問題。

松岡又說：「稍早於三國同盟締結之前，英國大使對日本國民，猛烈地宣傳：日本如加入三國同盟，是非常危險的。但我並非由於預料德國會勝利，才主張締結同盟。關於新秩序之我的構想，使我有那主張。新秩序思想，是本於「無征服、無壓迫、無榨取」的格言，對牠，現今在日本還無充分的理解。」這一段話，更是表示松岡是具有和面談者同一誇大與野心的政治家，但不是外交家。

松岡西行的目的，依他面告木戶，是打聽德國對英的「策戰」，在這次會談中，似乎並未由希特勒口中探到那問題的答案。到四月四日，又舉第二次會談，要旨如下：

松岡外相：日美戰爭，盡可能內避免，可是，日本攻擊新加坡，不能說無引誘美國參戰的危險。那時，陸海軍的意見，是五年以上採取遊擊戰，而不決戰。那麼，德國的遊擊戰術，特別是關

於潛水艇的戰術，希應日本軍事使節之希望。

希特勒總統：德國也不望美國與日本衝突，但是「若使日本捲入對美的戰爭，德國就負擔分給德國的責任。」

松岡外相：日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又由於冒着對美戰爭的冒險，日本在今後數代，都要喊着戰爭。可是，日本却有人討厭這樣的思想系統。我也被這類人視為危險的人物。

希特勒總統：我也在收回萊茵與恢復軍備宣言時，處於同樣的立場，因此可諒解貴相的立場。松岡外相：美國政治家們，如日本保證橡皮與錫運往美國的自由；爲着中國與南洋，大概不肯火中取栗的。但日本如給與爲打倒英國而參戰的印象，美國方面會宣言，美國馬上對日本開戰，那時，對受英國文化教育的日本人，可發揮相當的效果。

希特勒總統：美國這一態度，只限於英帝國的存在。那難道不算做美國與英國聯合向日本攻擊之希望的表现嗎？

松岡外相：依日本的現狀，如我現在所說的意見，有難於馬上說出來的困難狀態。這兒所商議的問題，究以何等迅速的程度，向首相或天皇報告，那不能斷言。歸國後，如受質詢，那就向天皇、首相和海陸相陳述實際攻擊新加坡的議論。」

由松岡與希特勒兩次會談的要旨，我們知道，日本如依松岡之意，就要馬上攻擊英國。爲着這一目的，松岡當路過莫斯科時，曾向史太林表示日本對英戰爭的決心。依他在第一次會談中面告希特勒：

「與莫洛托夫會談約三十分，與史太林會談約一小時。我對史太林說明：日本人在道德上是共產主義者，可是却被由西洋輸入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所推翻。又這特別是盎格羅維。」

薩克遜人種之根本的責任，爲取回傳統的日本人的思想，日本不得不與盎格羅·薩克遜人戰爭。日華事變，是日本對在中國之英國及資本主義而戰。英帝國崩壞後，橫於日蘇之間的諸問題，就可解決，因此，盎格羅·薩克遜，是日德之共同敵人。」

史太林聽松岡的話，可以推想是十分高興的。因爲日本一忙於打倒「盎格羅·薩克遜」，蘇聯是不怕無趁熱打鐵的良機。同時，由松岡的話，史太林一定明白，日本有與自己妥協的要求。他不會不利用這一爽直的陳述，向松岡伸友誼的手。爲着這一和洽，在松岡離開莫斯科前，可能地已在談判日蘇互不侵犯協定。

聽到松岡的話的希特勒一定想着：這個傻子，還不明白我對蘇的眞意，同時也不明白，蘇聯是日本「北進」的敵人。可惜對於這一點，我們並無可供參考的資料。

大概知道松岡任務的盎格羅·薩克遜人邱吉爾，以英相的身分，寫信給訪問柏林中的松岡。牠的內容：

- 一、德國沒有制海、制空權，能够征服英國嗎？這疑問在判明之前，對於日本難道不是有利的嗎？
- 二、對海上運輸之德國的攻擊，具有切斷美國對英援助的強力嗎？
- 三、日本加入三國同盟，使美國容易參戰呢？還是困難呢？
- 四、日本就站在軸心的一邊，能够對抗優勢的美英海軍嗎？
- 五、意大利對於德國是力量呢？還是重負呢？
- 六、英德空軍勢力的強弱，却是怎樣呢？
- 七、受德國和加斯塔保（Gastapo）壓抑的各國，會對德國表好感嗎？

八、日本鋼鐵生產只七百萬噸，足以對抗九千萬噸的美英嗎？

邱氏又爲松岡指出：如答解上述的問題，日本爲着可怖的災難，應感有與英國提攜的必要。但松岡的回答，却十分簡單，要旨只一句話：「一度決定的政策，就決然實行。」

松岡不久就離開柏林，在莫斯科與史太林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四月十三日），由牠，日本承認蘇聯取中國的外蒙，蘇聯則承認日本取中國的滿洲。這兩個「共產主義者」，於滿足自己慾望後，在莫斯科車站上，留下擁抱的鏡頭，松岡便如凱旋的大將，經滿洲回返東京，時在四月二十一日。

近衛在他的「日記」上，記載松岡回京之夜，於連絡會議上，「報告訪歐經過，滔滔不絕；氣欲萬丈，迫問題討論到美國方案（按此時日美談判已至緊要關頭，詳第五章——作者）時，則露驚異之色。再三提及對德國的信義問題……要求將此問題容待考慮兩週再行決定，即於十一時獨自先行退席。」

此後，松岡多方活動，破壞日美的談判。當他朝見天皇時（五月八日），依近衛「日記」，奏陳：「美國參戰時，日本不得不傾向德意。今日對美國交之調整，已成畫餅，如再專致力於美國問題，而對德意背信，除准予辭職外，別無他途。」又依近衛的話，十日天皇會告他關於松岡所奏的內容：「美國如果參戰，日本不得不攻擊新加坡；又美國參戰後，長期戰爭的結果，德蘇恐亦有衝突之危險。在此場合，日本應放棄日蘇中立條約，支持德國，非出兵至伊爾庫茨克不可。」

到六月六日早，木戶接近近衛電話，云：「大島大使應希特勒總統召至貝茲伽登會談，說德將攻蘇，希望日本參戰，暗示希望之意。」近衛爲這消息，特開會議。當日午後二時，松岡朝見天皇，表示這佔斷：蘇德關係，成立協定有六成，開戰只四成。同二十二晨，蘇德戰爭的消息傳至日本，松岡並不感他的估計錯誤，與陸軍軍人呼應，主張出兵援德，關東軍亦集重兵於滿洲，但我們知道，希特勒對這一陰

謀，並無效果。

如果，日本不能攻蘇，至少要攻英美。由之松岡的主張，引起日美外交談判的失敗，和近衛內閣的瓦解（十月十六日）。兩日後東條內閣成立。這一負有對美戰爭使命的內閣，十一月二十五日雖在柏林簽防共協定延長五年的條約，而事實上並無意義，因為他的真正目的，是發動太平洋戰爭。

知道這一真況的德國外長李賓托洛甫，特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會見大島大使。有下面的談話：

李外長：日美交涉無望了。日本依三國同盟的密切合作，可在東亞實行新秩序。日本對美開戰，德日同有利益。

大島大使：德美的關係怎樣呢？

李外長：因為羅斯福是瘋子，究幹什麼事，並不明白；德國對美的態度，極其硬化，有必要之時，不辭一戰的兆徵。

大島大使：對蘇的預見怎樣呢？

李外長：總統比最初的預謀更早些，有打倒蘇聯的決定。來春德軍越烏拉山，把史太林追到西伯利亞內地去。

這一談話，增加大島的信念，牠傳到日本，即變為增強東條的決心。由之，配合別的條件，發生珍珠港（十二月七日）的突襲。

日美開戰後，希特勒極為高興，於十四日，招待大島大使，贈金製德國的鐵十字勳章，並說：「我聽到日本之最初一擊而奮激。……日本的參戰，對德國有大援助。今後德國的潛艇可免去區別何為英船何為美船之攻擊的難堪心理。」受寵若驚的大使，得意忘形地答道：「日本當轟炸南京之時，對於

日本飛行員，命令勿傷外國公使館，也有同一的經驗。總統現在使潛艇人員解除那樣困難的責任，那也是幸禍也沒有的事。」記着：日本外交家，常是這類恭維與自誇的話的最好敘述者。

現在，一掃過去的猶疑不決，三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連在一起。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有日德意三國的軍事協定，把全世界分爲兩個作戰地域與分配好作戰計劃：

一、作戰區域的區分

德、意兩國軍隊及日本陸海軍，在如左的擔當地區內，進行必要的戰爭。

(1) 日本：東經七十度以東起，到美大陸西岸的水域，以及該水域之大陸與島嶼（澳洲、荷印、紐西蘭等）；東經約七十度以東的亞洲大陸。

(2) 德、意：東經約七十度以西，到美大陸東岸的水域，以及該水域之大陸與島嶼（非洲、冰島等）；近東、中東以及東經約七十度以西之歐洲。

(3) 在印度洋，依情況可越前項所定的地域境界而作戰。

二、一般作戰計劃

(1) 日本對德意協力與英美作戰，在南洋方面及太平洋進行戰爭。

a. 日本擊滅在大東亞之英、美、荷的重要基地，攻擊同地域內她們的領土。

b. 日本爲確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希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殲滅美英的海陸空軍。

c. 英美艦隊在大西洋結集其主力時，日本在太平洋及印度洋全區域，增強通商攻擊，又派遣其海軍力之一部到大西洋，與德意的海軍直接協力。

(2) 德、意與在南洋方面及太平洋作戰的日本相協力，進行對英美作戰。

- a. 德意擊滅在近東、中東、地中海、大西洋之英美的重要基地，並佔領在同地域之英美領土。
 - b. 德意殲滅在大西洋及地中海之英美的陸海空軍，又破壞該敵人的通商。
 - c. 英美的艦隊在太平洋集中主力時，德意派遣其海軍之一部，至太平洋與日本海軍協力作戰。
- 三、軍事作戰的要點：

- (1) 關於作戰計劃的重要事項，維持連絡。
- (2) 經濟戰的協力，包括(a)關於經濟戰計劃之維持；(b)關於經濟戰的進行，重要情報及其他事項之維持連絡；(c)一加盟國，越過其擔任的作戰區域，進行經濟戰時，應先將其計劃通知其他同盟國，關於作戰基地之使用、補給之加強、船員之休養、修理業務等，確保協力與互助。

- (3) 作戰所必要情報之蒐集與交換。
- (4) 關於心理作戰之協力。
- (5) 確保相互軍用電報傳送之協力。
- (6) 在技術的要求之內，日德意三國協力創設航空通信，及開始印度洋之航路與海上運輸。

第四章 攻蘇的圖謀

一 蘇聯的控訴

自「九·一八」起，我們常聽到日本侵略蘇聯的宣傳，同時，我們在抗戰期中，又聽到蘇聯出兵的宣傳。結果呢？我們既未見到日本攻蘇，又未看見蘇聯攻日。在這宣傳戰中，蘇聯開始是出賣中國有主權的中東路給偽滿，接着又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只到原子彈轟炸廣島，與日本的投降心意洩露給蘇聯時，蘇聯才在日本投降的前夜，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宣佈對日戰爭，並不費力地進軍滿洲和北鮮。

事實雖如上述，却不能掩蓋日本過去對蘇聯的圖謀。在國際法庭上，蘇聯的檢察官高恩斯基，就根據那些圖謀，提出控訴。

高氏的控訴書，是一部歷史性的陳述，長達六十五頁，由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說起：

一九〇四年，日本不宣而戰，攻擊旅順的俄國艦隊。後來，攻擊珍珠港，完全是攻擊旅順的重演。這不是偶然的符合，而是日本侵略政策一貫的手段，而是日本軍閥的教義。

對俄戰爭有某程度成功的日本帝國主義，更對我國（俄國）等待侵略的良機。那就是一九一八年，日本派兵至遠東的蘇土。那目的，是使遠東的俄領，全部脫離蘇聯，創設傀儡國家。依當時在遠東之白俄指導者謝米諾夫的宣誓口供書，日本軍要以他充當沿海省獨立政權的主席。

又日本對當時存在之遠東共和國，要求完全解除武裝，保有要塞，及破壞船艦。同時，又要求設置日本之經濟的特權，和日本軍隊退出沿海省，決於日本的裁可。這就是日本早在一九二二年，已使用十年後在滿洲所用的同一方法。但這個企圖歸於失敗了。後年，即一九四一年八月，被告荒木（貞夫）大將，回顧干涉西伯利亞，可惜日本在當時不把事件推進到最後，和着手建設東亞的新秩序。對於蘇維埃之侵略野心，是以不移的傳統繼續着。

第一次大戰的開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要同樣正確地指出第二次大戰開始日，那是困難的。若使一定要指示牠，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那算最有根據的。這次滿洲事變，在納粹獲得政權之先（按在一九三三年——作者），這表示日本是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前驅。

我們要證明日本對蘇聯的侵略。為審判的便利，起訴書所包含的全期間，分爲四期。

一、一九二八年起至佔領滿洲期。

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

三、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歐戰勃發止。

四、至日本投降的最後期間。

（一）日本的軍隊指導者們，企圖獲得對蘇的軍事基地。由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間，他們所注目的，不是中國，而是對蘇聯展開此後侵略之軍事基地，那首向滿洲，是當然的事。一方面，蘇領內的破壞工作，無計劃地實行。一九二九年，在柏林所開由被告松井（石根）大將召集的駐歐日本公使館武官特別會議，會議到這問題。又當時駐土耳其公使館武官被告橋本（欣五郎），為對蘇的政治妨礙計，會向參謀本部提出利用高加索的方法。

(二)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滿洲。由同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滿的日本軍力由五萬增至二十七萬，飛機數增加三倍，砲兵火砲增加四倍，戰車數增加十倍以上。這些軍事準備，都是以蘇聯為對象，日本軍的兵力設施，正集中於侵入蘇領的發動地點。又在哈爾濱之日本特務機關指導下，設立「白俄事務局」的特殊機關，負擔反對工作。日本敵性行動對象之一，是中東鐵路。有組織地實行覆車，土匪襲擊車站，殺害和誘拐蘇聯人。蘇聯政府為避免超過牠的口實，不得已於一九三五年，把中東鐵路賤賣給滿洲國。

國境糾紛事件，數以千計。如一九三六年之興凱湖畔的衝突，有一大隊日本軍步兵的參加。同年十一月，締結日德防共協定，日本在滿洲及華北的軍事準備之第一階段完成，轉入另一侵略階段。

(三)一九三八年一月起，日本進入日德意三國同盟的交涉。被告大島，是主動者。日本專以蘇聯為對象，希特勒則不欲對這計劃加以何等的約束。由之，東西的侵略者們經過長期間的談判，不能成立。自然，日德兩國的論爭，不是關於同盟的原則。原則是顯然的。也就是攻擊民主主義各國，使她們的國民奴隸化。所論爭的問題，在於由誰開始呢，誰為最初攻擊的目標呢？依木戶侯爵的「日記」，證明平沼在首相任內，不只一次提起關於即刻攻擊蘇聯的重要性。軍事同盟，由於德國尚未簽字；和日本政府的指導者們，在對德國何時攻擊蘇聯，沒有確信時；日本參謀本部就欲對蘇開始戰爭。對中國領土多年的侵略經驗，教導他們，「事變」的方法，比「正式戰爭」有更好的結果。日本的軍閥，可全面贊助政府，決定對蘇聯，也用同一的方法。

最初這類的「事變」，在哈桑湖地區，於一九三八年七月發生了（按即後面所說之張鼓峯事件），日本軍雖完全敗北，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首腦，却未受懲戒。

翌一九三九年，在哈拉哈河地域，對蒙古人民共和國，他們開始新的侵略。日本雖熟知蘇聯與蒙古共和國之間，有互助條約，雖然事前知道這次攻擊，必然地與蘇聯發生武力的衝突，却有意地發動。該關東軍的目的，如被告板垣三年前所說，切斷西伯利亞鐵路，使遠東與蘇維埃分離，確保突入蘇領的基地。這次戰爭，繼續兩月以上，日本終歸失敗，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及主要的幕僚，全被免職。對這事件，當時的首相平沼及陸相板垣，應負第一責任（按這是指諾門罕事件）。

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們，想到獨力不能對付蘇聯，就注目當時席捲西歐諸國的德國武力。但一九三九年夏，德國與蘇聯締結不侵犯條約。平沼內閣，憤慨「違反」防共協定而辭職。但是經過若干時日，日本的侵略派，又明白德國並無任何「違反」防共協定的「原則」。根據牠，於一九四〇年九月，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這同盟特別地為對蘇決定三國謀議而形成的。

（四）一九四一年四月，松岡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但日本並不遵守牠，在德國攻擊蘇聯之前，就要違背牠，我們是有證據的。這時松岡已知德國在準備攻蘇。他有這打算，當德蘇戰爭開始時，蘇聯如信倚中立條約，由遠東調兵轉用於西戰場，那東部西伯利亞與沿海省，就容易落入日本之手。但這企圖失敗了。

同年七月二日，在天皇親臨的御前會議上，有如下的決定：

一、日本「眼前」不與蘇聯戰爭，「如德蘇戰爭，對日本有利的進展時」，則執武器。

二、在這時期之前，日本以外交交涉為掩蔽，「暗地對蘇進行武裝的準備」。

以這決定為目的，參謀本部、關東軍在字義上，以「關東軍特別演習」意義的「關特演」名稱，秘密地研究作成秘密動員特別計劃。由之，關東軍的兵員，於兩月之間，由三十萬人倍增至六十萬人。日

本政府唯一恐懼的，德蘇戰爭過於迅速地以德的勝利而結束，因此說日本大概過遲地採取有效行動吧，也就是所謂「搭公共汽車脫班了」。但德國不能實現兩個月內潰滅紅軍的目的，使日本有暫待之必要。一九四一年八月，決定對蘇攻擊，移至一九四二年夏天，此際可提出全東部西伯利亞，包括所謂「大東亞」的計劃的證據。例如，西伯利亞的界綫，在沃姆斯克以西的給德，以東給日，這一切計劃，全建立於德國勝利之上。日本一方面負擔對華戰爭，且準備攻蘇，何故又決定對美英戰爭呢？這樣想的人是很多的。這疑惑，如我們忘却日本軍閥盲信德國的勝利，就不能了解。日本就在明日，也負擔互解蘇聯的工作。由之，日本開始攻擊珍珠港。

經過時日，日德的勝利，不能到臨，而日本却深捲入戰爭的禍中。日本在其他戰場，雖有增大軍隊的必要，而在蘇滿國境，却益增兵。一九四二年集中滿洲的百十萬軍隊，佔日本全陸軍三成半，且含有最好的戰車與航空隊。日本政府雖知蘇聯無攻擊日本的意圖，敢有這行動，不是爲着防衛，第一是援助德國，第二是當德勝時，不逸良機。若使日本誠實地遵守日蘇中立條約，就不集中大軍於國境，蘇聯就可把被吸着的兵力，用於對德戰爭，這不僅對蘇戰爭的經過有變化，恐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面目，也全部改觀。他方面，日本如把滿洲的兵力，與全軍的機械力投入菲律賓，新基尼亞以及其他戰場，聯軍的任務，無需說將有本質上的困難。但這決不是減輕被告罪狀的情況。

此外，日本把蘇聯的軍事情報，在戰爭全期間，給與德國。又妨礙蘇船航行遠東。因爲對德之有組織的援助，和對蘇聯同盟國美英宣戰之故，日蘇的中立條約，全失意義，因此蘇聯廢棄該約。

德國慘敗，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無條件投降。但日本的統治者們，在德國投降之後，還未明白拋棄他們的野心。他們仍在滿洲擁有未受損失的精銳軍隊，和在日本羣島擁有大兵，以爲還有交涉的餘地。

這不僅保全自己，也保有計劃，準備新侵略戰爭的手段，等待好機會。他們企望，經長期戰爭而疲勞的民主主義國家，上他們的當。由之，他們拒絕波茨坦宣言，依賴蘇聯政府的調停。但民主主義諸國，決心無論如何不與侵略者妥協。日本政府之拒絕波茨坦宣言，意義是戰爭之無限期的延長。因此，蘇聯以日本依賴調停為不當而拒絕，應美英的懇請，希望縮短戰爭，而對日本宣戰。

蘇聯還要達到以下的目的。也就是自德國拒絕無條件投降後，給與日本人民避免如經驗所示之危險與破壞的可能性。由之，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們，覺悟他們戰爭的敗北，紅軍對於結集滿洲的精銳日軍，必有潰滅的計劃。

上面冗長的起訴書要旨，有兩點：第一，日本的侵略行為與陰謀；第二，蘇聯何以與日本訂立條約與宣戰。但却有幾個辯護人認為不對。有的要求削去最後的部份，理由在此：雖然蘇聯有拒絕調停的正當立場，而當時還有效的中立條約，可拘束蘇聯對日本的攻擊；有的人對蘇聯的行為表示異議。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明白，蘇聯是最後的勞力，取得最大的代價。除了兩次小衝突外，蘇聯只是日本陰謀的對象，未曾受如中國所遭的大破壞，但她却攫取中國人民血汗的結晶——東北的工業設備，和佔領朝鮮北部。

二 張鼓峯與諾門罕

張鼓峯事件，就是蘇聯所叫做的哈桑湖事件。真相是如此：一九三八年七月，朝鮮軍司令部，先暗

中結集兵力，後由日本駐蘇大使重光葵向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提出這要求；張鼓峯高地屬於滿洲國，應交還該國。重光大使又用威脅的語氣說：蘇軍如不撤退，就行使武力。依當年七月二十日李維諾夫與重光的會談記錄，蘇聯提出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中俄瑛春條約的原地圖，證明該高地屬於蘇方，故加拒絕。

在重光交涉期間，日軍已經開始攻擊，但被蘇軍擊退。七月十五日，日本憲兵一團侵入張鼓峯南斜面，但內有一名被蘇方射殺。翌日，日軍就示威佔領美爾美山。二十五日，蘇國境警備隊分遣隊，曾受步槍與機關槍的射擊，但未還擊。二十六日，在蘇軍將兩個侵入國境的日軍交還日本官憲時，日軍一中隊佔領周爾德山。二十九晨，日軍一中隊，利用濃霧，攻哈桑地區某高地的蘇軍分遣隊。自二十九日起至八月五日止，張鼓峯等高地，有日軍不斷的攻擊並加以佔領。紅軍的戰鬥，始於八月十一日，擊敗日軍，收回領土。

依當日參戰的「蘇聯英雄」蒂留西金中校等在法庭上的供詞：開始攻擊的日軍，數達六、七百人，而蘇軍在國境上只有二、三十人。在七月二十九日十六時的戰爭中，日軍會拔刀斬負傷者，蘇警備兵十五名的屍體，與六名的重傷者，都受刀斬。到日本佔領後，曾在各高地設防，但自八月六日蘇軍反守為攻後，至十二日日軍全被驅去。

爲什麼日軍要發動這一衝突呢？依被蘇聯扣留之前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秋草俊少將的口供書，內情是如此：

「一九三八年有張鼓峯附近的衝突。那目的，是經戰鬥而偵知紅軍的實力。在這次衝突中，日本方面有朝鮮軍一師團的參加，但以日本的敗北而結束。又關東軍會派兩師團到衝突地，還未到遠

而戰鬥已經結束，故不及參加。」

何以蘇聯會那麼容易地擊退進攻者，看田中隆吉的話：

「我在張鼓峯事件發生時，擔任山礮兵聯隊長，指揮野山礮重礮共計三十六門，和一百數十門的蘇聯礮兵作戰，因極度的缺乏礮彈，感覺苦悶，就親身體驗到這一結論：在豐富的物質面前，任何旺盛的精神力，都難以爲力的。……張鼓峯之戰，儘管當時日本的怎樣宣傳，實際上，勝利的決不是日本。祇因當時的外相宇垣大將處置得當，並沒有暴露醜態就結束戰爭。這點只要看當時的師團長尾高中將向宇垣外相所說滿腔感謝的話，即「託你的福，兵團才免於潰滅！」就可證明。」

所謂宇垣外相的處理得當，是他訓令重光大使與蘇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會談，要求停止軍事行動，並得到對方的許諾。

翌年夏天，又發生呼倫貝爾草原的戰鬥，即諾門罕事件——蘇聯稱爲哈拉哈河事件。依紅軍參謀本部歷史部所編「論哈拉哈河地方日本人之挑撥的攻擊」，自一九三九年一月起，日軍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境，約三十次。所用的兵力，爲第二十三步兵師團，和巴爾加德騎兵隊，而蒙方只有國境的哨兵。五月十四日六時，日騎兵三百破蒙境第七哨所，進至哈拉哈東岸，另有日本空軍侵入外蒙的領空。翌日十二時四十五分，日輕轟炸機五架，在第七哨所拋五十二顆炸彈，且用機關槍掃射，死二人，負傷十九人。轉入五月初，雙方開始正式的戰爭，日本軍並未得到預定的戰果。到六月末，日軍集中二十三師團，第七師團的一部，戰車兩聯隊，巴爾加德騎兵隊，關東軍選派的礮兵隊，和百五十架飛機。蘇方的大攻擊，始於八月，日軍敗走。

當日軍進攻時，平沼首相曾命板垣陸相停止軍事行動，但無效果。這一地區，依一九三四年關東廳

發行的地圖和中華民國的地圖，是屬於外蒙。但到翌年，日本更改地圖，把他列入偽滿。因為他是肥沃地域和軍事要地。日本企圖佔領這一區域，依田中隆吉少將的話，要使外蒙與內蒙合流，成爲日本的保護國。

戰敗的結果，植田關東軍司令官，磯谷參謀長等，都受免職的處分。當張鼓峯與諾門罕戰爭時，日本軍部曾企圖利用白俄。

十月革命後，日本爲侵略俄國，會利用白俄。他們的首領，是著名的謝米諾夫。這位受命運之神的虐待者，受日本軍部的豢養，想不到這次世界大戰，會結束他的老命——他先被紅軍捕至莫斯科，後來槍決。

謝米諾夫的供詞，富有歷史的內容，值得詳細的引述：

我，謝米諾夫，早在一九二〇年，由日本政府得到補助金和兵器等。直接交涉的人，是佐藤哈爾濱領事（按人名都是音譯），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等。一九一八年來，日軍一師團侵入俄領，完全佔領沿海省和阿姆爾省東部。日本的目的，是吞併沿海省。一九二〇年初，日本在沿海省樹立傀儡政府。同年十一月，我和幕僚在滿洲里站，與烏拉滋沃斯克來的日本參謀本部代表某大佐會見，他告訴我，我任同政府的首長。這交涉又在烏拉沃茲繼續，我在該地與西伯利亞遠征軍參謀長高柳少將會見。此外，又與關東軍司令官立花，他的後任金井，再後任的官相，當時遠東日本外交代表松平伯爵會見，聽到日本政府的條件。

在遠東俄羅斯的日本干涉失敗後，日本開始製造新的侵略計劃。一九二七年，世界報紙上會揭載所謂「田中奏摺」。日本方面，所有的報紙都否定他，我却由田中男爵直接聽到那實在的計劃。

由於田中的反對黨，即民政黨，提起的控訴，說田中任陸相時代，將干涉西伯利亞的軍事預算二千萬圓，用爲收買政友會總裁的地位。東京的檢察官召我爲證人，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我到東京，被迎入田中邸，和他會見。田中懇請我提有利的證言，勸我說，不僅我，還有白軍將官賀爾維德，高姆伊考夫，庫茲尼沃夫等，都得到錢，使二千萬圓花光。田中會說：任首相時，將割東部西伯利亞，創立新國家。田中的計劃，先略取滿洲，創造獨立國家，次爲蘇聯。翌日，我如田中的希望，向檢察官陳述。又在田中邸，與山梨將軍會餐，說到經朝鮮攻擊蘇聯。田中與我約定：我與山梨及田中側近之黑龍會會員田中某保持連絡。一九二八年，我再到東京，見田中某，知道田中男爵的計劃不變。田中計劃，到一九三一年以滿洲事變實現了。

我個人積極參加佔領滿洲的準備。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在天津經舊友中國人羅振玉（溥儀的師傅）與溥儀結交。廢帝溥儀說：開始與日本方面交涉在北京復辟，希望援助他的交涉。我赴東京，會見頭山滿，奧平（？）伯，懇請解決那問題。以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我數次代表溥儀，與日本軍代表交涉。一九三一年三月，當時參謀本部次長二宮中將，向溥儀傳言派我爲溥儀的代表，前往日本。我與羅振玉連絡，溥儀的祕書劉某到東京時，與日本政府約定援助復辟。不久，發生以中國抗日進軍爲口實的滿洲事變，在長春樹立「政府」，以溥儀任執政。

佔領滿洲後，關於流亡俄人的問題，有需會談，我應關東軍司令部第二部長石本大佐之召。石本敘述援助我們實現長久所懷望之歸還祖國，勸我準備白俄的武裝兵力。一九三四年，在奉天與日本特務機關長安藤少將交涉的結果，決定設立流亡俄人的機關。同年，在哈爾濱設「流亡俄人事務局」。由之，強化白俄的反蘇思想，準備對蘇戰爭。牠的指導者，最初是路易考夫將軍。「流亡俄

人事務局」分五部，一宣傳，二軍事教育，三情報反情報，四經濟，五厚生。又同機關還附有民族協議會。各民族代表加入，由猶太人團體的加福曼博士，烏克蘭團體的庫利耶布柯列茨基爲首，還有土耳其韃靼人，亞美尼亞僑民團等的代表。

謝米諾夫的供詞，對溥儀的行爲，由另一角度，反射真相。至於他對蘇的行動，却過於簡單，也許是蘇聯不願以之公開。謝米諾夫又洩露日本會自一九三八年起，在松花江，橫道河子設立兩隊白俄人的特別軍事教育隊，受訓的有四千五百名。

他說：一九三六年，我會見關東軍參謀長岡村（寧次）將軍。他告我，日本的侵蘇計劃，是把烏蘇壘併於滿洲，在貝加爾河江東設立緩衝國，預定以我爲主席。這些計劃之著名主唱者，是陸相荒木。我和荒木的認識，在他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之時，以後在東京不只會見一次。一九三六年與荒木會見時，他說待滿洲重工業發達後，開始對蘇戰爭，以後會見，荒木也常確定地說，我之活動的主目的，是對蘇戰爭。一九三八年，張鼓峯事件時，東京參謀本部派來的山岡少佐，到我的大連住處，預告作戰的有利場合，準備以白俄人部隊守所佔領的沿海省。停戰交涉開始時，日本統帥部開始準備蒙古人之共和國新工作。如牠成功了，我就與白俄部隊共由蒙古入蘇聯。諾門罕事件，日本雖敗北，而日本對蘇的計劃，並未中止。一九四一年，我受大連特務機關長鵝飼大佐之託，作成蒙古軍的編制計劃，十一月交給他。因爲對蘇戰爭，要利用蒙古人。鵝飼大佐曾對我說，對蘇戰爭期已接近了。一九四四年和四五年，日本雖然苦戰，我注目到軍部並未停止攻蘇的企圖。一九四四年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秋草少將喚我，託我在內蒙編練蒙古人的新部隊。一九四五年六月，奉天特務機關長久保少將與我會談，他說：如中日和平成立，就把在華的日軍轉送滿洲，這時可以開始對蘇戰爭。

但是，如我們所知道的，謝米諾夫的希望，並未得到滿足。因為日本的攻蘇，永久是一個圖謀。

與謝米諾夫遭遇同一命運的人，是一九二六年逃出蘇境的羅奎夫斯基。他自一九三六年起，編練特別隊員，越黑龍江入蘇。此後，又為日人佈置間諜的工作，他以「俄羅斯·法西斯同盟」領袖的資格，設立祕密學校，自任校長，畢業的學生，全服務於日本的特務機關。

一九三七年，哈爾濱特務機關，在第二松江站，祕密編成「淺野俄人部隊」，牠指定為後日俄軍的幹部。羅氏在該隊演講數次，有數名隊員曾參加諾門罕的戰爭。一九四三年，「淺野部隊」發展為「滿洲俄羅斯部隊」。

依羅氏的供詞，他曾和荒木會見數次，荒木鼓勵他，此外他的贊助者，還有小磯。

三 「關特演」

日蘇不侵犯條約的締結，只是一種策略；在蘇聯是緩和東方的局勢，便於全力西顧；在日本是緩和北方的危機，便於全力南進。我們可以說，雙方都心裏明白，這一張條約書不能維持永久的和平。所以當一九四一年六月發生德蘇戰爭時，日本的軍人發生極大的衝動。久受德國宣傳的他們，都以為德國必勝，應趁機攻略蘇聯的東部領土。他們恐怕動手太慢，一同喊着：「趕快搭車，不要脫班呀！」

近衛內閣早就由大島大使得到德國行將攻擊的報告。大島是根據希特勒對他所說的話。至於外相松岡才返日不久，為着在柏林時，未曾由李賓托洛甫聽到一些消息，當時並不相信大島的情報，認為和平機會多，戰爭機會少。到接到蘇德正式發生戰事後，松岡頗為難堪，但他却主張履行三國協定，立即攻

蘇。同時，依大島大使的供詞，德外長李賓托洛甫也口頭要求日本動手。七月初，口頭變為正式公文，日本政府為牠特於七月二日召開御前會議，決定「隨情勢的推移之帝國國策要綱」！內有四要點：

一、為促蔣政權的屈服，更由南方諸地強化壓力……並接收在中國之敵性租界。

二、自存自衛上，對南方諸地繼續必要的外交交涉。為牠，對美英整戰備……對越南、泰國為完

成諸方策，強化進入南方的情況，為達到該目的，不辭對美英的戰爭。

三、對德蘇戰爭，以三國軸心的精神為基本，暫不加入，暗整對蘇的武力準備，當德蘇戰爭進展到對帝國有利時，行使武力，解決北方問題，確保北邊的安定。

四、萬一美國參戰的場合，帝國就根據三國條約而行動。但武力行使的時期和方法，自主地決定牠。

依國際法庭公佈之東條訊問書。他說：這次會議的要求者是陸相，目的是進兵越南的南部。依東條的意見，日本如駐兵全部越南，對中國的外援，有很大的打擊，並建立空軍基地。由上引的「要綱」，我們明白：日本並沒有與德國呼應攻擊蘇聯，只抱漁利之想。

這一決定怎樣回覆德國呢？七月三日德駐日大使奧特，向政府報告他與松岡會談的內容：

「松岡對於蘇聯大使，因鑑日本軍備不完全，為欺俄方，及在稍為模糊的必要基礎上，使用對蘇聲明的用語。至於傳達給我們之日本政府的決定，如所暗示的，是急速地對蘇準備，並不使史梅達林駐日蘇大使有所感覺。」

這是外務省負責人對德大使的表示，牠等於告訴御前會議的內容。還有參謀本部呢？七月四日駐德的日本大使館武官補佐官山本大佐，對德軍防廳第二局長萬·拉哈塔生大佐，說下面的話：

「日本的參謀本部，委任我傳達以下的話：日本參謀本部，在遠東，對於蘇聯，特別地由蒙古及滿洲國，第一先準備實施攻擊貝加爾湖周圍的地域。」

這也就是說，日本的參謀本部，活用御前會議的決議，準備武力行動。

行動的具體計劃，叫做「關特演」（關東軍特別演習）。牠後來被焚，無從窺其全貌。日本投降後，被蘇軍俘虜的關東軍將校，曾在某一環境下，寫下若干記錄。把牠和發現的文書整理後，我們對「關特演」的輪廓，頗為明白。

早在當年七月二十五日奧特德使，克列契開瑪德駐日武官，曾向總統府報告下面的事：

一、日本及滿洲國已逐漸開始最初預備兵的召集，七月十日及以後數日之間，特別是第一、第四、第七、第十二、第十六師團突然擴大，到達已不能隱匿的程度。至八月中旬止，恐召集約九十五萬人的預備兵（二十四歲至四十五歲）。年歲最大者之中，只是包含稱為專門家的開汽車者、技術者、通俄語的人。由之，已動員了五十萬的預備兵。

二、與召集同時的，是徵發馬及汽車，依指令至遲到九月末，要準備好工廠的軍需消耗品，如糧食、蠟燭等。

三、七月十一日，限制電信電話，使用外國語，三十日起檢查外國郵信。

四、同十二日起，禁止外國人利用鐵路、船舶、飛機在日本國內、朝鮮、中國、臺灣作長距離的旅行，對庫頁島的旅行，連日本人也被禁止。日本人學生只許在住所附近行走。

五、日本軍隊的輸送，目的地為清津、羅津、天津、上海。

六、七月中旬以降，在滿洲國內，準備營舍，軍隊輸送到達，和軍需輸送的強化。

上面的秘密動員，日本的平民除了不許人歡迎之外，毫無所知。依後宮淳大將（關東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後被蘇聯俘虜，只向法院呈口供書）的口供書，「關特演」是增強駐滿的十三師團，和新加第五十一師，第五十七師。至於全部軍隊，並無德人報告之多，依被蘇俘虜參謀本部作戰部員，關東軍參謀瀨島龍三中佐的話，只有三十萬。

三十萬人的「大演習」（牠可轉變為大攻擊），依被蘇俘虜之富永恭次中將（一九四〇年參謀本部作戰部長，一九四一年陸軍省人事局長，一九四三年陸軍次官）的口供書：

「關特演的計劃，是一九四一年德蘇戰後草擬的。我們預料蘇聯由遠東輸送軍隊到西戰場，以爲容易佔領遠東。關特演是一九四〇年，根據我所擬之參謀本部的計劃，我的後任者參本第一（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少將起草的。我的計劃，由於各方面的攻擊，有相當的次序，至於關特演，那攻擊時期，變爲同時舉行。

同年，東條（當時陸相）在與我會談中，對我說：目下是攻擊蘇聯的最好時期，可有不遇蘇軍大抵抗的戰爭。東條又說：在似柿子成熟，自己落到地上的時期，攻擊蘇聯，日本軍就得到名譽。東條還說：關東軍迅速動員的方法，要增加在滿的既有人員。」

關於關東軍及裝備在滿的增加，依紅軍參謀本部的調查，如下（軍隊是每月一日）：

兵	力	全日本陸軍	戰車	火	飛
			車	砲	機
一九三二	五〇、〇〇〇	二五六、〇〇〇	四〇	三〇〇	一八〇
一九三七	二七一、〇〇〇	八七二、〇〇〇	四三九	一〇九三	五〇〇
一九四二	一、一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

除了「關特演」外，還有內蒙也在動員。依被蘇俘虜內蒙日本軍密碼課長松浦楠雄（？）少佐的口供，是如此：

「德蘇戰爭初期，即六月二十三、四日間，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大將，以密電召駐蒙軍司令官甘粕中將，作戰主任鏑木大佐赴北京。甘粕中將由北京返部後，約在七月五日，召集所屬各部隊長，指示關於對蘇作戰事宜。駐蒙軍對於對蘇戰爭，不能不與關東軍聯繫的。同時任討伐中國遊擊隊的第二十六師團長，奉命在揮善達克沙漠方面，準備對外蒙作戰。日本將校間，公然談論在遠東蘇領的攻勢問題。」

至於戰爭的日期，依奧特電報，「是不明的。依我的意見，進攻當在八月中旬。又依對岡本將軍的密談，日本待德軍到伏爾加河後，開始行動。」但蘇檢察官羅增布里德大佐，在國際法庭上，却說有證據，證明日軍攻擊期在八月或九月。「但依日本總力戰研究所之軍事機上演習的資料，攻蘇不在翌年一九四二年七月，而延到八月。」

在審判與蘇聯有關的軍事等問題中，有許多日本的軍人登場。內中充當證人的，有笠原幸雄中將（駐蘇大使館武官，參謀本部長），河邊虎四郎中將（駐蘇武官，投降前參謀次長），草葉辰巳中將（大陸鐵道司令官），松村知勝少將（參謀本部長，關東軍作戰課長），瀨島龍三中佐。內草葉、松村和瀨島是由伯力移到東京的，但草葉於抵東京後自殺，沒有出庭。還有不能由蘇前來，送口供書的，有後宮淳大將，喜多誠一大將（關東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富永恭次中將（陸軍次官），三宅光治中將（關東軍參謀長，滿洲國協和會本部長，按此人是「九·一八」的禍首，偽滿的主持者），柳田元三中將（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秋葉俊少將（同前）等人。

依後宮溥大將的口供書，日本參謀本部的作戰符號，甲對美戰，乙對蘇戰，丙對華戰。一九四四年他任參謀本部次官時，所擬的乙是對蘇防禦戰。松村知勝少將，對一九四四年的關東軍作戰計劃，也說是國境地帶的防禦戰，一九四五年的計劃，是國境退至國內，滿洲東南部土地上的逐漸撤退的持久戰。還有瀨島龍三中佐，則指出參謀本部每年都有新的作戰計劃，但他却說：在一九四二年，蘇軍在遠東的有二十五師團，而日本關東軍只有十五師。

由上面的口供，我們知道：自蘇德戰後三個月，日本的攻蘇計劃化為泡影。到一九四四年，由於大局的突變，改攻擊為防禦。這一計劃，當蘇軍攻擊他們時，他們也沒有實施。一切都是紙上的。恰似一個瘋子，做一場好夢！

第五章 日美的秘密談判

一 野村使美與「日美諒解案」

德蘇戰爭後，日本陷於這一苦悶：要履行三國軍事協定，應該攻蘇。因為攻蘇是預定的「北進」國策，所以有許多人在呼喊「不要脫班」，這些趕「公共汽車」的乘客，都是在政治舞臺之下不負責任的人。但要「北進」，就不能同時「南進」。「南進」的目的，是利用英法的困境，攫取越南、荷印和馬來半島，這是容易的，有許多實力派，懷着這一念頭。可是，「南進」的結果，勢之所至，必然與英美衝突。衝突之實際的責任者為海軍，當時海軍界的上層人物，如山本五十六聯合艦隊司令官，米內光政海軍大將等，都表示反對。多數重臣也有同一的見解。這也就是說，日本徘徊着十字街頭，既不能「北進」，又不能「南進」。

造成這一困境，在於本國的抗戰。結束所謂「中日事變」，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依近衛們的意見，「中日事變」的解決，需要的大前提，是日美國交的調整。一旦日美國交納入正軌，那一切難題就可迎刃而解。因為中日、日美的問題解決後，日本便能趁機攫取蘇德戰果——他們是肯定蘇聯會敗北的。

早在一九四〇年，近衛內閣為調整日美的外交，想到與美總統羅斯福，和美海軍界人物有私人友誼的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將。八月二十四日，外相松岡特地電召野村。兩日後，松岡訪問他，要他出任駐美大使，當日贊成野村出山的有海相吉田。但他明白地說，如日德同盟，日美的外交無法協調；由之表示

不就。

延至十月初，豐田貞次郎海軍次官，又對野村傳及川古志郎海相的意見，勸他就任美大使，外交界勸他的人更多。他有些心動了。十一月七日，他訪近衛首相，並交「覺書」，依牠（引自野村著作「日美交涉的回顧」）。這本書有全部交涉的文獻，後面儘可能地引述。），野村指出對中國戰爭三年半的日本，更與美國作長期戰，結果不妙的，如與美和好，最爲得策。但怎樣和法，要明示「對美方針」（對華、對蘇、對南洋的策略）的大要。」接受野村的「覺書」，日本政府給與訓令：儘可能調整日美國交。翌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就出發了。

懷着整調邦交使命的野村，有這一「腹案」：採取利益交換（give and take）的方針，尊重第三國在僑滿及中國本部的權益，明示獲得南方的必需物資，中止在華宗教家的壓迫，合理地處理第三國因中日戰爭而受的損害。依野村之意，日本能給與美國上述的利益，兩國之間，當有和好的可能。

二月六日野村船抵舊金山，十一日到華盛頓。當日恰好羅斯福總統接見新聞記者，公開說明日或後日接見野村海軍大將，又說：「野村是我的舊友」（old personal friend）。同十九日，野村接見四十餘記者，得到各報的好評，因爲他深知美國人的性格。

野村第一次會見羅總統是在十四日，呈遞國書儀式完了後，羅氏親切地由他的傷眼（野村當「一·二八」戰役，被鮮人在上海虹口炸傷一眼），說到主題：「我是日本的朋友，你是十分明瞭美國的盟友。應該可以隨便充分率直地說話的。日美的關係，在國務院有二百數十次抗議書給日本，其結果刺激輿論，現在兩國國交陷於惡化狀態。……日本現今有由海南島進至斯布拉托勒（按即日人所改稱之「新南羣島」）、越南及泰國方面的形勢，日本的南進，時雖有緩急，殆爲既定的國策。美國的援英，是本於

美國獨自的意思，日本既有三國同盟，行動就不會有充分獨立的自由，却有德意兩國強制日本之虞。……今後任何時都喜與你面會的。」具有外交家風度與辭令的野村，肯定地答道：「我徹底地相信日美不應戰爭。」此後，野村如非與赫爾國務卿會談，就與助理國務卿威爾斯談判，並依羅總統與赫爾的話，兩國的外交不與他人會商。

野村第一次與赫爾會談是三月八日。赫爾警告日本的野心，可引起的危機，但野村却善為解釋。同月十四日，野村與羅總統（赫爾在場）舉行秘密（第二次）的會見。野村於表示兩國應該和好之外，把一切危機的責任，推於中國的抗日，而日本對中國所求，不外三點：「善鄰友好，經濟提攜，與共同防共；」並希望美國不積極援華，與改善對日通商的停止。羅氏答道：「既有數千年文化的中國，日本不能永久統治的。」至於赤化，那更不會有。最後，表示中日事變的停止。我們由野村的著作，這次會商只是說到日美的根本問題，並未提解決辦法。

此後，美國的輿論，又受松岡外相赴歐的刺激。野村恐牠有礙於日美的談判，曾電止松岡的西行，但無效果。

四月間日美的談判開始。所用的方案，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末，美國天主教最高學府馬利諾爾學院的神父馬基諾爾，烏爾敬，該院總務長唐拉福特，日本陸軍省軍務局的岩畔豪雄大佐及大藏省官吏井川忠雄的草案，至於美政府郵政總長烏卡不過是該案的傳達者。那兩位神父，曾於一九四〇年末遊日，並與近衛，松岡們會談過。

四月八日，美國首先把上述的「日美諒解案」提為第一次試案。牠的內容如下：

美國政府及日本政府，以恢復兩國間傳統的友好關係為目的，對交涉全面協定及締結協定，變

方均承認有共同的責任。

兩國政府對於兩國國交最近疏隔的原因，不再加以特別的討論，只衷心希望防止發生使兩國民間友好情感惡化的事件，並制止其不測及不幸的後果。

兩國政府現今共同的希望：以共同的努力，兩國在太平洋樹立以道義為基礎的和平；並用兩國間迅速得到的友好諒解，一掃毀滅文化的混亂與威脅，最低限度，應速防止此種混亂與威脅之擴大。

鑑於長期交涉，恐有遷延不決之虞，因此，我們建議條文，供為成立全面協定之用，並在道義上及行動上可拘束兩國政府。

我們深信：上述的諒解，僅限於緊急重要的問題，並須提交會議討論，內中並不包括今後兩政府尚須承認的附帶事項。

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應承認有明瞭左列各點之必要，如某種情況或情勢，得到有效的調整或改善，兩國政府就獲得和諧的關係。

1. 日美兩國對於國際關係及國家特性所懷抱的觀點。
2. 兩國政府對歐戰的態度。
3. 兩國政府對於中國事變的關係。
4. 太平洋上海軍、空軍及商船的關係。
5. 兩國的通商與金融的合作。
6. 兩國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經濟活動。

7. 兩國政府關於太平洋政治安定的方針。

上述各點現已獲得以下的諒解，自然，此諒解尙待美國政府修正後，再交日本政府作最後的及正式的决定。

一 日美兩國對於國際關係及國家特性所懷抱的觀點

日美兩國政府互相承認對方爲對等的獨立國，同時爲相鄰的太平洋強國。

兩國政府一致闡明彼此的方針，是確立永久和平的基礎，並在兩國民之間，創造互相尊敬與合作的新時代。

兩國政府應聲明：這是彼此傳統的貢獻，概念與信仰，即諸國家與諸種族，猶如一個家庭的人員，構成一家；每個享受平等的權利，並以和平方法，調整雙方相互的利益，顯及精神及物質的福利，同時承認有擁護上述各點並不予破壞的責任。

兩國政府決意保持兩國固有傳統之國家觀念，社會秩序，及作爲國家生活基礎之道德的原則，決不容許背叛那道德原則與觀念之外來思想或意識形態的干擾。

二 兩國政府對歐戰的態度

日本政府應闡明：軸心同盟的目的，過去和現今乃在於防禦及防止未直接地受歐戰影響之諸國家間擴大軍事的連繫。

日本政府應聲明：並無避免現有條約上義務的意思，惟根據軸心同盟所規定之軍事上義務，只限於當該同盟國之一方，受現在未參加歐戰之國家侵略的攻擊時，才有效力。

美國政府應聲明對於歐戰的態度，不論現在及將來，決不受侵略同盟的支配，援助甲國攻擊乙

國。美國政府並應聲明：極端嫌惡戰爭，由之，對歐戰的態度，不論現在及將來，決計只考慮防衛本國的利益與安全。

三 兩國政府對於中國事變的關係

美國總統，若使下列條件得他的批准，並得到日本的保證，應對蔣介石政權勸告對日和平的談判。

- a. 中國的獨立。
 - b. 根據中日間協定，日本撤兵離開中國領土。
 - c. 不割中國領土。
 - d. 不要求賠償。
 - e. 恢復「門戶開放」的方針，關於此點的解釋，日美兩國待將來適當時期，再進行協議。
 - f. 蔣介石政府與汪精衛政府的合併。
 - g. 日本不向中國領土進行大量的或集團的移民。
 - h. 承認滿洲國。
- 當蔣介石政權接受美總統的勸告後，日本政府則與新合併的中國政府，或該政府的構成之一份子，直接開始和平的談判。
- 日本政府在上列條件範圍內，根據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合作的原則，直接向中國方面提出具體的和平條件。
- 如蔣介石政權拒絕羅斯福總統的勸告，美國政府就不繼續援助中國。

四 太平洋上海軍空軍及商船的關係

a. 日美兩國均望維持太平洋的和平，彼此不宜維持足以威脅對方之海、空軍。關於此問題的具體細目，由聯合會議協議與決定。

b. 當會議成功時，兩國相互派遣艦隊，作禮儀上的訪問，以慶祝太平洋上的和平。

c. 當中日事變獲得解決頭緒時，日本政府須依美國政府之望，答應將現在用於作戰的某噸數商船，凡能解除軍用者，迅速按照與美國訂立的條款，恢復服務於太平洋。其噸位數量等，在日美會議中再行決定。

五 兩國的通商與金融的合作

當此次諒解成立，並經兩國政府承認後，日美兩國即互相保證，如本國擁有對方所必需的物資，即由該國供給。兩政府並講求適當的方法，俾得恢復過去日美通商條約有效期間之正常的通商關係。兩國政府如希望締結新商約，在日美會議中再行討論，並依通常手續締結之。

為促進兩國的經濟合作，美國供給日本以黃金信用，數目足夠助長工商業，改善東亞的經濟狀況，並實現日美政府之經濟的合作。

六 兩國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經濟活動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活動，保證不訴諸武力而採取和平的手段。惟關於日本所希望在該方面獲得的自然資源（例如汽油、橡、皮、錫、鎳）美國應該給與合作及支持。

七 兩國政府關於太平洋政治安定的方針

a. 日美兩國政府，不承認歐洲各國將來在東亞及西南太平洋之割讓領土，或現有國家的合併等

舉動。

b. 日美兩國政府保證菲律賓的獨立，當其受第三國攻擊事變發生時，應考慮救援的方法。

c. 日本政府為移去英國在東亞把香港與新加坡作為將來侵略的門口，要求美國政府之友誼的及外交的援助。

d. 美國對於日本向美國及西南太平洋的移民，應考慮友好的態度，並給以與他國國民同等無差別待遇。

日美會議

a. 建議：日美兩國代表，在檀香山召開會議。美國代表為羅斯福總統，日本代表為近衛首相。其他代表人數每國規定五名，專家、秘書等不包括在內。

b. 本會議不容第三國旁聽者參加。

c. 本會議於兩國間此次諒解成立後，即應迅速召開（一九四一年五月）。

d. 本會議不再討論此次諒解方案的各項，僅對兩國政府事先所準備的議題，加以商議，努力將此次諒解成爲條文，至於具體的議題，則由兩國政府間商定之。

附則

本諒解事項，作為日美兩國政府間秘密的備忘錄。

本諒解發表的範圍，性質及時間，由兩國政府間協定之。

上述的「日美諒解案」，雖是兩國「民間」的試案，却由赫爾於四月十六日交給野村大使，作為討

論的基礎。這一行爲值得我們的注意，因爲起草人之一岩畔大佐，是陸軍省軍事課長，由參謀總長杉山與陸軍省次官阿南，推薦給野村，當時與另一起草人井川忠雄同在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

交那草案的赫爾，要求野村大使待得到日本政府正式訓令後，開始談判。但從那七項內容而言，無一對日本無利。尤其是中國的抗戰，美國如依那「諒解案」，不特不援助中國，而且助侵略中國的日本，終止中國爲自由獨立而戰。

二 松岡的阻礙

接到野村大使的祕密「覺書」（備忘錄）後，近衛首相即於十八早召集政府統帥部的連絡會議。政府出席者，有首相、內相、陸相、海相及大橋外務次官；統帥部出席者，有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海陸兩軍軍務局長；內閣書記官長亦臨時列席。經過一番討論後，依近衛「日記」，大家有這些意見：「汪政權」的樹立，並無效果，欲與重慶談判，必須經過美國，因此接受美方提案，爲處理中日事變的最捷徑。其次，數年戰爭，國力已有相當消耗，與美國合作，可培養國力，充實物資。但對於美方的試案，却有下來的補充意見：一、明白表示不與三國同盟相抵觸；二、希望利用日美的合作，調停英德戰爭；三、希望美方對新秩序有較明顯的表示；四、爲圖迅速解決，有促外相早日返國之必要；五、暫不通知德國。

對於美方試案，海陸軍當局都表示「原則上贊成」，只有外務省要待外相回來決定。二十日，西遊的松岡，到達大連，曾與近衛通電話，他表示已知美國提案的事。翌日松岡飛返立川飛機場，近衛特地

往接，本擬在汽車中對他先加說明，而松岡却決定往拜宮城，與大橋同車。近衛託大橋轉達日美的談判事，松岡聽後「極不痛快，且絲毫不感興趣。」

當夜召開連絡會議，松岡在會席上，報告訪歐經過，「滔滔不絕，氣餒萬丈。追討論到美國方案時，則顯露驚異之色，再三提及對德意的信義問題。……並認為美國此次提案，七分惡意，三分善意。要求將此問題容考慮兩週後再行決定。」說完話，就先退席。

依近衛的記載，當時陸海軍首腦部，對外相的態度多抱反感，並有人主張更迭外相。延到五月三日，開第三次連絡會議，大致通過經外相修改後的修正案。七日，野村大使依外相的訓令向赫爾國務卿口頭提出締結日美中立條約，赫爾認為沒有政府訓令多談無益；同時，聰明的野村，對於外相的另一訓令，即代表外相向國務卿口頭聲明：德意已有勝利的自信，美國不宜參戰，使戰事長期化，毀滅文明；不敢提起。

未達到目的的松岡，心裏極不高興。此時，華府的日本武官們，對松岡表示露骨的反對；而在柏林的武官，却致電東條陸相：「據聞自極可靠的消息，（松岡會以內情轉告德國），現正與美國交涉，本人對之絕對反對，準備隨時辭職。」夾在這中間的松岡，五月八日上奏天皇，請許辭職，理由是對美談判，對德意違反信義。十日，近衛謁見天皇，天皇告他關於松岡的意見，他就奏陳有與美國談判的必要。

不能再等待德國答覆的近衛們，知道不能擱延對美的答覆。他不顧松岡的「怠工」，訓令野村大使依修正案與美交涉。十一日午後十時（東京時間為十二日正午），野村將修正案交給赫爾，十二日又提若干的修正，依野村的記錄，閱完最重要之日本南進與中國事變兩節後，赫爾獨語：「對南進一節，無

任何程度的保障！」又早在前日，赫爾面告野村：「現在尙是談話，並未進入交涉，」要求嚴守秘密。

所謂日方修正案的內容如下：

關於「諒解案」的冒頭，刪去「四、太平洋上海軍空軍及商船的關係」，五、改爲「兩國的通商」。也就是說，原諒解案的七項，改爲六項。

關於第一項「日美兩國對於國際關係及國家特性所懷抱的觀點」，只有一小段文字上的不同，並無本質上的異見。

關於第二項「兩國政府對歐戰的態度」：「日美兩國政府以世界和平爲共同的宗旨；由之，彼此聯合努力的，不僅是阻止歐戰的擴大，而且使歐洲迅速地恢復和平。日本政府應聲明：三國同盟的目的，過去是，現在也是防禦的，並防止現在未捲入歐戰之諸國家的參戰。」（美國的聲明與「諒解案」同）。

關於第三項「兩國政府對中國事變的關係」，「美國政府承認近衛聲明中的三原則，以及與南京政府訂立條件所含的原則，和日本、滿洲國與中國依據該聲明的聯合宣言，另又信賴日本政府與中國建立善鄰友好關係的政策；因之，應勸告蔣介石政權與日本作和平的談判。」

關於第四項刪去。關於第五項，與「諒解案」同，只刪去美國借款給日本的一段。關於第六項，只文字上有小變更。關於第七項，「a 日美政府聯合保證菲律賓的獨立，只要菲律賓維持永久中立，和日本人民不受任何差別的待遇。b 美國對於日本的移民，應考慮友好的態度——根據與其他國民同等及無差別的待遇。」

關於「日美會議」一項刪去。

關於「附則」與「諒解案」同。

又野村所交的「解釋」，關於中日事變一項，聲明美國諒解「近衛的原則」，和「用分開的與祕密的文件，得到美國不能繼續援蔣——如蔣不接受美國勸告進行談判和平——的諒解。」另附近衛三原則：「一、善隣友好；二、聯合防共；三、經濟合作——但日本並無意獨佔中國，及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的利益。」至於其他的原則，是：「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依中日談判的協定日本撤兵，不割地不賠款，滿洲國的獨立。由這些「解釋」，野村算是一個好外交家，因為他能補充東京所忽略的。

正在野村與赫爾談判中，德國的覆文到達東京。德國指出：美國應放棄護航，而後與日本談判。同時，因為日本的對美談判可影響三國條約，所以在最後答覆的覆文送出前，希能先詢德國的意見。至於奧特大使，更多方活動，與施展壓力。大島大使亦電示反對，且用激昂的語氣。受這些刺激的松岡，益與閣僚的意見對立。在二十二日的連絡會議上，鑑於松岡立場的岡敬純海軍軍務局長，曾明告富田書記官長：「外相若抱如此異見，將來協定成立時，內閣內部的意見，勢有分裂之虞；關於此點望先加考慮和注意。」

美國對於日本的修正案，究取何種的態度？看五月十六日，赫爾交給野村的文件：

「口頭陳述」因為還未詳細研討，只能給與初步的提議。當前的談判，其目的為表明日美兩國在太平洋區域之共同的願欲與確定的目標。所以在考慮日本整個的提案前，提供某些基本的論點。關於第二項，即日美對歐戰的態度，美國的立場，除自衛之外，還要援助英國等，以對抗用武力侵犯世界的運動。日本政府應詳細理解美政府的立場。關於第三項，即日美對中國事變的關係，日本所提之近衛等原則，「雖然內有一兩點，可有困難之處，却相信：如中日依據其他各點能成立協

定，別的就可改變形式，不會有大困難。」改變形式後可接受的，是善鄰友好，聯合防共，經濟合作——無經濟的獨佔或限制他國的利益。由之，日本大使應另起草方案，期得中國政府同意與日本談判。關於第四項，應提出日美共同適用的條文。關於第五項，也應有某些的修改。

「建議A」關於日美對歐戰的態度。日本政府宣言：軸心同盟的目的是防禦的，是限於防止現在未捲入戰爭中的國家參加歐戰；又宣言在三國條約中的軍事援助只在條約國之一方受未參加歐戰之一國的侵略攻擊時，方發生效力。美國政府宣言：她對歐戰的態度，現在是以後也是，完全決定於保護與自衛的觀點，也就是她的民族安全與防衛。日本政府還要宣言：她不受軸心同盟的約束，否則與日美同意的政策的現在宣言相衝突。

「建議B」關於中國事變。當本項條文經日美兩國政府同意批准，並發生約束效力後，美國總統將向中日兩國政府建議：兩國政府根據下列條件舉行談判，結束激視與恢復和平：

- a. 善隣友好。
- b. 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
- c. 依同意的規定日本撤兵離開中國領土。
- d. 不割地。
- e. 不賠償。
- f. 商業機會的平等。
- g. 對抗外來活動之平行的防衛設施。
- h. 關於滿洲的將來問題，依友好談判解決之。

「建議C」關於兩國在南太平洋區域的經濟活動。兩國政府依機會均等的原則，對自然資源供給的合作，並用和平的手段。

此外附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國務卿關於希特勒用武力侵略的意見的摘錄。

由美國的修正案，我們明白：日美變方的意見，有很大的距離。主要之點有二：第一，是日本與軸心的關係；第二，是中國問題。如果日本肯放棄三國同盟，那第一問題自然取消；如果日本不再侵略中國，肯恢復「七·七」以前的局面，美國當認為滿意。但是日本能够脫離軸心嗎？最少，松岡、大島和右翼的人們是不願意的。

五月二十一日野村又與赫爾會見，國務卿明白告野村：「引用「南京條約」（即日與偽汪的條約）及三國宣言，美政府的立場是不可能的。」對於近衛聲明，却有讓步之意；但不欲用防止共產主義的文句，因美國國內許有共黨的存在。到三十一日，赫爾派參事官巴連塔因，交一折衷案，要點如下：

關於第二項：美總統認為現在尙未到歐洲和平的時期，並表示不滿希特勒的軍事侵略行動。
關於第三項：「軍隊」指一切兵力，至於防共與駐兵，留待以後討論。

總而言之，日美雙方並未接近。野村大使的努力，亦無何等效果。在東京的松岡却有不耐煩之感。因爲日美談判一成功，對他自己向希特勒保證攻擊新加坡的諾言，就無法實現。因此，他對近衛表示：此次談判，「並非美國本意，實爲野村大使提議。」（五月二十三日）他又用海軍截得英使哈里法克斯對本國政府的電文，內云「野村大使會告赫爾國務卿，此次日美談判，日本受奉天皇之命，政府陸海軍當局，咸望成功，只外相一人反對。」更加憤怒，並譴責野村。到二十九日，芝加哥論壇報，忽披露日美交涉的消息，日本政府禁止發表，而松岡却主張公開，並於翌日公表日本對軸心政策絕對不變。

松岡們的態度，使日美交涉無法進展，恰在此時，發生德蘇戰爭。松岡單獨上奏天皇，要求呼應德國攻蘇，並同時南進。翌日（六月二十三日）近衛朝見天皇，表示那係外相個人的觀點。但這不能消弭日本國內政見的紛歧，因為站在松岡後面的，是許多好戰的不負責任份子。他們共同地有如近衛在「日記」上所說的要求：「先討伐蘇聯，與英美雖應避免戰爭，但如美國參戰，則亦不得不戰。」日本的實力，能够同時與中蘇英美作戰嗎？爲着這一大問題，連續開連絡會議（六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三十日及七月一日）。由於衆議不決，七月二日特開御前會議。結果決定對蘇觀望，但卻須進兵越南南部。依近衛的判斷，當時採取這一方針，是應付軍部，帶有「討價還價」之意。

進兵越南南部對美國的反響，是美國反對和凍結日本的資金。同時（七月四日）美總統令國務院通牒日相近衛云：「雖有日本對蘇採取軍事行動的情報，深信牠與事實不符。」該通牒不依慣例，交給外相，由美使格魯於六日直接交給近衛。近衛於解釋後，詢問美國有無參加歐戰之意，覆文於十六日到達，內稱對德發動自衛權爲當然之事，並表示：「此際強制美國袖手旁觀之國家，美國認爲係武力侵略國的同黨。」這些話，赫爾亦不只一次對野村暗示過和說明過。

格魯與近衛的會談，引起松岡的不快。因此於十日及十二日的商討美案中，對於三大要點（自衛權，華北內蒙的駐兵，商業上的無差別主義）毫不改變立場。不僅如此，松岡在七月十日的連絡會議上，還特別邀請反對日美交涉的外務省顧問齋藤良衛博士出席，爲其聲援。目擊這情况的近衛，知道內閣的不一致，已至於非總辭職不可。十五日，舉行外相缺席的閣議，依陸相東條的主張，決定總辭職。所以不罷免松岡一人，恐他揚言因美國的強硬要求而改造日本內閣。十六日，總辭職書正式提出。近衛第二次內閣，遂宣告倒亡。

三 東條的強硬反對

七月十七日午後一時，在西溜之間開重臣會議，出席者有原嘉道樞相，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阿部（信行），米內（光政），林（銑十郎），廣田（弘毅）和木戶（幸一）。依木戶的「日記」，阿部主張有大命再降於近衛公的必要，岡田和林，原都表同意，只有廣田力說成立大本營強化的軍政內閣。米內說：「如非近衛氏，那是不行的。」由於一致推薦近衛，十八日遂成立第三次近衛內閣。這一內閣之特色，如近衛的自述，是豐田貞次郎海軍大將任外務大臣。豐田是主張極力避免日美衝突者，並得海軍上層人物的支持。我們由這一事實，十分明白這一內閣的主要任務，是對美談判——更迭外相，海陸軍大臣仍舊——牠的壽命的長短，也決於那一談判。從這一點說來，近衛第三次內閣，是日美和平抑戰爭的試金石。

可是，遠在華盛頓的野村，不知道內情，却於十月二十三日電東京請求「迅速示以新內閣對美的方針。」近衛在日記上嘆道：「情形如此，猶復何言！」依近衛之意，野村理該將內閣更迭是對美交涉的誠意，傳達美國。

野村在美的行動，從促進日美邦交而言，似乎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是，東京的陸軍和右翼人物，却不能整個地理解嚴重的危機。在東條們堅持之下，決定很久的進兵越南南部，於七月二十三日實行。美國早知道日本的行動，因此國務院和輿論，大為激昂。他們都以爲上日本的當——也就是日本一面談判，一面南進。同日，會見野村的美助理國務卿威爾斯也表示：「貴大使與赫爾國務卿談話的一貫精

神，與日本對越南的手段，難於兩立。」由於美國認定日本的缺乏誠意，就於二十四日發表對日軍進入越南南部的宣言，二十五日夜頒佈凍結資金令，到八月一日又禁止汽油輸出。

當美國爲日軍進駐越南南部而表示不滿時，野村與羅斯福秘密舉行第三次的會見（二十四日午後五時）。羅斯福向野村提出這要求：「若使日本由越南撤兵，各國保障越南的中立，恰和瑞士一樣，此外，各國採用公平與自由的手法，取得越南的物資，我就不惜盡力。又日本之獲得物資，我極表同情。」野村帶沈重的情緒，把這消息傳達東京。他的二十九日情報，用這悲觀的語氣：「今日的形勢，在東亞的我國，正向以美英荷中蘇爲對手的惡方向走去……此際應慎重……爲國家永遠的大計着想。」三十一日，野村又會見助理國務卿威爾斯，除關於日機在重慶轟炸美艦圖拉號的問題外，威氏又面告總統之意，連泰國也應加入於越南中立案內。大概由於情勢的嚴重，岩畔大佐和井川忠雄，於當日乘飛機經舊金山返日。

爲着羅斯福的建議，東京於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八月二日及四日繼續開連絡會議。會議的內容未詳，但木戶的「日記」對三十一日永野軍令部長上奏的情況，却有記錄。依永野修身之意，日美邦交的調整，已不可能，應該馬上就打。打是會勝的，但海軍能否如日俄情況一樣的大勝，却有困難。木戶不贊成永野的主張，近衛更不必說。說到近衛，他雖是中日戰爭的禍魁罪首，對於日美戰爭却是慎重者。他這時會與海、外、陸三相懇談，並邀頭山滿設法說服右翼團體。

八月四日的連絡會議，對美總統的提議，決定五項：

- 一、日本並無進駐越南以外之意，中日事變解決後，自當撤兵。
- 二、保障菲律賓的中立。

三、美國停止西南太平洋的武裝。

四、美國助日在荷印取得資源。

五、美國可促進中日直接談判，使中國事變迅速解決。又美國應承認日本撤兵後，在越南的特殊地位。

野村於六日將上項文件，交給赫爾，赫爾閱後，毫不表示興趣。還說：『日本如不終止用武力的侵略，無再會談的餘地。』另於結語中，以希特勒在自衛名義下的四向侵略諷刺日本。八日，赫爾將覆文交給野村，內除重覆羅總統對野村所說的話外，並未提到日方的答覆。

到這階段，我們有這結論：談判的目的，本來是解決中日戰爭和對歐戰的態度，由於日本決定要駐兵內蒙和華北，和美國認為援英甚至攻德是自衛，陷於僵局。牠是可以打開的，而日本好戰者，又進兵越南南部，並着手佔領泰國荷印，遂使野村的交涉，轉到越南撤兵的新問題。在這時，赫爾們的判斷，極合日本的內情。因為握有實力的日本軍人，不會尊重外交的談判。換句話說，野村前此的努力，都無效果了。

知道危機已迫的近衛，有這打算：直接與美總統會談，雙方各從大處着想，日本在可能內讓步，以得培養國力，因為『就日本而言，欲想一舉實現全部的理想，依自己的國力，是不可能。』而且會談期在九月。當時德蘇戰況，勝敗難屬，當有眉目。如德勝，日本在會談中不會無利，反之更應與美合作。他在八月四夕，會將這意見面告海陸兩相，海相全部贊成，陸相則以書面答覆，牠的內容如下：

『在目前如此緊急時局下，對總理親自挺身以圖打開僵局，深表敬意。但總理與美總統親自會談，其結果必削弱現以三國同盟為基礎的帝國外交，且國內必有相當波瀾，故認此舉為不當。目前

可再試行交涉工作，堅持帝國修正案的根本方針，盡最後的努力。如美總統還不正確了解帝國的眞意，依然執行現在實行的政策，則不惜對美一戰。」

可是，近衛仍本自己的打算，於七日訓令野村，對美提議首相與總統會談。時羅斯福恰離開華府與邱吉爾會商，野村就請赫爾轉達。赫爾却掃興地說：「如日本的政策永不改變，大總統對牠並無自信。」

羅邱大西洋會議的聯合宣言，由於主張反德助英蘇之故，引起日本親德派的憤怒，他們會襲擊平沼國務大臣。十七日，在日本右翼份子激昂的情況中，野村與羅斯福作第四次的會見。這次會見的情況，是羅氏向野村明白提出文書，內指摘日本佔領越南，「如日本政府對近隣諸國行使武力，或用武力的脅迫，繼續採取武力支配的政策，美國政府立即保護美國及其國民的正當權益，且爲保護美國的安全與安定，不得已要採取必要的一切手段。」對日本的冒險與蠻橫，具有強大實力的美國，是有資格給與這一警告的。至於兩首領會見的事，依野村的回憶，羅氏說：「前往檀香山，地理上有困難。我是不能乘飛機的。日本的總理到舊金山或西雅圖來，大概也有困難。那麼到幾諾（在阿拉斯加）去好嗎？牠恰在東京與華府之間。由日本到那兒要幾天呢？」野村答道：「約十天左右。」羅氏又問：「十月中旬的氣候如何？」野村回答道：「那時是好的。」

在這期間，東京方面，另有美使格魯與豐田外相的會談，次數依當時新聞記者的報道：「一週內會談達十二次之多，爲格魯氏在東京九年來空前未有之外交活動。」同時，岩畔大佐與及川兩人也恰好回國，於是在反美聲浪中，多一繼續日美談判的小波瀾。

美國十七日交給野村的提案，經二十六日連絡會議決定的回覆，是指摘美國對日本不友好的態度，

和聲明進兵越南南部後，不再向外擴張，至於對蘇的關係，只要蘇方遵守日蘇中立條約和不威脅滿洲國，日本亦不會使用武力。此外則希望兩國負責人的會談，以保持太平洋的和平。

同時連絡會議，還決定近衛給給總統的信，內云：

「關於貴大總統與本大臣會見的日本政府提議，依八月十七日手交野村大使的文書，貴大總統表同感之意，本大臣深為感激。

處世界動亂之際，握國際和平之鍵的兩個最後國家，即日本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當這時候之際於最惡的關係，其意義不僅是本身的不幸，而且是世界文明的沒落。日本所熱望的，是維持太平洋與世界的和平，由之，她盼望改善日美的關係。

日美關係現在的惡化，我認為：大部份由於已引起互相懷疑與隔閡之缺乏理解。與第三國的謀略反策動。如先不消弭這些原因，日美關係就難調整。這就是本大臣要與貴大總統直接會見，坦白披瀝雙方見解的原由。

自七月起中斷之預備的非正式的商談，牠的精神與內容，却是妥當的。但繼續那些商談後，由兩政府負責首腦承認，這一方法不足應付迅速發展的和可惹起不測事態的狀態。

因此，本大臣認為有迫切的必需，兩國首腦先會見，由廣大的立場，討論日美間關涉全太平洋的所有重要問題，檢討有無救濟時局的可能性。至於細目，如有必需，則由會見後，交給兩國的事務當局去談判。

這就是本大臣提出現在建議的宗旨。切望貴大總統對於此點有充分的諒解與回答。由於上述會見的性質，本大臣希望儘可能地迅速舉行。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八月二十八日，野村大使與羅總統第五次會見時，面遞那兩個文件。羅氏讀完近衛的信，大為讚美。羅氏說：『我和近衛公爵的會期，約三天。』又問野村大使：『近衛公爵會說英語嗎？』聽到答覆「會說」後，他說：『那是好的。』

在座的赫爾，却感總統太為樂觀。所以，當夜野村訪他時，他指出：『兩國首腦的會見，不過將事先談妥的事加以決定而已。可是，關於中國問題，離日美國交調整尙遠。因此，關於中國問題，尤其是其中之撤兵問題、自衛問題等，日本政府先告明較過去更確定的意向，實為先決之事。』赫爾的話，經野村於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到達東京。由牠的暗示，東京的政界人物，有的樂觀，有的悲觀。

九月三日午後，美總統召見野村大使。這是野村與羅斯福的第六次會見。牠的目的，是交兩個文件：第一為備忘錄，牠指出：自四月十六日國務卿與日本大使非正式會談起，前者曾提美國政府對國際關係的四個根本原則：

一、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與主權。

二、支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三、支持機會均等主義，內含商業上的機會均等。

四、太平洋地區的維持現狀，如變更牠，要用和平手段。日本的八月二十八日回答，對於在太平洋上保持兩國和平之意，美國是滿意的。但對六月二十日美國的提案，雙方尚未一致，應先解決此先決的問題。

第二，是羅氏對近衛信的答覆。牠是客氣的，但無肯定提到雙方會見的日期。

九月四日，野村又會見赫爾。赫氏表示，日本應明白支持那四項原則，和兩國間應先對「諒解案」

有完全同意。

接到野村報告的日本政府，早在九月三日，已在連絡會議中，通過外務省所擬的草案。牠於翌日由豐田外相送給格魯大使，同時亦由野村於六日交給赫爾。這提案的要點如下：

一、日本對越南及其近隣地帶不再取軍事行動，對北方地域，如無正當理由，亦不取軍事行動。

二、美國如參加歐戰，日本有單獨決定三國條約的解釋與實行。

三、對中國的題，待中日協定成立後，日本即退兵。

無需說，這一空洞的答覆，不會滿足美方。美國的希望在：日本不援助德國，由中國撤兵，中日協定成立後不必駐兵華北及內蒙，對這三點，日方的提案，並無決定的表示。

在這時候，美國不滿日本，日本也更厭惡美國。早自八月起，東京的參謀本部已認日美談判無繼續的必要，現在他們十分高興，事態的發展，與他們的預料相一致。因此，他們要求立即停止對美的談判。

停止談判是戰爭的別名。對這大問題，特地召集御前會議。經過論辯後，決定「帝國國策施行要綱」，內容如下：

「帝國因鑑於目前緊迫的局勢，尤其是美英荷等國所採取之對日攻勢，蘇聯情況和帝國國力之發展等等，依照左述實行「隨情勢而推移之帝國國策要綱」，其中對南方之施策。

一、帝國為自衛自存計，在不惜對美英荷戰爭的決意下，一切戰爭準備，概以十月下旬完成。

二、帝國除準備戰爭外，同時對美英仍盡其外交之努力，貫徹帝國的要求。對美英交涉，帝國所應達到之最低限度要求，以及帝國可承諾之限度，如另紙之規定。

三、此外交的交涉，限至十月上旬，如仍無貫滯我們要求之望時，即決意對美英荷開戰。至於對南方以外之施策，依照既定國策施行，竭力設法不使美蘇結成對日聯合戰綫。」
作者並未見到第二項中「另紙規定」的項目，依「國際法庭」美檢察官於九月六日的引述，大概是下列六項：

一、日本無限制保留全越南之軍事的支配。

二、對南方地域之軍事行動的正當理由，由日本判定。

三、日本決定美國在中國內於公平基礎下之經濟的活動。

四、美國應放棄在菲島及遠東其他地方之強化軍備的努力。

五、美國中止對中國之全面的軍事援助。

六、取消凍結資金，使日本能得到鐵、汽油等。

因為這次會議，對於日本前途過於重大，前一日見到議題（「帝國國策施行綱要」）的天皇，特地召見杉山與永野兩總長。依近衛「日記」，當時有這一後來為衆熟知的問答：

天皇：如日美發生戰事，陸軍確信若干時期可以結束？

杉山：僅南洋方面預定三個月左右結束。

天皇：卿爲中日事變時的陸相。朕曾憶及當時之陸相告朕，「事變一個月左右結束」，現豈非延至四年之久，尙不能結束嗎？

杉山：中國因利用大後方，日本不能依照預定的計劃作戰，所以延長。

天皇：若說中國後方廣大，太平洋豈非更大，怎能確信三個月可以結束？

此時，又有一個問題，即野村對於日本八月二十八日的提案，有所「誤譯」，使美方認為日本對「四原則」早無異議，現在怎能否認？知道這一點的軍部，羣起反對野村，要求近衛召回大使。但依野村的「回憶錄」，那是格魯大使報告的錯誤。

近衛對「四原則」的估計，最重要的是撤兵問題。因此，他曾與軍部方面商談。十月七日深夜，他對東條陸相提議，依美國之意，先全部撤兵，然後駐兵。東條答道：「此種形式，軍部方面絕難答應。」

這是陸軍的意見，海軍呢？卻希望繼續交涉，換句話說，不關談判之門。由於海陸兩軍意見的紛歧，十月十二日（星期日且為近衛生辰）三相（海陸及外相）與企劃院總裁（鈴木）在近衛的荻窪私邸會議。會場中，海相與外相，暗示不能對美戰爭，但陸相不肯。翌日，近衛又對東條作同一的要求，東條答道：「此時如對美屈伏，彼將愈施高壓，而無止境。撤兵的問題，所謂捨名求實，這就維持軍隊的士氣而言，實難同意。」

十分明白，到達這一情況，只有兩個辦法：第一，近衛與陸相決裂，另找贊成自己政策的軍人，就任陸相，罷免東條；第二，辭職。關於前者，不說近衛沒有那一魄力，陸軍的實況，也不許他那樣幹。說到辭職，已有人們在暗中推倒他，實現自己的陰謀，這個人就是陸相東條。

當松岡反對近衛進行日美談判時，有權力罷免外相的首相，還取總辭職的任式。那理由，除近衛自說恐引起美國輿論的誤解外，是怕松岡後面的右翼團體。現在遇到東條，近衛確無能為力。因為東條的反面，除右翼團體，好戰軍人之外，另有合法的「帷幄上奏權」，與現役軍人任海陸相的規定。在過去，這兩個合法的武器曾殺死了幾個內閣，現在自然更足置近衛內閣於死地。

四 談判失敗了

正當近衛感覺陷於一籌莫展時，反對與美繼續談判的好戰軍人與右翼團體——他們多受德人的鼓勵暗中進行倒閣的運動。

在近衛與東條的意見，絕對不能和諧的當夜（十四夜）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以陸相使者的資格，到近衛私邸荻窪，傳達陸相的話：

「依探聽的結果，似乎海軍不欲戰爭。是則，何故海軍大臣不明告此事？海軍大臣如能明白說出，本人亦願考慮。海軍大臣似將全部責任委於總理，誠為遺憾。海軍內心果真如此不決，九月六日的御前會議，孰被根本推翻。這是列席於御前會議的首相，陸海軍大臣，統帥部之總長，均未能充分盡輔弼之責。此時，除全體總辭職，將過去一切的决定取消，另擬方案之外，別無他途。既然此時臣下再無抑制陸海軍擬定此案的力量，後繼內閣的首腦，無論如何非皇族不可，皇族中人又以東久邇宮殿下為最適任。本人要求總理辭職，雖極難啓口。然事已至此，務乞極力奏薦東久邇宮殿下為後繼的首相。」

東條的話，有兩個用意：第一，雖然海相反對，但由於大多數海軍的人員，都反對日美談判，所以他也不敢明言；第二，首相的主張既無強有力者支持，就應辭職。近衛自然知道東條的語意，而且不能不遵命。

但還有我們應知道之一問題，何以東條要推東久邇上臺？依他的理由，只有皇族內閣，才能統制海

陸軍，自然這是假話。天皇尙不能給杉山以處分，皇族有何實力？這原來是東條們的大陰謀。他們有這打算；東久邇真正登臺，必然尤當傀儡，而且是最好的傀儡，因為可增強軍人的反美；如果皇族內閣不能成立，那就由他們推人上臺，因為在這時候，不會出現別的內閣，只能是對美戰爭的內閣。無需說，理論上的邏輯，這一內閣的總理，該是東條自己，因為他是最堅決的對美戰爭論者。

十五早九時，鈴木總裁訪問木戶，傳達東條的意向。依木戶「日記」，鈴木所傳達的話，就是他昨夜對近衛所說的重覆，不同的，只是語氣。十一時，近衛也會見木戶。表示「刻下的政情，與陸軍大臣的關係，十分緊張，而且陸相至於……不願與首相會見。」但木戶却對皇族內閣表示有困難。後來近衛朝見天皇，奏陳皇族內閣的事，天皇並無絕對反對的意思，只主張應該考慮。當夜，近衛秘密會見東久邇，陳述東條之意，東久邇答道：「此事過於重大，望給予二三日的考慮。」

無論東久邇是否上臺，近衛內閣却非總辭職不可。十六晚，他向天皇呈總辭職書。牠明白陳述自己對美談判的願望，與東條的四次會談無效果，這是過去內閣總理辭職書上所罕有之明白的詞句——一般多以病爲口實。這位花花公子，對於大事並不糊塗。因爲他明白：新內閣一定是戰爭內閣，對美戰爭，日本的國運，就陷於悲境。

在總辭職這一天，東條的「使者」鈴木，於早八時半就訪問木戶內府，表示皇族內閣不宜。理由有二：第一，恐陸海軍意見不一致，有損皇族的威望；第二，皇族內閣與日美戰爭不宜。這兩個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因此，在內閣總辭職書交出之前，木戶的內心已無皇族內閣的考慮了。那後繼者究竟是誰呢？

十七日午後一時，在宮中西溜之閣召集重臣會議，出席者有清浦（奎吾）、若槻、岡田、林、廣

田、阿部、米內和樞密院原議長。由於事態的嚴重，九十二歲的清浦也出席。

依木戶的「日記」，在他說明政變經過之後，若槻推薦宇垣大將，林大將（銚十郎）主張皇族內閣，木戶自己以謀海陸的一致，與再檢討九月六日的御前會議的決定的理由，推東條組兼現役陸相的內閣。贊成的，有廣田、阿部和原，「沒有反對論。」清浦們爲何不反對？不反對又何必出席？五十年代初的日本重臣，對於國家大事，都是這樣的馬虎！

依重臣會議的決定，大命下降於東條英機。十八日，依閑院宮之奏，東條辭現役，昇爲大將，下午四時，東條內閣舉行親任式。

東條的陰謀實現了。依近衛的「日記」，他辭職後，即致書格魯魯大使，說明他的辭職，並非日美開戰之意。可是，牠却給美國以極大的刺激。當時的野村，依他的「日美交涉的回顧」，並無給新聞以關於此事的情報，只在回國後才告近衛：當時美國認爲日美交涉已無希望。

美國這一估計，不僅是阻嚼東條組閣後第一次會議的聲明與對全國的廣播辭（十八晚）：「『鐵之意志』與『迅速之行動』，將爲新閣之基礎。」多少還根據格魯魯的情報。到十一月五日，東條內閣時代的御前會議，再檢討九月六日的決議，決定戰鬥準備，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完了，並開始行動。那一天，頒發聯合艦隊機密作戰命令第一號。同時，依木戶的「日記」，東條已着手編南進的軍隊，但却決定派來栖三郎赴美，從事準備未完成前的交涉。

十一月五日的御前會議，對日美交涉，曾通過兩案：

（甲案）

一、通商無差別問題 無差別通商，如通行於全世界，則承認在中國及太平洋區域也適用。

二、三國同盟條約問題 關於牠的解釋與履行，由日本自己決定與行動。

三、撤兵問題 在中國，因中國事變關係所派之兵，除華北、蒙疆的一定地域與海南島外，在中日全面和平成立後，立即開始撤兵，兩年以內完了（如美國質問其他部份的駐兵，則答以大體約二十五年。）在越南的軍隊，當公平的遠東和平確立後，馬上撤退。

（乙案）

一、日美兩國政府，確約不對越南以外之南亞與南太平洋使用武力。

二、日美兩國政府，對印荷成立保證獲得所要物資的協定。

三、日美兩國政府，恢復凍結資金以前的通商關係，美國要供給日本所要的汽油。

四、美國政府，關於中日兩國和平的努力，不出阻礙的行動。

我們不知道，東條內閣對野村的訓令，究取那一案。但依十一月十日野村與羅斯福第七次會見所提的文書，是用甲案。美總統當時對野村所說的話，算是過去的老調。翌日，野村會見赫爾，後者交給他一份質問書，和一份聲明書，另告日使：對別國無限期駐兵是麻煩的。那聲明書，是希望日本撤兵，贏得中日的和平。那質問書，是引八月二十八日日本給美總統文件所述之日本聲明（關於越南退兵，不侵略泰國，對蘇關係），東條內閣是否遵守？至於答覆東條內閣的三大要點，遲到十五日尙未完全答覆。但當日曾交野村大使兩個文件：第一，指出日本之全世界適用無差別原則，而後可適用於太平洋，是意義不明，另說明美國堅持及實行之「無條件的，最惠國的待遇」的本意。此外，附日美兩國對經濟政策聯合宣言的草案。

來栖特使恰在十五日抵美。十七日野村同他會見赫爾，赫爾面交對東條內閣提案的覆文，內容簡

短，不過涉及現內閣承認近衛內閣的聲明與日蘇的中立條約。同時，野村與來栖會見羅斯福（這是野村與美總統的第八次會見）。羅氏對他倆說，以後有話與赫爾國務卿會談。

十八日，赫爾接見野村和來栖，面告日本如依三國同盟與希特勒結合，日美的談判是困難的。來栖以三國同盟簽字人之一的身份，回答赫爾，牠並非使用武力。知道來栖來美不能打開危局的野村，於十九日向政府電告危機，說：「日美關係，愈加緊迫地走到十字街頭。」由於「繼滿洲事變之中國事變，已延長四年餘，國力疲弊之時，非為長期大戰之時機，此際以 Give and take 為和平策，是他日雄飛之前提。」

二十日，日美外交官又舉行會談。日方提交上述御前會議的「乙案」。赫爾明告日使：「援蔣」和援英一樣，不能放棄。二十六日，赫爾交野村以美國的對案，牠提出四大原則：

一、不變更一切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原則。

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三、平等，內含通商機會與待遇平等的原則。

四、用和平方法，國際合作的原則。

怎樣實現這個四大原則，有詳細的規定。

「美國政府及日本政府，採取下列步驟：

一、日美兩國政府努力與英帝國、中國、日本、荷蘭、蘇聯、泰國及美國訂立多邊的不侵略協定。
二、兩國政府努力與美、英、中、日、荷及泰國成立一協定，依牠尊重越南之領土的完整。當事態的發展，可威脅越南領土的完整時，應採取必需的及勸告的手段，互商協議。此種協定，對越

南不求經濟的特惠，並規定各簽字國與越南之貿易的及商業的平等。

三、日本政府，由中國及越南撤退陸軍、海軍、空軍及警察。

四、美國政府及日本政府，除暫在重慶之國民政府以外，不用軍事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力量，支持在中國之任何政權。

五、兩國政府放棄在中國之任何治外法權。內中包含租界上的權益，與一九〇一年義和團協定內的權利。兩國政府，設法得到英國及其他政府放棄上述在中國之權益。

六、美日政府，以互惠最惠國待遇為基礎，於減輕兩國間貿易障礙的方針下，開始談判通商協定。

內包含美國欲購的生絲。

七、美日政府各解除凍結資金。

八、兩國政府同意穩定美金與日圓的比率，為這目的，各出資一半。

九、兩國政府同意：與任何第三國締結協定，對本協定之安定及維持全太平洋區域的基本目的不得有衝突的解釋。

十、兩國政府各設法勸誘其他政府，同意並實施本定協之基本的政治上與經濟上各原則。」

十分明白，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美國方案，恰與東條的甲案或乙案相對抗。閣完這文件的每個中國人，感覺心安。因為，經過半年餘的交涉，美國只在這一次文件中，才明顯地表示不出賣中國。為什麼美國突然採取這一手段呢？依國際法庭上美國務院代表巴連塔因答辯護律師的質問，經過是如此：當二十日接到日方提案後，二十二日赫爾國務卿會與英國大使、荷蘭大使及中國大使商談（依二十六日合衆社電：「因中國政府最後向白宮提出意見之結果，使美國中止擬議中妥協的計劃。」）商談後，再由總

統召集國務卿，陸海軍兩長，參謀總長，軍令次長會議，產生二十五日的回答對案。這對案所以有如此明晰性，爲着美方檢查日方電文密碼，知道東條內閣已放棄和平。又由於那一原因，二十七早，赫爾國務卿告史汀生陸長「事態早已移於陸海軍之手了！」可是，美方却不明白，日本會攻擊那一地域，更不明白會突擊珍珠港。

知道外交談判陷於僵局的野村，要求與美總統作第九次的會見，時在二十七日午後二時半，來栖自然在場。野村表示此次美方提案，使日本失望。羅總統答道：「事態至此，誠使人失望。第一次進兵越南，猶如冷水灌頭，現在又有第二次冷水的掛念。」這句話的意義，是暗示日本會侵略泰國。羅氏又接着說：「在赫爾國務卿與貴大使談判之間，未聽到日本指導者之何等和平的話，使交涉非常困難。在根本方針不一致前提下，我以爲雖有一時的解決，結果也歸無效。」這些話，明白地告訴野村；如日本軍部不守信義，外交是無法打開僵局的。

野村懇切地答道：「還未接到東京的回訓。我本三十年來的友情，希望以受大萬敬之大總統的政治家風度（Statenanshis）打開途徑。」羅氏許十二月三日回華府後再談。

三十日，已決定戰爭的東條，以首相身份，在「日汪條約的週年慶祝中，發出等於答覆美國的言論：

「日滿華三國爲大東亞共榮圈的中樞，不容任何人置喙其間。然展望周圍，多少敵性國家，現仍蠢動，益持執拗無極的政策，妨害我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大衆，始終從事一向所行之榨取劫掠，犧牲我十億之大東亞諸民族，祇讓彼等勢力之存在，此由於英美兩國對亞洲懷有野心，吾人爲人類編社，必須斷然加以排擊！」

這一演詞，啓動美國的輿論，再加日軍不斷南開，與日艦南移的情報，使美大總統提前出溫泉返白宮。我們由上面的論述，知道日本的好戰軍人，自開始起，就抱對美戰爭的決心。如沒有重臣們的牽制，恐怕戰爭早已發動了。正由於這一原因，所以一面談判，一面造成新事件（如進兵越南的南部），打消談判。好戰的日本軍人，就用這一手段，使美國無法信賴日本，同時，又利用美國的懷疑鞭打內閣，促其走上戰爭之路。由於這一原因，負責對美交涉的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在他的「日美交涉的回顧」的「跋」上，嘆道：「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們對此國之大事的戰爭，太過於輕率喲！」

第六章 突襲珍珠港

一 突襲前的外交

十一月末，日美關係已至於最後的關頭。接到二十六日美方提案後，東條已感覺不能等待。爲着決定行動，二十九日舉行重臣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重臣方面，有近衛文麿公爵、若槻禮次郎男爵、平沼騏一郎男爵、岡田啓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廣田弘毅、林銑十郎陸軍大將、阿部信行陸軍大將、樞密院議長原嘉道。政府方面，除首相兼陸相東條英機外，有島田繁太郎海相、東鄉茂德外相、武藤章陸軍省軍務局長、岡敬純海軍省軍務局長等。會議自九時半開始，東條們力陳對美戰爭的必要與戰勝的把握，只有在「二·二六」政變幾乎殺死的七十四歲的岡田大將反對。他在會議之前，早對那些冒險者們，說過這樣的話：「一旦與美國開戰，在最初半年間，是會勝利的。我們的陸軍，攻取新加坡，海軍威脅美國的太平洋，那都可能。南方的豐富資源，的確可落入我們的掌中，但是要加以開發，供日本戰力的有效利用，有那自信嗎？開發所需的資材，是否充分呢？恐怕有進入寶山空無所得的狀況。不久以前，政府當局說：坐受美國經濟的封鎖，不免赤貧，可是戰後半年，恐怕也還是貧困喲！」雖然那時會議爭論的記錄沒有公開，岡田的反對意見，大概仍是那樣的內容。至於東條的答語，他早就答覆岡田的非難，說：「政府對擊滅美國，和開發南方資源都有詳細數字的根據。因爲這是極秘密的，現在不能公開。」我們猜想，在這次會議中，也不會有特別的答語。

會議到正午，並無結論。日皇特旨賜他們在「千種之間」陪食，食畢，由二時許在學問好舉行御前會議。會議的情況。木戶的「日記」有簡明的記載：

日皇說：「是大困難的時代，卿等有何話說？」

率先而對的是若槻。他說：「我國民在精神力方面，雖無可慮之處，而在物資方面，果堪長期戰爭與否，要加慎重的研究。午前政府雖有說明，對牠却有所掛慮。」

岡田更明白地說：「竊以為今日真面臨非常的事態，對物資的補給能力，有無充分的打算，甚為忧心。先刻政府雖有說明，尙未能接受。」

平沼補充若槻的意見，但無特殊的主張。他說：「若槻閣下所說我國民的精神力，我對牠有同感。戰爭既經四個年頭，今日更有長期戰爭，不會沒有困苦缺乏。因此，對民心維持之點，須有充分的施策與努力。」

近衛接着說話，他的意見只能提醒戰爭的危機，却無肯定的表示與對策。他說：「四個月來，我努力調整日美國交，終無成果，誠為遺憾；現內閣亦熱心於努力達到此目的，該當感謝。照午前政府的說明，判斷外交交涉的繼續，不會有效果，但外交交涉的決裂，要立即訴諸戰爭。在照舊的狀態，即臥薪嘗膽的狀態推移中，又非打開的辦法，這一點要向當局質詢的。」

米內針對政府以戰爭手段救貧的對策，鄭重地說：「為避貧，要充分注意不要變貧。」這暗示反對戰爭。

廣田說：「說到世界大戰後各國的狀況，就在中國事變時，英美也取極力避免參加的方針，遂有今日的狀況。依政府的說明，今日已至於外交上的危機，即與所謂戰機有關。由來外交談判的危機，重烈

兩三次，始明白變方的真意。今次遇着危機，就訴諸戰爭，究是什麼一回事？假令經過商議後，常以細心的注意，抓着機會，還可有外交交涉的解決途徑。」

林大將說：「因為沒有資料，大概除信賴政府與大本營充分協力加以研究所得的結論之外，沒有別的了。」

阿部說：「依政府的說明，外交交涉繼續的困難，現在真處於重大的關頭。政府應由非常周密的角度加以研討，此外無別的希望。只有對中國人心的動向，應與以慎重的處理。一次錯誤，有失去到今日止的成果之虞。」

若槻又說：「今日真到達重大的時機。爰進一言：如屬帝國之自存自衛的必要，即使預見敗北，將國家化爲焦土，亦所不辭。可是只描理想而定國策，例如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東亞之安定勢力的理想，而動用國力，誠爲危險，希望加以考慮。」

最後是東條們的說明。依傳說，東條對岡田的話，極爲不滿，會罵他老而不死，兩軍務局長更目中無人，結果開到六時，並無決議。事實上，就有反對的決議，也無用處，因爲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晨，已下攻擊珍珠港的命令；和在華中的遠藤三郎中將的航空兵團，已由越南大舉南下。所以散會後，坐在汽車中的東條會說這句話：「大事已經決定，會議無用。此後只有作戰。」

三十日，依木戶的日記，午前天皇弟高松宮表示海軍要儘可能避免戰爭。天皇對這大事，十分關心，特地召見海相及軍令部總長，詢問海軍的真意。軍令部總長永野與島田海相的回奏，是海軍戰鬥的準備，已經完了，且確信會成功。

十二月一日，又開御前會議，這次沒有人反對戰爭，日皇也在內，並定十二月八日爲攻擊日。依木

戶的日記：「二時開御前會議，決定對美戰爭。四時半首相來室，協議宣戰詔書。」由這記載，我們知道，早在十二月一日，一切事都準備完妥。

我們再看華府的外交談判。

在日本決定開戰的一日，野村會見赫爾。赫爾告訴他，接到日軍向越南增兵的情報，和日方的輿論，充滿戰爭的叫號。野村歸途，答覆美國記者的詢問，還說：「我深信，這是聰慧的政治家風度拯救這情況。這是我的職務與責任，而且只有如此。」大概他不知道御前會議的決議，所以還電東京，要求政府派近衛與霍浦欽斯等會見。翌日，他又應國務院之招，接到總統對於日軍進駐越南的文書，他說：「經濟壓迫，比武力更爲辛辣。日本是屈服呢，還是突破呢？二者必擇其一。」他似乎感覺只有戰爭，可是却對美國記者說：「我不相信任何人要戰爭。如果我們不能用外交手段解決，我們也不會以戰爭解決。戰爭是不能解決牠的。」除最後一語外，別的如非假話，那也不正確。

到這階段，外交手段已失效了。說到戰爭，美方有無準備呢？那值得一述。

自希特勒上臺起，美國就已感覺世界戰爭的近臨，於一九三四年通過文生的造艦案。後來，由於羅斯福是著名的「大海軍主義者」，連續地通過文生之第二次（一九三八）和第三次（一九四〇）的造艦案。最後一次的目標，是成立兩洋艦隊。牠的目的，無需說，是應付日本的威脅。到一九四一年九月，日美邦交嚴重時，英國於二十四日同意美海軍使用新加坡的軍港，這是應戰爭迫需的決定。十月初，英美將領由麥克阿瑟與波普翰領率，在馬尼拉開了兩天（三至四日）聯防會議。十七日，美方下令商船要停泊「友好的港口」。十一月十四日，美總統下令撤退在華北等地的海軍陸戰隊。這些措施都是應東條們的備戰。也由於戰機迫切，十一月二十日，澳、荷印向美保證：「如日本在太平洋對美開戰，兩國立

即對日宣戰。」至於英國，首相邱吉爾早在七日宣稱：「如美國捲入戰爭，則英國的宣戰書亦於一小時內隨之發出！」到二十六日，美方對案向日提出後，十二月一日，有菲島的舉行燈火管制，和二日英戰門艦威爾斯親王號，巴爾斯號開入柔佛海峽。總括一句話，美國和英國都知道日本會冒險，所不明白的，是攻擊的時間與地點。

英美暗中等待攻擊，軸心國家却預知日本的行動。齊亞諾的「日記」記述十二月三日日本大使謁見莫沙里尼：朗讀與美國交涉經過的冗長文書，結論是牠已到達最後的階段。此後，即在日美戰後，要求意大利馬上對美宣戰，並提出不單獨媾和的簽字條約。依齊亞諾的話，翻譯官讀時滿身震慄，莫沙里尼却帶先知者的口氣說：「大陸間發生戰爭了。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來，我早就豫知的。」但告日使：「馬上參戰，是不可能，只由近路進入戰爭。」

意大利本不是主角，她的宣戰只等於足球場上多一啦啦隊，日本所注目的，是德國。希特勒早就希望日本對美戰爭，會花了許多推動的氣力。在這嚴重關頭，奧特大使於五日向外長報告：戰爭已不可避免，外務省正在考慮用何方法，開始衝突。爲什麼他還不知道山本五十六的艦隊，已向夏威夷出發呢？因爲那戰爭是以突襲開始，不能預告任何局外的人。

由上，我們知道：英美當局，感覺戰機已迫，但還希望可以挽回；而德意却明白，戰事在頃刻間發生。正由於那一原因，所以十二月六日，即日本艦隊正準備開始突襲時候，羅斯福大總統特親電日皇，云：

「約一世紀前，美國大總統致書日本天皇，表示美國國民對日本國民的友好，自他接受以來，長期間不斷的和平與友好，兩國由於他的德行與指導者的睿智而繁榮，並有偉大的貢獻。對於足

下，我致親筆的關於國務的信，只在特別重大的場合。現鑑於已釀成之深刻的廣汎的非常事態，感有致一書之必要。使日美兩國國民及全人類喪失兩國間之經歷長年的和平福社的事態，現正在太平洋地域發生。那情勢孕含着悲劇的可能性。

美國國民，相信和平與諸國家共存的權利，過去數月間注目日美的交涉。我們祈念現今日華事變的終熄，希望諸國民不受侵略的脅怖而得共存，實現太平洋的和平，除去難堪的軍備負擔，並念願各國民不排擊任何國家，或不設立特惠的差別待遇，和恢復通商。

爲達到右大目的，明白地相信，足下和我相同，同意於除去日美兩國任何形式的軍事威脅。這宗事，可設想是達到遠大目標所不可缺的。

一年餘前，貴國政府與維琪政府締結協定。根據他，派五、六千的軍隊進駐越南的北部。本年春及夏，維琪政府，爲越南共同防衛之故，又許日本部隊進駐越南的南部。我會對越南明言：任何方不攻擊，和不企圖攻擊。

最近數週間，日本海陸空部隊，衆多地增強越南的南部，那是明白的事。他對於他國更生疑惑。因爲在越南繼續的結集軍隊，並非帶着防禦的性質。

右在越南之繼續的結集軍隊，是極大規模的，又軍隊之達到同半島的東南及西南端，使非島、東印度的數百島嶼，馬來及泰國的住民，發生日軍究準備攻擊何處的猜疑，那是當然的事。……若使日本的陸海軍，全面地由越南撤退，美國毫無侵入同地的企圖，我有這意思：向東印度諸政府，馬來諸政府及泰國政府，求得同樣的保障，至於對中國政府也有求同樣保障之意。由之，日本軍隊由越南撤去，可在全南太平洋地域，得到和平的保障。

我致書足下，是希望：際此明確的危局，足下和我一樣地，關於一掃暗雲的方法，加以考慮。確信，對不僅日美兩國國民，而且爲近隣諸國的住民，我與足下，負有這神聖的責任：恢復兩國民間的傳統友誼，防止世界的再受毀滅。」

這封親筆信於午後九時發出，論理可在攻擊珍珠港前到達，但被東條們故意延遲。有若干人認爲如她如期呈給日皇，或可免戰爭。這觀察是錯誤的，因爲在六日御前會議之前，海軍早下攻擊令了。

七日前野村已得東京的回訓，但有這命令，牠於七日午後一時交給國務院。依野村的自述，由於密碼及打字費時，遲到二時才到國務院（本約定一時半會見的），二時二十分會見赫爾。野村說：「我得訓令，於午後一時把這回文手交閣下。」赫爾有些不解地問道：「何以要在一時呢？」野村答：「何故是不知的。」赫爾就讀日方的覆文。牠叫做備忘錄，內指斥美英竭盡手段援助重慶政權，妨礙日華兩國的全面和平，並企圖阻止日本對荷印、越南實現共榮的理想。不僅如此，美政府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提案，還以從來固執的態度，無視帝國政府的主張。結論是：「日本政府，茲鑑於美政府的態度，認爲此後談判，不能達到一種協定。」

這不是宣戰佈告，也不是最後通牒；但於同時却攻擊美國的領土。當時的赫爾還不明白這是日本不宣而戰的戰術，只由內容的荒謬，非常憤怒地對野村說：「我必須說：在過去九個月間，和貴大使會談，我從未說一句假話。這可由記錄證明的。在我五十年的公職（Public service）中，我從未見過一種文書，比這更堆滿卑鄙的虛偽與歪曲——卑鄙的虛偽與歪曲，規模這麼大。我在今日之前，從未幻想到，地球上的任何政府，會說出那種話。」赫爾不僅對日本政府的使者說，而且把牠公諸報端。至於野村大使，自握手離開後，就準備拘禁的生活。一直到最後，那位誠實的美國老外交家，才知道他所作爲

談判對方的政府，是地球上說假話與歪曲事實的政府之一。

一面是野村遲交備忘錄，另一面是東京的外相東鄉茂德，於八日上午七時（東京時間）才電邀美駐日大使格魯到他的官邸，託詞「數次電告，莫由一通」，給格魯一紙復文，並稱：「日本政府業已充分了解，由於美國政府所取之態度，吾人之談判，決不能達到協定！」我們相信在突襲珍珠港後九小時已知「大成功」的東鄉，會帶着日本政治家特有之驕傲的神氣，對格魯說上面的話！可是明治天皇的御像，却在東鄉說完話後，由牆上倒下來。因為他辛苦艱難地創立的「帝國」完了！

二 突襲的計劃及執行

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技術所誤的日本海軍省有這一估計：在廣闊太平洋上，日美戰爭，必然是長期的。如果日本施行突襲，擊沈美國的海軍主力大部份，美國製造新艦，須花長時間，日本可以建設「大東亞」，應付美國的進攻，或取得有利的和平。他們全想不到，空軍可以縮小太平洋的洋面，和美國的工業潛在力，可以極短期間製造更大更多的艦隊。

關於突襲的作戰計劃，在日本投降後，被海軍省焚燒，無從知道全貌。可是，依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的供詞，俘虜的口供，和得到不完全的文件，美國海軍部却可知道計劃內容的大部份。依美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查姆司·李查遜大將的陳述，大概如下：

攻擊珍珠港的目的

依永野的話，攻擊珍珠港的目的：第一、對南洋作戰，確保行動的自由；且有餘裕的時間，使美太平洋艦隊無力化。第二、期防衛委託統治諸島。又依日本聯合艦隊參謀長伊藤提督的供詞：『珍珠港的美艦隊，由於開戰之最初一擊應該完全粉碎的。在美國準備不十分充分之間，而得攻擊及略取所有的要點，在開戰之初，確保戰略的優勢，那麼，此後作戰的規模，就得有利的支配。』

根據這一觀點，「機密聯合艦隊命令作第一號」，有開戰後全部作戰之一般目的的規定：

- 一、對東方，擊破美國艦隊，且遮斷美國對東亞的作戰綫與補給綫。
- 二、對西方，攻取英屬馬來，遮斷英國對東亞的作戰綫與補給綫。
- 三、擊滅在東亞的敵兵力，奪取其作戰據點，與獲得資源地帶。
- 四、開發攻取的要地，強化防備，確保持久作戰情勢。
- 五、邀擊及擊滅敵兵力。
- 六、擴大戰果，挫敵的鬥志。

怎樣達到上述的目的，另有計劃的方案。依永野的供詞，方案的想出者，是山本五十大將，時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旬，到九月由作戰參謀製成方案。這一方案，全部知道的，只有永野和山本兩人，島田海相與岡軍務局長只知一部份。計劃草完後，九月二至十二日，曾在東京舉行圖上演習，參加審核的重要海軍將校約四十人。依參加者的意見，攻擊有兩個困難：第一、珍珠港狹隘，海面淺；第二、該港恐有魚雷防禦網的裝備。結果產生兩個對策：

- 一、對魚雷附安定器，在超低度發射。
- 二、為防效力低微，魚雷攻擊與轟炸併用。

此外的難點，是燃料的補給，與企圖的祕匿。參加的將校一致地說：「燃料補給與突襲，是本作戰的關鍵。有一缺乏，作戰就不可能。」因之，在廣闊的太平洋要有獨特的補給訓練。至企圖的祕匿，是保證突襲的成功，應取北方航綫，並以前衛牽制偵察艦先航，在艦隊航行中，完全停止無線電，同時在濑戶內海與九州地域，採取騙的通信行動，使對方不知道日本的艦隊，已離開本國的港口。

方案成立後，依麥克阿瑟司令部所編「珍珠港作戰」(他是美國海軍專家在佔領日本後，集合所得文書等的大成)，早在九月末，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已移到佐泊灣，旗艦長門號在佐泊碇泊中，曾四次更改作戰命令，到十一月一日，即美國還未交十一月二十六日對案前，早對牠的屬艦等發令。牠的內容如下：

機密聯合艦隊命令作第一號

——大日本帝國對美、英、荷佈告宣戰。宣戰為五日，本命令的發動為八日。

「一般狀況」

(a) 對美政策 帝國對美國雖始終維持友好的態度，而美國對我們維持東亞權益所取的自衛之一切處置，却從事干涉。最近由於同國援助蔣介石政權，阻止我方對中國事變之迅速的處理，甚至敢斷行經濟絕交之最後的暴舉。另一方面，同國不當地遷延日美的交涉，擴大軍事的強化，集結艦隊於太平洋，與我方以威脅，這是企圖對我們加以經濟的軍事的壓力。

(b) 對英政策 英國援助蔣介石政權，與其同盟諸國及美國協力，妨害我們在東亞的建設計劃。最近同國企圖威脅我們，在東亞不斷強化她的軍事基地。

(c) 對荷印政策 和平的經濟交涉，已達數月，雖然我方繼續談判，而荷印受英美的嗾使，至於拒絕有益的經濟關係之繼續。最近同國對多年辛苦經營之結果，即日偽的財產，亦加以威脅。

(d) 對中國政策 中國海岸諸港及廣大而肥沃的地域，均被我軍佔領，又大都市的大部份，亦在我佔領之下。但中國由於英美的援助，和「抗戰救國」之惡夢未醒，以全國焦土抗戰的形式，對日本企圖全面的抵抗。有組織的抵抗，雖逐漸弱，而遊擊戰的跳梁，使我方至於不得不以多數軍隊，在同國服永久的守備任務，我們如要得到決定的勝利，不能不擊破在中國後面之美英。

(e) 對蘇聯政策 蘇滿國境蘇聯的兵力是可怕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虎視眈眈，而等待膨脹的機會，但在帝國不攻擊蘇聯的場合，相信蘇聯也不敢開戰。

「我方的狀況」

第四艦隊，在南洋委任託治羣島，概已準備完了。第十一艦隊（有沿岸基地之海軍航空隊），在中國、越南及泰國的主要基地，也已準備完了。我艦船及飛機的修理狀況，概是良好，將兵的技術，也著著向上。

「戰略目的」

把美英由大東亞驅逐出去，迅速處理中國事變，又當英美驅離荷印與菲律賓濱之時，得期待獨佔的自足自給經濟圈之確立。成爲我國民之精神的指標，廣大無邊的原則（八紘一字之精神），可顯明於世界。由之，我們用必要的全部兵力。

「戰略」

對英美及荷印應採的戰略，如附屬書的指示。

待發表X日及Y日的命令。

若使在Y日以前，相信敵人已知我們計劃的場合，X日的實行，由特別命令決定。

若使在X日以前，受敵入攻擊的場合，對右攻擊得以全力擊滅之。

在這場合，各司令官應依「受敵之攻擊場合應取的戰略」。

對蘇聯，以全部努力，極力避免戰爭的誘發。同時要以一切努力保護我方計劃的祕密。萬一敵人探知我計劃，則根據「受蘇聯攻擊之際應採取的方策」，立即開始軍事行動。

本命令之配達，只限於艦隊司令長官及戰隊司令官。司令長官及司令官，應取一切方策，防止計劃實行前本計劃的洩漏。

「注意」本命令書的處置 本命令書任務完成後速火燒之。萬一由於艦船的沈沒及其他難避的事故，在本命令有落於敵手的場合，責任指揮官應自己立即處分之。」

上面的作戰計劃，極為詳細，可惜我們未見到「受蘇聯攻擊之際應採取的方策」。關於「附屬書」，如下：

機密聯合艦隊命令作第一號別冊

一、陸海軍協同作戰，準據「陸海軍中央協定」而實施。

二、攻擊部隊（航空母艦機動部隊），以第一航空艦隊（航空母艦及護衛艦）為主力，X-15日，由海軍基地或作戰地域出發，經單冠灣，向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基地珍珠港出擊，決行突襲。

三、攻擊目標，順序為飛機場、航空母艦、戰艦、巡洋艦以及其他之軍艦、商船、港灣設備，與陸上

設施。

四、由艦隊司令官所命之攻擊部隊，在離日本港口時，實行嚴厲之電波管制。通信依通常的廣播。使用的暗號表（不定）。通信的略語如左：

「珍珠港有多數軍艦」——（帝國之命運）

「珍珠港無軍艦」——（櫻花盛開了）

「天氣晴朗，一帶的視界良好。攻擊適當」——（登富士山）

「攻擊開始時間爲五二〇」——（本能寺之溝深五二〇）

「全軍突擊！」——（登新高山）

五、攻擊部隊之方向及配置，由機動部隊指揮官決定之。

機動部隊指揮官，決定攻擊部隊之方向及配置後，立即報告關係將官。在迴避一般商船的任何狀況下，注意不顯露計劃。

六、在攻擊發動以前，發現所有宣戰國的船舶，中立國（蘇聯在內）的船舶，應取之處置：

（1）諸宣戰國之船舶，在目標六百哩以內發現的場合，立即準備攻擊而擊沈之。

（2）中立國船舶，在目標六百哩以內發現的場合。立即捕獲該船，在不妨害我之企圖實施前，拿捕之。該船舶的無線電通信，應加嚴重監視。在恐有對方危害，或暴露我之計劃的通信場合，由驅逐艦準備攻擊而捕捉之。

（3）離目標六百哩以上，發現外國船舶的場合，拿捕該船舶，禁止通信。

如遇恐大半發覺我的一般企圖的場合，雖在×日與×日之間，應即攻擊之。又雖在×日以前，

依情況由機動部隊指揮官，決定該船舶的處分。

敵船舶拘留的場合，依B法。

七、以第七艦隊（潛水戰隊）爲基幹之突襲部隊的指揮官，爲着X-20日攻擊珍珠港，使內海西部的潛艇大部份出擊。舉其全力，扼制灣口，配置如下：

攻擊由港口逸脫的敵艦。如同艦隊在攻擊前有偵察的機會，應以小型潛艇，突襲敵艦。但攻擊時期，在攻擊歐圖島之後。爲收容小型潛艇，應講求一切方法。

八、陸海軍協同作戰，依「中央協定」而行之。兵力的配備，由前進部隊（主要爲第二艦隊的巡洋艦及驅逐艦）指揮官決定之。前進部隊的指揮官，決定攻擊部隊的進路與配置後，立即報告關係將官馬來及越南軍之船舶出發地，在澳門；菲島佔領軍的出發地，在巴拉奧。

九、在中國之美英軍的船舶及將兵的拿捕，由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指揮。香港的佔領，準據「中央協定」，屬於第二遣華艦隊司令長官之權限。

十、日本統治權下的港灣，或應佔領的港灣，開戰時碇泊中的英美船舶，儘可能捕獲之。蘇聯的船舶，經嚴密檢查後監視之。開戰時，應計劃我船舶一隻也不碇泊外國的港灣。

十一、由Y日起，第一通信隊的指揮官，發出給與艦隊主力在內海西部之印象的偽電。Y日決定後，指定航行美國西岸的日本郵船會社龍田丸，依預定出港，但中途折返。Y日決定後，橫須賀鎮守府長官，給與虛偽的印象，儘可能使指揮下的將兵，外出前往東京及橫濱方面。

十二、第四艦隊（南洋委任託治領方面艦隊）司令長官，與在南太平洋第十一航空艦隊緊密協力之下而行動，促進攻擊及佔領南太平洋之英美荷的基地。阻止我作戰圈內的敵空軍，杜絕澳洲與美本土

間的連絡。」

上面的文件，是塞班所捕日俘，依其記憶而製作的；因為原文已火燒。由之，文字上當與原文不同。又第十二之攻擊及佔領地點的預定日期，關姆島為×12日，威克島為×17日，中途島的攻擊，則遲到一九四二年春末。夏威夷羣島的佔領，預定為同年十月，可是，那一計劃，並未實現。

這一計劃，是賭日本的國運。因為，如不能實現，日本馬上陷於危地。依計劃，日本的第一航空戰隊，第二航空戰隊，第五航空戰隊的全部飛機，集中攻擊歐胡，如有逸脫的艦艇，則第六艦隊的潛艇，以全力控制海口，用魚雷集中攻擊之。還有第一水雷戰隊的驅逐艦力量（主要在夜間），作為警戒部隊而展開，第三戰隊的高速度戰艦，則展開第四列梯陣。如果美主力艦，逃出珍珠港，在外海由日艦隊主力邀擊之。

除了完密的計劃之外，日本還在吳軍港，訓練特殊潛航艇隊，牠就是敢死的潛艇。主持這種訓練的，是航空母艦千代田號。當突襲時，訓練還未完成，但由於乘員的非常自信力，第六艦隊仍用之攻擊港內。就士兵的攻擊精神而言，任何軍事家，不會不給與贊美的；所可惜的，他們的犧牲，不能拯救日本帝國，反陷之於危亡的境地。

「機密聯合艦隊命令作第二號」發後，十一月五日和八日，又由山本司令長官，發第二號與第三號。牠是簡單的：

「機密聯合艦隊命令作第二號」：Y日為十一月二十三日。

「機密聯合艦隊命令作第三號」：X日為十二月八日。

自Y日與X日命令發佈後，攻擊部隊指揮官南雲忠一中將（他後來戰死於塞班），就於十一月十

日，在佐伯灣中碇泊的旗艦赤城艦上，發集合命令。他的「攻擊部隊作戰命令第一號」大要如下：

(1) 全艦隊應於十一月二十日前，戰鬥準備完了。

(2) 本艦隊應在千島羣島擇捉島的單冠灣集合。

於是由旗艦赤城，戰艦比叡、霧島，航空母艦加賀、飛龍、蒼龍、瑞鶴、翔鶴，重巡洋艦利根等編成的機動攻擊部隊，自十一月七日至中旬間，軸輻相接，由九州沿日本東岸北上，十一月下旬，全部到達單冠灣。

單冠灣周圍有五百米突的丘陵環繞，中央部至東北岸概為低崖。丘無一草一木，全為白雪所覆。灣內無冰。碼頭附近，只有三家漁夫小屋，並無他人。這一荒涼地區，因為適於祕匿，所以成為海戰史上最大作戰部隊的停泊所。

十一月二十六日，這一祕匿部隊，離單冠港向珍珠港駛去。約定十二月三日夜集會於北緯四十度西經百七十度。因此，他們先向東航行，後轉東南行。我們再看南雲中將怎樣地下攻擊令。

三 突襲的情況

日本海軍省不僅有詳細的突襲計劃，還有對珍珠港內軍艦出入的真實情報。牠的供給者，依李查遜大將的口供書，是巴那德·周利亞，奧托·邱恩。他是港口漁村的住民，受當地日本總領事館喜多長雄及其屬員的收買，以代價一萬美元，供給情報。供給的方法，是每晚用燈火為號；午後八至九時，如只有一燈，表示「包含偵察艦及牽制部隊的戰鬥艦隊分隊在準備出動中（暗號一）」；由九時至十時，有

燈表示「數隻航空母艦準備出動中（暗號一）」；「由七時至八時，有燈表示「戰鬥艦分隊，一至三日全部出發（暗號三）」；「由十至十一時，有燈表示四至六日間該隊全部出發（暗號四）」等等。如在白天，則以拉尼卡灣的快艇（Yacht）代替烽火。牠的帆上有星形暗號。星的數目，代表上述暗號數。星旁的數字III，表示暗號五、六、七、八。又恐暗號不足，用海邊的篝火，和新聞廣告。如「有中國絨毯等出賣，投函郵箱一四七六號，」為暗號三或六；「徵聘美容師，投函郵箱一四七六號，為暗號五與八等等。日本總領事館，根據那些暗號，密電報告外務省、海軍省等。在十二月五日與六日，即突襲前一、二日的電文如下：

「一、五日，在午前我的通報中，已報有三戰艦抵達，此後，有八日間在海洋。列星吞號及五重巡洋艦，同日出港。五日午後在港內有下的艦船：戰艦八，輕巡洋艦三，驅逐艦十六隻。檀香山級四艦，在船渠。」（五日）

二、「六日碇泊的艦艇，戰艦九，輕巡洋艦三，潛水母艦三，驅逐艦十七。又輕巡洋艦四，驅逐艦二在停泊中。重巡洋艦及航空母艦全部出發。艦隊航空部隊，有舉行天空偵察情況。」（六日）

那些密電，美海軍部在受突襲後八至十日，才能解讀。
關於突襲的實況，日本海軍軍令部作戰課長富岡定俊大佐，聯合艦隊前任參謀黑龜人大佐等，在投降後，應美海軍的審問，吐露全貌。因此，雖然文件火燒，我們還可明白。
依他們的口供，夏威夷的空襲計劃如下：

機密機動部隊作戰命令第三號

(單冠濶旗艦赤城上十一月二十三日機動部隊司令長官南雲忠一)

A 空襲艦隊的行動

X——一日〇六〇〇時，艦隊由第二基點(拉那德島西端)至〇度七〇〇哩處。

X——一日〇七〇〇時，艦隊取一八〇度的航路，速度加速為二十四節。

X日之〇一三〇時，第一次攻擊隊，由基點五二三〇哩的地點離艦。

第二次攻擊隊的全機離艦後，艦隊約以二四節，退避北方。

第一次攻擊隊的各機，預定由〇五三〇時起至〇六〇〇時之間，第二次攻擊隊的各機，預定由〇六

四五時至〇七一五時之間，先後歸隊。歸隊後，馬上準備次回的攻擊，艦載攻擊機，應裝備魚雷。

陸上基地之敵空軍勢力完全潛伏時，立即為收最大戰果反復加以攻擊。但如有力敵兵舉行反攻時，

應對後來的攻擊者指示方向。

B 空中攻擊的編成——如另表。

C 攻擊目標

(1)第一次攻擊隊

a 第一集團

1 不超過戰艦四，航空母艦四。

2 選定的次序：戰艦第一，空母第二。

b 第二集團

1 第十五攻擊隊——「富德島」之格納庫及地上飛機。

2 第十六攻擊隊——「威拉(Whceler)飛機場」之格納庫與地上飛機。

3 戰鬥攻擊隊——在天空及地上之敵飛機。

(2) 第二次攻擊隊

a 第一集團轟炸下列的敵空軍基地：

1 第五攻擊隊——「卡尼沃」(Kanevo)「富德(Tond島)」，「卑落士」(Belliros)機場之格納庫及地上飛機。

2 第六攻擊隊——「希克卡姆(Fickam)」飛機場」之格納庫及地上飛機。

b 第二集團的攻擊目標，四乃至五隻航空母艦。所在之航空母艦不滿該數的場合，依巡洋艦，戰艦的次序攻擊之。

c 戰鬥機攻擊隊——在天空及地上的敵飛機。

D. 攻擊要領

一、第一次攻擊隊

a. 空襲為本攻擊之本領。第一集團之雷擊隊第一，第一集團之水平轟炸隊第二，集團最後。

b. 戰鬥機攻擊隊，最初編一隊，與第一集團約略同時到達攻擊目標地域上空。牠的主要任務，將敵戰鬥機在低空擊滅。在空中如不遇何等抵抗場合，本隊的任務改為將左記地上飛機掃射。

1 第一及第二戰鬥機攻擊隊——「富德」及「希克卡姆。」

2 第三及第四戰鬥機攻擊隊——「威拉」及「卑落士。」

3 第五及第六戰鬥機攻擊隊——「卡尼沃。」

c 敵之監視嚴，抵抗大的場合，各隊的攻擊，依次序，控制各攻擊間的間隙。

1 戰鬥機攻擊隊，2 艦船轟炸隊，3 水平轟炸隊，4 雷擊隊。

二、第二次攻擊隊——本隊的全機，略在同時攻擊。戰鬥機攻擊隊，做第一次攻擊隊之戰鬥機攻擊

隊的要領，如空中不遇何種的抵抗，對左地掃射：

a 第一及第二戰鬥機攻擊隊——「富德」及「希克卡姆」。

b 第三及第四戰鬥機攻擊隊——「威拉」及「卡尼沃」。

三、航空母艦及戰艦大部份，碇泊珍珠港外場合之攻擊要領：

a 編成，攻擊目標，如前節所述，但第一次攻擊隊之第一集團，增強雷機的使用。

b 各空中攻擊隊，作為一集團，保持編隊，在戰鬥機於空中掩護之下，先攻艦隊，次攻「歐胡

島」。(Oahu) 但對艦隊碇泊地的攻擊，進行順利的場合，不參加該攻擊的部隊，直進「歐

胡島」，參加攻擊的部隊，各自歸返母艦。

四、再結集及歸返

a 攻擊後之再結集地點，由「歐胡島」的西端(卡挨那角)至三四〇度二〇漚之處，各機於高度

一千米突集合(如該高度附近有雲，在其下集合)。

b 各攻擊在再結集地點，約待三十分。戰鬥機攻擊隊待其結集後，自返母艦。

c 戰鬥機攻擊隊，掩護主隊之攻擊隊的歸路，要擊敵人之追擊。

E 偵察

一、攻擊前之偵察——實行特別的偵察。

二、攻擊開始前之偵察——第八戰隊之 0800 上偵察機，X 日 0300 時離艦。避敵之探知，二機偵察珍珠灣及「拉哈那」碇泊地，報告敵艦隊（特別是航空母艦及戰鬥艦是否在該碇泊地）的情況。

三、偵察及搜索——第八戰隊之水上偵察機，0300 時左右離艦。此等水上偵察機，在機動部隊與敵人之間，及沿「歐胡島」之東西兩海峽，在這廣大範圍內，從事搜索，如有敵之水上部隊出動反攻，更將牠的動靜及反攻敵機之所在等報告。

四、攻擊後，如有可能，派戰鬥機一架（由戰鬥機隊的指揮官指定），作高速低空偵察，偵知對艦船飛機所致之戰果。

F 空中警戒哨——攻擊之日，日出一時前起，日沒四十五分後止，空中警戒待機姿態，應使用「乙法。」

上面所說編隊的表，如下：

隊		名	指揮官（音譯）	機種	機數	攻擊法	各機載彈	
第	一	第一攻擊隊	淵田中佐	九七式艦	一五	水平轟炸	三十號五型	
		第二攻擊隊	橋口少佐	上轟炸機	一五	（戰艦）	炸彈一枚	
		第三攻擊隊	阿部大尉		一〇		（八〇〇公斤）	
		第四攻擊隊	楠見大尉					

第	隊 擊 攻 次			一
團集一第	團 集 三 第			團 集 二 第
第五攻擊隊 第六攻擊隊	第六戰鬥機隊	第五戰鬥機隊	第四戰鬥機隊	第三特別攻擊隊 第二特別攻擊隊 第一特別攻擊隊
	佐 中 田 淵			
島崎少佐 市原大尉	金子大尉 佐藤大尉 岡島大尉	板谷少佐 志賀大尉 杉並大尉	高橋少佐 板本大尉	村田少佐 北島大尉 長井大尉 松村大尉
九七式艦 上攻擊機		零式艦上 戰鬥機	九九式艦 上轟擊隊	九七式艦 上轟炸機
二七 二七	六六六 九九九	九九九	二七 二七	八八 一二二
水平轟炸	擊攻地對及壓制中空		急降下轟炸 (富德，威 拉)	雷擊(戰艦) 航空母艦)
二十五號對地 炸彈一枚。六 號炸彈六枚。			二十五號對地 炸彈一枚(二 五〇公斤)	九一式空中魚 雷一枚(八〇 〇公斤)

隊 擊 攻 次 二	
團 集 三 第	團 集 二 第
第一戰鬥機隊	第十三攻擊隊
第二戰鬥機隊	第十四攻擊隊
第三戰鬥機隊	第十一攻擊隊
第四戰鬥機隊	第十二攻擊隊
佐 少 崎 島	
進藤大尉	江草少佐
二階堂大尉	小林大尉
飯田大尉	寺谷大尉
大野大尉	牧野大尉
零式艦上戰鬥機	九九式艦上轟炸機
九	一六
九	一六
九	二七
空中制壓及對地上攻擊	急降下轟炸
	二十五號炸彈 一枚

又當日赤城號飛行長瀨田美津雄海軍中佐依記憶有更詳細的供詞，除空軍行動與前表相同外，又有機動部隊的編成表，如下：

一、艦船

機	部 隊 名	指 揮 官、名	兵	力 任
空 襲 部 隊	第 一	直屬長官	航空母艦六 赤城、瑞鶴、加賀 飛龍、蒼龍、翔鶴	空 襲

部		動	
中 途 島 制 壓 隊	哨 戒 隊	補 助 隊	掩 護 隊
中軍海	司令官	隊	一 航 空
第七艦隊司令 海軍大佐 大西 要	第二潛水戰隊司令 海軍大佐 今泉喜次郎	第三戰隊司令官海 軍少將 三河 軍一	第一水雷戰隊司令 官海軍少將 大森仙太郎
驅逐艦二 曙 潮	潛水艇三 伊 19 伊 21 伊 23	戰艦二 比叡 霧島 一等巡洋艦二 利根 筑摩	二等巡洋艦一 長良 驅逐艦 九 浦風 霞 霰 谷風 磯風 浜風 秋雲 阻炎 不知火
基地 攻擊中途島空軍	航 路 哨 戒	補 助	掩 護

二、航空兵力——偵察隊

攻擊前偵察用	種別	機種	機數	搭載艦名	任	務
察機	零式水上偵	二	利根一 球磨一	泊地	攻擊前偵察珍珠港及拉哈那碇	

	隊
隊給補二第	隊給補一第
一忠雲南將	
長船 (船務特) 丸東極	
船東邦丸 長	長船丸東極
油船三 東邦丸 東榮丸 日本丸	曙丸 神國丸 國洋丸 極東丸 健洋丸 油船五
補給	補給

搜索哨戒用	九五式水上偵察機	四	比叻一 霧島一 利根一 球磨一	哨戒歐胡島附近之洋上
-------	----------	---	--------------------------	------------

依航空母艦加賀號的一等水兵橫田茂樹（音譯）被美海軍捕虜後的供詞：「機動部隊十二月四日前，都是東航，以後轉而南航。速力十三節，始終保持日本時間。出擊航行中，有飛機哨戒。早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加賀任第二警戒備。砲手們都配置二直制。艦船今日起滅燈，十二月二日，加賀艦長岡田治作大佐，對全部船員訓話，宣告十二月八日對美宣戰。我雖驚愕，但認為充當日本人，參戰是當然的事。二十七日與十二月三日，會行給油。機動部隊，四日變更南方的進路。」

又依霞號驅逐艦俘虜川北克己（音譯）的供詞：「驅逐艦艦號當先鋒，後為第十六驅逐隊，輕巡洋艦「阿武隈」，戰艦「比叻」、航空母艦「赤城」、「加賀」、「瑞鶴」、「翔鶴」、「蒼龍」、「飛龍」，戰艦「霧島」，第十八驅逐隊，兩隻潛水艇，一隻油船，重巡洋艦「利根」與「筑摩」則分列兩側。第一驅逐艦，舉行實彈射擊的演習，次為巡洋艦，再次為戰艦。：十日以上，在激浪與惡氣候中行。」

攻擊後的情況，依橫田茂樹的供詞：「十二月七夜機動部隊以二十六哩全速力，開始乙字型的航行，翌八日，終日保持不分離的編隊，戰艦有先導艦左右各一隻配置着。飛機八日午前一時（日本時間）離艦，五時至六時左右歸艦，約三十架不返。內十五架屬加賀，因此加賀的載機，損失最大。」又依俘

虜鶴號水兵古川正之（音譯）的供詞，翔鶴號有十架未返。

至於「特殊潛水艇」，依第六艦隊參謀長水戶少將的供詞，此等艇隻有五，無一生還。日本大本營，譽為「九軍神」，即岩佐直治中佐以下九名死亡——還有被美俘虜（第一次又是第一個）的酒卷少尉。那十個人，在港口外，於八日十六時三十一分（夏威夷時間七日二十一時一分），曾使灣內發生大爆炸，但詳細效果不詳。

攻擊完了後，本以托魯克為歸路。後來突然改變方針，不碇泊任何地，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返吳軍港。

突襲的效果怎麼大，因為那天是星期天，美海軍並無準備，將兵大部份上岸。當炸彈落下時，第一個的報告者是羅勃·蒂司（Robert Tyce），他在飛機場用機關槍還擊。受轟炸的，除前表地點之外，還有蕭斐德兵營（Scholfield Barracks）。這時無線電廣播警告的消息，但大多數人民要在炸彈落地，才起警惶。總督波音蒂克司特（Poindexter）宣佈緊急狀態發生，肅清市街，動員警察和救火隊。同時高射砲與機關槍，開始射擊，戰艦上的水兵，也開砲攻擊日機。

僅僅一個小時，美方的損失，依海長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於十五日的公佈：「戰鬥艦亞利桑那號（Arizona，三萬二千六百噸）沈沒，另損失砲艦猶他號一艘，驅逐艦三艘，小型艦隻二艘，海軍員兵死者二千七百二十九人，傷者六百五十人。戰鬥艦奧克拉荷馬號（Oklahoma，二萬九千噸）傾覆，但可修復。」此外，還有驅逐艦等被擊燬，但「航空母艦重巡洋艦……等未受損失。」這些報告，是不確實。真正的損失，依一年後美海軍的公報，是可怕的：「八艘主力艦，十艘他種艦，一個浮動的乾船塢，以及二百五十架的海陸軍飛機，……全被炸毀或炸傷。其中主力艦五艘：亞利桑那號，

阿克拉荷馬號，加里福尼亞號，尼瓦達號，西佛吉尼亞號，不是沈在水中，就是僵臥岸上；其他三艘戰艦：賓夕爾法尼亞號、瑪利蘭號、唐尼斯號，以及三艘巡洋艦：赫爾里納號、檀香山號，和納里區號，均受傷。」至於飛機的損失，陸軍機二七三架，二〇二架的海軍機被毀一五〇架。即總共四二三架。生命的損失，死亡二一七人，傷一二七二人，失踪九六〇人。由上的數字，日本人確如所稱，得到「光輝的勝利」。因為，那時的希特勒加上墨索里尼的戰艦，恐怕還沒有八隻呢！

突襲的情報，到達美國時，海長諾克斯，正打算巡視華盛頓的海軍船塢，由史塔克(H. R. Stark)海軍大將海軍作戰處處長得到那不幸的消息。他接報告後問未解釋的史塔克：「有什麼事？」，對方答道：「開始了喲！」，站在諾克斯旁邊的作戰計劃處長海軍大將圖爾納(R. K. Turner)用肯定的口氣插入說：「先生，他們攻擊我們了！」諾氏馬上直接向白宮通電話，總統正與霍浦欽斯進午餐，事前曾告接綫員「不要麻煩他」。為着諾克斯的聲稱有緊急事，他才接話，總統說：「哈羅，佛蘭克。」諾氏開始說：「總統先生，好似日本人已攻擊珍珠港了。」

「不！」總統打斷他的話。
「確實的，我念報告給你聽。」

這時候，桌上的時鐘是一點四十七分。總統聽完大為憤怒，馬上接通赫爾的電話。得到那消息的赫爾，怒火中燒，不久之後，政界要人都知道了！

八日，美總統召集上下兩院，宣佈對日宣戰。議會馬上通過宣戰書，但在表決時，二一八九人中，却有蒙坦那(Montana)州共和黨議員燕妮·蘭京(Jeanette Rankin)女士反對。

第七章 投降與審判戰犯

一 東條下臺

當日本的空軍，轟炸珍珠港時，內府木戶幸一侯俯懷着沉重的情緒，破例清早辦公。他在「日記」上寫道：「七時十五分（按他三時半才由皇宮回家，可想到他也許沒有安睡過）上班。今日天氣晴朗。經過赤坂見付的坡，折向三宅坂，向彼方大廈上昇的赫赫太陽禮拜。想到以今日爲期的我國，進入把美英兩大國爲對手的大戰爭。今曉，海軍的航空隊空襲夏威夷，知道牠的我，懷念成敗，不禁拜太陽而瞑目祈願。七時半，面會首相與兩總長，聽到夏威夷突襲大成功的吉報，大爲感謝神助！」如果太陽的上昇，是日本突襲的預兆，那牠的下落，不是日本帝國沒落的暗示嗎？這一帝國的主人，即深居九重之內的天皇，對這一成功，究抱何等的態度？看木戶接下去的記載。「由十一時四十分至十二時朝見。當諸國運進入戰爭之時，聖上的態度，誠自若而無些微動搖，真是極爲感激的。」這幾句話，表示日皇也充滿快活，因爲他已算是「大東亞」的主人！如他想到：祖父的維新，不過吞併了朝鮮，打敗腐敗的滿清與俄國，而他却以中美英荷四國爲對手，並將於短促時間內，把新加坡以東的大洋，成爲自己帝國的內湖，他能不高興嗎？

珍珠港美國艦隊的毀滅，給日本在太平洋以行動的自由。當時，唯一可阻碍她的行動的，似乎是英國在柔佛海面的兩艘軍艦，即威爾斯親王號與巴爾斯號，可是自日本迫泰國訂立日泰同盟後，已在日機

翼下，過着殘喘的生活，不久（十日）也追隨珍珠港的主力艦，同沉入海底。

海軍的絕對勝利，日本的軍隊，開始攫取戰果。看下面的日曆：

一九四一 一二·八 侵入泰國，佔領天津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及鼓浪嶼

一二·一〇 佔領威克島

一二·一三 取關島

一二·二五 取香港

一九四二 一·二 佔領馬尼拉

一·七 佔仰光

二·一五 新加坡英軍投降（馬來半島全入日手）

三·一 在爪哇登陸

三·九 全荷印入日手

三·二一 蘇日漁約延長一年

四·七 佔巴丹半島

四·一八 美機轟炸東京

四·一九 中國軍隊克復仁安羌油田，救出英軍及其司令亞歷山大

五·六 柯里幾多爾要塞美軍投降（菲律賓濱入日手）

五·八 佔密支那（緬甸入日手）

六·二一 日軍再佔阿留申羣島的吉斯卡港

僅僅半年的時間，馬來亞、緬甸、荷印、菲律賓、關島、威克島、吉斯卡，全被日本佔領。爲着戰果的輝煌，成功的捷速，難怪聯合艦隊司令長山本五十六誇口說：「次一步，就是把我們的條件，放在白宮的辦公桌上，要羅斯福大總統簽字。」

正全日本人民，興高彩烈時，軍部的人物，都以「英雄」視東條，但却也有若干人感到悲哀。如兵務局長田中隆吉，他在七日參觀橫須賀重炮兵學校演習後，回家聚集家族，訓話似地說：「明天起對美開戰了。但在這次戰爭中，也許會全家毀滅，所以自今天起就要抱這決心。」說完話，他幾乎整晚沒有睡。

東條們的高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受到打擊。那就是中途島的海戰。懷着必勝之心的山本五十大將所率的聯合艦隊，由陸奧灣出發，一到該島的西北海面，慘遭美機的轟炸（據云美方利用雷達偵知日海軍所在地）。這次戰爭，不僅是日本毀滅的開始，而且是美國報了珍珠港之仇。因爲參加突襲的航空母艦的主力，即赤城、加賀、蒼龍、飛龍四艘，都沈入海底。東條們隱藏敗北的真相，有些人（田中隆吉等）主張公佈真相，激發國民的戰鬥精神，恐怕失去「英雄」光輪的東條却不肯。他原來有這一統治哲學：「政治必須把大眾當做愚人。如果把真相告訴他們，結果足使士氣沮喪。」

接着是七月下旬瓜達爾加奈爾（Guadalcanal）島大戰。那是美國在太平洋反攻的開始。這次美國陸戰隊的突襲，完全出於日方預料之外，而猛烈的美軍炮火，一再毀滅日本的援軍，和近百萬噸的船隻；到最後，除了少數日軍深匿山中外，全島見不到日本人。這次美國的勝利，是所謂「越島進攻」的第一課。

稍爲頭腦清醒的軍人，都會明白：日本對於美國工業的戰爭力，作過低的估計。美國海軍雖然受珍

珠港突襲的大損失，而牠的恢復之早，却超過日本海軍軍令部的料想。更新更多的軍艦，不斷地由造船廠中駛出，還有最優秀性能的飛機，能够應付全世界戰場的需要。

在日本投降後，所有資料證實一點：如果當時的美國，不受邱吉爾思想的支配（邱氏爲拯救英國當前的危機，用一切力量使美國朝野接受他的主張），把太平洋戰場列於第一，歐洲戰場列於第二，那麼，日本的投降，要早於德國；戰後的世界，也許沒有今天的糾紛。可是，美國却以大部份力量，攻擊德國，在東方，只使日本疲於奔命，而不馬上傾全力打倒她。

殘喘的日本，正鬧着小風潮。那就是設立「大東亞省」的問題。依日本政府的組織法，拓民地是屬於拓務省。後來，爲着侵略中國，依軍部之意，設立興亞院。宇垣外相，曾反對這一機構，主張把興亞院併入外務省。因爲，依「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各傀儡政府，是具有名義上的獨立，對她們的交涉，應由外務省管理。但傀儡終是傀儡，只能有名義上的獨立，實際是沒有活力的，因此，軍部主張把興亞院擴大爲「大東亞省」，由牠主持對新佔領地的統治。最熱心設立「大東亞省」的，是企畫院總裁鈴木貞一，因爲他曾任興亞院的總裁。至於東條首相，爲着鈴木是私黨，自然支持鈴木們的主張。

外務省的大臣東鄉茂德，不願削弱自己的權力，（當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都對日本宣戰時，外務省的外交，主要的對手，是德、意兩盟國和有友好中立條約的蘇聯。如再把佔領地的管轄實權抽去，那還有何意義之可言？）極力反對。由之，東條與東鄉之間，發生尖銳的對立。東鄉本來以內閣總辭職，強要東條一起下臺，可是，東條却請島田海相迫東鄉單獨辭職。

依木戶的「日記」，九月一日（一九四二）午後二時東條特到他辦公處談到東鄉辭職，可引起內閣總辭職的事。支持東條的木戶「大驚」。他把東條的話轉奏日皇，「陛下也頗爲驚異，」木戶寫着，「內

外的情勢，戰爭的現階段，尤其美國的反攻氣勢漸盛的今日，內閣的總辭職，應當絕對避免。」由於天皇的意見，擁戴東條的木戶，就上奏：「招海相島田，從中斡旋。」天皇許諾，馬上派武官長召海相。到下午五時三十五分，木戶接島田的電話，說事情已經解決，東鄉肯單獨辭職。後來，由東條兼東鄉的職，使大風波化為泡影。

東條能够解消國內政敵的鬥爭，却不能阻止美國的進攻。這時候，他的最重要問題，是航運的困難。廣大的南洋，如沒有船舶；那就合老岡田大將的預言：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日本的船舶，經過數次的海戰，和受美國潛艇與飛機轟炸後，大為減少。爲什麼呢？依我們所知道的在開戰前，日本的商船有六百三十六萬噸，戰後，由於無法阻止美國潛艇的活動，不及一年，就損失百二十萬噸。剩餘的船舶，陸軍以維持作戰的理由，保有三百數十餘萬噸，結果陷島國的經濟於苦境。因爲，供國民需用物資所能航運的，到一九四二年末，不過二百萬噸。至於造船力量，一年不過五十萬噸（在侵華戰爭時，以爲造船是次要的，減爲年二十八萬噸。）依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美國諾克斯海相的報告，自開戰以來，至三月上旬止，日本船舶被擊沉百八十萬噸。這可以表示，日本帝國已近崩潰的邊緣。

由於船舶的不足，不僅海外的物資無法輸入，而且還因之減少本州與四國間煤的分配。除軍需工業外，所謂和平工業，或縮減工作日百分之七十，或完全停閉。結果，影響國民經濟。失業人數，依官場的統計，當時達七十乃至百萬人。當戰爭的景氣時，僅六千萬人口的國家，居然有這現象，可知早在一九四三年間，日本的作戰能力，是如何地削弱了。

船舶不足，又影響於日本對南洋的開發。一九四二年，日本貿易的真相：輸出爲十七億二千萬圓，比前年減少八億七千二百萬圓；輸入爲十七億一千六百萬圓，比前年減少十一億五千六百萬圓。這一數

字，已足說明：擁有南洋富源的日本，真如岡田大將的預言，是空手而返的深入寶山者！

目擊危機四伏的日本軍人中，當然有若干人陷於悲觀。據云：一九四三年正月元旦，陸軍省軍務局長武藤章中將，就爲着就憂國家的前途，記起老岡田的話，特地到東京四谷岡田家。他對大將拜年後，悲痛地說：「戰爭開始前，在御前會議聽到大將的話，現在完全證實了。現在完全證實你老人家的話了！」後來，他和素來輕視的「二·二六」事件人物，談了一句鐘，走出門首時，另親切地鄭重地對警衛的警察們說：「要好好保護這老人！」這是以前所沒有的事。

戰爭到一九四三年，使武藤中將悲觀的原因甚多，主要的，是航空力量的衰弱。要建造飛機，需要資材和熟練工人，這兩項日本都感缺乏。例如：鋁的產額，在一九四三年前，年不過十萬三千噸，鎂不過十四萬五千噸，鋼不過四百十三萬噸。東條們自知這一弱點，自兼軍需大臣，（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儘量減低別的生產，傾全力於製造飛機。當珍珠港事變前夜，日本的飛機數目，陸軍三千架，海軍一千二百架，合共四千二百架，每月生產數爲八百乃至九百架。這比「七·七」前的月產百架，固然增加了許多，但比美國之一九四二年的四萬九千架，却十分落後。

經過東條的努力，在一九四四年九、十月間，情況似有好轉，每月可產三千架，但品質甚壞，多爲粗製濫造。及受美機的轟炸，連那數字也無法維持。一九四五年初，減爲月產千架。依筆者所看到的文件，日本政府在同年八月十五日發表投降宣言前，曾說陸軍擁有飛機萬架，實際上內中必須修理及只足供教練之用者，佔二千五百架，再加改爲「本土決戰」用的自殺飛機，也不過六千架；至於海軍號稱爲五千八百八十六架，完全不可靠。縱使日本所有飛機數，確有萬架之多，爲着汽油缺乏，到真正「本土決戰」時，空軍的力量，也十分衰弱。

軍事上的危機，影響東條內閣的統制力，那是必然的。知道內幕的中野正剛，首先表示不滿。東條爲控制輿論計，馬上派警拘捕他，後來又拘禁於憲兵隊，要他吐出後面的政治勢力是誰。懼怕東條的政客們，坐視中野不救，悲憤的中野，返宅後遂以日本刀自殺。他的自殺，和山本五十六的戰死，都是不祥的預兆。因爲，中野是東方會的首領，主張南進，打倒美英的鼓動者。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軍在太平洋方面節節敗退。這引起素來贊助東條的海陸軍內部的不滿。中間最爲露骨的，是預備役的將官們。他們要求東條讓陸相給當時在滿的山下奉文大將。至於杉山元參謀總長，也受攻擊。在海軍方面，不滿島田海相，和永野修身軍令部長的人更多。海軍將官們一致攻擊他倆，理由是過於服從陸軍，而忍受無理的損失。他們以岡田與米內兩人爲中心，後來並與末次信正海軍大將聯合。當時有這決定：改造海軍首腦部，使米內、末次兩大將再列入現役，米內出任海相，末次出任軍令部長。岡田本人親把這一決議，迫東條實行。

內部的矛盾，恰和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美軍在馬紹爾島登陸的行動相配合。東條爲應付計，於二月二十一日與島田海相協謀，罷免杉山和永野，自己兼參謀總長，島田兼軍令部總長。這次改組軍的參謀機構，不特不能使岡田們滿意，反增加陸軍中杉山派的不滿。

現在反東條的人們，從四方八面集合起來。這位日本歷史上空前的握有大權的首相（他兼陸相，軍需相及參謀總長），也感不安於位。敗戰既失去他的光輪，反對他的人們，不和以前一樣是半公開的，多敢表面化。中間最露骨的，自然是岡田大將。他常與若槻禮次郎、平沼騏一郎、近衛文麿往來，因爲後三人，也自知前途無望，急於收拾局勢。四個人會議的場所，常在近衛的邸宅荻窪。如近衛不在，三人就借荻窪商議。敏感的東條，偵知他們的動作，曾與阿部信行大將及廣田弘毅，協議對策，但却不敢

以武力壓迫岡田們。

後來太平洋的戰況，對日愈加不利。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美軍炮轟離菲律賓濱九百六十公里的巴拉沃。這表示，日本帝國的內湖，已成爲美艦的巡遊地，接着一串的收北消息，均足鼓勵日本內部的政爭。爲抵擋反對者的攻擊，東條開始改造統帥部。他提拔同期的後宮淳大將，和秦彥三郎中將爲參謀部次長。這一舉動，又引起參謀部內課長，班長，主任級少壯將校的不滿。這些不滿者，開始展開擁護阿南惟幾大將，和東久邇宮大將的運動。

陸軍的內訌，給岡田們以好機會。他們已在準備繼任組閣的人選。近衛主張用皇族內閣，收拾時局，內大臣木戶同意他的意見，擬擁高松宮（天皇弟）登臺，後來又爲着高松宮留爲最惡場合出任攝政的需要，改推東久邇宮。在近衛們腦中，似乎皇族的出面，可以推倒東條。

當政局日趨危急的時候，勝利的美國，又於六月十四日在塞班島登陸。日本海軍傾巢，保衛這一要地，受極大的損失。到七月八日，塞班入於美手。守將南雲忠一戰死。美國這一動作，似把一把利劍插入日本帝國的心臟。因爲進一步，就是靠近東京灣的小笠原羣島。塞班的陷落，震撼了驕傲的日本國民。受這一重壓的東條，不能不向反對者退一步，那就是以國務大臣大麻唯男，與書記長官星野直樹爲中心的改造內閣工作。他們一再拉攏米內光政大將爲國務大臣，並擬罷免內相邊澤三千男，由「讀賣新聞」社長，著名的反動者正力松太郎接代。

米內在岡田指導下，拒絕東條的邀請。這一拒絕，是有效力的，因爲大敗的日本海軍，使許多海軍將佐，都接受岡田們的政見。利用這一好機會，四重臣（若槻、岡田、近衛、平沼）也時常聚會。知道這消息的東條，就命憲兵逮捕出入重臣邸的「政治浪人」岩淵辰雄等四十餘人，以爲示威。

但是，在連戰連敗，與塞理情況危急的局面下，東條是缺乏威力的。誰怕他？他已不是日本帝國的「英雄」，而是罪人。沒有人怕罪人的。因此，七月十七日有岡田等的集會。看木戶的日記：

「七月十七日午後九時半，岡田啓介大將來訪，說下面的要事。」

一、本日本在平沼男邸，開過重臣會議。

一、參加者：若槻、岡田、平沼、廣田、阿部、近衛、米內各氏。

一、若槻氏爲主席，先發言：人心對這內閣完全反離，而時局却認爲真是重大，徵求大家的意見。米內：十三日以來……雖有交涉，經熟慮之後，決定書面拒絕（按這當是指東條拉他入閣事——作者）。岡軍務局長前來，說是「海軍的總意見，我應爲海軍盡力，恢復現役，任軍事參議官或別的，才有工作，那是顯明的，如任國務大臣而入閣，那無力量可言。」我答道：「那消息是不對的。」我無入閣之意。

阿部：此內閣，失人心，而代替牠的，如更加柔弱，那益使時局困難。不得不考慮這些事。我既是翼政會總裁，不能不依翼政會的態度而決去就。

平沼：內閣倒呢？或且不倒呢？或且繼承的內閣是柔弱呢？這都不能成爲問題。我認爲真正憂國，當不會有何等的決意。

廣田：唐澤君也來求我的援助，又有對蘇外交等話，以後就沒有交涉。我只有交涉，却不入閣。

岡田與阿部轉而談到海軍問題，最後作下的決定後散會。

渡過這難關，有一新人心之必要。認爲有成立；使國民全部相和相協，一路邁進之強力的舉國一致內閣的必要。如內閣的一部改造，認爲是無用的。」

由木戶的日記，表示重臣們不經內府的召集，自動開會，要求成立舉國一致內閣——雖然阿部信行的態度不明——這自然，他們知道木戶素來支持東條。可是，當時的木戶，却認為不便上奏。

東條當然知道那消息。他早在午前零時二十分，已會見木戶，談及改造內閣事。他的具體辦法，是如此：第一，強化大本營——刷新及強化聯絡會議，招阿部與米內為國務大臣，另加入兩總長，軍需、外務、大藏三相。第二，改造內閣——以藤原銀次郎任軍需大臣，起用島田或前田為厚生大臣，罷免岸國務大臣（信介）。第三，重臣關係——復活參議制，充分地使重臣與閣僚聯絡。第四，翼政會關係——以貴衆兩院議員五人，任政治顧問。

對東條的辦法，應注意一點，即東條決定罷免之岸氏，也在當日十時半會見木戶，要求東條辭職。由於事態的過分嚴重，木戶不能不上奏。時在十八日，似乎知道無法戀棧的東條，改變初衷，當日上午九時半，向木戶表示辭職，並代表陸軍，主張成立皇族內閣。到十一時二十五分，內閣總辭職書，就展列於內府的面前。事態至此，木戶也愛莫能助。東條個人和他的政治命運，就這樣地決定（註）。

（註）關於東條個人的批判，素來是很壞的。曾任外務省次官的大橋忠一，說：「東條腦裏，沒有頭髓，只有感情。」松井石根大將說：「東條私心太大。」宇垣一成大將說：「雖是做事規矩，但沒有經綸。」田中隆吉說：「東條的愛憎觀念非常強，而且極其偏獨，和自信力極強。」還有人說：「叫東條擔任村長辦事處的戶籍吏，是最適當的。」由那些批判，可知東條是一個不適合於掌握大權的。到他任首相後，處處表現弱點，而且受他的太太勝子的支配。那時流行這句話：「要想做大官，要博勝子歡！」也為着那原因，盟軍入東京後，發現甚多宗東條假公濟私等行為！

這個使日本國運走入絕地的內閣，已成為日本國民痛恨切齒的對象。但牠的倒亡，也不能補救明治

王朝的危急。

二 小磯米內聯合內閣

七月十八日，爲着東條的內閣總辭職，午後四時，召集重臣會議。出席者，有若槻、岡田、廣田、近衛、平沼、阿部、米內、原和木戶。首先發言的，是米內光政。他說：「十七日石渡（莊太郎）藏相和岡軍務局長都會訪問他，並挽他入閣，他拒絕。當日下午，又有新任海相野村直邦大將的代表佐藤軍務局長勸他，但他仍表示拒絕。」我們已說過，米內的拒絕，也是東條內閣倒亡諸原因之一。

接着協議繼任人選。阿部說：「國務與統帥間發生間隙，是大事，因此有密切的必要。根本說來，此時該薦軍人兼現役者，又現在最大的事，是由海軍負擔，因此推海軍界的人，諸位以爲如何？」由這前提，他主張請米內出山。

米內回答道：「我是軍人，專念作戰統帥的方面，這是本旨的。政治由文官負擔，是最妥當的。」若槻不反對軍人組閣，但他認爲充當首相者應有政治的手腕，因此，他一再提宇垣，可是沒有人附議。米內慨然道：「原來軍人受片面的教育，自信心又強，從事政治是不宜的。」若槻贊成米內的話，却以爲這一英美習慣，日本要一躍而現，是困難的。」米內接着說：「現在如不改變，國就滅亡。」軍人出身且任首相的人，這樣地病惡軍人干政，是罕有的。

近衛說：「那是理論，現實的問題，還是由陸海軍推人。木戶附和近衛的話，說：『總之，現實的問題，以完成戰爭爲第一目的。』若槻心裏要推宇垣，補充而兼暗示地說：『不限於現役的軍人，好

嗎？」

原樞密院議長主張成立舉國一致內閣，由五個有聲望地位的人，組織內閣。可是這一主張，難於實行。廣田另提皇族內閣，近衛認為現階段不可，但這宗事的時期，也許會到來。我們要注意這句話。皇族內閣不足以適應戰爭；求和或投降是可以的，這表示近衛已有最壞情況的感覺和準備。

岡田也主張舉國一致的內閣，但却提不出人。

到這時期，會場的空氣，有利於軍人內閣。木戶提出陸軍內閣，理由是陸軍負擔國土保衛戰，與憲兵維持治安，必需陸軍，米內自請取消文官組閣的提議。阿部接着說：「陸軍人望不佳，海軍得國民的希望。」平沼也有阿部的意見。可是米內却提寺內元帥。

近衛插入說：「東條內閣何故倒呢？由於陸軍聲望不佳，人心反離故也。因此，為一新人心，陸軍改變從來的態度，是必要的。」平沼補充說：「各方面的希望，是軍部不要干涉各方面的事。」大有所感的近衛，馬上接着說：「十數年來，陸軍內有一部份左傾思想的人。今日已與軍官互相連絡，有企圖左傾革命之事。這一戰，有戰敗以上的危險。我對左傾革命的恐怕，更甚於敗戰。敗戰還得維持皇室與國體，革命則不然。就此點看來，陸軍大臣的選任，是重大的事。」我們由這一段話，不難知道近衛的悲鳴，與預知日本帝國的可悲前途！

若槻、平沼和米內都贊成由陸軍界選人。近衛說：「人們有的說鈴木貫太郎」（按近衛在這次會議上，似已有投降的決心）。對於鈴木，平沼認為是能幹的人，有容人言之量；廣田以為是穩當的人。可是與鈴木有友誼的原氏，却說鈴木會對他表示不願組閣。若槻氏利用這機會，又提宇垣與梅津，木戶提畑元帥，並說：「對於宇垣，要想到前綫的批判，和敵方的宣傳攻勢。給與前綫以不滿與動搖，是不該

的。」

與東條有關係的阿部，提本莊、荒木、小磯和東條。木戶問小磯是何等人。米內說：「小磯是好人，有手腕和思想。」平沼以爲小磯是「敬神家與大人物。」廣田與阿部，到這時候，表示贊成小磯。我們應知道這兩人都東條的支持者，現在之提小磯，爲着小磯上臺，不會給東條派以難堪，或削弱東條的勢力。此外又由於小磯的性格，是缺乏果斷的。

心裏不滿陸軍組閣的岡田，突然提議再花些工夫，作充分的檢討。廣田又有新主張，即成立「勅命內閣，海陸聯立內閣。」木戶恐離題太遠，說：「候補者的順序，是誰呢？」

若槻：寺內，畑，小磯，海軍

平沼：寺內，小磯，畑，海軍

米內：寺內，小磯，畑

廣田與阿部：寺內，小磯，畑

近衛與岡田說：對這三人，都不認識。

會議就這樣結束了。論理是寺內組閣，爲着他遠在越南，恐影響前綫，結果決定小磯。到十九日，近衛特訪木戶，提議成立「小磯米內的聯合內閣，」有平沼贊成，木戶也不反對。後來用電話詢問其他重臣，大家都贊成米內。二十日下午四時，又開重臣會議，反對的阿部，取消自己的異見。

當小磯米內聯合的內閣決定時，小磯由朝鮮飛抵東京。馬上朝見天皇。五時十分，兩大將入宮，天皇的聖旨是：「卿等組織協力合閣，遵守憲法條文，及爲完成大東亞戰爭，不應刺激蘇聯。」

二十二日，小磯米內聯合內閣成立。這一內閣的主要閣員，除陸相杉山，海相米內外，外相（重光

奏)和藏相(石渡)都連任。由這，可知新內閣之目的，是應付美國的反攻。但連戰連勝的美軍，在小磯上臺前兩日，進攻關島，至八月九日，完全克服這一海軍軍路要地。稍有軍事知識的人，都知道次一目標，是非律濱。到九月中，美國爲登陸菲島，攻取帛琉羣島，摩洛泰島，作爲前進的基地。六十二歲的美海軍大將赫爾賽(William E. Halsey)，擔負送麥克阿瑟所部回菲的任務。十月二十日，三年未見美軍的菲律賓濱人，迎接麥克阿瑟登雷伊泰島。因爲這一戰役，決定日本在南海的命運，日海軍又傾巢迎戰，但受決定的打擊。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麥克阿瑟重至馬尼拉，菲律賓濱雖有山下奉文大將所率的殘軍，但已不能阻礙美軍的次一行動。

二月十七日，美軍在距東京不過六百哩的硫磺島登陸，到三月十六日，全部佔領這一要地。現在，整個日本，展列於美軍空中堡壘的銀翼之下。東京和過去的重慶一樣，過着空襲的生活。四月一日，美軍又在硫磺島登陸，這是登陸日本本土的先聲。日本最大的而且是祕密建造的戰艦，四萬五千噸的大和號，和其他五艦，在六日的海戰中，被美軍炸沈。現在，珍珠港之仇，就海軍而言，可說全雪了。

小磯內閣，早就和東條內閣一樣，面臨重大的危機。當他上臺時，對於內政：罷免軍需大臣藤原銀次郎，代以吉田茂。這不僅爲着吉田氏在岡田內閣時代，曾任調查局長官，明瞭國內軍需業的實況，還爲着他是九州地方的行政協議會會長，富有空襲的經驗。此外，他又拉攏翼政會總裁小林躋造海軍大將任國務大臣，希望增強對翼政會的聯絡。可是，這一對內的設施，並不重要，最要的，是怎樣應付美軍的進攻。當硫磺島的日守軍指揮官粟林陸軍中將戰死的消息，傳至東京時，他的政治命運算已結束。因爲大多數日本人都明白，要免「本土戰爭」，只有投降。

說到投降小磯是沒有那勇氣的。他當時却有一個想法，即設法結束中日戰爭。那就是命令汪逆精衛

偽組織的偽立法院副院長穆斌，進行「和平」的工作，依木戶「日記」，四月四日，小磯曾向天皇報告「穆斌的事件」，但已知無結果，在報告中，似露不可能的暗示。抱着熱望的木戶，却帶不快的語氣寫這幾個字：「首相無確信的態度，是不可解也！」

四月四日，是美軍登陸大硫球島的第四日，依木戶的「日記」，當天小磯已表示該島戰到月末，可以決定勝負，至於內閣本擬月末總辭職，但與米內商議後，却決定就要「乞骸骨了！」

這一內閣，有八個月的壽命，在日本內閣史上，並不算短命。但自牠成立起，就有東條派的佐藤賢了，指牠是「巴多格里奧政權。」雖然，小磯國昭並沒有充當巴多格里奧，把東京作爲羅馬。那原因，由於陸軍的上層人物，如杉山元們，認爲戰到本土，美軍因進展困難，犧牲重大，可接受日本的有利和平條件。後來小磯突然辭職，真相雖然不明，而和日本必須投降的見解，當有密切的關係。因爲島國的日本，在這時候已沒有海軍了（註）。

（註）當盟國進入日本後，麥克阿瑟司令部曾發表日本殘存海軍的數字：

一、大小軍艦五十五艘，內

已傷主力艦一艘（原有十二艘）

已傷航空母艦二艘（原有九艘）

輕型航艦二艘只留殘殼（原有八艘）

潛艇二十二艘（內六艘是德國的，原有一四〇艘）

護航航艦五艘（原有二十四艘）

重傷巡洋艦二艘（原有十九艘）

驅逐艦廿六艘（原有一六五艘）

二、商船七萬噸（原有一五〇萬噸）

誰看到這號為世界第三海軍國之海軍的力量，誰就明白日本非投降不可。

小磯下野時，對木戶內府的進言，是成立「大本營內閣，或戰爭指導內閣。」如果成立這樣的內閣，就要把日本殘存的議會形式，都要取消，並加強對人民的統制。這一思想，不是小磯的發明，只是小磯傳達陸軍幹部的主張。原來當小磯內閣成立時，民間的右翼團體，即與陸軍幹部勾結，希望實現「軍政」——因此這些人被稱為「軍政派」。該派的具體方針，是全國頒佈戒嚴。把司法、立法、行政三權，完全交軍部掌管，而且審判只用一審制。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小磯內閣決定：全國的聯隊區司令官，由中將或少將擔任，地位比縣知事高，這是準備軍政的第一步。可是陸軍的上層人物，如阿南惟幾大將等却表示反對。阿南頗有見識，他曾對田中隆吉說：「要求實行軍政的聲浪，在陸軍內部很高。但我是絕對反對的。因為這等於以國民為敵。軍部不應把兩眼盯住國民，應當轉過來看敵人。」和阿南大將表示同一主張的，還有畑俊六元帥。

依木戶的「日記」，當日（四月五日）他曾徵求參謀總長梅津的意見（午前十一時半）。梅津主張成立「前次大戰時，各國所採用的戰時內閣，少數內閣制，」却認為「大本營內閣，戰爭指導內閣」，使統帥與國務混合，有所困難。十一時五十五分，米內訪問木戶，也曾談到小磯的提議。米內的意見與梅津同。慎重的木戶當午後一時與杉山陸相會見時，又提小磯的建議，杉山的意見與梅津略同，並依他「自己的體驗，一人兼數職，統帥與國務的合一，事實上不會有成績，是不可能的。」午後二時，及川軍令部長與木戶面談，意見也與梅津略同，並表示：「將來海軍的殘餘兵入工廠，以力維持飛機月產千

二百架，潛艇維持月產二十艘左右，竭力發揮奇戰的力量。『還有當時汽油只用到六月左右，以後要用松根油。由這些話，我們不難明白日本戰力的衰落。

由之，恰似東條下臺的提議皇族內閣的不可能，小磯的「大本營內閣，戰爭指導內閣」，也無法提出。爲着主客觀的形勢必須投降，只有真正「巴多格里奧內閣」的出現，牠是拯救當時日本的唯一手段！

三 投降

小磯內閣總辭職日午後五時，在宮中「拜謁之間」，開重臣會議。出席者，除近衛、平沼、鈴木（貫太郎）、廣田、木戶、岡田外，還有六時才參加的若槻和首相東條。

東條已有重臣的身份了！他雖第一次列席，却首先說話。他說：『辭表中，所謂「國務統帥，均要先是正」的意義爲何？』聰明的木戶，恐怕如東條的心意，說出「軍政派」的要求，會討沒趣，馬上說：『小磯首相並無另加說明。』這暗示，他已走了，不必再管他會說什麼話！

不服的東條又接着說：『戰時中，屢更迭內閣，那是不宜的。尤其四月二十五日舊金山會議，算是重大的時期。這次的內閣不能不是最後的內閣。現今國內有的說：「戰到最後止，打開國家的將來；」有的說：「甘受無條件投降，急早地從事和平，」我認爲這是先決的事。』

似乎討厭這新來者的岡田，就說：『此次出現的內閣，不得不考慮非常的種種的事。那是至最後背負全國運命的內閣，集中全國總力的內閣。如所謂和戰兩用的問題，也應先加判明。這等事不能不經充

分研究而解決的。」

木戶却提到小磯內閣的辭職，出他的料想之外，因為本來是打算改造的：杉山轉任防衛司令官，更換陸相，以阿南大將繼任；小磯們總辭職，他有「突然」之感。

出席的鈴木貫太郎（原樞密院議長死去，鈴木繼任），引西園寺公望在時，大事會詢問山本權兵衛伯爵，東鄉平八郎元帥的意見為例，要求徵詢牧野伸顯伯爵的主張。鈴木的話，足表示軍部的末日。牧野在「二·二六」政變前，曾被軍人斥為自由主義者，並把他捲入「國體明徵」（按牧野是支持「天皇機關說」的人，右翼團體指為違反國體的思想；因為在右翼人們的腦中，日本國體是天皇掌全部統治權而非「機關說」之統而不治）問題內，要求嚴辦。自「二·二六」起，牧野（曾任內府）不敢過問國事，已成爲人們忘却的人物，現在鈴木提議徵詢牧野的意見，這表示：大勢已去，需要牧野那樣的人！當廣田、木戶們正忙於說到牧野時，若槻突然說：「辭表的意義不明白。後段說及後繼內閣的性格等等，這是過於特別的辭表！」近衛接着主張由海陸軍中找內閣。

不斷插口的東條，說使人討厭的無意義的話：「說在這兒決定，是不行的。意義是對陛下提供意見。」

鈴木說：後繼的首相，必有使戰爭繼續的決心。東條認爲那是「前提」。注意這兩人的話，前者是違心之言，因爲如事實的證明，他自己早就打算投降；後者的話，却是真的，只有他有戰到底的決心。鈴木這老滑頭，早就對田中隆吉（三月二十三日）表示，他既老且聾，縱使大命降到他的身上，也不接受；可是，他一上臺就負投降的使命！

說到繼續戰爭，木戶從側面表示悲觀。他指出國民已有不滿的表現，和反軍的動向，那應當重視

的。於是大家繼續表示意見，產生這一小結論：後任的首相，有戰爭的決心，與極力反對和平論者。這小結論，也值得我們的注意，主張者都是素來爲右翼及軍部所討厭的人，他們居然那麼熱心於戰爭。這是否怕東條會傳出會議的內情呢？（那是可能的）或且他們已有一個默契，用決戰的口脛，便於出來幹反戰的事呢？那是富於推測性的事嘍！

關於後任的人選，木戶主張由民間來，平沼和廣田主張不必爲現役軍人，有預後備役的人亦可。鈴木提近衛，平沼却提鈴木，並說不必如前例，得本人的答應。木戶贊成。

東條似感到不妙，接着說：「國內將成爲戰場，現在不能不多加注意。恐陸軍有不滿的趨向，陸軍一不滿，內閣就會倒的。」

木戶問他：「所謂陸軍不滿之事，此時是重大的，究有何預兆和預感呢？」東條答道：「不會沒有的事！」

岡田對東條的示威的口氣，有些不舒服，反問他：「當此重大局面，大國難之時，苟對拜受大命者，表示不滿，究爲何事呢？國土防衛由誰負責呢？難道不是陸海軍嗎？」東條答道：「有這掛念，故說出來，希大家注意。」

重臣會議，就這樣地，決定七十九歲的老海軍大將樞密院議長鈴木貫太郎擔任首相。據云，這次組閣的主要協助者，是岡田大將。他和鈴木原是「二·二六」政變的對象。敢這麼大膽地參與政治，這表示在美軍高壓下，戰敗的日本軍部，已失去權威。事實上，不斷敗北的陸軍，也失去領袖，當時他們的唯一領導者，是溫和而無政見的阿南惟幾大將。

鈴木內閣於四月七日成立。陸相阿南，海相米內，其他除有名反動的安倍源基任內相外，都不是第

一流的人物，但也不是有名的好戰者。新內閣的任務，當然是找覓投降的途徑，表面上，却強調保護本土的工作。在那一煙幕下，鈴木內閣發表所謂「本土保衛體制」，把日本分為兩大區域。第一軍司令官杉山元，設司令部於東京；第二軍司令畑俊六，設司令部於廣島。此外，又設陸軍總司令部和航空總司令部。

鈴木上臺後，愈加明白：日本的國力，不足作戰。但如何結束戰爭，會與外相、海陸相、參謀總長及軍令部總長暗中會商。這時，希特勒的德國，已經崩潰，日本當局也感蘇聯遲會於九月來對日宣戰。由於這些的客觀情況，鈴木採用小磯內閣未實行的計劃，請蘇聯為調停人。出面做這一工作的是廣田。他曾於五月間與蘇駐日大使瑪利克作「私人的會談」，目的在探測蘇聯的態度（蘇聯由於德國亡在目前，四月初已對日通告將廢止中立條約），如蘇聯表示可能中立，則廣田進一步請蘇聯出面調停。日本的政界人物，開始都認為有大希望。可是，他們忘却這時的日本，不是德蘇戰爭前夜的日本。因此，蘇聯也不是蘇德戰時的蘇聯。我們明白：史太林已答應美國攻日，並一雪一九〇五年沙俄敗北之恥！

大琉球的戰爭，到六月初已表現絕望。國內的轟炸，日趨猛烈。因此，九日特召開御前會議。結果決定：為維護國體，保衛皇土，而完成戰爭。這決議有這暗示：如國體可以維護，盟軍如不登陸本土，日本願接受條件。到二十一日，即美軍登陸後八十二日，大琉球戰爭結束。日軍將士戰死九萬人，損失飛機四千架，至於海軍的損失更大。當開戰時，主力艦本有大和、武藏、長門、陸奧、伊勢、日向、扶桑、山城、比叡、霧島、榛名、金剛計十二艘，戰後先後已被美軍擊沈的，有大和、武藏等廿八艘，剩留長門等四艘，不能航行。航空母艦本有加賀、赤城、蒼龍、飛龍、龍驤、鳳翔、瑞鶴、隼鷹、翔鶴、飛鷹及油船大型商船改裝的祥鳳、瑞鳳、龍鳳、千歲、千代田、雲鷹、沖鷹、大鷹、神鷹、海鷹等合

共二十五艘，內十九艘被擊沈，僅剩鳳翔、天城、萬城、龍鳳、神鷹、海鷹六艘，但能航行的，只有龍鳳、鳳翔兩艘（按這些數字，可與前節末註相對照）。

在這一絕望中，六月二十二日會召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出席有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六人，日皇親臨，會議當然不會有結果。日皇會面諭他們：務須考慮採取適當方法，結束戰爭。依迫水久常內閣書記官長的話，當日鈴木首相曾告訴他，日皇似有所欲言，然又不敢傾吐。這表情的意義，是不敢說「投降」兩個字。

恰好由於羅斯福總統逝世（四月十二日），上述六巨頭希望失去領袖的美國，或有結束戰爭之意。因此，決定派近衛為遣蘇特使，與蘇聯進行談判，那目的即請蘇聯出面斡旋，日皇也有這一主張。經過外交手續後，蘇聯表示待波茨坦會議終了後再說。聰明的史太林知道日本的空虛，一有動作，決非「火中取栗」，而是在樹下拾取熟果。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政府，共同發表波茨坦宣言。該宣言原文共十三條，要點為：佔領日本領土，實施開羅會議宣言，審判戰犯和完全解除武裝。因為投降還不算做「無條件」，所以首相鈴木甚感興趣。可是軍部却強硬地反對有任何舉動，他們都以為宣言不值得考慮。不僅如此，他們還追首相，表示對那宣言無重視之必要。經不起壓迫的鈴木，在七月二十八日的首相與新聞記者團會見中，果然說那樣的話。

對日本實況，頗為隔膜的美國政府，由鈴木的七月二十八日宣言，認為日本如無大懲戒，不會投降，就決定使用原子彈。八月六日原子彈的第一顆轟炸廣島。當時的日本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是可以毀滅人類的新發明（註），到七日晨聽到杜魯門總統的廣播，才明白那是日本會有研究但無成果的原子彈。

廣島的毀滅與死亡，使最頑固的日本人，都明白絕望。但他們却有這一精神上的安慰：可以投降了，因為日本之敗，非敗於軍隊，乃敗於科學。

（註）當日防空總本部，只接這樣的報告：「投彈無數（可笑得很！事實上只有一顆），可說是光綫燦爛的特殊炸彈。午前八時，緊急警報發出後，立即中彈，市街中心被害的半徑達六公里。倒毀的建築，全市達百分之九十，市民死傷不下百分之四十。風壓的範圍廣大。」

八日深夜，蘇聯也改變過去的態度，莫洛托夫將宣戰書交給佐藤尙武大使。日本所期望於蘇聯的，現在得到明白的答覆！

完全絕望了。為決定收拾大局的方策，大家在忙着交換意見。九時五十五分，木戶首先朝見天皇，天皇面諭他：「蘇聯對我國宣戰，本日起已入交戰狀態，對收拾戰局，要急速研究決定，即與首相充分懇談。」

十時十分，鈴木會見木戶。後者告訴首相，當利用波茨坦宣言，結束戰爭；前者尤在十時半提出最高戰爭會議決定之。

十時五十五分，木戶將與鈴木會談的經過，上奏日皇。這次君臣的談話，至十一時四十五分止。但當他見到「天皇」後五分鐘（十一時）第二顆原子彈又毀滅長崎。

最高戰爭會議，舉行於上午十時，依規定：內閣書記官長、內閣綜合計劃局長官、陸海軍省軍務局長、四人都是「幹事」，可以列席。此次因性質重大，不許列席。參加會議的，是前述的六巨頭。依追水氏的記述，他「因連絡上的關係，曾一二次進入會場，深感會場空氣緊張嚴重，達於極點。」會議於下午一時結束。當時分為兩派：一派主張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另一派主張附帶三個條件：一、佔領

軍不在日本本土登陸；二、在外日軍，許自動撤回，不取無條件投降的形式；三、戰犯的審判，由日本自行辦理。此外，無論那一派，都主張以「波茨坦宣言不包要求變更天皇在國法上的地位」為前提。

下午三時（按迫水久常的記述，在下午一時，當有錯。因木戶的「日記」，一時半鈴木會同木戶報告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經過）召開閣議。先由陸海相表示意見。海相米內坦白承認戰爭無前途，陸相阿南却力稱如進入本土決戰的階段，可擊退敵人，雖無必勝的把握，也未必必敗，得於死中求活。外相東鄉贊成米內的意見，主張投降，軍需、大藏、農商、運輸四相的見解，表示前途悲觀。內相安倍與法相松坂（廣政）從治安立場，主張繼續戰爭，「死中求活」。最後，陸相提三天條件：「第一，絕對尊重天皇的主權。第二，聯合軍不開入本土。第三，解除日軍武裝，由日軍自己執行。」首相亦就最高戰爭會議所決議的三條件，徵求閣僚的意見。大部份贊成無條件投降；有的主張，如有第一第二兩條，已可滿足，也就是說好戰的人們，任盟軍審判！這次會議開到下午八時，仍無結論。

鈴木鑑於危機已迫，必須解決，乃請天皇親臨，再開最高戰爭會議，另請特旨許樞密院議長平沼（他繼鈴木任此職）出席。十一時五十分開會，會所是宮中的防空壕。出席除六巨頭和平沼外，內閣書記官長等四人（前述該會議的四幹事）列席。首相主席，迫水宣讀波茨坦宣言。外相率先發言，認為只有不變更國體，應無條件接受該宣言。陸軍主張有條件（即上午會議的三條件）結束戰爭，否則戰到底。米內與平沼贊成外相的主張，參謀總長（梅津）與軍令部總長（豐田）贊成陸相的意見。

在這三對三的僵局中，時鐘已指示為十日午前二時。首相起立宣稱：「問題已討論數時，尙不能決，事態又不容其遷延，深以為慮。余擬請陛下表示意見，以聖斷為本會議之決定。」言畢直趨御前。已經流淚的日皇，命首相歸座，起立說：「朕今表示個人的意見，朕贊成外務大臣的主張。」理由

是如此：「試觀我國現況與各國情勢，如再繼續戰爭，不僅使日本趨於滅亡，全世界人類，將更陷於不幸。所以，此時只有忍受一切，結束戰爭。」日皇又以憤怒的語氣說：「自戰爭開始以來，陸海軍所進行的事，與計劃相差極遠，如繼續戰爭，今後難道不是同樣的嗎？」

天皇的主張，打破僵局，日本就決定投降。上午七時，日本政府經瑞士及瑞典政府，轉告中美英蘇同盟國，答應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本來下面另有一句，說明那諒解是指「不包含要求變更天皇在國法上地位之諒解。」因恐引起聯合國誤解，故特刪去。

十日午後一時，日皇特召見若槻、岡田、平沼、近衛、廣田、東條、小磯、宣佈決定投降。東條與小磯兩人，會說這樣的話：「已經決定的事，自然沒有話說，能否維持國體，那要慎重。」這幾句話，是陸軍中反對投降派的意見。因此，十一日報上載陸相阿南告將兵書：

「告全軍將兵：蘇聯已以戈加諸皇國！明文雖有何等粉飾，而欲侵略及統治大東亞之野心，歷然在目。事既到此，夫復何言？唯斷然為護神州而戰耳！假令殫草嚙土，伏屍原野，亦當毅然而戰，從死中求活，是即七生報國，以「我一個尚存」之楠公救國精神，與時宗之「莫煩惱」，「驀直前進」，擊毀醜敵之鬥魂也。全軍將兵，宜一人不留。實現楠公精神，而又再現時宗鬥魂，而驀直前進擊滅驕敵！」

這一文獻，是阿南要貫徹自己主張的行動。內中以日本南北朝時之楠木正成，與抵抗忽必烈的北條時宗的話，鼓勵將士，其語雖可悲，而戰至最後一人的勇敢，却表現愛國忠君的精神。這一文書，是由陸軍頒發，未得內閣的同意。由牠，可以推想，當時的東京，已陷於無政府狀態。

十二日，日本政府獲得美方的廣播，略知答覆的內容，即開閣議，因廣播中有由日本人民自由決定國體一語，梅津、豐田和阿南三人就再唱戰到底的強硬論，並得到安倍與松坂的支持。平沼本來主張投降的，也受他們的影響。於是政府的領導層，又陷於混亂中。後來以正式覆文未到，應該等待，暫告散會。

十三晨聯合國覆文到達。內中三個要點：第一，「日本政府須聽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天皇必須授權並保證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能簽字於必須之投降條款，俾波茨坦宣言之規定能獲實施；且須對日本一切陸海空軍當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隊（不論其在何處）發施號令，交出武器。此外，並須發佈盟國最高統帥在實施投降時所需之其他命令。」第二，「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第三，「同盟國之武裝部隊將留於日本，直至波茨坦宣言所規定之目的達到為止。」

根據覆文，鈴木於當日開閣議。十五個閣僚中，有十二人表示滿足，三人主張繼續戰爭。下午陸軍軍人有暴動企圖，以阿南制止而取消，否則將有大屠殺。這時候，美國的飛機，仍舊大炸東京、九州、吳港各地，一直至十四日，還有八百架的空中堡壘分炸大阪等地。

十四日午前十時，再開御前會議（這是最後一次的御前會議）。他是破例地，由日皇召集。首相不及更換衣服，許便衣出席（可悲的局面喲！）當日出席的，有全體閣員，參謀軍令兩總長，內閣四長官，陸海軍軍務局長（吉積與保科）和平沼。會議時，兩總長及陸相，認為對方的覆文不妥，對於國體，應請聯合國作明確的表示，否則繼續戰爭。言時聲淚俱下。但贊成接受覆文的，有首相、外相及海相。最後日皇說：「如無別的意思，擬述朕的意見，希卿等全體贊成。朕的意見，與九日御前會議所表示的相

同。對方已答覆，應即認為滿意。」依迫水的記述，日皇說完後，「以潔白的手套，拂拭眼鏡，繼曰：『戰爭如此結束，對皇軍將士，戰死者，戰傷者，罹災者及其遺族，深為遺憾。然事已至此，為維持國家，捨此莫由。故亦惟有容忍。朕之決心已如此。』」

天皇欲對人民士兵廣播投降。事前派侍從武官徵求海陸兩相的意見。米內答以顧慮雖多，海相當負全責，陸相亦有同一的奉答。投降書由迫水草擬，並由安岡正篤，竹田端穗等人對文字體裁加以修飾，由閣議通告，時在午後九時，晚十一時發出。當夜陸相阿南在官邸自殺。

天皇廣播的收音工作完畢後，已深夜二時，即十五日午前二時。四時，有田中中佐率隊闖入宮城，探索錄音盤不得。叛亂的規模相當廣大，近衛師團長森魁中將因拒絕與叛兵共同行動被殺，幸有東部軍司令官田中靜壹大將親自鎮壓，令首謀將校四人自首，將其他叛亂人員拘禁於憲兵隊，才化為無事。

又東京警備隊橫濱隊佐木大尉指揮五十一名隊伍，於午前四時半，闖入首相官邸，用機關槍掃洗，鈴木早聞訊逃往警視廳，得免於難。叛徒以首相不在，放火而去。首相與平沼的私宅，均被亂兵用洋油焚燬。在上述混亂中，日皇仍於預定時間廣播。這表示日本上層投降的決心，比下層更加堅決。這一廣播的歷史意義，是「昭和維新」的結束。

四 戰犯及其牢獄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擁有數百萬大軍及盤據廣大地區的日本帝國，史無前例地，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九月二日，昭和天皇的代表們，在東京灣密梭里號簽署降書。這不僅是

「昭和維新」的產物，而且是「明治維新」的尾韻。一八五三年，美海軍提督彼理的艦隊，深入東京灣，迫日本開國，並因之促進「明治維新」；一九四五年美陸軍元帥麥克阿瑟，在同一地區，結束彼理的歷史事業。歷史的演變，是這麼微妙！

日本雖是小國，而她的全部歷史，却具獨有的特徵，即從未受外族的侵入。（雖然，元世祖的部隊，曾短時間內登陸北九州，但迅速地被「神風」捲去。）這養成日本民族的一個特性——驕傲。此次的投降，既史無前例，盟軍的陸續開入日本，亦為日史所無。德川末葉的「攘夷」精神消失了，但受明治王朝近八十年教育的日本人民，却保存「尊王」的傳統。一切為天皇！這一行爲，值得後代歷史家的重視。

在天皇制的命運，還未決定前，麥克阿瑟元帥，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因此，戰犯的拘捕令，不是發自天皇，而是由他宣佈。他在降書簽後第九日（九月十一日），撥出第一道拘捕令。依牠，第一名戰犯，是珍珠港事變的負責人，前首相東條英機。其他犯人如下表：

東鄉茂德——外相

島田繁太郎——海相

賀屋興宣——藏相

岸信介——國務大臣兼軍需次官

寺島健——海軍中將，遞相

岩村通世——法相

第七章 投降與審判戰犯

橋田邦彥——文相，自殺

井野碩哉——農相

小泉親彥——厚生相，自殺

鈴木貞一——國務大臣，企畫院總裁

本間雅晴——陸軍中將，菲島方面軍司令官，後在非槍決。

黑田重德——同前

村田省藏——駐菲日本大使

長濱彰——陸軍大佐，菲島憲兵司令官

太田清一——陸軍中佐，馬尼拉暴行負責人

橋本欣五郎——南京巴納號事件負責人

以上諸人，一部份是東條內閣的閣員。（此外還有菲島的戰犯——菲僞總統，大使及德使斯塔馬

等。）由這名單，似乎麥帥所欲捕的，只是對美戰爭及菲島暴行的負責人。

接到拘捕令的東條，在居宅自殺，但重傷未死。何以要自殺？依接近他的人的話，是守「戰陣訓」之「生勿受虜囚之辱」。可是，何以自殺未遂？依他的辯護人監原時三郎（東條得意時代的選信總裁）告日本記者團的話，原因如下：東條曾懷兩個立場，第一，出席法庭，披瀝所信，以明戰爭的責任；第二，自殺。爲着後一行爲，他事前曾請醫生在心臟部份用墨塗一記號。當接到拘捕消息時，以爲時間充份，不圖美軍突現窗前。他馬上入浴，浴後執手槍按記號射去，不料恰射在記號之下！不管事實是否如

此。東條之未死，日本人總感爲「偷生」。

十二日午後五時，島田海軍大將被捕。他當時會坦白地承認，「以戰犯身份拘捕，是理所當然。」同日同時，還未列入戰犯名單的杉山元帥在牛込的第一總軍司令部自殺（六十六歲）。因爲他自知，總有一天，以近衛內閣陸相的身份，負擔侵華責任，而顯身於法庭之上。這是應盟軍未登陸前——不，在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後，陸相阿南惟幾的預言。（阿南曾主張繼續抵抗，否則，大家都要被列爲戰犯。到主張失敗，他在官邸自殺。記着，他是第一個自殺者。）接到丈夫死訊的杉山夫人啓子，也改穿純白衣服，在佛壇前自刃（五十七歲。）這是明治以來繼乃木希典大將之後的第二次大將夫妻的自殺。

日本已戰敗了，但有幾個人自殺，這是日本民族之所以爲日本民族。筆者，對於這宗事，頗有感慨。接着，自動投獄的人們如下：

十四日——賀屋、岩村、井野、鈴木、村田

十五日——橋本、上田良武（海軍中將，海防義會理事長，後解巢鴨，爲第一個開釋者）、本間、

黑田

十六日——寺島

十七日——岸信介

廿三日——土肥原賢二

三十日——東鄉茂德（因心臟病禁於自宅）

他們首先關在橫濱刑務所，到十月五日移拘大森俘虜收容所，最後移於巢鴨監獄。何以要經過大森

的收容所。這是美軍總部初期的作風：報復日人仇美的暴行。麥帥總部要使戰犯們嘗虜俘所過的生活，使他們反省過去虐待戰俘的錯誤。東條也於十月七夜，由橫濱的美海軍醫院移禁大森。在上述兩個地方，戰犯們都受優待。他們得接見親屬，得接受外面送入的衣服食品等等。

十月五日東久邇（八月七日繼鈴木組閣）內閣辭職，（只兩個月！）曾被軍人排斥的幣原喜重郎，於翌日組閣。日本人利用幣原在外人眼中，是反軍部侵略及素主張和平外交的名譽，以為與麥帥的總部可有密切的聯繫。同月二十五日，麥帥司令部指令阻止日本的外交機能。自這一天起，日本成為太平洋的孤島。

十一月十九日，當全日本正忙於批判東條受賂的事件時，聯軍外事局發表總部的第二道拘捕令，日本政府依令要拘捕下述犯人：

荒木貞夫——陸相，文相，陸軍大將，極端國軍主義者，男爵。

本莊繁——樞密顧問官，陸軍大將，男爵，「九·一八」禍首。

鹿子木員信——言論報國會理事長，長年參加國家主義的活動，與故頭山滿有密切的聯繫。

小磯國昭——首相，陸軍大將，大陸及南進的熱烈支持者。

久原房之助——政友會總裁，「二·二六」的要角。

葛生能久——黑龍會主角，頭山滿的幹部。

松岡洋右——外相，加入軸心的外相，又是與史太林訂日蘇不侵犯條約的外相，已死。

松井石根——陸軍大將，南京暴行負責人。

眞崎甚三郎——陸軍大將，青年將校的指導者。

南次郎——陸軍大將，「九·一八」時的陸相，朝鮮總督，大日本政治會總裁。

白鳥敏夫——駐意大使，軍國主義中最頑固者。

上面十一人的官職及註語，除松岡外，均爲聯軍外事局所公佈的。那十一個戰犯，是近廿年來日本政治史上興波作浪的怪物，又是侵略中國的指導者。中間，我們最熟悉的，自然是本莊繁。他自知，罪該萬死，於接到命令後一日，在青山舊陸軍大學內輔導本會自殺，他留於辦公桌上的遺書，是「誠以貫」。時年七十。日本帝國，由他的登幹，有一時期成爲亞洲的盟主，但又在他目擊下，成爲解除武器者。還有在長野縣故里與結核病搏戰的松岡洋右，聞訊嘆道：「訂立三國同盟，以爲可導日本於和平。又自日蘇中立條約成立後，曾打算涉美訂立太平洋協定，這事會與近衛君談及，不久因近衛內閣瓦解，失去機會。對美戰爭，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命運註定的喲！」六十六歲的外交官，完全失去退出國聯時的勇氣。

荒木與葛生兩人，於二十三日入巢鴨，別的，則在二十三日以後。那些人，在臺上不可一世，這時候却刷如小羊。爲什麼？誰相信是爲着天皇！

第三批的拘捕令，發表於十二月二日，被捕的有五十九人之多，名單如下：

1. 梨本宮守正王（元帥，軍事參議官，神官祭主）

2. 鮎川義介（滿州重工業社長，貴族院議員）藤原銀次郎（商相，國務大臣，軍需相，查察使），
鄉古潔（三菱重工業社長），池田成彬（日銀總裁，藏相，商相，樞密顧問官，三井合名總理

事)，中島知久平（中島飛行機創辦者，商相，鐵相，內閣顧問，軍需相），石原廣一郎（石原產業社長），津田信吾（鐘實，鐘紡社長，大藏省顧問）

3. 天羽英二（外次，情報局總裁），本多熊太郎（外交官，南京偽府大使），谷正之（外次，情報局總裁，南京偽府大使）

4. 安藤紀三郎（陸軍中將，內相）青木一男（企畫院總裁，大東亞相），後藤文夫（農、內、國務相，翼壯團長），星野直樹（偽滿的指導者，內閣書記官長，國務相），小林躋造（海大將，海軍次官，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臺督，中央協力會議議長，翼政會長，國務大臣），松阪廣政（檢察總長，法相），永野鍊太郎（內相，大政翼贊會與亞總同盟總理，翼政會顧問），岡部長景（貴族院議員，內大臣秘書官長，陸軍政務次官，文相），下村宏（朝日新聞社副社長，情報局總裁），監野季彥（檢察總長，法相），太田耕造（教授，翼贊會總務，文相）

5. 有馬賴寧（與亞同盟總裁，翼贊會總務），井田磐楠（貴族院議員，翼贊會總務），池崎忠孝（衆院議員，文部參與官，著遠東問題書多種），太田正孝（報知新聞社長，大藏政務次官，翼贊會總務），櫻井兵五郎（民政黨幹事長，緬甸軍政府主席軍政顧問）

6. 古野伊之助（同盟社社長），菊池武夫（陸軍中將，天皇機關說的反對者）大川周明（教授，汎亞細亞主義，多次政變的鼓動者），大倉邦彥（創辦大倉精神科學研究所，東洋大學及同文書院總長），進藤一馬（玄洋社社長），正力松太郎（讀賣報知社長），德富猪一郎（日本新聞協會會長，大東亞新聞同盟顧問），菅川良一（國粹大眾黨魁）

7. 秦彥三郎(陸中將，參本次長，陸大校長，關東軍參謀長)，畑俊六(元帥，中國派遣軍司令官，陸相)，石田乙五郎(少將，憲兵司令官)，上砂政七(少將，臺灣軍司令官)，河邊正三(大將，七七時華北派遣軍司令官，緬甸派遣軍司令官)，木下榮市(少將，東部軍管區憲兵隊長)，牟田口廉也(中東，緬甸作戰官將)，長友次男(少將，中部地區憲兵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將，憲兵司令官，泰國派遣軍司令官)，西尾壽造(大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東京都長官)，納見敏郎(少將，臺灣憲兵司令官)，大野廣一(少將，第十一師團長)，佐藤賢了(戰爭最高指導會議幹事長，陸軍軍務局長，中將)，四王天延孝(中將，反猶太協會會長)，多田駿(大將，華北軍總司令官，參謀次長)，高橋三吉(海大將，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軍事參議官，翼贊會與亞本部顧問)，高地茂都(少將，朝鮮軍憲兵司令官)，豐田副武(海大將，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軍令部總長)，後宮淳(大將，參謀次長，軍事參議官)

8. 平沼騏一郎(樞密院議長，首相，國務大臣)廣田弘毅(外相，首相)

9. 兒玉譽嘗夫(著作家，戰爭期間在中國掠得財富三十億圓)，橫山雄偉(戰時名人)

上述九類(皇族、財閥、外交官、閣員、政客、宣傳家、軍人、首相、侵略戰的暴發戶)的人物，包括九·一八後日本的戰爭製造者，鼓動者，參加者及協助者。內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日本國民史」七十餘冊的作者(由室町寫到明治維新初期)，政論家，極端尊王主義者德富猪一郎(蘇峯)。他已八十六歲了，幼時知道「維新」的經過，長大目擊國運的興隆。晚年嘗着亡國大夫的滋味。在入獄前，他感情地寫下下面的五言漢詩：

血淚爲誰振

丹心白首遠

滄桑轉瞬變

八十三年非

還有一位是皇族梨本宮守正王。他經過幣原首相的多方說情，仍須入獄。一直到翌年四月十三日才與鄉古潔一同釋放。自由後，他告新聞記者：「我什麼事多不知道。我在戰爭中並無活動，這宗事你是知道的。……我是沒有指揮權的元帥，無實力的皇族。……我在戰爭中，只擔當名譽職。」同時，他又以神宮祭主的身份說：「神道，美方的解釋，是正確的。軍國主義者們，隨便地利用菩薩。」這些話，說得多麼可憐。誰也想不到，說這話的人，是「皇軍」掃蕩江南後，曾在寒山寺碑前威武地拍一張紀念照的王爺！

十二月六日，盟軍總部又發表第四道拘捕令。被捕的人物如下：

近衛文麿公爵，木戶幸一（侯，內大臣），酒井忠正（伯，貴族院副議長），大島浩（駐德大使，中將），大河內正敏（子，理研社長），緒方竹虎（國務大臣，情報局總裁），大達茂雄（內相，貴院議員），伍堂草雄（商，鐵相），須磨彌吉郎（西班牙大使）

這九人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侵華戰爭的禍首近衛。當太平洋戰爭時，他確曾下野，到東久邇內閣成立，他又出任國務大臣。他以爲未曾參加對美戰爭，不會獲罪，到美軍登陸，他站在幕後活動。十月東久邇內閣辭職，他任內大臣御用掛，成爲天皇的顧問。在這期間，他與恩師京都帝大名學教授佐佐木惣一氏，草成新的憲法。時廢止華族之論，騰播人口，他就於十月二十四日辭去公爵。這一套的手法，是希望排脫戰犯的罪名。就在這時，「紐約時報」痛責以近衛爲新憲法起草者的不當，並云：「如

麥克阿瑟元帥，把他作爲戰犯而下獄，恐怕沒有一個人會驚訝的，「這是第一個打擊，又正當喧傳他將以平民身份參加選舉，與組織新黨時，盟軍總部特於十一月一夜，由發言人宣佈，憲法的改正，近衛公的任務，單與皇室有關，盟軍總司令部毫不支持。這等於宣告近衛政治活動的死刑，又是第二個打擊。事後，他晉謁天皇，所談何事不知，却退隱別莊。恰好第八十九臨時議會開會，齋藤隆夫直指近衛爲侵華的負責人，這是第三個打擊。到這階級，盟軍便公佈拘捕令，並限他於十六日投案。

近衛於當晚即知拘捕的消息，他恰在輕井澤的別莊。當夜他曾與兩訪客長談，翌日辭退來客。他在別莊中究幹何事，無人知道。十一早他返東京荻窪的「荻外莊」。十五夜，聚集家族話別，十六日二時半尙與次男通隆長談。三時就寢，到六時夫人發覺他穿白衣服尋自殺。據云，他曾在輕井澤對友人說：「我是命運之子。」依通隆的話，他自感應負中國事變的責任，至於太平洋戰爭，則留下「日美交涉經過」的日記（本國已有節譯本），以待史家的批判。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盟軍總部發表第五次拘捕令，被捕的人們是我們所熟悉的梅津美治郎與重光葵。這兩個戰犯都是密梭里繼上投降的代表（三月末，永野修身元帥及海軍省軍務局長岡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武藤中將，早已被捕。）

總之，經過上述五次拘捕後，著名的「戰犯」差不多都落網了。誰如明白所捕人物的生史，誰對近二十年來日本的歷史，決不生疏。他們都關在巢鴨監內。巢鴨在大東京山邊，監獄本爲一般囚犯而設，想不到充當皇族及政治要角的拘留所。也許爲着這一原因，松坂廣政前法相帶玩笑的口氣說：「早知有今日，要建得更好些！」

現在的戰犯，除上述之外，還有外國人（非人、德人等）婦女、和小兵等等。他們被分爲ABC各級。那些人們的生活，依去年一月十一日開釋之大龍海軍軍醫大尉的「巢鴨物語」，是這樣的：

在大森拘留所時，生活十分自由，家屬並可送應用物品。移禁巢鴨後，情況變更。除大官們拘禁單身房外，別的六人合住一室，不許家屬送入物件。朝六時，MP（憲兵）至各宅扣門，喊道：「喂，起來吧！」於是，大家離牀，洗面，各自掃除。接着的，是各宅傳來的體操聲。音調最高的，是賀屋興宣和橋本欣五郎大佐。

不久，各室門開了，那是早膳的時候。四、五人輪流服役。犯人整隊出來，「隊伍是民主的。中尉後面爲大將，伍長前面是大臣。」早膳後，回到室內，或閱報，或下棋，或玩撲克，或吟詩，只有土肥原賢二大將坐禪。午後，列隊散步，同時亦設集團談話。晚飯後，就是睡覺。

這樣的生活，頗有規律。養尊處優的人，自然不慣事事自己動手，和三日沐浴一次。（梨本宮守正王的囚室，有鄰室人服役，那是例外。）

戰犯的生活，東條孤獨地散步，沒有人和他談話，閉着就讀岩波文庫的「萬葉集」。石原廣一郎，本是南洋的財閥，氣悶地過日。讀實新聞的主持人正力松太郎，頗有閑情，讀「漱石全集」。荒木貞夫，沒有當年的豪氣，但十分鎮靜。豐田副武大將，戴着戰帽，走碎步。這些人的動作，是全部戰犯的縮影。

所有戰犯的偷生，都用這一名義：「忠於天皇。」他們真爲天皇過着一生料想不到的生活，和忍受各種的侮辱嗎？那是無從證明的。他們的行爲，却是暗示一宗事：有權勢的人，一旦解除權勢，其偷生

和卑劣，超過一般的人。

五 戰犯法庭及其工作

根據波茨坦宣言，盟國得組織法庭審判日本的戰犯。適應這一要求，盟軍總部組織「國際檢察官團」，檢察長是故羅斯福總統所信任的季楠檢察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他率領團員二十八人，飛機至厚木飛機場。進入東京後，他們以明治大樓為辦公處，開始工作。

檢察官團的任務，依季楠氏首次與新聞記者團的談話，是這樣的：「戰犯，要追溯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中日事變。現在已逮捕的人們，不會就有罪，但被捕的，却有相當的理由。經過慎重檢查事實後，無罪的，才得釋放。至於審判，那是光明正大的。」

此後，他們分頭收集材料。關於日本的備戰，滿洲事變，中日事變，太平洋戰爭等等，都在收集之列。他們除訊問巢鴨監獄內的犯人外，還傳訊日本各界的人士。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季楠檢察長與日本記者團會見時，又鄭重地發表下面的聲明：

「我是審判那計劃及助長日本侵略戰爭，並引起世界大破壞的日本主要指導者。但並無以征服者身份，強制被征服者意志的念頭。審判由頭到尾，都本於公平與正義。目的是將來不會再生今日的事。審判所根據的法規，是長期間在文明國家間所實行的習慣法。我受麥克阿瑟元帥的任命。麥元帥係盟軍總司令官，我亦代表聯合國。」

翌年正月，各國的檢察官大半到日。「國際檢察局」(I.P.S.)的陣容齊整後，着手訊問東條英機們。同時，I.P.S.亦移於市谷舊陸軍省的「遠東軍事審判所」。在五個月內I.P.S.得到若干可貴的證據，內中最重要的是，是木戶幸一侯爵的日記，牠記述，使人們明白九·一八前後至投降止長期間日本的政治內幕。四月二十九日，I.P.S.正式提出起訴。我們知道，那一天，是日人視為神聖的節日，即「天長節」。

受起訴的戰犯，分為幾批，最重要的一批只二十八名：

荒木貞夫、土肥原賢二、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星野直樹、板垣征四郎、賀屋興宣、木戶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松井石根、松岡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岡敬純、大川周明、大島浩、佐藤賢了、重光葵、島田繁太郎、白鳥敏夫、鈴木貞一、東鄉茂德、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

原告是美、中、英、蘇、澳洲、加拿大、法、荷、紐西蘭、印度、菲律賓十一國。

起訴書的內容，着重自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五年止，日本對內對外的政策，都受罪人的支配。就對內政策而言。他們傳播日本國民有民族優越性的思想，使日本議會制度變為納粹化或法西斯化，並把日本的經濟組織及大部份資源，改供戰爭之用。此外，政府又強化海陸軍的威令，創設翼贊會，頒行國家主義的擴張政策，嚴格統制新聞及廣播，使國民的輿論，支持侵略戰爭。

對外政策，起訴書指出，日本政府參加軸心國家，共同協議侵略及支配世界，對和平各國家，背反國際法與條約，並計劃、準備及實行侵略戰爭。

上述對內及對外的政策，所收的預定效果，是發動侵略戰爭，使世界墜入紛亂中。戰事發生後，犯人們又違反戰時法規，虐待傷虜，並對平民濫施暴行。

這些行爲與戰犯的責任，季楠檢察長，在同日有這聲明：

「違反國際法，及對戰爭法規，實際上確定的違反行爲者，不僅下級人員而已，引起那樣行爲的，是上級人員，因此，他們個人負有責任，而被視爲罪人。再者，沒有合法的，正當的理由而殺人的，犯着殺人罪。合法的交戰狀態，雖成爲正當的理由，而日本的交戰狀態，却侵犯禁止侵略的各條約，又不宣而戰，也被視爲不合法。」

根據那一理由，二十八名戰犯，應受審判。其他戰犯的罪狀。分爲三類：第一、破壞和平，第二、殺人，第三、通例的戰犯及違背人道。起訴書所列的理由，計五十五項，附錄A列舉起訴正當的主要事實十節，B C及D爲受日本所侵犯的主要條約，及日本所違反的戰爭法規，E爲犯三類罪狀之各被告的個人經歷。

所有戰犯，依法允許聘請辯護人。他們分爲外國人與日本人兩部。日本辯護團的團長，是鶴澤聰明博士，副團長清瀨一郎博士。如下表：

荒木貞夫——麥克麥那司，菅原裕

土肥原賢二——瓦倫中佐，太田金次郎

畑俊六——拉薩拉司中尉，神崎正義

平沼騏一郎——克萊曼大尉，宇佐美六郎

廣田弘毅——斯密司，花井忠

星野直樹——威廉司，藤井五一郎

木戶幸一——羅甘，穗積重威

木村兵太郎——哈威德，監原時三郎

南次郎——麥可馬克，岡本敏雄

武藤章——柯爾，岡本尙一

永野修身——格拉楠，奧山八郎

賀屋興宣——拉芝克，高野弦雄，

小磯國昭——福爾茲克司大尉，三文字正平

松井石根——馬塔司，伊藤滄

大島浩——甘寧加姆，島內龍起

佐藤賢了——福利門，草野豹一郎

重光葵——花尼司少佐，柳井恆夫

島田繁太郎——馬克達莫德，高橋義次

鈴木貞一——羅文，高柳賢三

白鳥敏夫——柯多爾，成富信夫

東鄉茂德——山岡，布列克尼少佐，西春彥

梅津美治郎——布列克尼少佐，宮田光雄

大川周明——福爾茲克司大尉，大原信一

板垣征四郎——馬塔司，山田半藏

岡敬純——瓦倫中佐，宗宮信次

東條英機——布里阿埃德，清一郎

橋本欣五郎——林逸郎

由上述二十七人（松岡洋右死於六月二十七日）的日本辯護士陣容，可說是網羅全國的法界人才。他們對犯人們，有的爲着同鄉關係，有的爲着交誼，義不容辭。內中宮廷的辯護士穗積重威，是穗積八束博士子，林逸郎等是東京辯士會的會長，營原裕是荒木的祕書。但是，那些人大半與「五·一五」、血盟團等「右翼事件」都有關係。由這一點說來，盟軍的法庭，對日戰犯是特別優待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是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麥帥總司令部所公佈的命令（四月二十六日修改）而成立的。依牠，法庭的任務，是「公正的及迅速的審判與處罰遠東的重大戰犯。」法官由十一國政府選派，受麥帥的任命，審判長亦然。依規定，須有法官六名以上的出席，才得開庭判決。不管何種刑罰，應有過半數的投票，如贊否同數，則決於審判長。

法庭管轄的範圍，是下列三種罪犯：一、破壞和平罪，侵略戰爭之計劃、準備、開始、實行及任何種之共同謀議罪；二、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的罪；三、對人道的罪；（戰前戰時中的殺戮、殘滅、奴隸的虐使，流放及其他無人道的行爲。）凡有參加該三種罪之計劃、共謀、指導、組織、教唆的入，均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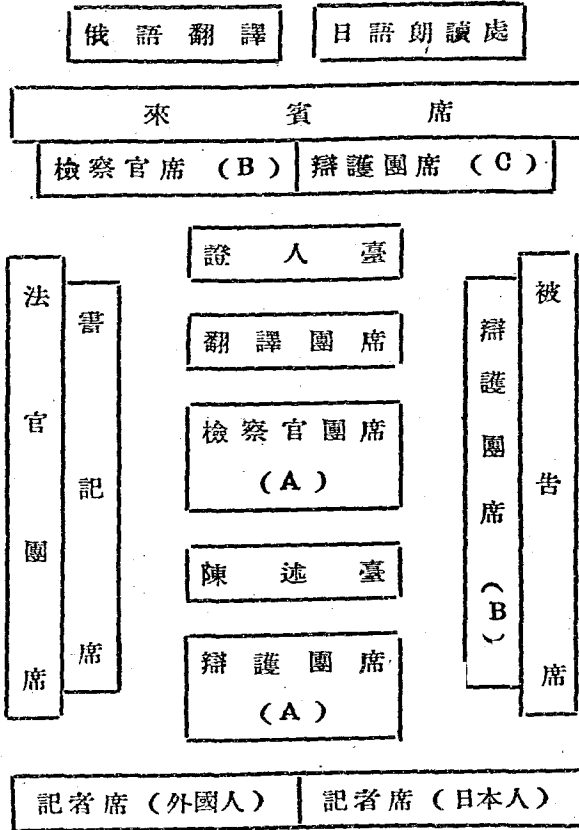
審判。

依那規定，任何犯人，不能托詞奉上級命令，而求解脫。同時，僅就張作霖被炸起，至日本投降止的經過，被捕的人，沒有一個可以無罪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那麼溫和地對待犯人，並停止審判數月，是不可解的。

此外，依法被告得用日本語，及自由選擇辯護士，被判刑的犯人，由司令官下令執行。司令官有權減刑，但不能加重。

第一次審判日，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午前八時四十二分，一羣戰犯被MP押乘軍用大型汽車。車窗貼着青色紙，免引起路人的注意。二十六位被稱為「大東亞指導者」（板垣征四郎與木村兵太郎兩大將，正由曼谷飛來），悶坐車箱，和瞎子一樣不知被人押往何方。到達目的地時，法庭的憲兵隊長坎瓦茲中佐開窗率先下車。他的嚴肅態度，引起日本記者團的敬意。他首先命令攝影師排列一起，而後再上車趕犯人下來。

這時車門大開，會驚動世界的人物出現了。領頭的，是穿國民服，戴國民帽（按這是戰爭期中日本的制服），白髮的村翁。他就是「九·一八」時的陸相，南次郎大將。跟在後面的，是低頭似乎害羞的「對華三原則」手創者，二十一條件起草人之一，廣田弘毅首相。清瘦、端麗，曾指揮數十萬大軍，屠殺中國人的畑俊六元帥。西裝、革履，滿洲事變的排演者土肥原賢二大將。再後面，是小磯國昭，在京滬綫上以砲兵聯隊長身份，顯示威風，並砲擊美艦的橋本欣五郎大佐。他們和其他戰犯，相距一、二步，沉重地走上石階。最引起觀衆駭異的，是大川周明博士，他穿着廢衣（和服）、木屐，戴羅克式眼鏡，還有，自然是東條英機，他穿國民服，戴國民帽，右手輕接背上，步入法庭。



法庭的佈置，如下圖：

十時，來賓席已擠滿着人。二十五分，美第八軍軍長埃契爾·布加中將，與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中將，同時出現來賓席的中央。接着有亞契生們。三十分，辯護士團入庭，清瀨一郎博士與穗積重威兩人，引起日人的注目。

高據中央的法官團席，有紐西蘭、法、蘇、中、澳、美、英、加、荷九國國旗，但却沒有法官。預定十時半開庭的時間已過了，大家在耳語，是爲着辯護團的動議（詳後）呢？還是在等待板垣與木村的兩位犯人呢？

十一時十四分，季楠檢察長率聯合國的檢察官們，在辯護團對面（圖A）就席。十一時十五分，右方入口處有憲兵押被告進場。第一個是矮小的木戶，跟着的，是賀屋、星野們。東條首相坐在被告席中央，以無限感慨的眼光四顧，後面坐着他的冤家大川博士。

十一時十七分，法庭執行官美塔大尉宣告：「開庭」。大家站立，法官團以荷代表羅林堡爲首，陸續入席。法庭審判長韋勃坐在中央。目擊上述情況的日本記者，帶諷刺的口吻說：「那一幕恰似觀看沙士比亞的名劇。」

韋勃審判長，用柔和的語調，宣佈審判的目的。他有一段說：「這次被控告的，出庭的各被告，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過去十餘年間，也就是，當日本國運昌隆時，佔着指導者的地位，任首相、外相、藏相、參謀總長以及其他日本政府部內的最高職的人。……被告們，雖然過去佔着要職，而爲牠而受的待遇，却變爲一個日本的士兵。」這幾句話，是够刺激的。素以武士自命的荒木們，難道沒有一些難堪的感念嗎？多無恥剝！」

繼着是季楠檢察長起立，逐一介紹各國的檢察官（印度的未列席）。後來，法庭書記和翻譯官宣

誓，十一時四十分休息。

午後二時半再開，板垣與木村兩大將，出現於被告席。季楠檢察長請朗讀起訴書，法庭執行官美塔大尉就朗讀牠。當有高柳賢三辯護士起來，以日語翻譯有錯，要求更正。季楠阻止他，朗讀繼續下去，到三時三十七分又宣告休息。五十分再開，大原信一辯護士要求放慮昨夜所提出大川被告的申請書，大川亦起立發言。審判長停止他，M P 也走近大川的身旁。於是，仍舊朗讀，四時四十分，讀到罪狀第四十七，漢口事件止，宣告散庭。第一日的活劇，就這樣地停止。

這一天最大的醜態，是三時三十七分，大川周明突然打東條的光頭兩次，被M P 拉出庭外。大川先用英語大喊：「Indians coming」，後再用日語說：「你早些滾出去！」接着用英語大罵，但聲調不明。誰也想不到，這瘋子就是「大東亞政論家」。翌四日開庭，大川以須受精神鑑定，不許出席，他抗議道：「I thank」。午後他押返巢鴨，又由巢鴨移往美陸軍醫院。當他出獄門時，用英語說：「我是最偉大的人。我一生拚命幹的事，敗於東條之手。東條該受嚴罰。我現在前往與麥克阿瑟直接談判。」此後，他在東京松澤醫院養病，不再出庭了。

四日九時半起，讀完起訴書及附錄。被告席上的犯人，對於控告的表情，依「朝日新聞」等的報告，值得一述：

東條坐在韋勃的對面，埋首，常以手帕抹鼻子，聽到侵略戰爭，曾以鉛筆寫字，此後瞑目。松岡洋右以竹杖支持頭部，似不勝其苦。木戶幸一熱心傾聽，板垣穿着大將服裝，毫無表情。荒木貞夫默然凝視前方，如老僧入定。松井石根因與大島浩的唱語，引起M P 的注意。土肥原賢二等，表示滿不在乎的神氣。重光葵憔悴不堪，似大有感慨（按他爲着侵略戰爭，割去一腿！）大島浩現疲勞與苦惱，永野修

身精神飽滿，時望樓上的旁聽席。

旁聽的人，不少是犯人的家屬。如賀屋的夫人春子，鈴木的夫人松子，荒木的夫人錦子。只有東條家屬不在場。她們早避到鄉下去，因為恐引起日人的怒憤。

六日，法庭的目的，是要犯人口供有罪或無罪。審判長韋勃先問荒木……“Do you state guilty or not guilty?” 荒木緊張地回答：“此事，由辯護人答覆。”審判長不肯，他才說：“起訴書已見過了——和平，戰爭，人道的犯罪已見過了。荒木七十年的生活……（意義不明）……不能承認。”審判長不滿他的回答，要他簡單地說有罪或無罪，他答道：“無罪。”

這一答法，頗為普遍。但土肥原却答：“我說無罪，”畑大將答：“對起訴罪狀，是無罪的。”松岡洋右却用英語答道：“I plead me guilty...on ael...and every count”東條呢？他說：“對於起訴罪狀，我說無罪。”總一句話，二十八人中沒有一個自認有罪。

十三日，清瀨首席辯護人突然提出管轄權的問題。他的理由：第一、依波茨坦宣言第十項，只審判虐待俘虜的戰犯，不包含和平罪及人道罪。第二、波茨坦宣言所謂的戰犯，是依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當時概念所規定的，戰犯係指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起訴書所提的和平罪，自不在內。第三、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並非無條件投降，因此，戰犯的解釋，不能如德國一樣，依盟方主張。第四、接受波茨坦宣言，是指聯合國與日本間的戰爭中止，戰犯應限於太平洋戰爭，不能涉及別的。

季楠氏駁斥清瀨的抗議，力陳日本的投降，是無條件的，並引宣言第六項，強調和平與人道兩罪，亦在審判之內。他又說：“如依動議，個人沒有責任，那麼此時，爲着大廈內集人甚多，以汽油起火，火燒之後，說點火人無責任，那是無理的。”

翌日，布列克尼少佐爲戰犯提出辯護，他說：戰爭是國家的權利，誰也無法判定戰爭的是否公正。因此，不能審判和平罪，且史無先例。其次，由戰爭而殺人，並非殺人罪。說到殺人罪，美國用原子彈在廣島殺傷許多人，能不負責嗎？但這一提議，被英國檢察官康明茲駁倒。最後，韋勃審判長取消辯護團的動議。但時間，已爲他延了兩日。

六月四日，季楠檢察長代表全體提出長達四萬字的控訴詞。牠力陳：第一、被告對文明宣戰，煽動及發動侵略，屠殺無辜。第二、被告的不法行爲，均源於侵略戰爭。第三、歷史上雖無先例處分執政的個人，但不能以此先例束縛我們，使我們再受毀滅文明的戰爭的痛苦。第四、國家本身不會破壞條約，及公然從事侵略戰爭，必然有人主持。因此被告不能免除責任。

季楠的控訴，是第一砲，以後，依侵略戰爭發展的史實，逐一審判。審判的經過，充分地表現民主國家的精神，這足使旁聽的日本人驚訝的。在戰犯的審問中，日本民族洩露道德上的墮落，因爲有許多，爲求自己的開脫，儘可能性指斥他的友人或同志。

法庭的工作，還未結束。但我們却有這一感念：「昭和維新」的武士們，縱使不死，而他們已爲自己、爲皇室、爲國家幹了不可挽回的，不能容恕的錯誤。他們的生史，將爲後代政治家們的鑑：謀國者，怎能那樣輕率地使國家走上滅亡的路？與邦者，怎能以武力侵略，爲民族擴大勢力？民族與民間之不能和平共處，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愚蠢的、以武力爲可恃的政治家喲！

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近十五年日本秘史

定價金圓八角八分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著者 鄭學稼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人 杜鏞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7

874272

1397

